

趙翼與 袁枚



十八世紀
江南的
士人文化

李孝悌
——
著

趙翼與 袁枚



十八世紀
江南的
士人文化

李孝悌
——
著

作者簡介

李孝悌

中央大學歷史學研究所講座教授。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士、碩士，美國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語文委員會博士。曾任職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歷史語言研究所，及香港城市大學。著作有*Opera,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晚明泉州的士大夫：開海、商業與宗教》、《明清以降的宗教城市與啟蒙》、《昨日到城市：近世中國的逸樂與宗教》、《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 1901-1911》。



封面圖片：

清·尤詔、汪恭，《隨園女弟子圖卷》局部 上海博物館授權

趙翼與袁枚：

十八世紀江南的士人文化

李孝悌——著

作者 李孝悌

中央大學歷史學研究所講座教授。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士、碩士，美國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語文委員會博士。曾任職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歷史語言研究所，及香港城市大學。著作有Opera,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晚明泉州的士大夫：開海、商業與宗教》、《明清以降的宗教城市與啟蒙》、《昨日到城市：近世中國的逸樂與宗教》、《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 1901-1911》。

聯經出版 | 延伸閱讀 |

《昨日到城市：近世中國的逸樂與宗教》李孝悌 / 著

《晚明泉州的士大夫：開海、商業與宗教》李孝悌 / 著

《明清以降的宗教城市與啟蒙》李孝悌 / 著

《中國的城市生活》李孝悌 / 著

《【聯經中國史】首崇滿洲的多民族帝國：清史》葉高樹 / 著

《明清社會史論》何炳棣 / 著

聯經社群

目次

論

袁枚與十八世紀的情色風流

成長和仕宦

初入隨園

經營和治生

重建隨園

交遊

隨園的活動

風流好色

男色

情欲論述

袁枚的山光水色與女弟子

四十七年天台之旅

四十八年黃山之旅

四十九年嶺南之旅

袁枚與劉霞裳

女弟子

結語

[趙翼的帝國記事：從塞外到西南疆](#)

[趙翼生平](#)

[北游京師與入翰林院](#)

（二三—四〇歲，乾隆十四—三十一年）

[從北京到廣西](#)

（四一—四六歲，乾隆三十二—三十七年）

[急流勇退與蕩漾餘波](#)

[鄉紳的典範](#)

[史學家趙翼](#)

[晚年](#)

[附論](#)

[參考書目](#)

序論

第一章

我多年前在一篇文章中，提出過下述的問題：「明末的各項突破，吸引了越來越多學者的興趣。我這裡要問的問題是：是否隨著滿人的入關，隨著另一個積極有為的專制政府的出現，十六世紀初以來出現的各種突破，就如曇花一現，戛然而止呢？」「就本文的主題而言，我們要更具體的問：是否明中葉以後，春色蕩漾的情欲文化，隨著質樸勇悍的北方民族的入侵而與明室俱亡呢？」⁰¹事實上，我那篇文章的題目和內容，已經回答了我自問自唱的問題。

晚明特殊文化的形成和商品經濟有極大的關係，外國商人用盡各種辦法，積極的和中國作生意。⁰²隨著商品經濟在十六世紀的發展，晚明中國，特別是在江南地區，出現了一個物產富饒、百花齊放的繁榮景象。商人的地位抬頭，傳統四民階級的次序被打破。⁰³戲曲、小說中，出現了女子的情欲解放和毫無遮攔的性愛描寫，泰州學派「滿街都是聖人」的觀點，讓傳統的儒學有了宗教的轉向。⁰⁴文人為了區分和一般民眾的差別，而致力於品味和閒雅文化的講求。張岱的《陶庵夢憶》和文震亨的《長物志》就是最好的代表。與此同時，舊院中一個一個才色俱佳、膽識過人的妓女，也將晚明的聲色文化帶到最高的境界。

但清初的幾位統治者，忙於征戰和治理龐大的帝國，似乎對外貿沒有太大的興趣。雍正之後的文字獄，和乾隆對江南文化的愛恨交織，在一七六八年爆發的叫魂案中，突顯無疑。⁰⁵這些都讓十八世紀的江南文化展現它自己的特色。但這不表示晚明文化的一些現象，到十八世紀都完全斷絕。除了前述的情歌外，袁枚的存在和他各種與眾不同的作為，都讓晚明和十八世紀文化維持某些程度的連續性。我在第二章一開頭引

用的李澤厚的看法，就是一個極具代表性的觀點：「那麼，袁枚大概就是最能代表明中葉以來這股以男女情慾的解放（所謂「導欲宣淫」）為基礎，來突破儒家傳統的近代傾向了。」⁰⁶

對於晚明與十八世紀連續或斷裂的問題，王汎森有另外一種代表性的看法：「乾隆很早就表現出牢守儒家正統的綱常文化的思想特質，他似乎也了解這是他合理化異族統治的最大資本。乾隆對明朝末年的政治、思想、文化都表示相當的不滿，他對明季黨同伐異之風不滿，尤其是對東林黨爭不滿，對明季士大夫的思想風習不滿，對錢謙益這類主持壇坫的文人也不滿。他的文化品味是相當正統化的，忠孝不離口，對士農工商四民的次序看得非常重，喜談重農思想，並以重農、講武為國家之大經。有學者早已發現，在他的四萬多首詩中找不到飲酒歌舞的場面。」⁰⁷晚明的政治力和社會發展幾乎是兩條互不干涉的平行線，政治的黑暗固然引發了不少官員、士大夫的激烈抗爭，但對經濟的繁榮以及由此引發的社會變動，完全沒有影響。十八世紀則大不相同，三位帝王的全心投入和有效率的統治，在相當程度上控制了社會的發展，讓十八世紀和明末的帝國風貌，迥不相同。

在我最初規劃寫這本書時，本來是把全祖望（一七〇五—一七五五）的《鮚埼亭集》也包括在內。但在仔細讀完全書後，我決定放棄，最主要的原因是這套卷帙浩繁的著作的基本取向，是以那些英勇抗清的故明志士為主幹——其中又多半集中在他的家鄉寧波鄞縣——和這本書以十八世紀為主體的方向不合。所以儘管這本書在二十世紀，受到專治南明史的謝國楨等人的高度讚揚，我還是決定置之一旁。⁰⁸

事實上，在我看來，對不是研究南明史的學者來說，這本書中的敘事和文字，都不是那麼吸引人。他所描述的情節，大體不斷重複，而敘

事也過於繁雜細瑣，對一般讀者及對南明史不是那麼有興趣的學者來說，趙翼在《簷曝劄記》中的記載，內容和文字無疑更為親切可讀。⁰⁹晚明泉州的大史學家何喬遠文集中有大量的碑銘集，再加上他的（開海）的相關政論文章，以及招降鄭芝龍的信函，文字都清晰流暢，理學家兼政論家林希元的文章也同樣的條理井然，論證一層層的開展。全祖望的敘事和文筆既不能和趙翼相比，和晚明這幾個同樣有科名，分別在朝廷和地方為官的泉州學者也不能相提並論。

我多年以前進入台大歷史系時，大一的中國通史教授是杜維運教授。在課堂上，杜老師多次提到趙翼的代表作《廿二史劄記》，但我從來沒有讀過。沒有想到半個多世紀以後，我居然會以趙翼作為研究的對象，書中提到《廿二史劄記》的部分，用的都是杜教授在《趙翼傳》中的看法。二〇二四年年三月，在南京大學胡簫白教授的帶領下，我和另外兩位我在香港任教時指導過的博士生李鈞和蔣歐悅博士，一起作了幾天淮北和常州等地的田野考察。在常州時，我們特別去看了趙翼在城中的故居，不過那時我還是沒有研究趙翼的念頭，倒是想起了他那位鼎鼎有名的後人，天才語言學家趙元任和他作曲的藝術歌曲《教我如何不想他》，以及他們在哈佛任教的女兒趙如蘭。在這本書中，我終於溯源而上，也算是一種特殊的因緣吧！

我在寫作本書時，胡曉真、邱仲麟以及王鴻泰教授，在資料借閱上給了我極大的協助。邱仲麟教授的助理連超小姐，能幹而有效率，我在此一併致上最大的謝意。

注釋

〈18世紀中國社會中的情欲與身體：禮教世界外的嘉年華會〉，這篇文章後來收在拙著《昨日

到城市：近世中國的逸樂與宗教》（新北：聯經，二〇〇八）中，頁二二八—二二九。事實上，如果我們僅就這一類的情歌作比較，那麼這篇文章中收集的各種帶有情色的具體描述，絕不會輸給馮夢龍編纂出版的《山歌》。相關的研究，見大木康著，朱剛、李貴編，《馮夢龍山歌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七）。

卜正民，《維梅爾的帽子：揭開十七世紀全球貿易的序幕》（台北：遠流，二〇一七）就從全球史的觀點，對荷蘭人積極想和中國及東方作生意的企圖，作了宏大而細緻的敘述。

可以參考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新北：聯經，二〇一八）一書中全面而深入的討論。

同前，頁二三〇—二四八。

孔復禮著，陳兼、劉昶譯，《叫魂：乾隆盛世的妖術大恐慌》（台北：時英，二〇〇〇），如頁二九四—二九五。

李澤厚，《華夏美學》（台北：時報文化，一九八九），頁二二七。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新北：聯經，二〇一三），頁四〇〇—四〇一。

謝國楨的序，收在朱鑄禹彙校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〇），上中下三冊，頁一—一六。

對西南地區風俗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進一步參考胡曉真，《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台北：臺大出版中心，二〇一七）。

第二章

袁枚與十八世紀的情色風流

在進入主題前，首先讓我們對晚明文化作一個快速的回顧和摘要。從十六世紀之交左右，由於外國人想和中國人，特別是江南一帶作生意，白銀大量進入中國，促成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人民的生活普遍富庶起來，在食衣住行各方面，完全都僭越了明太祖最初的規定，並且有奢侈化的傾向。禮壞樂崩的結果和現象，表現在各方面：社會風氣為之改變，傳統的四民觀被打破，商人地位抬頭，政治、哲學思想，都出現了顛覆性和原創性的發展。更重要的是，借由湯顯祖《牡丹亭》一劇，女性的情欲得到全面的解放。

我在二〇〇一年，參加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舉辦的「中國近現代思想的演變學術研討會」時，從「中國傳統與自由主義」的觀點出發，探討西方的自由主義，除了政治自由外，像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等重要的代表人物，則堅持個人品味、個性和原創性的重要。我就是從這個角度探討生活在十八世紀江南的袁枚，如何依照自己的品味、個性，創造了一個自己的新天地。除了飲食、男女外，也觸及他的宗教想像。

在那篇文章中，我用了不少的篇幅去討論西方近代思想史中的自由主義，對袁枚的生活，則是點到為止。但這二十多年來，關於袁枚的資料和研究大量出現，大陸學界也出書討論整個二十世紀不同時期，對袁枚研究的發展與特色。在經過一個漫長的停滯期（一九四九—一九七八）後，學術也和政治一樣，開展出新的局面。袁枚的研究從一九七九到二〇一二年，也進入百花盛開的繁榮階段。⁰¹

袁枚研究在中文世界中，雖然起起伏伏，但在西方，卻為學術界所

熟知。先後出版其作品的主要原因，是英國的漢學泰斗亞瑟·韋利（Arthur Waley, 1889-1966）——著名的翻譯家和詩人——除了日本的《源氏物語》外，把許多中國的經典，《詩經》、《九歌》、《論語》、《道德經》和《西遊記》，翻譯成英文，還翻譯了《李白的詩與生平》、杜甫、白居易的作品。⁰²並在一九五六年出版了一本《袁枚：一位十八世紀的詩人》（*Yuan Mei: Eighteenth Century Chinese Poet*），⁰³在此之前，他已經先後出版了《白居易的生平與時代》（*The Life and Times of Po Chu-I*, 1949）以及《李白詩歌與生平》（*The Poetry and Career of Li Po*, 1950）兩本專論。亞瑟·韋利在一九一八年的成名作《漢詩一百七十首》中，就曾收了幾首袁枚的作品，但當時他對袁枚的看法比較負面。但幾十年後，到寫這本書時，他的態度已經完成變成正面。在這本書的前言中，他稱讚袁枚是「一位可愛、機智、慷慨大方、充滿深情、個性急躁和有各種成見的人」。⁰⁴

在這本書中，韋利兩次提到章學誠，也知道章極力誹謗袁枚誤導了許多年輕人接受他對經典的錯誤詮釋，⁰⁵另一次則提到他的同鄉，紹興布衣童鈺，知名的畫梅畫家，會看得起像袁枚這樣放蕩的人。⁰⁶但事實上，童不但仰慕袁枚的詩文，還在死前畫了梅花寄給袁枚。袁枚從天台山下山經過揚州去看望童時，童已經在十天前過世，他的兒子還特別請袁枚為父親作墓誌銘和詩序各一篇，袁枚一一做到。⁰⁷我在寫袁枚這篇長文時，完全不知道袁枚和童鈺的這段交往，可見韋利這本書的獨到之處。⁰⁸在附錄二中，韋利再次提到章學誠對袁枚的批評，多了一項章對袁枚收女弟子寫詩的反對。韋利認為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書中⁰⁹對袁枚的批評：「乾隆全盛時，所謂袁（枚）、蔣（士銓）、趙（翼）三大家者，臭腐殆不可嚮邇。」¹⁰其實只是在重複其他人的說法

（這個其他人應該指的還是章學誠）。如果梁啟超對袁枚的大量詩文再稍微看多一點，就會知道他的大量作品中只有極少數可以站在道德的立場上加以反對。¹¹

亞瑟·韋利這本書被翻成日文《袁枚：十八世紀中國の詩人》，於一九九九年在東京出版。¹²在全球二〇五九家圖書館有館藏，北美洲是這本書的主要收藏地，占了百分之八十三，美國又是世界上館藏最多的國家，共有一五九二家圖書館收藏，占百分之七十七。這本書一出版，立刻引起英美漢學界的重視，當時幾份主要的學術期刊，像是*East and West*,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以及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都有重要的學術評論：認為這本《袁枚傳》「是袁枚在英語世界的全面介紹，韋利具有首創之功，且特色鮮明，克服了此前西方世界對袁枚認知碎片化的弊端。」「韋利所用的文獻經過縝密的遴選，《袁枚傳》各章安排詳略得當。」「而且，《袁枚傳》與眾不同，不是展現傳主的人生全貌，而是以代表性詩文為線索，通過注解、評述，展示袁枚生平中傳統與非傳統的主題。」「韋利向西方介紹了一位真實的偉大詩人袁枚。韋利筆下的袁枚是一個特立獨行的人，是一位出色的詩人。」¹³

韋利在書中，追溯了西方早在一八八四年，就已經有法國漢學家于雅樂（C. Imbault-Huart）對袁枚所作的開拓性研究。¹⁴不過于雅樂的論述，只是基於袁枚少數的作品，不像亞瑟·韋利這本袁枚傳，遍讀了六十四卷本的《袁枚全集》，翻譯了一百多首袁枚的詩文。內容涵蓋了袁枚寫的詩歌、散文、食單和鬼故事，將袁枚的各種面貌一起展現在讀者面前。

在這本書中，亞瑟．韋利不斷試圖拉近袁枚與西方的距離，他一度懷疑一七九三年馬戛爾尼到中國謁見乾隆皇帝時，他的隨員，年僅十二歲但通中文的G. T. Staunton 在一七九三年買了許多袁枚的作品，在回英國後，送給皇家亞洲學會（Royal Asiatic Society）。但他後來發現Staunton 並沒有帶回來袁枚的作品。不過皇家亞洲學會確實在此之前，已經有了袁枚的《子不語》和《尺牘》。¹⁵而翟理斯（H. A. Giles）在他一九〇一年寫的《中國文學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除了把袁枚視為清代毫無爭議的，最受歡迎的詩人外，¹⁶也把袁枚的《隨園食單》翻成英文，所以袁枚最早就以一位美食家的身份，出現在西方的著述中。¹⁷

有趣的是，似乎在呼應上述亞瑟．韋利不斷試圖把袁枚呈現為一個在西方也有能見度的詩人時，袁枚在中國的朋友在他八十歲生日的壽言中，也有類似的記載：「春風三月艷陽天，含笑欣開八秩筵。百卷新詩傳不朽，一枝彩筆老彌鮮。——上林花好少年簪，解組歸田三十三。文字名能驚海外（高麗、暎咭喇等國，以重價購公《全集》），煙雲心只愛江南。」¹⁸「領袖騷壇歲月長，邇來佳話記偏詳。拈花聽講維摩女（多女弟子），授簡論詩梁孝王（瑤華主人），夷使都中詢近履（音吉理國使臣），元戎塞外送詞章（福大將軍自西藏寄詩索和）。家家索字求親筆，老去揮毫盡日忙。」¹⁹

一七九三年英國使節團中，到底誰買了袁枚全集，袁本人其實並不在意。他真正在意的是在一七九四年初，收到包括福康安（乾隆十九年至嘉慶元年，一七五四—一七九六）在內的四位滿洲權貴以及歷任要職的孫士毅（一七二〇—一七九六）的來信。福康安是傅恆之子，也是乾隆依賴平定四方的重臣。在下文中描寫趙翼時，我們會提到福康安在平

定台灣林爽文之亂中所扮演的決定性角色。但最出乎我們意料的是福康安居然是袁枚詩文的狂熱崇拜者（見下文）。在這裡，我們不得不佩服亞瑟·韋利對史料的掌握能力和他獨到的識見。

在本文中，我將利用一些新的研究和資料，試圖呈現他的不同面向，看看這位和晚明文人文文化最為類似的十八世紀的大詩人，如何在另一個不同的時空領域中，度過另一種「繁華靡麗」的太平盛世。有趣的是，袁枚因為公開而且頻繁的進出妓院，被像章學誠這樣的衛道之士，用一種失去理性的謾罵態度，長篇累牘的攻擊。但對像李澤厚這樣被視為一九八〇年代中國大陸「新啟蒙運動」的代表人物而言，晚明卻在他的著作中，被視為「走向近代」的新時代。而其中最重要的判準，就是對情欲的開放和公然描述。除了《牡丹亭》的美學式呈現外，從《金瓶梅》、《三言二拍》、《肉蒲團》等或是稍微粉飾，或是毫不遮掩的作品一本一本的出現，就是對儒家人倫教化的公然挑戰。²⁰

在簡要的評論了王漁洋、王船山和沈德潛等幾位明清之際的思想家和清代的大詩人外，李澤厚對袁枚作了最重要的定位：「那麼，袁枚大概就是最能代表明中葉以來這股以男女情慾的解放（所謂「導欲宣淫」）為基礎，來突破儒家傳統的近代傾向了。」²¹袁枚毫不掩飾的情欲生活，由於只是他生活中各種突出面向的一環，所以大體上都能被提拔他的長官、同輩的士大夫，以及他的學生所接受。章學誠的謾罵，更突顯了情欲這個課題的可議性。其實袁枚生活中的許多面向，從園林開始，都和晚明文化有極大的相似之處，但由於他豪爽的個性、長而蓬勃的生命力和豐富的創造力，又讓他的表現超越了晚明文人，而和他所生活的十八世紀「盛世」相呼應。他在情欲生活上的表現，讓我們在清代的文人\士大夫中，想不到任何可以和他相匹敵者。所以我覺得到可以

把他視為明清兩代情欲生活的異端。這一點，我在本書的結論中，還會作進一步的討論。

李贄在批評儒家思想時，畢竟也說過，聖人和理學家不應該處處站在人民需求的對立面，而是應該讓每個人發揮他的本性，滿足他的欲望，對於人性所趨，聖人應該順其勢而行：「就此百姓日用處提撕一番。如好貨，如好色，如勤學，如進取，如多積金寶，如多買田宅為子孫謀，博求風水為兒孫福蔭。」²²我們在下文中，可以看到袁枚也說過類似的話。把他視為情欲的「異端」，也不枉他一世的風流。

成長和仕宦

袁枚的成長和中舉之路，和別人比起來，可說是順利很多。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袁枚出生於杭州府仁和縣。²³雖然袁枚生活的大舞臺是在南京的隨園，隨園等於袁枚的代名詞。但袁枚一直把杭州當成他的故鄉，每逢過年、生子等重要時刻，他一定盡量回鄉和家人、父老見面。他的父親袁濱在他出生時，就遊幕於湖南衡陽等各地。²⁴所以他從襁褓時，就由姑姑沈氏撫育。據說袁枚四歲時，就喜歡聽長者談論古事。姑姑沈氏就四處收集歷史故事，「講述不倦」。²⁵

袁枚七歲時，受業於溧陽史先生，學舉子業。不過袁枚從初就學開始，就顯現了他叛逆的一面，個性頑皮，除了「不習書」外，偶爾逃學，被父親發現，就要抓起來鞭打，每次都是祖母出來營救。²⁶

雍正十一年（一七三三），袁枚十八歲，最疼愛他的祖母柴氏往生，讓他悲慟莫名。也就在這一年，他進入杭州仁和縣的敷文書院肄業。²⁷已經成年的袁枚，更開始展現他氣質超群、才華出眾的特質，因

而遭受眾人的排擠：「鄉名宿憎其佻脫，飛言攻之。」這個時候，只有同學柴景高賞識他的才華，和落落寡合的袁枚成為摯友。後來因為柴景高的緣故，袁枚和他的叔叔柴致遠（號耕南）成為終身的好友。²⁸可惜柴耕南在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客死於廣西。²⁹在敷文書院讀書時，雖然受到眾人排擠，可是他天賦的才華，卻被他的一位老師楊繩武大加讚揚。原來袁枚曾把他的兩篇少作〈郭巨〉、〈高帝〉呈請老師過目，而被批為「文如項羽用兵，所過無不殘滅。汝未弱冠，英勇乃爾。」³⁰老師的讚詞，確實切中袁枚某些文章的特質，真可謂慧眼識英雄。

和絕大多數大詩人、文人、史家不同，名滿天下的袁枚在八十二歲過世時，可說是不靠當官，卻家財萬貫的讀書人。我們在後面會特別討論袁枚像商人一樣的經營長才。但他小時候，除了充分顯露出對文學的愛好，和對四書五經等舉子文的厭惡外，還是會趁著父親不在時，設法借來《文選》等書閱讀。中年以後的隨園以藏書豐富聞名遐邇，但這時因為家貧等因素，就只好借書來看：

諺云：「讀書是前世事。」余幼時，家中無書，借得《文選》，見〈長門賦〉一篇，恍如讀過，〈離騷〉矣然。方知諺語之非誣。毛俟園廣文有句云：「名須沒世稱才好，書到今生讀已遲。」³¹

第一句，袁枚當之無愧。第二句，只能說他天生就註定要成為一個大詩人和文學家。

袁枚小時家貧的狀況，和後文會提到的那些已經科舉及第的十八世紀文人一樣。偏偏他又自小嗜書如命，除了四處借書外，另一個解決辦

法，就是在睡夢中達成心願：「我年十二三，愛書如愛命。每過書肆中，兩腳先立定。苦無買書錢，夢中猶買歸。」³²「余少貧不能買書，然好之頗切。每過書肆，垂涎翻閱。若價貴不能得，夜輒形諸夢寐。塾遠愁過市，家貧夢買書。」³³如果袁枚這個夢中買書的習慣能夠養成，將來買妓（或姬妾）不成時，能在夢中滿足，那就更好了。

雍正十二年（一七三四），袁枚十九歲，補廩生。³⁴兩年後，他的父親袁濱命他投靠叔父袁鴻與廣西巡撫金鉷幕中。剛好柴致遠的哥哥東升打算前往江西高安，就帶著袁枚一起到江西。到達靠近南昌的高安後，袁枚沒有了依靠，只能一個人繼續前行：「一路坐小船，歷險境，受盡饑寒，亦飽覽奇景。」³⁵對於愛好旅遊，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七十七歲時，還出發重遊天台山的袁枚而言，³⁶十九歲時隻身前往廣西，「受盡饑寒，亦飽覽奇景」的經歷，無疑是他生命中另一個主旋律的最佳序曲。

乾隆二十九年，袁枚聽到柴致遠（耕南）死於廣西，特賦長詩哭之：

君家行之侄，交我方垂髫。因之得見君，如漆初投膠。君年過三旬，玉骨森清標。——我來才十八，墜地虎子驕。意氣欲摩天，落筆尤嘐嘐。——武林老名宿，憎其年少佻。飛言如雨攻，赤舌將城燒。——孤山梅花榻，西冷楊柳橋。為渴置茗具，為飢設臠臠。賢兄洪都來，卓犖人中豪。以愛及所愛，握手如同胞。我時賦《西征》，寒冬無敝貂。賢兄資我行，長江為買舠。釣臺攜手登，滕閣同車遨。³⁷

其後柴致遠在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袁枚四十一歲時，詢問他是

否願意到楚粵發展。袁枚為此事感到煩悶：「此心猶鬱陶，忽聞恆化去，同人先號咷。未知返櫬無，何處掩蓬蒿？未知有兒否，誰為守宗祧。」「文章身後名，於我浮雲飄。唯有數知己，恩深淚難消。」對這個在最艱難的時候，給予各種支援的知己之交，不相信來世的袁枚：

「問我死生諾，又慚左伯桃。來生為兄弟，此權非我操。泉路盡交期，此說終虛妄。惟有托豪素，長歌一慟號。梗概略抒寫，風雨聲刁騷。」³⁸

乾隆元年（一七三六）五月，好容易歷經一路上的風浪顛簸，到達桂林，但叔父袁鴻的第一個反應卻是滿臉不高興的說道：「汝不該來」。這樣嚴厲的待客之道，讓一個受盡饑寒風險，前來投靠的後生小輩，「惶恐無措」。³⁹還好，第二天幫他引見巡撫金鉞後，局面完全反轉：「鉞奇子才狀貌，命為詩，大異之，目為國士，遂留。」他的叔父袁鴻看到巡撫的反應，也立刻改變，對袁枚刮目相待。袁枚留在金鉞的衙署中，「相與談經史、兵法，相得甚歡。」而金鉞每見屬吏，屢道及子才詩文。袁枚因而感到竊喜。由於金鉞的矜寵，袁枚因而在官署裡住了三個月。⁴⁰

袁枚這一次的粵西之旅，大概是生平第一次旅行，過程漫長又充滿了艱辛、考驗。誰借他多少錢，對他的態度如何，在將近半個世紀後，他六十六歲寫〈隨園老人遺囑〉時，還記得清清楚楚：

須念我十三歲入學，十五歲補廩，家徒四壁，日用艱難。汝祖因叔父健磐公在廣西金撫軍幕中，與我二金，托柴東升先生帶至江西高安署中，借我十二金，坐倒划船到廣，受盡飢寒。時乾隆丙辰端午前一日也。叔父一見怫然道：「汝不該來。」我惶恐無錯。不料次日引見金

公，蒙國士之知，非常矜寵，留住三個月，保薦博學鴻詞，送銀一百二十金，遣人辦裝，護送至京。此六十年來，生平第一知己也。⁴¹

這篇刻畫在袁枚記憶中如圖像般的記載，重點在已經困窘到幾乎無路可走時，突然碰到生平六十年，第一個真正欣賞他、提拔他的貴人和知己。

一生善於，也樂於和人交往的袁枚，交往過有名有姓的人，有一千多人。⁴²這些人雖然多半是點頭之交。但因為袁枚是全國性的大詩人，長得「長身鶴立，廣額豐下，齒如編貝，聲若洪鐘」，⁴³一表人才，再加上個性慷慨隨和，是大家都想親近結識的朋友，其中不少確實也都成為終生的好友。更重要的是，袁枚懂得和各種類型的人打交道，他不僅可以因為他的詩作、學問、才氣、談吐，而讓上司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可以和寂寂無名的貧窮文人長期交往，下文中會提到的抄書人黃之紀，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金鉞是他六十年來碰到的生平第一知己。很快的，等他進入科舉和仕宦之路後，又會碰到生命中另一個重要的貴人和知己尹繼善。

乾隆四年（一七三八），袁枚二十四歲，正是意氣風發的年華。九月十日，榜發，知道自己考中，好像在夢中。第二年四月，殿試傳臚，欽點袁枚為二甲第五名。⁴⁴

五月，參與朝考，題作〈賦得因風想玉珂〉。由於這篇文章用語不夠莊重，袁枚幾乎落榜，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尹繼善此時大力介入爭取，終於幫他爭取到庶吉士的位置。學習滿文翻譯。⁴⁵

這年冬天，袁枚擬表上疏，乞假歸娶。得准，途中經過安肅（直隸保定府境內），袁枚特地前往拜見金鉞。見面時，「會日暮，天大雪。

公聞其至也，喜曳杖走出，及門，迎且笑曰：『果然翰林耶？』枚再拜，公答拜。」⁴⁶

乾隆五年（一七四〇），袁枚二十五歲，初春抵杭州，與同里王氏成婚。五月，帶著家眷乘舟北上，返抵北京，住在前門外橫街年家花園。這年秋天，他接獲金鉞的死訊，驚慟不已。除了賦詩悼亡外，又應金鉞兩位公子的請求，寫作神道碑，並在碑中，再次強調金是他的生平第一知己：「五年枚再入都，公之兩子來曰：『珽玉、振玉等不孝，不能延先君之年；金先君薨，葬有日矣。惟貞石之未書，翰林其銘先君哉！』枚乃泣而言曰：『公仕宦垂三十年，盛業若干，枚與兩郎君俱年少，知之難，文之又難。雖然，就所聞以光幽宮，翰林事也，亦門生志也。不敢任，亦不敢辭。』。」⁴⁷

袁枚雖然在文章的開頭，先客氣地說自己對金鉞的功業所知有限，但在接下來的兩段文字中，他卻扼要而簡明的指出了金鉞的重要政績。首先，他在廣西布政使任內，向廣西巡撫建議將全國縣的地位，從原有的繁簡兩調，分為衝、繁、疲、難四條。許督撫量才奏請。上嘉納焉。今直省所行自公始。⁴⁸其次，袁特別用金鉞的升官速度之快，來讚美雍正皇帝的「知人之深」：「於是天下人皆曰：公以一廣昌知縣蒞任五年，蒙世宗皇帝擢太原知府；才三年，遷廣西按察使，十一月，遷布政使，才三月，遷巡撫。令入粵者望氣蔥蔥然，政行民和，大異疇昔。然則世宗非用人之驟也，其知人之深也。」在描述了金鉞一生的仕宦經歷後，袁枚於最後的銘文中，又向他自己及世人再說了一次：「僕指平生，第一知己。」⁴⁹趙翼如果知道在他之前，有不少有為之士，任官廣西。大概也就不會衝動的想要乾隆收回成命了。

乾隆七年（一七四二），散館廷試，袁枚的考試是翻譯滿文。結果

因為翻譯未工，被鄂爾泰定為末等。四月二十四日，高宗召見散館諸人，各加任命。袁枚因為考居末等，所以交給兩江總督，分發到各縣，以知縣任用。⁵⁰這年五月，袁枚以溧水縣知縣的身份，開始了短暫的仕宦生涯。但因為我們不了解的原因，他在溧水縣內只待了一個多月，六月即改任江浦縣令，年底又調任沭陽縣令。⁵¹雖然他的表現似乎頗令人滿意，他的父親從廣西回到故鄉後，因為擔心袁枚「年少不諳吏治，乃匿姓名詢諸塗，有女子告曰：『吾邑袁公，政若神明，真好官也！』」
「太翁大喜，騎驢直入縣署，合邑傳為佳話。」⁵²第二年，年僅二十八歲的袁枚，又改知江浦，復從江浦改知溧陽。直到乾隆十年（一七四五），袁枚三十歲時，改調回江寧。

他在溧陽的兩年間，先是碰到嚴重的旱災，接著又是蝗災。他分別寫了兩首長詩，記載災荒的慘況。〈苦災行〉大部分像是一首記事、寫實的長詩，到最後則像是一般官員在虔誠祈雨時的禱詞：

沭陽八年災，往歲尤為酷。我適蒞此邦，一望徒陵谷。田廬化為沼，春燕巢林木。……百死猶可忍，餓死苦不速。野狗銜骷髏，骨瘦亦無肉。自恨作父母，不願生耳目。……只期今歲麥，得雨早成熟。千瘡百孔間，元氣稍周續。旱魃竟為災，秋陽永相暴。春禾山下焦，夏麥土中縮。聞雷妒彼縣。望雲生我屋。水去旱復至，陰陽太慘毒。父母殺子孫，胡不悔生育？……下吏或當誅，百姓有何惡。取我瓣香來，朝夕向天祝：上念堯、舜仁，下念父老哭。急命行雨龍，及早施霖霖。……貧家何所言，雨水如雨穀；富家何所言，得雨如得玉。永志喜雨亭，稽首謝天祿。⁵³

溧陽屬於江南核心區的常州府，即便在盛世，碰到水旱等天災，也一樣束手無策。袁枚在詩題下，加了一行小字：六月廿一日作，廿三日得雨。⁵⁴我們只能說是運氣。如果他知道明末泉州的理學家林希元在欽州作縣令時，是如何徒步以拜的感動天地的話，⁵⁵他應該覺得無比慚愧才是。

關於蝗災的記載，數量上少很多，袁枚的〈捕蝗曲〉，就特別值得我們加以引用：

亟捕蝗，亟捕蝗。沭陽已作三年荒。水災猶有稻，蝗災將無梁。焚以桑柴火，買以柳葉筐。兒童敲竹枝，老叟圍山岡。風吹縣官面似漆，太陽赫赫燒衣裳。

在這個天氣熱到衣服都要燒起來的情況下，仍要動員所有的人力，用一些最傳統的方法，來驅趕已經延續三年不去的蝗蟲：

狠如狼，貪如羊。如虎而翼兮，如雲之南翔。安得今冬雪花大如席，入土三尺俱消亡？毋若長平一坑四十萬。腥聞于天徒慘傷。蝗兮蝗兮去此鄉！東海之外兮草茫茫，無爾仇兮樂何央？毋餐民之苗葉兮，寧食吾之肺腸！⁵⁶

袁枚在沭陽任知縣兩年多，後來在尹繼善的協助下，離開沭陽，改任江寧知縣。⁵⁷雖然在沭陽任內，受到嚴酷的考驗，但他站在人民的立場，和人民一起受苦、驅蝗，加上他在行政上的效率和明快的作風，受

到人民的普遍愛戴，甚至衙門的胥吏都難得的一起讚美。在他離任時，紛紛來到黃河岸上送行：

五步一杯酒，十步一折柳。使君乘車行，吏民攀車走。父老泣且言：「使君無他奇，虎不渡河蝗亦飛；只有小大獄，十日無留遺。」胥吏泣且言：「使君無他好，不察淵魚矜苛廉，不容抱牘施奸巧；每日放衙歸，無事關門早。」我聞此言感知己，兩年自負如斯耳。斜陽策馬一回頭，哭聲漸遠河聲流。⁵⁸

袁枚在沐陽任知縣，不幸碰到嚴苛的天災，他能夠做的實在有限。但在江寧縣內，他則發揮了出任意料的行政能力，讓人擺脫了他只是一個縱情於吃喝玩樂和性愛享樂的花花公子印象。他出任江寧知縣的消息才發佈，人還沒有下車，已經有邑中人士奔走相告：「袁先生來矣！」不過江寧是一個大縣，號稱難治，對袁枚來說，毋寧是一大考驗：「甫蒞任，案牘蜂屯，訟獄蟻雜，先生悉力治之。戴星出入，食飲幾廢。」⁵⁹《清史列傳》中，則詳細記載了袁枚的治理策略：「寧巨邑，難治。時尹繼善為總督，知枚才。枚亦遇事盡其能，事無不舉。嘗言為守令者，當嚴束家奴吏奴，使官民無壅隔，則百弊自除。」對袁枚來說，官員的首要之務，是嚴格的管理好自己家裡的下人和官府裡的衙役，讓他們不要在外面招搖撞騙。

在斷案時，袁枚的大原則是立刻解決，避免拖延。「其為政，終日坐堂皇，任吏民白事。有小訟獄，立判遣，無稽留者。」在維持地方治安方面，袁枚採取了積極主動的作法：「多設耳目、方略，集鄉保，詢盜賊及諸惡少姓名，出所簿記相質證，使不能隱。」他把這些有記錄的

惡少姓名公佈在榜單上，讓大家都知道。只要三年內沒有再作奸犯科，就幫他們漂白，湔雪前恥。結果，「奸民皆斂跡」。⁶⁰

在這篇傳記中，作者還另外舉了幾個具體的例證，來更進一步說明袁枚能斷即斷，絕不拖延的作風。「方山谿洞外，兩氓爭地，無契券，訟久莫能斷。枚至，檢案牘，山積。」袁枚看到堆積如山的相關文件，立刻想到《左傳》中的一個例子，乃對雙方當事人說道：「訟久則破家，吾當為若了之。」乃盡去舊牘，別給符券，使各開墾升科。聞者皆嘆服。

有一個販布的商人在江上行走，商船不小心碰到一隻戰船，並害一個士兵死亡。群情激動的士兵把商人捆綁起來，向官府控訴，對象也包括船上所有其他的乘客。袁枚知道這不是一個有意的殺人案，「無罪而累客，必傾資」。乃令乘風張帆，作觸舟狀，縱之去，以埋葬錢發兵完案。這可說是利用了縣官的特權，大事化小，以避免接下來說不清的牽扯。

在另一個讓其他縣官都束手無策的案例中，袁枚也挺身而出，當機立斷：「侍郎尹會一督學，試江寧，有兩騎衝其前麾，且嫚罵，稱某親王家奴。他縣尹不敢問，枚立擒治，則為大將軍投書制府者也。搜其篋，得關節書十餘封，悉焚之，枚遣去。」⁶¹

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六月，高郵知州員缺，兩江總督尹繼善和江蘇布政使王師都推薦袁枚應薦。但同年八月，袁枚因為本年任內漕項錢糧征收未完，被送戶部咨參。十月，高宗依照戶部之奏，照例停止了袁枚的升轉，並且罰俸一年，薦舉高郵知州一事，因而受阻。袁枚聽到朝廷的決定，鬱鬱不樂，而有辭官乞歸之意。⁶²在〈遺囑〉中，袁枚也簡扼的提到自己任官的經過，和乞歸的心意：「乾隆七年，我散館外

用，宰溧水、江浦、沐陽、江寧四任，共六年。蒙總督尹文端公保薦高郵知州，部駁不准。我心不樂，適老母患病，遂乞養歸山。」⁶³短短幾句話，說明了尹繼善對他的不斷提拔和乞歸之心。

袁枚升轉高郵知州不成，再加上在江寧縣任內的繁雜事務，讓他下定辭官歸去的決心。他在詩集〈俗吏篇〉中記載了在江寧為官的繁瑣經驗：

俗吏未必從我始，俗吏當亦從我止。老母迎養病在衙，有子不見常千里。

為言不見良如何，朝朝五鼓車馬馱。參謁大吏苦迎送，應答賓客時奔波。

金陵內城六十里，約略一轉時光過。歸來但見燈兩廊，夕陽同下如牛羊。

嫗孀崽子攔滿道，牽裾各各陳衷腸。但恨長官歸來晚，不知長官未餐飯。

忍饑息氣排衙坐，欲決不決頭屢顧。既恐羈遲轉累民，又恐倉皇事多誤。

亂絲抽割將下堂，猶有秀才呈文章。使君既自翰林出，不加禮貌非循良。

星落更沉風轉緊，簿書束束如春笋。滴墨研硃細討論，吏胥乘間猶舞文。

回首紛紛幕府進，公事俯張多報信。岸獄稍寬逸數囚，倉穀逢霉爛一寸。

抽簿共言糧不足，願把蒲鞭聊示辱。已從漏盡解衣裳，重整精神任敲

撲。

倦極酣眠門又響，失火民呼公速往。抽豐賓客太無聊，重疊書來請絕交。

仰天大笑卿知否，折腰只為米五斗。何不高歌《歸去來》，也學先生種五柳。⁶⁴

袁枚在溧陽等地作地方官的表現，有目共睹。升轉高郵知州受挫的經驗，讓他下定決心，辭官歸里。一旦作了這個決定，憑著他的生花妙筆，活生生的為我們勾勒出一個在衝、繁、疲、難如江寧縣為官的折磨。如果我們拿來和下文中，趙翼在廣西鎮安府的遭遇作對比，就可以知道在各地為官的重大差異了。

初入隨園

也就在第二年，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袁枚仍在江寧縣任上時，以月俸三百金，買下了他以後會住近五十年的隨園。並寫下了〈隨園記〉：「康熙時，織造隋公當山之北巔，構堂皇，繚垣牖，樹之荻千章、桂千畦。都人游者，翕然盛一時，號曰『隋園』，因其姓也。後三十年，余宰江寧，園傾且頽，弛其室為酒肆，輿台嚙呶，禽鳥厭之不肯嫗伏；百卉蕪謝，春風不能花。余惻然而悲，問其值，曰三百金，購以月俸。茨牆剪闥，易檐改塗。隨其高，為置江樓，隨其下，為置溪亭。隨其夾澗，為之橋，隨其湍流，為之舟。」在稍事整修之後，這個被稱為「隨園」的園林，竟然讓袁枚起了退隱之心。

落成歎曰：「使吾官于此，則月一至焉；使吾居於此，則日日至焉。二者不可得兼，捨官而取園者也。」遂乞病，率弟香亭、甥湄君移書史居隨園。……然則余之仕與不仕，與居茲園之久與不久，亦隨之而已。……余竟以一官易此園；園之奇，可以見矣。⁶⁵

原來做官頗有政聲的袁枚，一則因為錢糧征收未完而受罰，接下來的升官之路，因此而受阻。再加上乾隆十三年夏天修成的《江寧新志》，主纂者王箴輿因為修志遭謗，袁枚為之不平，但他自己隨即也受讒言的困擾。⁶⁶在鬱悶挫折之餘，竟然年紀輕輕，就萌生了退隱之心。很快地，這座庭園就讓袁枚完全展露了他骨子裡的晚明文化的因子。

這年秋天，袁枚的母親章氏病，袁枚心憂不止，再加上自己也染疫，乃上書尹繼善，乞病歸：「枚歷官有年，奉職無狀。蒙明公恩勤並至，薦擢交加，雖停年之資格難回，而知己之深恩未報。……不意本月三日故里書來，慈親臥病。枚違養之餘，已深踧踖；得信之後，愈覺驚疑。」「在朝廷無枚數百輩，未必遽少人才；在老母撫枚三十年，原為承歡今日。情雖殷於報國，志已決于辭官。第養之一言，固須與所難緩；而終之一字，非人子之所忍言。」「伏願明公念枚烏鳥情深，允其養親之素志；憐枚犬馬力薄，准以乞病之文書。實緣依戀晨昏，退而求息；非敢膏肓泉石，借此鳴高。得蒙篆攝有人，當即星馳就道。……此日得歸膝下，皆仁人之曲體鰥生；他年重謁軍門，如嬰兒之再投慈母。」⁶⁷在乞求辭官的啟文寫完沒多久，九月，尹繼善就奉旨移督廣州，袁枚賦詩相送，依依惜別。袁枚隨即掛印歸隨園。⁶⁸

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初四出官署，二十整行裝」，三十抵烏鎮，初一入錢塘，⁶⁹隨即抵家。其後雖有赴陝西為官的波折，但終不得成。

三十三歲的袁枚，算是真正的告別了仕宦生涯。

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初，袁枚「起病入都」，二月抵達北京。「大學士傅公引至軍機房背履歷。（來文端）公亦在坐。傅公問：『兩江總督尹公繼善、黃公廷桂孰賢？』余曰：『枚，小臣也，何敢論兩大人優劣？但外所傳尹公為政寬、黃公為政嚴者，皆誤也。』傅公愕然問故。余曰：『尹公遇下屬有禮貌，多體恤語，故人以為寬；及犯大不韙必劾，雖司道不能求，故曰嚴。黃公遇人倨傲，呼叱隨意，然頗多縱捨，常漏吞舟之魚，故曰寬。』公又問：『寬與嚴孰愈？』余曰：『尹之嚴可以得君子，黃之寬只可用小人。』蓋語未畢，公在旁笑曰：『汝以君子必爭禮貌，而小人甘受呵斥故耶？』余曰：『然。』公以手拍几曰：『好伉爽南蠻子！豈不將尹、黃兩大人神形都畫出乎？然足下胸襟，亦可想見。』」袁枚將他和兩位國之重臣鮮活的描述下來，其中一個原因，是感念已故的來保文端公對自己「一言為知己」的情義，所以將上述的對話放在來保為官七十餘年的經歷之後，為他寫了一篇精彩的傳記。⁷⁰

在北京述職完畢，旋發陝西，路過保陽，方敏恪公時為直隸總督，謂清苑令周燮堂曰：「袁某循吏也，雖宰江寧省會，而能盡心民事，汝等任首縣者，宜以為師。」秋，丁父憂歸，遂乞養母，不復出。⁷¹

經營和治生

罷官之後的袁枚，從此以隨園為家和社交生活的大舞台，為袁枚自己和十八世紀江南的文人文化，留下炫麗的色彩。根據姚鼐對隨園的簡要描述，和袁枚的好客，隨園變成一個四方之士留連忘返的所在：「四

方士至江南，必造隨園投詩文，幾無虛日。君園館花竹水石，幽深靜麗，至櫺欄、器具皆精好，所以待賓客者甚盛，與人留連不倦。」⁷²但營造這樣一個庭園和賓客幾無虛日的生活，背後需要花費多少的錢財？如果再加上袁枚三不五時的前往蘇州等地冶遊召妓的嗜好，那更是銷金之窟，非錢不可。這些都顯示，袁枚除了文才過人外，一定是有相當的財力，才能成就他的聲譽和引發爭議的嗜好。

從晚明開始，不少士大夫就開始強調「治生」的重要性，⁷³袁枚顯然是一個治生的高手。首先，他顯然擁有大量的田產。在交給兩個兒子的遺囑中，他提到他最後留下的產業，連他自己都出乎意料：「因之總算田產及生息銀，幾及三萬，非我初心所望，亦汝二人修來之福也。」

「田產萬金餘，銀二萬，現交親友汪芝圃、方甫參諸君生息，或放或收，此時不能分拆。」⁷⁴這兩位親友，顯然在袁枚經營他的產業上，是最有力的助手。但事實上，二人中的方甫參，其實是袁枚的門生：「先生門生遍天下，然在金陵待先生最厚者，惟方甫參一人；先生所謂有身家、有見識、有情分者也。先生臨終時，以田產萬金，餘銀二萬，盡交方生息；并囑通、遲二子，諸事請教而行，可謂信方者深矣。而方亦不負委任，至又村明府時，方之孫仍與袁為世好云。」⁷⁵

他的田產主要應該是在離南京不是太遠的安徽滁州。在年譜中，他多次提到前往滁州，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八月，刈稻滁州。」乾隆四十八年，「九月，往滁州視田，乘便遊覽瑯琊山。」⁷⁶但王英志卻認為種田的主要受益，是袁枚將隨園田地、山池分十三戶承領種植收租利。由於袁枚在幾次重修隨園時，都沒有提過隨園內有很多田地出租，我們就只好相信王英志這位專家的話。⁷⁷

除了自己擁有的田產外，袁枚和鹽商交往，並透過他們來投資，應

該也幫他帶來不小的受益。他和大鹽商江春從袁枚二十四歲時就開始結交：「其時兩淮司禹莢者侈侈隆富，多聲色狗馬、投瑯格五是好；而公獨少年淵雅，與王己山、程午橋諸先生游山賦詩，余洒然異之。」⁷⁸由於江春這個大鹽商雅好文學，所以和袁枚有密切的交往，其他文人如杭世駿、蔣士銓、金農、鄭燮、戴震等，也都樂與之遊。江春也出版過詩集，袁枚在《隨園詩話》中，對他推崇有加。但我們不知道以袁付費收詩的作法，加上他們幾十年的情誼，他是否在與江春的關係中，得到實質的回報。

江春之後，洪箴遠繼為兩淮鹽務總商。袁枚在揚州時，也經常來往於洪姓鹽商之家。他的六卷《尺牘》就是由洪錫豫出資刊行。《隨園詩話》對洪氏也有極高的評價。⁷⁹

我在討論全祖望時，會對全在經濟上的仰賴馬曰琯，有所陳述。袁枚和江春以及洪家在經濟上是否有實質的來往，我們不得而知，但他和淮安河下鹽商的程晉芳既是關係親密的師生、朋友，同時也是生意上的夥伴。程晉芳的哥哥程廷祚則是實際上的操盤手。袁枚早在乾隆元年（一七三六），二十一歲時，「領召試月俸於戶部」時，遇見程廷祚，「遂訂交」。⁸⁰乾隆四年（一七三九），二十四歲時，過淮安，與程氏三兄弟皆訂交。⁸¹所以他和程家的關係，在年輕時就已建立。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袁枚四十歲，接到程晉芳的來信，知道請程家代為經營的鹽務，已經「子金難應」時，袁枚很可能已經從這筆投資中，得到相當的報酬：「接令弟魚門書，有『子金難應』之語，僕聞之瞿然。僕數年來，仗昆玉之轉輸，為全家之生計，所以終養老親、辭官不赴者，道此長城可恃耳。近聞令弟鹺務漸衰，高談性命。僕屢以儒者治生之道，切切相規，不圖其鉛槧日富而囊橐日空也。僕明知其江河日下，而

不忍抽提程本者，僕四十無兒，澹然將老，管晏之法，期於沒身。苟藉良友之扶持，得具此生饘粥足矣。」⁸²

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六月十一日，程志銓以鹽務大壞，憂慮成疾，一病而卒，子才本利二千金隨之化為烏有。時子才又遭追賵事若干，頗為窘迫：「程元衡鹽務大壞，一病而亡，將我本利二千金化為烏有。連魚門、述先兩家算來，便斷送正本五千金，不圖為兄竟至於斯。」⁸³

十二月二日，程晉芳葬於江寧，子才往奠，於靈前盡焚程氏昆季所欠券五千金。時又為作墓志銘一篇。⁸⁴在孫星衍為袁枚寫的傳記中，也特別提到這件事：「程編修晉芳死，負五千金，往吊，焚其券，且撫立其孤。」⁸⁵

除了田產、鹽務外，以袁枚在文學上的聲名，筆潤也是一筆可觀的收入。事實上，至少從晚明開始，文人士大夫靠著寫墓志銘等文章，換取報酬，已經是想當普遍的事。我在《晚明泉州的士大夫》一書中，曾提到林希元主要就是靠著筆潤，完成了建築一個新家的夢想。其中最關鍵的就是幫永春縣編寫方志，「得白金二百兩」。⁸⁶

一個半世紀以後，到乾隆末年，袁枚對自己一篇墓志的報酬之高，驚訝不已：「除清俸盈餘外，賣文潤筆，竟有一篇墓志送至千金者。董怡亭觀察世明，鮑肯園參議志道之重文墨，亦難得也。」⁸⁷

前文引用了王振忠的研究，來說明袁枚和揚州鹽商的密切關係。但除了和程氏兄弟的合夥投資外，我們無法知道他和江春等人的密切往來，除了協助出書外，是否還為袁枚帶來金錢的報酬。不過事實證明，以袁枚那個時候的聲名，和鹽商保持密切的關係，其實是一個正確的選擇，下面這則記載，說明一位他不熟識的鹽商，也會給他帶來一筆金額

可觀的意外之財：「先生生全盛時，江淮之間，鹺業極盛。業鹺之家，富有而好名，以先生主持風雅，咸願執贄門下。有鹺商安氏者，為揚州巨富，重刻孫過庭《書譜》數石，以二千金求先生題跋。先生僅書『乾隆五十七年某月某日隨園袁某印可，時年七十有七』二十二字歸之。安氏已喜出望外，先生之名重如此。」⁸⁸動輒千金、兩千金的報酬，這真是袁枚用自己的象徵性資本，來換取實質資本的最佳寫照。

下面這則記載，則說明即使不動任何手腳，只要和鹽商在一起，就隨時有可能財從天降的好事：

「柳絮飛來一片紅」，鹺商程某即席杜撰語也，合座嘩然；先生故為之回護曰：「此元人詩，諸君不知上句為『夕陽返照桃花岸』乎？」眾遂無言。程某大喜，私以千金為先生壽。同時又有某鹺商亦在席間，令至之時竟無以應，先生以箸繫酒盞三，某忽悟曰：「三月桃花朵朵紅。」語極俚俗。先生曰：「君豈亦知劉、阮事耶？此天台山摩崖語也。」座客以先生言信為真，其實先生亦故為回護之言也。某壽先生金如程。而主人一席酒，先生已得兩千金亦。⁸⁹

像這樣可遇而不可求的好事，大概也只會發生在袁枚身上，而且必須是在揚州鹽商聚集的場合。在田產、鹽務外，筆耕居然可以成為重要的收入來源，大概也只有十八世紀的袁枚做得到。不過袁枚在以自己的文名和著作換取酬勞時，商業化和惟錢是問的作法，已經超過了應有的道德標準，而受到宗室伍拉納之子的強烈批評：「一部《詩話》，助刻資者，豈但畢秋帆、孫稻田二人？有替人求入選者，或十金或三五金不等，雖門生寒士，亦不免有飲食細微之敬。皇皇巨帙，可擇而存者，十

不及一，然子才已致富矣。」「此等詩話，直是富貴人家作犬馬耳。畢秋帆家本棉花巨商，以乾隆年中通榜，中舉，由中書值軍機處，繼至大魁，皆于敏中等之力。畢太夫人詩既不佳，事無可記，選之何為？所以鄭板橋、趙松雪（按：據前乃『趙雪松，實為趙雲松之誤』），斥袁子才為斯文走狗，作記罵之，不謬也。」⁹⁰

近代的學者，也多對袁枚的《隨園詩話》有許多批評。黃一農認為：「《詩話》不僅提供各地詩友一個展現的平台，也讓袁枚名利雙收，其運作方式頗近似現今的《世界名人錄》（*Who's Who in the World*），後者期望被收錄之人能提供內容及贊助（透過購買的方式，但其價不菲），而《詩話》所提及的數百位人物，其親朋故舊還會是潛在的購書者。」⁹¹而且由於袁枚當時已成詩壇祭酒，「在名場垂六十年，四方投贈之詩不下萬首」，且「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隨園，投詩文幾無虛日」，遂治一書齋名曰「詩世界」，四壁盡貼投贈之作。⁹²由於投詩的數量龐大，所以他組織了一個包含親友、門生在內的團隊協助編選《詩話》⁹³。又因為這本書讓袁枚名利雙收，所以在五十七年又刊傳《隨園詩話》補遺四卷，並陸續刊行各種大小之版本，試圖以不同紙張和價位因應不同層級的消費群。此外，還一面修訂先前所發現的訛誤，一面持續編纂嗣刻。⁹⁴

蔣寅則認為袁枚「迨及垂暮之年，他仍能維持自己在詩壇舉足輕重的地位，持續地發揮影響力，則端賴招收女弟子和撰寫《隨園詩話》兩件事。有點巧合的是，兩者都開始於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以後，是年袁枚七十歲。」「廣招女弟子讓他隱然的詩壇盟主身份更增添一抹風流韻度，而編撰《隨園詩話》則足以使他挾四海宗盟三十年的餘勢緊握詩壇的話語權。」⁹⁵「袁枚對自己一言九鼎的能量自然是很清楚的，晚

年也明顯地利用詩話來招邀世俗的逢迎。」⁹⁶

袁枚在這件事情上的作法，其所受到的批評，比他耽溺於情欲中所受的批評，更難從個人嗜好或道德立場上去辯護，可說是他一生中最大的瑕疵。不過儘管有各種批評，近代的文學史家還是對《隨園詩話》給予高度的評價。吳宏一在詳細考訂《隨園詩話》的各種版本時，首先強調：「袁枚的詩學主張，平正通達，毫無偏頗之失，在清代詩學中，是別樹一幟的。」⁹⁷袁枚全集的主編王英志則認為：「雖然袁枚詩、文、小說的創作均成績斐然，但他在當時與後世影響最大的還是《隨園詩話》中所倡導的性靈說詩論。」⁹⁸

《隨園詩話》的作者伍拉納的兒子，才識、文筆都欠佳，只因為是封疆大吏之子，對乾隆時的官場、文壇有一些了解，所以他的批語就一直被保存下來。伍拉納在乾隆年間在各地任官，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〇）至四十七年擔任江蘇鹽巡道，他的兒子因此到過隨園幾次。根據他自己的描述：「余五歲，隨先大人任江寧鹽道，先後八年。其後，先君在蘇州、安慶署理藩臬，余日隨老僕馬五出遊，金陵名勝，無處不到。」⁹⁹但從史料中，我們知道伍拉納除了擔任過江蘇鹽巡道兩年，乾隆四十七年短暫的署理過安徽按察使外，就沒有任何在江南一帶任官的經歷。¹⁰⁰所謂「隨先大人任江寧鹽道，先後八年」顯然與史實不符，也許作者是想藉此證明他有足夠的資格為袁枚的詩話作評論。

伍拉納從乾隆五十五年起擔任福建巡撫，並署理閩浙總督。乾隆六十年，伍拉納奉命赴台平亂，但遲遲其行，先是被罷官，隨即上疏劾鹿港巡檢，遭到乾隆批評「畏葸遷延，乃欲以此自掩，何其不知恥也！」後來被查出長期貪腐，在同年被逮捕到北京斬首，¹⁰¹他的四個兒子都流放到伊犁。不過詩話的作者到底是他那一個兒子，學者有不同的看法。

冒襄的後人，清末的冒廣生（一八七三—一九五九）在他於民國初年出版的《批本隨園詩話》的序中說：「往年見滿洲某侍郎家有《批本隨園詩話》一部，不知出何人手。其第十六卷後，有跋語。引崇雨舲恩為其父所作墓志，證為伍拉納之子，但不知為舒某云云。余按伍拉納官閩督，以事伏法，諸子照王亶望例，悉戍伊犁。……今批語中，言其父曾為閩督，又屢言其在伊犁。……其人筆下亦不甚通順，且滿紙別字。以其書多遺聞軼事，為刪潤之。」鄧之誠在按語中，認為作者可能是舒石舫之兄：「按伍拉納子舒石舫所著《適齋居士集》，稱其兄夢亭、沁香，又稱沁香為仲山。此批不知出夢亭抑沁香也？唯行述有云：生妣索佳氏，以伯父仲山公官侍衛官領。……批中自言為三等侍衛，或者即為仲山，亦未可知。」¹⁰²

顧學頤在最後的附記中指出作者的問題和為何仍然收錄的原因：「原批語作者，與《隨園詩話》作者袁枚同時而略晚，並有數面之雅，又係封疆大吏之子，對於當時官場、文壇、社會風氣及袁氏交往、詩話底細等等，均有相當了解。批語文筆雖極粗俗，學識亦欠高明，但作為研究乾隆時代、袁枚、詩話等方面情況，尚不失為有用之文史參考資料。故於《隨園詩話》重版之際，將批語附於全書之後印行。」¹⁰³

事實上，批語的問題還不僅在於文筆粗俗，學識欠缺，在基本的判斷和史實上，都有極大的問題，甚至讓人覺得是挾怨報復。所謂「板橋時文新奇，畫並不佳，詩卻在子才之上。」¹⁰⁴實在是一種貽笑大方的「愚見」，卻寄生在《隨園詩話》而流傳到後世。而對傅恆、福康安父子的描述，讓人懷疑他真是生活在北京，並曾在朝廷上擔任過三等侍衛嗎？傅恆一則說「傅文忠本不識字，何由知詩？子才詩話中之與鄂文端、傅文忠論交，皆借以嚇騙江浙酸丁寒士，以自重聲氣耳。」¹⁰⁵伍拉

納之子這裡的記載，恐怕江浙酸丁寒士也不會相信。我們都知道傅恆是乾隆最信賴的大臣之一，長期擔任軍機和議政大臣，在乾隆十三年擔任太子太傅。並曾擔任五朝國史館監修總裁官、會典館副總裁和經筵講官，死後入祠太廟。¹⁰⁶這樣的人，說他不識字，簡直是惡意攻訐。乾隆會找一個目不識丁的人來處理國家的軍政大事嗎？

本書第四章的主角趙翼，在考中進士之前，從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起，在軍機處上行走，因為頃刻千言的能力，深受保和殿大學士傅恆的倚重。汪由敦、觀保等隨駕大臣應奉文字多以屬先生。趙翼後來在〈傅文忠公愛才〉條下這樣記載：「傅文忠公文學雖不深，然於奏牘案卷，目數行下，遇有窒礙處輒指出，并示以宜作何改定，果愜事理，反覆思之，無以易也。余嘗以此服公，公謂無他，但辨事熟耳。」¹⁰⁷趙翼說傅恆在讀奏牘案卷時，「目數行下」，並告訴趙翼該如何更改，適足以說明傅恆受到乾隆倚重的原因之一。

對福康安（乾隆十九年至嘉慶一年，一七五四—一七九六）一生的征戰，《清史稿》有非常詳盡的描述，從乾隆三十八年，他十九歲開始參與征討金川的戰役，此後，平定甘肅的回亂，到五十二年台灣的林爽文之亂，五十六年，尼泊爾的廓爾喀入侵後藏，乾隆命福康安為將軍討伐，其中又兩次出征安南。乾隆六十年，在平定貴州、湖南苗亂，他第二次征安南時染上的瘴病復發，「卒於軍」。乾隆追封為郡王，「從傅恆配太廟」。他雖然有嫉才、徇私和「在軍中習奢侈，犒軍金幣輒巨萬，……糜濫滋甚」等缺失，嘉慶即位後，屢次「下詔戒諸將帥毋瀾賞，必斥福康安。」但其軍事才能和對大清帝國的貢獻是無論如何都不能否認的。¹⁰⁸我們在後章趙翼作為李侍堯最信賴的戰略顧問，對福康安在平定台灣林爽文之亂中所扮演的角色及乾隆對他的倚重所作的記敘，

會有更清楚的了解。

福康安一生戎馬，還做過雲貴、四川、陝甘、閩浙、兩廣總督，兵部、工部、戶部尚書等職。乾隆的十大武功，大概有一半是他和傅恆協助成全。這樣的人，伍拉納的兒子卻說：「福康安則膏粱紈袴，一無所用之童駮。」¹⁰⁹如果一無所用，如何在戰場、官場活下來？乾隆又怎麼會昏聩到每次派這位紈袴子弟去重要的戰役中領軍？伍拉納之子不僅評論福康安的此世，連他的前世也一清二楚：「福康安為法和尚後身。法和尚者，乾隆初年惡僧也，以地窖藏妓女，交通貴家眷屬，為提督阿里袞奏請斬決。伏法之日，福康安之母，白晝見一和尚入內，遂生福康安。」¹¹⁰這樣的情節，大概也只有不共戴天的人才羅織的出來。

他對福康安子孫的種種惡習，也有極為戲劇性的描寫，由於史料不足，我們只好任由他姑妄言之。不過他把這一切，最後都歸因於福康安：「此皆福康安至淫極惡，作孽太重，流毒子孫，可以戒矣！」¹¹¹如此的描述，可說是極盡扭曲詆毀之能事，我們不知道福康安十九歲從軍，一生短暫的四十二年中，轉戰各地戰場，還有什麼時間去累積「至淫極惡」和深重的罪孽？伍拉納之子在寫這些描述時，可說是充滿了惡意。

一個可能的解釋是伍拉納二子覺羅舒敦（字仲山）的岳父，做過閩浙總督、禮部尚書的常青，在五十二年林爽文之亂後，以七十多歲的高齡，被命由福州將軍署閩浙總督，督辦台灣軍務。¹¹²八月，常青欽差大將軍職被免，由福康安轉任，福康安後來上疏請革職查辦常青，乾隆不予理會。如果批語的作者，真如鄧之誠所說是舒敦，那剛好可以幫岳父報復。另一個可能的解釋，是二人都出自滿洲官宦之家，他的父親卻在閩浙總督任內，因罪問斬，諸子流放伊犁。傅恆、福康安生前、死後卻

詳盡各種榮寵。同樣作過閩浙總督，福康安因為平定林爽文之亂，被乾隆給予各種賞賜。但伍拉納卻在乾隆六十年台灣的另一次民亂中，遲遲不照諭旨所令，赴台平亂，最後被乾隆怒斥為「何其不知恥也！」終因貪腐被殺，四個兒子流放伊犁。

根據詩話批語作者的說法，嘉慶四年，在流放四年後，「余兄弟四人赦歸」。¹¹³ 我們不難想像當事者在將傅恆、福康安父子和自身的際遇作對比時，心中的憤懣、憎惡之情。他們盡力醜化福康安，說傅恆目不識丁，只反映了這些批語的素質。袁枚不幸曾在隨園招待過這個客人，讓這樣的作品，依附著《隨園詩話》而傳到後世。順便一提的是，批語中說：「比嘉慶己卯，三過隨園，則荒為荼肆矣。」¹¹⁴也與事實不符。我在下文中會提到，隨園在袁枚死後五十餘年，他的兩個兒子秉承父親的遺願，把園內的亭台池館維持的和以前一樣，「風景如新。園中訪客不斷，題詩贈聯者，不知凡幾。」一直要到一八五三年，太平軍佔領南京，隨園才被毀掉。¹¹⁵作者信口雌黃，連基本的事實都不顧，成為本書的一大特色。

儘管有人批評，袁枚各類著作的暢銷，讓人難以想像。不過我們都知道晚明印刷業的普及，南京和建陽都是主要的出版中心，各有書坊九十家左右。¹¹⁶出版品種類繁多，從學術作品、萬寶全書、色情文學，到以一般讀者為對象的小說及普及性讀物，應有盡有。但沒有一位像袁枚這樣重要的文人、作家，能夠把自己的作品作為主要收入之一。袁枚對自己作品在市場上的暢銷度，有充分的了解，所以在遺囑中，交代完了自己留下的田產、錢財和各種珍貴的古董字畫後，特別要兩個兒子好好收藏他的各種書版：「隨園《文集》、《外集》、《詩集》，及《尺牘》、《詩話》、時文、三妹詩、《同人集》、《子不語》、《隨園食

單》等版，好生收藏，公刷公賣。」「再，我一生著述，都已開雕，尚有《隨園隨筆》三十卷，正想付梓，而大病忽來，因而中止。他日汝二人行有餘力，分任刻之，定價發坊，兼可獲利。」¹¹⁷

他與學生楊芳燦的書信往來中，則具體顯示出袁枚著作暢銷的程度。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七月七日，致書楊芳燦，言及《小倉山房全集》已增價至五金一部，每一刷成，頃刻散盡。時所撰《小倉山房尺牘》、《隨園詩話》已為三省翻板，而《小倉山房全集》亦有翻刻者。《詩話補遺》卷三第一六則亦云：「余刻《詩話》、《尺牘》二種，被人翻板，以一時風行，賣者得價故也。近聞又有翻刻《隨園全集》者。」¹¹⁸劉霞裳在九江寄懷云：『年來詩價春潮長，一日春深一日高。』余戲答云：『左思悔作《三都賦》，枉是便宜賣紙人。』」¹¹⁹

《隨園詩話》到處翻版，成為當時的暢銷書，受到公卿貴族到平民百姓的喜愛。此外更值得一提的是，《袁太史稿》也是當時士子參加科舉考試，學習作八股文的重要參考書籍：「君古文、四六體，皆能自發其思，通乎古法；于為詩尤縱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不能達者，悉為達之。士多效其體。故《隨園詩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知貴重之。海外琉球有來求其書者。君仕雖不顯，而世謂百餘年來，極山林之樂，獲文章之名，蓋未有及君也。」¹²⁰作為桐城派的古文大家，姚鼐最後這段話，可以說是一個極公平的論斷。

袁枚一生的著作數量驚人，是一位多產的作家。而他的藏書其實也有一定的數量。乾隆二十三年，袁枚得知胡天游死後，他的著述盡為其子燒毀，他很快就想到自己的作品，他因為擔心自己的藏書會受到焚毀，所以決定刊刻自己的詩文集出版。¹²¹而巧合的是，在前一年，也許是為了整理自己的大量藏書，也為了同情一個四處找工作的讀書人，他

就用了一個抄書人黃之紀。黃之紀是一名監生，江寧人，以遊幕為生，嘗至長沙、武昌等地。根據他自己的說法：「余少年負氣，飢不肯借食，渴不肯借飲，處陋巷而寒欲死，不肯借衣借屋，惟書則不能無借焉。」在鄉里借完後，最後只好借書於隨園。隨園先生「憐才而下士」。「予借書於先生，先生憐予之貧並飲之食之居之衣之焉，是一借而無不借也。」黃就這樣，從乾隆二十二年到二十八年，都待在隨園。根據他的估計，袁枚在隨園的藏書有十萬卷，¹²²都藏在他的「所好軒」裡。

袁枚對於自己的藏書，有頗有趣味的描寫：「所好軒者，袁子藏書處也。袁子之好眾矣，而胡以書名？蓋與群好敵而書勝也。其勝群好奈何？曰袁子好味、好色、好葺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珪璋彝尊、名人字畫，又好書。書之好無以異于群好也。」¹²³短短幾句話，勾勒出袁枚一生最主要的幾項特色：好味、好色、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好古董字畫，又好書。但和前幾項行之於外，為眾人所知的癖好外，他對古董字畫和書的收藏、喜好，則是少為人知的嗜好。他喜歡書，主要的是因為：「書之為物，少壯、老病、饑寒、風雨，無勿宜也。而其事又無盡，故勝也。」聽起來，好像書是什麼時候都在那裡，隨時可以接觸、閱讀，但他自己也知道並非如此：「余幼愛書，得之苦無力。今老矣，以俸易書，凡清秘之本，約十得六七。患得之，又患失之。苟患失之，則以『所好』名軒也更宜。」。¹²⁴

但他永遠不會想到的，是他以為這項勝過其他，不受外力控制的嗜好，即使用了「所好軒」這樣的名稱，也不會讓他永遠掌控這些書籍。對袁枚這樣一位既不是史學家，也反對考據學的文學創作者而言，十萬卷藏書其實是足夠了，但經過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的四庫選書之

後，他的書散去大半。到後來，根據蔣敦復的說法：「藏書五萬卷，自以為多矣；及聞畢秋帆中丞家藏書九十五萬卷，乃以為粒米入大倉，多寡懸殊。奚啻相形見絀！當時隨園中曾建書倉，以為藏書之所，牙籤玉軸，亦既宏富可觀。」¹²⁵

在大臣周永年重提「儒藏」，和朱筠等奏請校辦《永樂大典》，從中輯出散佚各書的主張下，乾隆決定編輯一套《四庫全書》，一方面想藉這套古今最大的官書，來施行他廣大教化的野心及個人的好勝心；另一方面，寓禁於徵，藉這個大規模的徵書運動，將明清時期易代的歷史、種族意識方面酌意之書搜繳禁毀。¹²⁶

乾隆從三十七年起，下詔要求江浙等地進獻書籍，但數量寥寥無幾。於是在第二年，以嚴厲的措辭，要求各省督撫從嚴搜訪。在三十八年給兩江總督高晉的諭旨中，特別提到袁枚：「并聞原任江寧縣知縣袁枚家有藏書，因傳其到署，細問有無見過《永樂大典》剩本。」在皇帝點名的壓力下，高晉命袁枚將家藏書籍開單呈送。從中撿取五十三種，以應《四庫全書》之選。¹²⁷

《四庫全書》從乾隆三十八年開始編修，到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抄成第一套。共收書三千五百零三種，而「禁燬」的書約三千一百種，和刊刻出來的書，幾乎相等。在這個過程中，有四十多起文字獄。¹²⁸乾隆可說是充分達成他原來「寓禁於徵」的目標。和全祖望寫了大量抗清戰爭的歷史不同，袁枚給人的最大印象就是一個一流的性靈派詩人和一個好色、好游的社交名人。但皇帝點名搜書的作法和接著而來的文字獄，很難說對袁枚這個沒有政治色彩的詩人完全沒有影響。

他前後寫了兩篇和散書相關的文章，也等於是一個宣示。他原來以為比起好味、好色、好游，書籍是最不會變動，隨時可以接觸的事物。

沒想到，一轉眼，他就變成公然散書的名人：「乾隆癸巳，天子下求書之詔。余所藏書，傳抄稍希皆獻大府，或假賓朋，散去十之六七。人恤然若有所疑，余曉之曰：天下寧有不散之物乎？要使散得其所耳，要使于吾身親見之耳。古之藏書人，當其手抄縑易，侈侈隆富，未嘗不十倍于余。然而身後子孫有以《論語》為薪者，有以三十六萬卷沈水者，牛弘所數五厄，言之慨然。今區區鉛槧，得登聖人之蘭臺、石渠，為書計，業已幸矣。而且大府因之見功，賓朋因之致謝，為予計更幸矣。」¹²⁹現在讀起來，「大府因之見功」，多少有些諷刺的意外。「為予計更幸矣」，則像是花錢消災，所有可能帶來進一步麻煩的這個原來不動的「書之為物，故勝也」的勝利者，捐給了真正最後的勝利者。

在散盡多數的藏書後，袁枚寫了一篇頗切乎他的個性和創作者的後記：「書將散矣，司書者請問其目。余告之曰：凡書有資著作者，有備參考者。備參考者，數萬卷而未足；資著作者，數千卷而有餘。何也？著作者熔書以就己，書多則雜；參考者勞己以徇書，書少則漏。著作者如大匠造屋，常精思於明堂奧區之結構，而木屑竹頭非所計也；考據者如計吏持籌，必取證于質劑契約之紛繁，而圭撮毫釐所必爭也。二者皆非易易也。」創作者，有幾千卷書就足夠了，考據者，則是越多越好。

袁枚的個性就像孔明、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而考據之學，則自後漢末而始興者。鄭、馬箋注，業已回冗。……孔明厭之，故讀書但觀大略；淵明厭之，故讀書不求甚解，二人者，一聖賢，一高士也。余性不耐雜，竊慕二人之所見，而又苦本朝考據之才之太多也，盍以書之備參考者盡散之！」¹³⁰既然本來引以為傲的書，被政治力強行奪去，袁枚乾脆更進一步，說了一番言之成理的理由後，把大部分的書，自己主動散去，永絕後患。

重建隨園

由於隨園是袁枚從三十三歲開始，到八十二歲離世為止，最主要的住所和社交場所，所以我上面用了相當多的篇幅，來解釋他所有活動、癖好的經濟基礎。從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住進隨園，作了一次大規模的建造外，在此後的半個世紀，袁枚又對這座園林作了三次整修，即《袁枚全集》的主要主編和校點者王英志所謂的「一造三改」：即乾隆十八（一七五三）年的一改，乾隆二十二年的二改，和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年的三改。¹³¹

我並不打算對每一次改造的細節都加以敘述，而只作重點的描述。當初收入不多的袁枚之所以會買下隨園，一是因為空間的廣闊，另外這是園林所在的小倉山，地勢好，對金陵的主要觀光景點，都可以一覽無遺：「凡稱金陵之勝者，南曰雨花臺，西南曰莫愁湖，北曰鍾山，東曰冶城，東北曰孝陵，曰雞鳴寺。登小倉山，諸景隆然上浮。凡江湖之大，雲煙之變，非山之所有者，皆山之所有者。」¹³²

在買下隨園，稍事整修後，袁枚就和家人搬進這棟名園。但在住進去三年後，袁枚在乾隆十七年初，病起入都。五月抵達西安，準備接受新職務後，九月收到父親死亡的訊息，他立刻辭官歸鄉。等到冬天才返抵隨園。離開隨園將近一年後，再回到原本已經修整過的園林，卻面對完全不同的景象：「余居隨園三年，捧檄入陝；歲未周，仍賦《歸來》。所植花皆萎，瓦斜墮，梅灰脫于梁，勢不能無改作。」房屋一年沒有人住，果然也失去了生氣，勢必重新整修：「則帥夫役，芟石留，覓土脈，增高明之麗。治之有年，費千金而功不竟。」¹³³

和最初花三百金薪資所得，大致整修出一個可以觀可以住的園林不同，這次在經濟上越來越豐裕的主人，花了一年的時間，用了一千金，而仍然未盡全功，可見這次整修所花的精力。有朋友聽說他花了一年的時間和一千金的金錢，足以買一座豪宅，但卻用去整修一座園林，實在不值得：

客或曰：「以子之費，易子之居，胡華屋之勿獲？而俯順荒餘，何耶？」余答之曰：「夫物雖佳，不手致者不愛也；味雖美，不親嘗者不甘也。子不見高陽池館、蘭亭、梓澤乎？蒼然古跡，憑吊生悲，覺與吾之精神不相屬者。何也？其中無我故也。公卿富豪未始不召梓人營造池園，程巧致功，千力萬氣，落成，主人張目受賀而已。問某樹某名，而不知也。何也？其中亦未嘗有我故也。惟夫文士之一水一石，一亭一臺，皆得之于好學深思之餘。有得則謀，不善則改。……惜費，故無妄作；獨斷，故有定謀。及其成功也，不特便于己、快于意，而吾度材之功苦，構思之巧拙，皆于是徵焉。今園之功雖未成，園之費雖不貲，然或缺而待周，或損而待修，固未嘗有迫以期之者也。」¹³⁴

這種親力親為，一水一石，一亭一臺，皆得之于好學深思之餘，已經和晚明以造園成名於世的文震亨的《長物志》有些類似了。不過文震亨雖然留下一本《長物志》，告訴他人如何造一座雅緻的園林，但他自己的園林，顯然不是自己親手一一營造、栽培。而且文震亨的園林，顯然只有少數一些最親近的朋友可以進入，和袁枚在隨園大會四方來的識與不識的賓客，成為南京一個重要的地景完全不同。¹³⁵不管別人如何看待，隨園卻是蓋了袁枚印記的作品。而且袁枚立定了志向，這裡就是他將來

定居的所在，不能再任意棄置了：「余今年裁三十八，入山志定，作之居之，或未可量也。」乃歌以矢之曰：「前年離園，人勞園荒，今年來園，花密人康。我不離園，離之者官；而今改過，永矢勿諼。」¹³⁶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吾于園則然。棄其南，一椽不施，讓雲煙居，為吾養空游所；棄其寢，陟剝不治，俾妻孥居，為吾閉日游所。山起伏不可以牆，吾露積不垣，如道州城，蒙賊哀憐而已；地隆陷不可以堂，吾平水置墊，如史公書，旁行斜上而已。¹³⁷

由於隨園的空間夠大，袁枚特意的讓某些角落完全空白，他可以俯仰坐臥其間，醞釀他的文思。

袁枚對於自己花了許多心力，一草一木經營起來的林園，顯然越看越得意：

園悅目者也，亦藏身者也。

今視吾園，奧如環如，一房畢復一房生，雜以鏡光，晶瑩澄澈，迷乎往復，若是者于行宜。其左琴，其上書，其中多尊壘玉石，書橫陳數十重，對之時倏然以遠，若是者于坐宜。高樓障西，清流洄洑，竹萬竿如綠海，惟蘊隆宛喝之勿虞，若是者與夏宜。琉璃嵌窗，目有雪而坐無風，若是者與冬宜。梅百枝，桂十餘叢，月來影明，風來香聞，若是者與春秋宜。長廊相續，雷電以風，不能止吾之足，若是者與風雨宜。是數宜者，得其一差強人意，而況其兼者耶。¹³⁸

春夏秋冬、雨雪雷電和風雨高溫，總是在隨園中找到合適的觀賞場

合和行走坐息的地點，袁枚幾乎和自己的傑作融為一體了。

綜上所述，袁枚幾次用盡自己的構思和心力，規劃出隨園的屋宇、走廊、空白，並種植了千百株花木、竹林，也和文震亨對各種花木的特性和種植的講究，前後呼應。

在戊子年（乾隆三十三年）三月，袁枚對隨園作了最後一次大修改。而這一次的靈感，主要是來自故鄉的西湖。他雖然長期住在南京隨園，但對故鄉，對西湖，還是有著割捨不斷的思念：

余離西湖三十年，不能無首丘之思。每治園，戲仿其意，為堤為井，為裏、外湖，為花港，為六橋，為南峰、北峰。當營構時，未嘗不自計曰：以人功而仿天造，其難成乎？縱幾於成，其果吾力之能支，吾年之能永否？今年幸而皆底於成。

雖然不斷的在仿造西湖，既擔心自己的能力，更擔心自己真能活著把這些工程完成：

嘻！使吾居故鄉，必不能終日離其家以游於湖也。而茲乃居家如居湖，居他鄉如故鄉。驟思之，若甚幸焉；徐思之，又若過貪焉。然讀《易·賁》之六五曰：「賁於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輔嗣注云：「施飾于物，其道害也；施飾丘園，吉莫大焉。」謂丘園草木所生，本質素之處，故雖加束帛，雖吝而終吉。左氏曰：「樂操土風，不忘本也。」余雖貪不知止，而能合於《易》，以操土風，或免於君子之譏乎！¹³⁹

為了模仿、複製西湖的景物，還要大動干戈的借用《易經》、《左傳》，為自己作辯解，大概是害怕自己過得太幸福而遭天嫉吧？不過看著自己親手種植的樹木、植物，一天天的茁壯，大概真讓袁枚有理由為自己慶幸：

彼世之飾朱門塗白盛者，或為而不居，居而不久。而余二十年來，朝斯夕斯，不特亭臺之事生生不窮，即所手植樹，親見其萌芽拱把，以至於蔽牛而參天，如子孫然，從乳哺而長成壯而斑白，竟一一見之，豈人生志願之所不及者也。何其幸也！¹⁴⁰

晚明江南，特別是蘇州、南京一帶，士大夫建造花園或養自己戲班的風氣極為流行。文震亨雖然只是貢生出生，但他的兄長是狀元，曾祖父文徵明又是全國性的大畫家，所以文家不論在文化上，還是在實際的產業方面，都是蘇州的大家族。文震亨除了在蘇州住在自己建的「香草垞」中，在南京還有自己的花園。不過出於個性，不論是長物志的設計理念，或是他自己住的「香草垞」，都重視私密性。他在《長物志》的建築部分，強調各種必須有的建設及其規格。其中「茶寮」部分說：「構一斗室，相傍山齋，內設茶具，教一童專主茶役，以供長日清談、寒宵兀坐，幽人首務，不可少廢者。」¹⁴¹

這樣的建築，充分反映了建造者的個性。他和袁枚唯一相似之處，就是家裡收藏了大量古董。但古董的陳設，對他來說，也是一大學問，牽涉到他或當時許多上層士大夫對品味的講求。

在個性上，和袁枚相似的是冒襄，不知道是否因為他的個性裡有蒙古人的血統，他即使只有秀才的身份，但在戰亂和瘟疫流行時，熱心執

行原本是地方士紳的工作，在家鄉四門設置施粥場，救濟地方上所有需要的人。

他在明亡後，退居江北老家如皋縣的水繪園，意圖在水繪園中寄託他對往日金陵的懷念。水繪園由於位居江北，自然不像南京一樣來去方便，但仍然吸引了大量的賓客，經常前往拜訪。雖然來往的人，以明遺民為主，但像王士禛這樣的新朝新貴，只要願意來，他都隆重歡迎，還打開最大廳堂的大門，讓自己的戲班，為貴賓演出流行的昆曲。

不幸的是，從一六四二年十九歲的董小宛嫁入如皋冒氏之門後，到順治八年（一六五一），她就不幸「以勞瘁死」。冒辟疆在後來寫的《影梅庵憶語》中，特別提到自己「一生清福，九年占盡，九年折盡」¹⁴²，固是實言，也充滿了無限的悲涼。另外讓人遺憾的是，隨著董小宛的逝去，水繪園舊日的聲華，也逐漸凋零。到冒辟疆七十歲左右，水繪園已大致傾頹。¹⁴³這也是和隨園不同之處。

下面我將以鄭幸著的《袁枚年譜新編》為基礎，再輔以其他資料，大致勾勒出袁枚的交游和隨園中的一些重要的活動。由於袁枚的好友和門生，大都會出入，或者居住在隨園，而袁枚和揚州大鹽商的交往，也已經在前面述及，所以我這裡只簡單的交待一下袁枚和達官貴人，以及一些重要學者的往來。

交遊

如前所述，廣西巡撫金鉞是他一生中所遇到的第一個貴人和知己。陸王學派在十八世紀的發言人李紱（一六七五—一七五〇），則是另一位在袁枚弱冠進京時，對他的文章加以誇獎的人。¹⁴⁴袁枚在他為李紱寫

的傳記中，一開頭就以驚人的氣勢敘述了李紱大無畏的精神：

世宗登極，復原官。侍講經筵。眷寵特隆。時九門提督隆科多、撫遠大將軍年羹堯，俱貴顯用事，九卿六曹，唯諾恐後；而公獨與之抗，無所撓屈。出為廣西巡撫，未二年召為直隸總督。路過河南，河南總督田文鏡勢方張，冒整飭吏治之名，一疏輒劾十餘員，半皆科目。公乍見，揖未畢，即厲聲曰：「明公身任封疆，有心蹂踐讀書人，何也？」¹⁴⁵

「余弱冠入都，袖文請業，公極愛《李德裕論》一篇，大書卷首云：『盡洗《唐鑒》』中腐語，得此痛快淋漓之作，真『不覺前賢畏後生』矣！」嗚呼！使公得志，其功業亦豈在文饒下哉！¹⁴⁶

即便是揚州的官員，必要的禮數，還是要做到，所以在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十月二十五日袁枚和弟弟袁樹等往揚州，賀盧見曾七十大壽。¹⁴⁷盧見曾在乾隆年間累官兩淮鹽運使，他在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在揚州主持了一次紅橋修禊，據說有七千多人參與。戴震、惠棟、鄭板橋等知名考據學家和畫家都是坐上客¹⁴⁸

在介紹下一位袁枚一生中最重要的人前，我們先介紹幾位當代重要的文人、學者。進士出身，富文名，和袁枚、趙翼並稱「乾隆三大家」的蔣士銓（一七二五—一七八四），在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辭官乞歸。十一月抵達江寧，決定定居於江南，與子才居相鄰。¹⁴⁹關於蔣士銓辭職的原因，和許多中了進士或才能特別突出者類似。趙翼在他的詩中寫的很清楚：「敏捷詩如馬脫銜，才高翻致謗難緘。（有問之於掌院者，故云）……過眼恩讎收短劍，隨身衣食有長鑱。」¹⁵⁰

趙翼作為一位好友，這樣的安慰其實切乎實情，至少蔣在辭官後，

在南京有屋可居，衣食無憂。比起我在緒論中提及的全祖望，生活好多了。全祖望因為恃才傲物得罪了大學士張英，在翰林院三年一次的考核中，被降為最劣等，全一怒辭職歸故鄉。但最後還是經常要到揚州，向大鹽商馬曰璐尋求經濟的支持。¹⁵¹到最後生活益形潦倒，貧病交加，幾乎無以為殮。最後還是他的學生向馬曰璐求助，得到白金百兩，再加上藏書賣給了族人，才得以安葬。¹⁵²

乾隆三十五年（一七七〇）七月，年僅二十五歲的洪亮吉（一七四六—一八〇九）來江寧鄉試，詩謁袁枚，二人遂訂交。¹⁵³乾隆三十八（一七七三）年底，朱筠離安徽學政，將入都。洪亮吉聞訊，赴太平使院送之，貧不能歸，袁枚為「薄助行資」。¹⁵⁴

洪亮吉是常州府下的陽湖縣人，和趙翼是鄰居。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和洪亮吉、楊芳燦以及呂星垣住在同一里，而且都是好友的孫星衍到金陵，希望袁枚能幫他剛謝世的妻子寫一篇墓志銘。¹⁵⁵孫星衍在乾隆三十九年，曾帶著他的詩到隨園拜訪過袁枚，袁稱讚他的詩，說他是一個奇才。¹⁵⁶所以孫才提出這個請求。而孫星衍的好友楊芳燦在乾隆三十六年，十九歲時到江寧鄉試，也特別去拜訪袁枚，受到袁枚的賞識，「遂入門下受業」。¹⁵⁷常州這幾位貧而有才的文人，就因緣湊巧的都進入了隨園的世界。

不過我們必須了解，下面所描寫的這幾個人的貧窮和全祖望不同，全祖望終其一生（一七〇五—一七五五），都是活在貧困交加的日子裡。下文中描寫的幾個人的生活，主要都是他們年輕時的狀況。三個人巧合的是都出生在一七五三年，洪亮吉（一七四六—一八〇九）只比他們大七歲。年輕人如果沒有良好的家世，而一心準備科舉，別無長技，窮苦也不足奇。外在世界的變化，譬如洪亮吉在一鳴驚人的經典巨文

〈治平篇〉中所討論的人口之急遽成長，還有國家經濟能力的衰退，也一定會影響他們的日常生活。

下面我們就看看這些貧窮的文人。洪亮吉《更生齋文甲集》卷一《呂廣文星垣文鈔序》云：「吾里中多瑰奇傑出之士，其年相若而才足相敵者，曰孫兵備星衍（一七五三—一八一八）、楊戶部芳燦（一七五三—一八一五）暨君而三。……余二十後，與三人交，於孫君尤密，次則君（一七五三—一八二一），又次則楊君。猶憶丁酉春，余居憂，授徒里中，楊君者買舟百里相唁。時君與孫君皆落拓里居，因約之舍，作竟夕談。余時賃廬在自馬三司徒巷側，貧甚，無几榻，三人者相與就余苦次，鱗比而寢。夜半月出，談亦益縱，顧飢甚，無所得食，君獨敲石火，搜旁室中，得敗齏及麥屑升許，就三隅竈作餐，競以手掬食至飽，天破曙，生徒以次進，三人者始散去。」¹⁵⁸ 這段文字對幾人年輕時貧困程度的描寫，讓人有些難以想像。

據此可知，其時孫星衍與同里楊芳燦、洪亮吉、呂星垣等俱交好，而生活極窘迫。不過洪亮吉和趙翼關係親密，我們留到下一章中再討論。孫星衍則仕途順利，而且表現突出：「乾隆五十二年，以一甲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充三通館校理。……官刑部，為法寬恕，大學士阿桂、尚書胡季堂悉器重之。有疑獄，輒令依古義平議，所平反全活甚眾。」六十年，授山東兗沂曹濟道。平反冤獄數十百條，活死罪誣服者十餘獄。嘉慶初年，他雖然治理河工有功，也不按成例收取回扣。前任積欠的大筆銀兩，還是記在他頭上。「四年，丁母憂歸，浙撫阮元聘主詁經精舍」。守喪期滿後，又復出任官，仍然分發到山東。嘉慶十六年，引疾歸。¹⁵⁹

孫星衍博極群書，勤於著述。在丁母憂期間，應浙撫阮元聘主詁經

精舍。他課諸生以經史疑義及小學、天部、地理、算學、詞章，不十年，舍中士皆以撰述名家。¹⁶⁰專精於經史文字，以及訓詁考據、天文、地理等學問。真如洪亮吉所言：「吾里中多瑰奇傑出之士」。

除了金鉞外，袁枚一生中最重要的人貴人和知己，莫過於滿人官員尹繼善了。前文已提及，從殿試到任官江寧，尹都給了他關鍵性的協助。我們下面先簡單的引用幾條他們在江寧交往的細節，然後再進一步利用既有的研究，作進一步的分析。

由於江南對滿人統治的重要性，所以在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尹繼善三度授兩江總督之職。¹⁶¹而趙翼之所以會和袁枚交往，也是因為乾隆十九年，趙翼來江寧，在尹繼善的官署中讀到袁枚的詩而愛之。此後，兩人開始交往。¹⁶²其實，從十九年起，袁枚就得了嚴重的瘡疾，有半年不能出門。尹繼善幾次寄詩問病，袁枚在第一封回信中說：「枚瘡雖痊，而四肢無力，終日曳杖而行，未出柴門一步：借此閉門……補平生未讀之書。」¹⁶³在第二封回信中，說雖然已經改善不少：「惟形體未充，五十步外不能離杖而行」。¹⁶⁴另一封信則專門感謝尹繼善賜送食物。三月，尹繼善屢遣人問子才病，並且約了前往探視他的日期。¹⁶⁵兩人關係的深厚，由此可見。乾隆二十三年十月，袁枚陪同尹繼善等官員遊棲霞。¹⁶⁶

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春，兩江總督府之西園修竣，尹繼善招子才往遊。¹⁶⁷這年八月，袁枚赴滁州刈稻，歸途適逢中秋，依約經過尹繼善的官署飲酒作樂，與諸公子談至深夜。¹⁶⁸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五日，尹又招子才、蔣士銓等人小集西園林，賦詩為歡。過了十天，尹又招請袁枚等人觀劇。這年冬天，尹繼善為明年迎駕事，命人董領其事。眾人操持之餘，輪流置酒，並招子才留宿，說鬼評羹，漏盡不休。¹⁶⁹

原來在乾隆初年和皇帝關係有些緊張的尹繼善，到乾隆二十五、二十六年以後，已經逐漸改善，尹受到的斥罰明顯減少。三十年（一七六五）乾隆再次南巡，對尹繼善來說，務必辦得讓皇帝滿意不可。¹⁷⁰乾隆二十一年，前任江蘇巡撫莊有恭在處理一件官員殺人案時，處理失當，而尹和莊關係良好，對此案同樣處理的不清不楚，原本應該受到懲處。但因為辦理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南巡有功，最後竟免于處分。¹⁷¹

乾隆三十年三月二十日，高宗召尹繼善入閣，時尹六公子慶蘭先期北上，子才偕陳熙送至浦口，依依惜別。¹⁷²乾隆初期對尹繼善的批評和不滿，其實背後顯露的是他對江南滿人及滿人官員的普遍態度。乾隆自己雖然六次南巡，對江南的景色、物產、食物和漢文化都保持正面的態度，但根據孔飛力（Philip Kuhn）在《叫魂》一書中的描述，他對滿人漢化的問題——失去說滿語的能力和騎射功夫，而又像漢人一樣墮落腐化，縱情逸樂——非常憤怒而擔心。可是要每個人都像他那樣，完全浸淫在漢文化中，又能保持滿人的文化特色，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¹⁷³而江南正是墮落與漢化最典型的代表，江南的頹廢文化正在葬送在當地任職的滿人。¹⁷⁴

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以江浙為核心，逐漸在各地爆發的叫魂案，在幾乎所有官員的心目中，都知道是一個不存在的案子。但乾隆一方面擔心剃頭案在江南的爆發和叛亂有關，一方面又認為叫魂案彰顯了各省官員的怠惰、遲疑，對無能屬下的姑息。有感於江南官員的腐敗以及他們的忘恩負義，他正好藉著這次政治事件，施展自己的專制和無常的權力，對官員的惡習加以整頓。¹⁷⁵

但最後讓乾隆對尹繼善改變態度的原因，除了他辦理南巡有功以及他的政績外，還有一個原因，是兩人有著共同的嗜好：吟詠。事實上，

正如上述乾隆對滿人漢化的指控，江南滿人的漢化程度已經讓人刮目相看。十八世紀的八旗子弟，經過上百年的中國文學的熏陶，也翩翩然以斯文相尚。其好學穎悟之士，更有爭勝於漢人者，袁枚就曾感歎道：

「近日滿洲風雅，遠勝漢人，雖司軍旅，無不能詩。」¹⁷⁶

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二）四月二十二日，尹繼善卒。子才聞訊，賦長詩悼之，有「上界台星落，空山老淚流，安危天下係，知己一生休」¹⁷⁷之歎。次年，為撰神道碑。

尹繼善生於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姓章佳氏，屬鑲黃旗。他聰明早慧，長相不凡。袁枚形容他：「公白皙少鬚麋，豐頤大口，聲清揚遠聞，著體紅癍如硃砂鮮。目秀而慈，長寸許。」¹⁷⁸康熙六十年，他的父親尹泰賦閒在家。當時的雍親王胤禛受命祭三陵，途中遇雨，只好夜宿在尹泰家中。閒談時，胤禛問：「有子仕乎？」泰對曰：「第五子舉京兆。」胤禛說：「當令我見。」第二年，尹繼善參加會試，曾擬遵父命拜謁雍親王，但因恰逢聖祖過世，胤禛繼位，只好作罷。雍正元年，尹繼善成為進士。引見時，胤禛一見其人，即對其才識風采贊不絕口，說是：「果大器也！」。在雍正的刻意提拔下，尹繼善從此開啟了他漫長顯赫的仕宦生涯。¹⁷⁹

他先從雍正的日講起居注官做起，隨侍左右，五年，遷為侍講，再遷戶部郎中。六年，即令署江蘇巡撫，時繼善年僅三十二歲。七年，開繼善署河道總督。九年，任兩江總督。他在入仕後六載成巡撫，八載至總督，在清朝政界是一大奇跡。¹⁸⁰

袁枚在形容他的個性時說：「遇事鏡燭犀剖，八面瑩徹，而和顏接物，雖素不喜者，亦必寒暄周旋。嘗一月間兼攝將軍、提督、巡撫、河漕、鹽政、上下兩江學政等官。九印彪列，簿書填委，而公判決恢然，

無瘁容，亦無驕色；猶與諸生論文課詩，以故民相傳折服。」¹⁸¹

尹繼善對以儒家為中心的漢文化，有深刻的了解，文采風流；這是他能夠長期任職江南，並得到江南人民的普遍擁護的主因之一。畢竟江南是漢文化的核心所在，不僅有一個相對龐大的文人群體，普通百姓的文化素養，也較他地為高。尹之前的黃廷桂雖然是雍乾之際的能臣，但因為性情剛躁，任兩江總督不到三年，就聲名狼藉。所以很快就下台，由尹取而代之。¹⁸²

以尹繼善對詩文的愛好，來到江南這個人文薈萃的區域，自然會和當地知名的文士交往。而在這些文人中，他和袁枚的關係最密切，從袁枚考科舉時對他的關鍵性援助，到協助他在江寧任官，讓他有充分的機會了解袁枚的才華。袁枚以詩文稱雄江南五十年，特別得到喜好寫詩的尹繼善的欣賞。除了前文提到的交往、互訪，下面這則記事，更說明了兩人的親密程度：「先生與尹文端公師生之契，固不與尋常同。當文端督兩江時，先生時相過從，情意親密，一家人不啻焉。先生輒不待文端召，不時入督署，文端或勾當公事未了，先生直入內室。文端多姬侍，先生至並不避面；評詩論畫，咸以袁先生呼之。一日，文端走倅招先生，遲之久不至，屢催之，實不知先生蹤跡之所在。及文端退食燕寢，先生固已來之久，與諸姬開樽飲矣。文端為誦『山樞』一詩以嘲之，相與大笑。」¹⁸³

這樣的師生、密友，一旦遠去，也難怪袁枚會有「上界台星落，空山老淚流，安危天下係，知己一生休」之歎。

袁枚在〈神道碑〉一文中，首先敘述尹繼善不畏壓力，在河工上的堅持和見解：

其督南河也，上命開天然壩，公不可。適浙督李衛入覲，過清江，傳旨嚴飭，且云：「衛已奏明，黃水小，開固毋妨。」公覆奏：「李衛不問河身之深淺，而但問河水之小大，非知河者也。倘河淺壩開，宣流太過，則湖水弱，難以敵黃之強。」方草奏時，幕中客齊為公危，有治裝求去者，公不為動。世宗喜曰：「卿有定見，朕復何憂？」¹⁸⁴

接下來，詳述了尹繼善的行政能力和江南人民對他的愛戴：

公毅而能擾，機牙四應，上深知之。凡糾紛盤錯事，他大臣能了者，不命公，既命公，則皆棋危柁險，萬口禁聲。人方怯公無下手處，而公紆徐料量，如置器平地，靡不帖妥；又如東風吹枯，頃刻改色。凡一督雲貴，三督川陝，四督江南，而在江尤久，前後三十餘年。民相與父馴子伏，每聞公來，老幼奔呼相賀。公亦視江南如故鄉，渡黃河則心開。臨入閤時，吏民環送悲號，公不覺淒愴傷懷。過村橋野寺，必流連小住，慰勞送者。

所理大獄，雍正間，江蘇積欠四百餘萬；乾隆間，盧魯生偽稿，及各郡叛逆邪教等案，皆株引萬千，而公部居別白，除苛解饒，不妄戮一人。先是，十六年，天子南巡，黃文襄公盱衡厲色，供張辦，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公三迎鑾，熙熙然民不知徭役，供張亦辦。人以是服公之敏也。¹⁸⁵

乾隆南巡，尹繼善沒有特別征收徭役，而同時讓乾隆滿意，改善了兩人的關係，確實手段高明。和尹繼善相識的趙翼，因為在北京、廣西等地為官甚久，特別指出他在漕運上的改革，最得民心：

尹文端節制兩江凡四度，德政固多，而最得民心在嚴禁漕弊一事。先是，有司收漕糧以腳費為名，率一斗準作六七升。公初巡撫江南，奏明每石令業戶別納兌費錢五十二文，而斗斛聽民自概。有遺粒在斛之鐵邊者，亦謂之「花邊」，令民自拂去。其時有司簽書吏入倉收漕，莫肯應也。其後桂林陳文恭撫吳，胡文伯為藩司，皆守成規，弗絲毫假借。有某縣令戈姓，每石加收一升五合，輒被劾坐絞。漕務肅清者凡四十餘年，皆文端遺惠也，宜吳人思公至今猶不置云。¹⁸⁶

由於和尹繼善相識，有感於他對江南的貢獻，所以在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四月八日，尹繼善七十壽辰時，特別賦詩相賀：「人傳與佛同生日（誕辰在四月八日），帝命遣官寵大年（公節制兩江，上命於誕日前入覲，至則加大學士）。國老膠庠言可乞，世家宰輔史應編」（其一）「蒼生憂樂縈孤枕，黃髮勳名歷兩朝。」（其二）「公節制兩江凡四度，曾有詩云：『似與吳民有宿緣』。」（其三自注）¹⁸⁷

尹繼善和袁枚的交往，讓我們了解到滿人的漢化可以達到什麼樣的程度。福康安在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袁枚七十九歲時，寫給袁枚的信函，讓我們進一步看到袁枚在世時，他的聲名如何在滿洲的權貴圈中流傳：

余束髮時，即耳隨園名，知為當代作者，而南北相睽，不得一見。心輒嚮往。甲辰春，扈從金陵，思一訪隨園；適奉命他往，遂不果。今又將十年矣！向見《隨園詩話》《新齊諧》二書，雖遊戲之筆，而標新領異，已遠勝《滄浪》《虞初》諸書。攜之行篋，把玩不置。茲來衛藏軍

事之暇，適補山相國、瑤圃制軍咸共朝夕，談次時及隨園。和希齋大司空攜有《小倉山房全集》，因得讀之，才氣浩瀚，茫無津涯。余于役萬里，征討絕域，出青海而眇碣石，登昆侖以睇星宿；復過衛藏以西數千里，歷從古未通中國之地，殊形詭狀，不可臆度。惟隨園之才，庶幾仿佛似之。竊以余髫年侍值禁廷，不及讀中秘書；游歷幾遍天下，所遇名山大川，竟未能著所聞見，形之詠歌。讀隨園之詩，乃不禁怦然動也。聞補山相國適有札覆，緣附成四律以寄，亦以見傾倒之有素爾。¹⁸⁸

根據這封信，我們知道福康安（乾隆十九年至嘉慶元年，一七五四—一七九六）原本在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扈從乾隆到金陵，那個時候就想去拜訪袁枚，但臨時有事他往，匆匆又過十年。到乾隆五十九年，才有機會趁著孫士毅回信給袁枚時，順便寫了這封傾慕的信。信中提到的孫補山，即是袁枚的同鄉孫士毅（一七二〇—一七九六），歷任總督、尚書和軍機大臣。瑤圃即是惠齡（一七四三—一八〇四），蒙古人，也在各地仍官，也參與了平定一七九六年的白蓮教之亂。和希齋和琳（一七五三—一七九六）是和珅的弟弟。他跟著這幾個人讀了袁枚的全集，並且常常聽他們談到袁枚。福康安因為因為參與各種戰役，走遍絕域，看盡了一般人看不到的奇景，也只有這些獨特的經歷，讓他有資格把袁枚的作品和這些無法名狀、臆度的絕境相比。

在給袁枚的信中，他也提到自己寫的四首詩：

獨開生面領騷壇，萬首詩成墨未乾。傳世何須《一品集》，買山肯戀十年官？諸天歡喜隨緣住，泛宅煙波著意看。曾是六朝金粉地，此中容得老袁安。

敢誇旗鼓兩家軍，綜跡原如歧路分。客過元亭長載酒，我從東野願為雲。聰明自古無雙福，翰墨先收第一勛。知否有人三藏地，把君詩卷佛香熏。

福康安雖然和孫士毅遠在西藏，卻在讀了袁枚的詩文後，慎重其事的用佛香來遍熏詩卷。雖然兩人的生涯歷程南轅北徹，卻有前世相識的知己之感，只可惜緣欠一面：

曾識仙人紫閣中，披襟玉殿對和風。士逢知己心難忘，誅善言情讀忍終？（集中有先文忠公挽律四首。）¹⁸⁹

五岳游成杖復搘，壯懷仍似少年時。赤城天半標霞綺，（隨園近作天台、雁蕩之游），粵嶠春深壁荔枝。（數年前聞啖荔嶺南）跌蕩未教閒臘屐，逢迎到處識霜髭。小倉山畔梅如海，踏雪還將與鶴期。¹⁹⁰

福康安即使是遠征絕域，但對袁枚的行蹤還是有相當清楚的掌握，並期待從西藏踏雪歸來後，能和鶴髮年衰的袁枚相見。不過誰也想不到，就在寫完這封信後兩年（嘉慶元年，一七九六），福康安和孫士毅先後謝世。袁枚也接著在第二年，以八十二歲的高齡病逝於隨園。¹⁹¹

袁枚在回信中，當然要把他好好的稱讚一番：「閣下金、張門第，王、謝家風，秉君子之九能，騰英聲于八表。……建丹青神化之功，雲臺早畫。列爵惟五，先封侯而後封公；不朽有三，既立功而兼立德。凡有血氣者，無不瞻星識斗，望海知歸。」「詩成四律，落珠斗于雲中；書展八行，生春風于紙上。……古來名臣賢相，往往如斯；然非前生有香火因緣，亦不能有此意外之遭際也。」¹⁹²

透過孫士毅的描述，我們了解了這幾位受到乾隆倚重的將軍、重臣，四處西征南討的艱辛旅程。在這樣的處境下，書信固然難通，往後的會面也更難預期：

自辛亥杪秋入蜀駐札，魚通者九閱月。旋以督足軍儲，遂賦出塞。由察木多直至西藏，中間往來數次，計程不下萬幾千里。方諸微之奉使蜀地，介子作監樓蘭，核其道里，竊謂過之。每當雪嶺鋒削，湍如沙崩，馬牛俱蹉跎不前。徵以古人「魂驚板橋穿，足側石子滑」之句，舉似危境，猶十不得一也。

今春西招旅舍，接奉手書，并讀佳作，俱係上年春間所發。音素遙傳，閱歲始得入手，益以嘆嗣後遇合之難矣。……〈除夕告存〉詩，惠瑤圃制軍在藏日曾有和章。福公相、和大司空仰望鴻聲，并有投贈之作，謹與拙和一并呈正。

今年五月自藏東旅，秋仲始抵成都。銷核軍需，粗具眉目。近又恪奉綸命，以福中堂須俟正月筵宴土司後，再行赴川。今毅署督篆，既衰且病，擔此重肩，還京尚不可期，正未知首丘在何日耳。手肅寄詢起居，冗次未及一一。¹⁹³

在回孫士毅的信中，當然要把這位一品大員好好誇讚一番。表示自己在三游天台之後，收到孫士毅等人的來信：「久不奉德音，思心潭潭。花朝日約友人三游天台，舟泊燕子磯下。家中遞到相公手書，及福公相、和司空、惠制府翰墨，頃刻間，如聞簫管雲璈，從空飛下，使老子婆娑，不覺首之至地也。」「伏念相公披一品服，駕九花虬，建熙天耀日之功，在絕塞窮邊之地，在旁人觀之，疑若尊不可接，勞亦難支

也！……四君子之愛士尊賢，何以適符和仲羲和之數耶？」¹⁹⁴寫上面這封信的時候，孫士毅已經是年過七十的衰病老人，卻還要奔波於四川和西藏之間，正如袁枚在回信中說的「在絕塞窮邊之地，在旁人觀之，疑若尊不可接，勞亦難支也！」實在是勞苦至極。

游罷名山大川歸來的詩人，在江南過著悠遊裕如的生活，接到幾位在邊地絕塞立下汗馬功勞的王公貴胄的讚美信函，只能說這位十八世紀的大詩人袁枚建立了一個可以和盛清帝國相呼應的廣大交遊網絡。

除了王公貴胄外，袁枚和十八世紀學識最淵博的學者、史學家錢大昕（雍正六年至嘉慶九年，一七二八—一八〇四）也有頻繁的交往和詩詞酬唱。錢大昕在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出任江寧鍾山書院山長，從此和袁枚時相過從。¹⁹⁵錢大昕比袁枚小十二歲，袁枚偶爾向他問學，他都詳盡的回答，從下面這兩封信中，我們更可以看出錢大昕對袁枚的恭謹：「大昕少時，于歷代管制，初未究心。二十年來，好收藏金石，遇有所疑，隨時考索。故于唐、宋典故，稍窺崖略。或積疑數年，無心中得之，輒為撫掌叫絕。然每自恨其不能貫串也。老前輩博極群書，具絕人之資，又有絕人之識，而復集思廣益，折節下士。雖儇愚如大昕者，猶且引之小友之列，私心感奮，如何可言？但恐牛鐸之音，無裨黃鐘之奏。謹因下詢所及，逐條登答，伏希訓示。」¹⁹⁶「得手教，循環雒誦，歡忻無量。老前輩研精史學，于古今官制異同之故，燈照數計，洞中症結，而猶虛懷若谷，示以所疑，裨馬勃、牛溲，得備扁、和之采，其為榮幸，非所敢望。謹就問目，述其一二，惟老前輩詳察。」「至如『大小呼藥』，及『八堯之禪』，未得其解，愧無以塞明問。尊集體大思精，直追唐、宋鉅公。五百年來，無此作矣。末學小生，何幸得預校讎之數！遵諭考證一二，開具別紙，伏惟鑒裁。」¹⁹⁷即便是客套

話，但「體大思精，直追唐、宋鉅公。五百年來，無此作矣。」這樣的讚譽，出自錢大昕之手，分量自然是不同。

隨園的活動

上面提到，隨園建成後，第一件大事是在乾隆二十年五月，因為母親漸老，而將家人移居入園。¹⁹⁸除了家人外，當時一些知名的文人、學者或年輕的詩人，像是蔣士銓、洪亮吉、孫星衍、楊芳燦等人，都造訪過隨園。尹繼善由於公務繁忙，平常都是邀請袁枚等人前往他的官署飲酒作樂。乾隆二十六年辛巳（一七六一）正月十五，為了歡迎這位貴客，袁枚特別在隨園張燈四百餘盞，招尹繼善諸公子宴於隨園。¹⁹⁹類似的場面，只有在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八月二十三日，袁枚的母親章氏九十壽誕時，再出現過一次。隨園四處張燈，賓客雲集。²⁰⁰

另外一個四方士子會群聚隨園的固定時刻，是每三年一次的鄉試。應試完畢的士子，往往乘機前往隨園一遊。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三月二十八日，高宗召試江蘇、安徽二省士子。時程晉芳、吳泰來、嚴長明諸人，以應試畢集江寧，乃集隨園。²⁰¹這次皇帝召試士子，是比較特殊的例子。因為這年一月，乾隆剛好第三次南巡，三月二十三日，駕抵江寧府，袁枚和扈從諸官員往來。²⁰²尹繼善就是在皇帝南巡途中的表現，改善了他和乾隆的關係。尹繼善等人迎鑾淮上，雨久不止。錢文端公戲尹相國云：「閣下變理陰陽，只變陰而不變陽，何也？」²⁰³

這些乘鄉試造訪隨園的士人中，程晉芳因為個性和鹽務的關係，和袁枚關係良好。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程晉芳應鄉試，來江寧，到訪隨園。袁出所藏奇書，互通有無，更示以手編志怪之作。²⁰⁴乾隆二十

一年（一七五六）八月，程晉芳又來江寧應鄉試，考試完畢後，就住在隨園。²⁰⁵另一個居住過隨園的則是袁枚的學生楊芳燦。

乾隆四十年秋，楊芳燦來江寧，寓居隨園兩月。時芳燦以子才為師，以何士顥、陳毅、蔡元春、方正澍、李莢、丁珠諸詩人為友，詩句唱酬，極一時之盛。

《楊蓉裳先生年譜》乾隆四十年條：「秋赴金陵，立方為余攝館事。謁隨園師，小住綠淨軒園中兩月，因與何南園士永、陳古漁毅，蔡芷衫元春、方子雲正澍、李瘦人莢、丁星樹珠定交，詩句唱酬，極一時之盛。」²⁰⁶

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五月，楊芳燦來來居隨園，與何士顥、方正澍、陳毅結詩文社，袁枚為定其甲乙。時秋闈將至，黃鉞、吳蔚光俱來入社。²⁰⁷

這些訪客中，最讓袁枚意外的大概是尹繼善的六字慶蘭（字似村），在離別多年後，再度造訪隨園的插曲。原來在尹繼善的十個兒子中，慶蘭最無意仕途，和袁枚的關係也最好。乾隆十九年，尹繼善督理南河時，官署設在清江浦。二月，袁枚應尹繼善之招，赴清江浦，於署中交尹六公子慶蘭，一見傾心。在為他的詩寫的序中，袁枚特別提及此事：「甲戌二月，相見於袁浦署中，蓋相公督理南河時也。通家誼重，一見心傾。對柳浪以題襟，映桃波而泛月。襄城君有手初握，荀文若餘香尚留。」「端門覆試，表胄子之真才；玉殿揮毫，取秀才之美號。于是子駿得隨父任，終日趨庭；汲公老臥淮陽，十年不召。江南花落，往往逢君。輞川月明，時時過我。雖風騷之道合，亦香火之緣深故

也。」²⁰⁸可見在尹繼善擔任兩江總督期間，袁枚和慶蘭是常見面的。兩人都愛寫詩，固然是原因，袁枚認為這也是兩人緣分深厚所致。

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尹繼善被召入閣，慶蘭隨家人和父親遷往北京。此後，一直到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〇），相隔十五年後，慶蘭居然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重過隨園，感慨不已：「尹望山相公，四督江南；諸公子隨任未久，多仕于朝。惟似村以秀才故不當差，常侍膝下，詩才清絕。余駢體序中，已備言之。猶記其訂余往過云：『清談相訂菊花期，正慰幽懷入夢時。空谷傳書鴻屢至，閒庭掃徑僕先知。關心尚憶他鄉客，時已詩寄三兄。因病翻添數首詩。聞道芒鞋將我過，倚欄只恨月圓遲。』《絢春園》云：『莫喚池邊貪睡犬，隔林恐有看花人。』乙酉別去，庚子八月忽奉太夫人就蕪湖觀察兩峰之養，重過隨園。見和云：『迎人雞犬閒如舊，滿架琴書賣欲無。』《臨別》云：『故人垂老別，歸舫任風移。退一步來想，斯游本不期。』似村，名慶蘭。」²⁰⁹十五年不見，再見時，袁枚已經是一個六十五歲的垂老之人。人雖將老，但當年的詩句還是記憶如新，真反映了兩人的緣分和感情的深厚。

在慶蘭過訪的同一年秋天，袁枚特別邀請了另外一位封疆大吏畢沅（一七三〇—一七九七）和嚴長明、趙懷玉、方正澍等人集於隨園，欣賞小倉山的美景和隨園的木芙蓉。²¹⁰第二年，則邀請了學術淵博的錢大昕和嚴長明、陶渙悅、袁樹等人到隨園讌梅。²¹¹乾隆五十二年（一七八七）九月，他除了請堂弟袁樹、袁鑒集隨園看芙蓉外；這年冬天，他又與畢沅夫婦往來，這時《隨園詩話》已經完成，畢沅答應為之付梓。²¹²

偶爾有的訪客，完全不受袁枚歡迎，但非來不可，也只好勉強一見：

仕隱兩不同途，先生退居小倉山，久已將官場習氣，一概掃除；是以達官過訪，亦必于十里外屏去騶從，蓋鳴騶入谷，恐山靈騰笑也。某官排道入山，為先生所憎惡；然究之殷殷來見，其情未可厚非。但客氣太深，未免塵俗耳！若某學士已謫降矣，猶責先生不以公服相迎；先生雖謝過，而不能慊然於心，謂鄙俗之情，殊不值大雅一笑也。²¹³

不幸碰到這種官僚味十足的鄙俗之人，也只能一笑置之。

袁枚喜歡聽，也喜歡講鬼故事，最後還寫在《子不語》《續子不語》兩部書中。²¹⁴但事實上，這其中很多故事，是聽趙依吉的口述：

「趙秀才依吉，多志怪異，先生嘗樂聞之。每招趙至，令其說鬼，必以杯酒相酬。先生作《新齊諧》，凡不注某人說者，半是趙所口述。趙固具生花舌，大都憑空臆造。趙姑妄言之，先生姑妄聽之；所以《答楊笠湖書》，自謂『《子不語》一書，莫須有之事而已。游戲譚言，何足為典要？』正以此也。」²¹⁵

隨園除了來來往往的客人外，還常有鬼、狐出現。有了顧起元於萬曆四十五年（一六一七）寫成的《客座贅語》和甘熙（一七九八—一八五三）在清晚期寫的《白下瑣言》所留傳下來的南京鬼怪敘事的傳承，²¹⁶十八世紀袁枚描寫的故事和隨園中的實例，也就不足為奇。袁枚雖然寫了兩部關於鬼怪的故事，但和他自己有關者，則是他過世後，由一位對他無比景仰的蔣敦復所寫。蔣敦復和袁枚孫輩的文孫又村明府交，「虛懷好士，一如先生；過從之暇，時時為余道先德。」後來明府不幸在太平天國之亂時遇難身亡後，又和明府的弟弟翔甫，在同一個地方官的幕府中，「昕夕聚談，又得聞先生軼事。耳積既久，暇則錄之於

冊。」最後在同治三年（一八六四）集成《隨園軼事》一書。其中的故事有可能是真的，不然也可以當成「騷壇之佳話，隨園之掌故。」²¹⁷此時上距袁枚於嘉慶二年（一七九七）謝世，已經六、七十年。袁枚已經成為一位傳奇式的人物了。

袁枚不信佛道之說，但在下面這則夢中，則兩度被僧道愚弄：「二氏之說，為先生所不喜。乃中年以後，時夢僧道來與交接。某年二月八日，夜夢老僧入門長揖，來賀先生二十八日將還仙位。問是何年月日，曰：『本月也。』少頃，又一道士來，如僧所云，醒而異之。觀其驗否，後竟無他。先生曰：『夢神戲余。』」夢中，僧道輪番上陣，預示袁枚的死期。還好，他們的預言都沒有實現。這則記載的後半部，則頗有些嘲弄的意味，藉著袁枚的好美色，把他調戲了一番。不過好色的袁枚，似乎頗為享受夢中的演出：

又夢如來率無數僧人至其前。有老者，有幼者；有若喜者，有若怒者；有挺立者，有踞坐者：種種詭奇，不可名狀。先生私念：此殆所謂羅漢乎？其數雖一時紛亂不可紀，而約略不下五百尊。如來強先生北面拜，先生不肯；不俄頃間，僧人悉化為天女，其手所執物，如浮屠、錫杖、經卷、鐘魚之類，亦變而為箏琶絲竹，口歌手奏，仙樂泠然。其手無物者，相與作回風舞，分行奏技，變幻百出。歌舞既畢，先生拜而謝之。如來笑曰：「君亦入吾牢籠耶？何為而拜倒石榴裙下也？」言畢，眾天女仍化為僧人，魚貫而出，悠然逝矣。先生醒而自維曰：「余又受夢神欺耶？然賺得無數天仙，清歌妙舞，消受如許眼中艷福，雖輸了一拜，亦自值得。」²¹⁸

袁枚既然不願對佛祖跪拜，五百尊貴羅漢立刻演出一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佛法大戲。不過對不信佛法的袁枚而言，雖然這次拜倒在石榴裙下，只是一場春夢。但即使輸了一拜，還是值得。真是無可救藥！

僧道的預言都失靈，但城隍在夢中給捕快的指示，再加上袁枚的靈感和推敲能力，讓偷竊沭陽巨富金珠的小偷，很快的落網：

宰沭陽時，有來報竊案者，失主為城中巨富；所失金珠，以巨萬計。飭捕追求，限以七日；逾限不得，將血比也。捕無如何，禱于城隍神，夜夢神給以竹篴一隻，令其插縣官帽上。醒而不解，以告先生。先生曰：「官上加竹，一管字也。行竊者必姓管其人乎！」搜捕之，果得一姓管人。管本無賴，屢為鄉里害，人畏其焰，不敢告發。至是拘之，一鞠而伏，原贓俱在，人悅服焉。²¹⁹

袁枚平日對佛道都沒有好感，但對隨園裡不時出現的鬼怪則是見怪不怪。甚至認為它們也有權住在園子裡：「園中多鬼，先生夜深未睡時，有鬼聲啾啾，出叢竹間；先生了無怖畏，吟詠自若。嘗語人曰：

『幽明本異路，吾何惡于彼，彼何惡于吾？何怖也！且明者為人，幽者即為鬼，吾可居于此，何必禁彼之不居于此也？各行其是而已。』卒無他異。」²²⁰各行其事的結果，是什麼也沒有發生。

主人不怕鬼，但對狐狸的表現，則是刮目相看，嘖嘖稱奇：

園中時有狐祟，陳設多所移動，呼童整飭之，明日復然。先生曰：「爾果能佈置勝吾者，非惟不責爾，且將德之也！否則，將效韓文公驅

鱷故事。」一日晨起，見小倉山房所懸大鏡，洗拭一新；而前楹「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聯，先已裝池剝蝕，亦糊裱精美矣。先生咄咄呼怪，作詩稱之。²²¹

這些狐狸膽子很大，袁枚呼喚童子整理過的陳設，第二天又被狐狸回歸原狀。袁枚威脅這些狐狸，說若果真能佈置，就稱讚他們，否則就像韓愈在廣東潮江殺盡鱷魚一樣，把它們殺盡。第二天早上起來，鏡子被「洗拭一新」，門前原本已剝蝕的對聯，也被糊裱的非常精美。袁枚只能嘖嘖稱奇。

也許因為這次的表現，讓原本不信佛的袁枚，轉而對狐狸非常信服。從鄉試到會試都非常虔誠地要求狐狸洩露考題：

先生不信佛而信狐鬼，居都中時，屢聞後樓有狐，鍵閉不開。先生輒望空拜之，然無應驗也。戊午應順天鄉試，場前叩試題于狐；次日晨起，書案積塵上大書「簡齋袁樹」四字。先生弟香亭名樹，時幼在家，以兄號弟名連貫為書，知為狐所為也。何以錯誤如此？且于試題似不相涉，置之不論而已。及入場，則首題為「居敬而行簡」，次題為「地道敏樹」，乃知狐之未嘗不先示兆也。²²²

袁枚對狐狸迷信的程度，已經超乎尋常。先是望空拜之，考試前，又再度叩拜，難怪狐狸會指點迷津。鄉試如此，乾隆四年（一七三九）年的會試，又如法泡製，拜祝狐狸，祈問試題：

己未會試之前，先生又拜祝而問試題于狐，數日無以應。一日外出，

鍵書室戶；及歸，鍵如故。啟鍵入，于書案上得紙條一，上書「上等次等中等」六字，墨瀋猶未乾也。知必為狐所為，然不可解，而頗以後此功名每況愈下為慮。及入場，則首題為「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次題為「用其中于民」，則狐亦已先示之矣。²²³

「上等次等中等」六個字的指示，看起來不知所云，但對淵博聰穎的袁枚來說，也許真是有用的提示。

袁枚在遺囑中列出了隨園所藏的古董，可說是琳瑯滿目。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三月，袁枚抵達杭州，回鄉掃墓。在杭州時，浙江布政使張朝縉送給袁枚大洋鏡一面。²²⁴他在〈謝鏡詩〉的序言裡說：「余有鏡癖，家藏古銅、玻璃三十餘種，每一張燈，熒煌炫赫，自以為豪矣。今年浙江方伯張松園先生投其所嗜，以大洋鏡相貽，如月到中天，群星盡避。」²²⁵這面鏡子，讓我們知道除了前述各種古董外，收藏鏡子，也是袁枚的嗜好之一。

但古董多了，難保不會出現什麼靈異的現象。下面這個玉履是一個例子：「先生精于鑒古，器用則檀梨文梓，雕漆鶻金；玩物則晉帖唐碑，商彝夏鼎；圖書則青田黃凍，名手雕鐫；端硯則蕉葉青花，兼多古款：為大江南北富貴人家所未有。又愛古玉，藏玉履一隻，彌自珍貴，客至，每出玩之。一日，忽失所在矣。」但玉來來去去，終不知所終。²²⁶這則敘述，再一次讓我們知道袁枚所藏古董的豐富和價值，「為大江南北富貴人家所未有」。但他每次都大方的拿出來讓訪客一起賞玩的一隻玉履，卻像是有腳一樣，總是神秘的來來去去，最後終於消失，不知道去了哪裡。就像是隨園的狐狸一樣，只好用「玄異」兩個字來形容。

這段記載的前半段，細數袁枚收藏的古董，讓我們想起晚明文震亨等人對古董的嗜好。唯一的區別，是這幾則記載，往往還事涉玄異，在晚明從未看過類似的現象。玉履消失，固然奇怪，但和下述古畫中的美女消失相比，只能說是一件小事：

隨園度藏字畫極富，勝朝則王覺斯行書，顧啟元（一五六五—一六二八）²²⁷楷書；本朝則劉石庵相國，梁山舟學士，王夢樓太守，張船山太史，吳穀人祭酒，孫淵如觀察，鄭板橋、陳曼生兩大令，諸公之翰墨最多。若張香雲、羅兩峰、童二樹、潘蓮巢、奚鐵生、錢叔美、歐七薌，諸名手之真迹，亦復不少。

除了晉帖唐碑、商彝夏鼎、硯台、古玉，袁枚還收藏了豐富的字畫，包括晚明的顧起元的書法，和孫淵如、鄭板橋等袁枚相識的朋友的翰墨。出了問題的則是不知出於誰手的一幅古畫上的美女。袁枚在拿出來晾曬時，突然發現畫中的美女不見了，更讓人心驚膽跳的是美女雖然不見，但她手中拿的一把扇子則墜落在地：

一古畫畫一美女，倩影亭亭，臨風玉立，不署款識，不知誰氏手筆；眉目娟好，衣褶生動，自非名手不辦。某年晾曬書畫，展軸視之，美女無存焉；而紙心毫不損壞，補景樹木花草，紅闌青石皆無恙。尤奇者手中本握一扇，扇墜地矣。先生大駭，驚怪不置。逾年先生卒，殆先兆也，而理殊不可解。先生文孫翔甫言也。²²⁸

這個詭異的現象，讓不怕鬼也不怕狐的袁枚也驚嚇不已。第二年，袁枚

就不幸過世。原來美女落地，是預示了袁枚的死期。在夢中預示死期的僧道，袁枚都沒有特別的反映，但眼前畫中的美女消失，扇子墜地則讓袁枚大為驚駭，也讓讀者感到不可思議。

和冒襄的水繪園在他晚年就已經傾頹不同，隨園從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買下為止，到他嘉慶二年（一七九七）過世為止，在袁枚生前五十年內，一直維持著良好的狀態，而且這種完好的狀態，在袁枚死後又繼續了半個多世紀，直到太平天國在咸豐三年（一八五三）拿下南京，定為首都為止。在同治三年（一八六四）蔣敦復寫《隨園軼事》時，隨園經過戰爭的摧殘，已經不復存在：

先生故後，蘭村、真來二公子，敬承先志，隨園中之器用玩物，圖畫彝鼎，靡不珍而重之；而亭臺池館，花木竹石，又時加修補。是以五十餘年，風景如新。源淵所在，一家皆以能詩稱。春秋家宴，與先生在日無以異。詞人墨客之來游斯園者，文宴之樂，無間于時，題詩贈聯不知凡幾。

隨園在袁枚過世後，他的兒子秉承父親的遺願，把園內的亭台池館維持的和以前一樣；裡面所藏的各種古董，也妥善的保管。五十餘年，風景如新。園中訪客不斷，題詩贈聯者，不知凡幾。同治三年，曾國藩擊敗太平天國，重新拿回南京後，蔣敦復和袁枚的另一個孫子翔甫在同一幕府中。根據翔甫的說法：「某夜正在讀書，忽聞門外剝啄聲，起視，則見群從人肩丈餘木刻書聯一副，聲稱奉主命送來，亟為懸挂園中，讀其聯語云：『只一座樓臺，佔斷六朝煙景；問幾人詩酒，能爭絕代風流？』款署『桐城黃文炳敬題』。字大于斗，文質兼宜，頗可賞

愛。贈者當一風雅士，然不知其為何人也。」但六朝風流，終有盡時。一場太平天國的戰亂，真正終結了隨園百年的歷史：「浩劫紅羊，銅駝荊棘，翔甫偶言及之，不禁為之泫然！」²²⁹

風流好色

袁枚的風流好色，幾乎是當時人的共識。他作為一個有全國性聲名的大詩人，充滿了創造力；這種個性的意涵，即是喜新厭舊。他需要不斷新的刺激，來滿足他的創作欲和靈感，讓他能寫出與眾不同的詩篇。這樣的個性，和晚明那些風流的文人其實有極大的差異。我說他是情欲方面的異端，正是和晚明文人士人相比所獲得的結論。

袁枚在揚州和蘇州尋找的妓女，也從來不會和晚明舊院那些高級妓女一樣，一旦嫁人，就即身而終。冒襄、錢謙益都是最好的例子。舊院的高級妓女，每個人都頭角崢嶸，獨當一面。我們可以說時代不同，袁枚在揚州、蘇州再也不曾碰見這樣與眾不同的妓女。但我懷疑，即使真的碰到，他會像冒襄和董小宛一樣，在水繪園中共度九年獨處的歡樂時光嗎？

袁枚在乾隆四年（一七三九），二十四歲時，娶王氏為妻，但一直無後。他不斷到揚州、蘇州找尋適當的女性為妾，其中一個目的，當然是為了生一個可以傳宗接代的兒子。保守的估計，他一生最少納了五個妾。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七）六十二歲時，納蘇州人鍾姬，次年終產一子，名遲。²³⁰如果加上前前後後嫁入隨園，後來不幸過世的姬妾的話，至少有十個。根據蔣敦復的說法：「先生愛花，一生不倦，為似續計，又不得不廣置姬妾。自二十九歲時，亳州陶姬來歸，為納寵之權

興，至年近古稀，猶日以尋春為事。維揚七姑，其婪尾也。美人下陳，殆不止十二金釵，就其斑斑可考者，僅得數人，筆之如左。敦復謹識。」²³¹

由於蔣敦復和袁枚的孫子袁祖惠（又村）以及袁祖志（翔甫）熟識，所以會對袁枚先後娶進門的姬妾這麼熟悉。²³²在這些姬妾中，吳七姑的來歷最為特殊。本來袁枚到揚州買春，遍閱花叢，卻無一可觀者。後來好容易看上吳七姑，打算以高價聘回隨園為妾，卻被拒絕：

先生尋春竹西，閱歷花叢，了無當意；差可者只吳七姑一人。七姑年二八，丰容盛鬋，通知書史，自命甚高；先生欲以五百金作量珠聘，七姑未肯也。先生所謂玉琢金妝，非肯在陶學士家雪裏烹茶者。後為謝未堂司寇以八百金買定，未及迎歸；知先生先已垂青，即命人送歸隨園，不取其償。先生喜出望外，作表為謝，謂東山太傅，其度量非人所能及。²³³

袁枚最誇張的演出，是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六十歲時。三月二日，為了慶祝壽辰，留在蘇州，打算招名妓百人作會，而終未如其數。根據袁枚的自述：「僕老矣！三生杜牧，萬念俱空。只花月因緣，猶有狂奴故態。今春六十生辰，仿康對山故事，集女校書百人，唱《百年歌》，作雅會。買舟治下，欲為尋春之舉，而吳宮花草，半屬虛名，接席銜杯，了無當意。惟有金三姐者，含睇宜笑，故是矯矯于庸中，遂同探梅鄧尉而別。」²³⁴

蔣敦復所謂「至年近古稀，猶日以尋春為事」，是明顯的誇張之辭。事實上，在六十歲那次戲劇性的演出後，袁枚雖然依然會見色心

喜，但前往揚州、蘇州招妓的例子，似乎少見。雖然少去妓院，不表示他對好花已經失去興趣：「看花之興，至老不倦；年七十矣，猶復清狂不已。人有戒之者，非先生意也。沈永之觀察，先生親家也，年亦七十，需次京師；以書寄貽，作許多規諫語。先生大不以為然，作書答之，略謂：『人各有所好，兩不能相強。君年七十而圖官，吾年七十而看花，兩人結習，有何短長？』」²³⁵沈得書，知不可以復言。蓋守子游數疏之訓也。轉以圖官一語，老大興嗟，仕隱殊途，相形見絀。」²³⁵沈勸袁枚戒除嫖妓的癖好，袁枚一句「君年七十而圖官」，就讓他啞口無言。

袁枚對於自己的風流好色，有一些頗有新意的說辭：「不知玉不知香者，禽獸也。人非聖人，安有見色而不動心者？」「其所以知惜玉而憐香者，人之異于禽獸也。世之講理學者，動以好色為戒；則講理學者，豈即能為聖人耶？偽飾而作欺人語，殆自媿于禽獸耳！世無柳下惠，誰是坐懷不亂？然柳下惠但曰『不亂』也，非曰『不好』也。男女相悅，大欲所存；天地生物之心，本來如是。盧杞家無妾媵，卒為小人；謝安挾妓東山，卒為君子。好色不關人品，何必故自諱言哉？至若窮秀才抱著家中黃臉婆兒，自稱好色；則又未知孟子慕少艾、慕妻子之兩有分際者矣。」「此雖似先生自作解脫語，然其斟酌理處，亦未始非確論也。」²³⁶

他強烈的反對女子裹小腳：「足下托僕訪美，而首載一條，拳拳于弓鞋之大小。甚矣，足下非真好色者也！凡有真好色者，必有獨得之見，不肯隨聲附和。從古詩書所載詠美人多矣，未有稱及腳者。」「或云足不小，則身不娉婷，此言尤誤也。夫女之所以娉婷者，為其領如螭螭，腰如約素故耳，非謂其站立不穩也。」²³⁷所以袁枚是堅決反對女子纏足的，就這一點而論，他無疑的是走在時代的前端。

可見「好色之心」，要有美色激發，無色之妓反使他無樂而苦。要言之，袁枚之好妓，本質是好色，好美色，而非好淫。這與「窮秀才抱著家中黃臉婆兒，自稱好色」之「好色」，自不可同日而語。²³⁸

在另一篇〈說尋花問柳〉的文章中，袁枚對好美色，作了切中要害的解釋：「先生中年以後，每遇妓席，常無歡容，人疑遁入理學。先生曰：『非也。尋花問柳，于「花柳」二字上著意，尤宜于「尋問」二字上著意，是花要尋而柳要問也。若路柳牆花，隨處皆是。正是任人攀折，不尋而問，何足以云好色耶？人謂吾遁入理學，殊不知吾看花當意之難，但就吾外貌觀之，無怪其與吾意之適相反也。』」²³⁹

但在這個努力尋找的過程中，一旦超過了頭，就會遇到下述眾人「群起而攻之」的難堪場面：「先生到蘇州，聞常熟虞山之勝，買舟游之。偶行至西門外，桑麻遍野，一小村落也。忽聞機聲軋軋，自茅屋中出，隔窗窺之：一女郎年可十六七，丰神嫵娜，正在翻梭織素，手腕輕靈，行所無事。先生愛其貌而又服其技也，凝眸不轉，佇立多時。鄉人見其狀，怒其輕薄也，群起而攻之，大為所窘。舟人聞聲至，解圍乃已。常熟某令聞其事，迎先生到署，置酒為之壓驚；并欲籤提鄉人，先生力止之曰：『風流罪過，宜受輕懲也！』」²⁴⁰還好袁枚名滿天下，碰到一個對他友好的縣令，不但沒有對他加以責罰，反而迎接到衙署中，為之置酒壓驚。這次的意外事件，顯示蘇州或者揚州職業妓院的女子，已經無法讓這個「看花之興，至老不倦」的異端得到滿足。而必須跳出城市，走進鄉村，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進行「尋花問柳」的工作。

袁枚不時到揚州招妓，但有一次卻動了真心：「先生尋春邗上，有揚妓金玉者，秀外慧中，無抹脂障袖惡習。先生一見悅之，遂則定情，欲為之脫其籍。而後房無自平康來者，格于例，不之許，深恨相見之

晚！然不忍其淪落風塵也，竟買之歸，留住隨園者數月，旋以贈人。受其贈者，或者曰尹似村公子也，或者曰介弟香亭先生也。」²⁴¹

男色

王英志在描述袁枚的好色時，刻意的迴避了另一個重要的課題，那就是袁枚不僅好女色，也同時好男色。袁的好男色，就像他好女色一樣，也許是與生俱來的本能。清朝的法律禁止官員嫖妓，對袁來說，也許只是一個邊緣性的因素，卻讓很多官員轉而接受男風。根據《大清律例》的規定：「凡文武官吏宿娼者杖六十，挾妓飲酒亦坐此律。媒合人減一等。官員子孫應襲廕宿娼者罪亦如之。」²⁴²

趙翼在《簞曝雜記》中，有一條如此寫道：「京師梨園中有色藝者，士大夫往往與相狎。庚午、辛未間〔按：指乾隆十五年和十六年（一七五〇—一七五一）〕，慶成班有方俊官，頗韶靚，為吾鄉莊本淳舍人所昵。本淳旋得大魁。後寶和班有李桂官者，亦波峭可喜，畢秋帆舍人狎之，亦得修撰。故方、李皆有『狀元夫人』之目。余皆識之。二人故不俗，亦不徒以色藝稱也。本淳歿後，方為之服期年之喪。而秋帆未第時頗窘，李且時周其乏。以是二人皆有聲縉紳間。後李來謁余廣州，已半老矣，余嘗作〈李郎曲〉贈之。近年聞有蜀人魏三兒者，尤擅名，所至無不為之靡，王公大人俱物色恐後。余已出京，不及見。歲戊申（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余至揚州，魏三者忽在江鶴亭家，酒間呼之登場，年已將四十，不甚都麗。惟演戲能隨事自出新意，不專用舊本，蓋其靈慧較勝云。」²⁴³

從趙翼的這條敘事中，不難看出時代的轉變。既然不能嫖妓，梨園

中稍有色藝的男演員，就成為士大夫追逐的對象。一直到清末，京劇男演員和男風畫上等號，經過百年的累積，似乎一時難以消解。

事實山，在袁枚的周圍中，圍繞著不少好男風的官員、藝術家。曾經用激烈的言辭批評袁枚在詩話中，收錢納詩的鄭板橋就是一個例子：

「鄭板橋工詩善畫，精書法，時人以『鄭虔三絕』稱之。然先生嘗曰：『板橋深于時文，能繪事，而詩非所長。』又目其書為野狐禪。蓋以詩多率直語，而書更出于範圍之外也。惟板橋多外寵，則與先生有同嗜，餘桃斷袖中，自無不可為引知己。板橋嘗欲改律文笞臀為笞背，聞者皆笑之。先生語人曰：『鄭大有此意，惜斷不能辦到。然其所以愛護金臀者，則真實獲我心矣。』」²⁴⁴

由於畢秋帆的軼事在京師廣為人知，和畢相識的袁枚自不例外。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九）冬天，畢的男寵伶人李桂官將往甘肅，過訪隨園，袁枚有感於兩人間的情事，為賦長詩送行：「我聞李郎名十年，去年吳下才交言。今年李郎來見訪，握手方知郎果賢。李郎色藝梨園中，李郎行事梨園外。不為李郎歌一篇，那知大有傳人在。郎家舊住闔閭城，折取天香作小名。擲笛不吹銀字管，歌唇時帶讀書聲。受聘南州季姓家，纏頭教舞玉鴉叉。」「鏡中自惜紅顏好，西施不肯西溪老。直走長安隸太常，萬人如海知音早。上公樂部正需人，選入仙班寵賜頻。」李郎自知自己的才華、歌藝都非比尋常，不甘平白浪費在家鄉這個小地方，直接到了北京主管皇家音樂儀式的太常寺。由於上層的樂部正好缺人，他就平步青雲的進入，成為皇家正式儀式場合演奏音樂的樂人。由於表現良好，頻頻受到賞賜。並住在為這些樂人特別設立的高級館舍，管制森嚴。

「燕栖金屋難輕出，花傍高樓易得春。偶然城外笙歌集，天上人來

地上立。分得星眸一寸光，頓增酒面千燈色。秋帆舍人二十餘，玉立長身未有鬚。把盞喚郎郎不起，怒曳郎裾問所以。郎言儂果博君歡，寸意丹心密裡傳。底事當場為戲謔，竟作招搖過市看？一言從此定心交。孤館寒燈伴寂寥。為界烏絲教習字，為熏宮錦替焚椒。延醫秤水春風冷，噓背分涼夜雨高。但願登科居上上，敢辭禮佛拜朝朝。果然臚唱半天中，人在金黿第一峰。賀客盡攜郎手揖，泥箋翻向李家紅。若從內助論勛伐，合使夫人讓誥封。」李郎用最體貼細緻的手法，照顧一心準備最後一試的畢秋帆。畢果然不負眾望，一舉高登狀元郎。畢秋帆雖然高中，但在正式為官之前，依然是阮囊羞澀，靠的都是李郎的接濟。而這個時候，李郎的故事也傳遍京師，追求者不斷。

「郎名此際雖風動，郎心鎮日如山重。一諾從無隔宿期，千金只為多情用。嶽嶽高冠士大夫，喬松都要女蘿扶。」「再入長安萬事非，晨星零落酒徒稀。唯有狀元官似故，鋒車又向隴西飛。年華彈指將三十，身世蒼茫向誰說？誓走天涯覓故人，拼將玉帽當風雪。會遲別早我神傷，此後相思路阻長。倘得令君香再接，定傾老耳聽《伊涼》！」²⁴⁵

我們不知道這位李郎在畢秋帆以後的仕宦生涯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為什麼會在這個時候，經過隨園，將一生的故事仔細向袁枚傾訴。還好吳長元編的《燕蘭小譜》，彌補了袁枚這首長詩中的空缺，讓我們知道：「李名桂官，——。昔在慶成部，名重一時。嘗與某巨公鄉誼，時佐其困乏，情好無間。後巨公蒞外省，桂官亦脫身同往，於今十數年矣。聞其慷慨好施，頗無貲蓄，是伶人中之勇於為義者，是可識也。」²⁴⁶袁枚一方面覺得這位歌郎一生的經歷不同凡響，一方面也許是同情他的遭遇，所以決定寫成一首長詩，要靠他自己的聲名，把李郎的故事傳遍天下，訴與眾人。

袁枚的一位朋友溫吏部的遭遇，比較奇特，也比較值得同情：「上元溫令之兄皆山吏部，到白下，愛歌者王郎，以賢弟某作本地官，關防拘閹，不便與郎通聲咳，引以為憾。其同年莊念農儷居河房，與郎鄰近，莊戲溫曰：『從我而朝少君。』溫喜甚，邀先生與吳蘭臣、汪秋畚諸名人先行，約立時至。先生先與諸人置酒以俟溫，俟之久不至，又無可催請。良久而溫始來，且曰幾不克踐約，謂其弟留以弈戲也。不得已，偽為歸寢也者，乃潛從署之後門出，而戒家人以勿言。至則開樽酣飲，以纏頭納郎袖甚豐。先生嘆曰：『君真深于情者！以手足之情，與朋友之情，旁及于王郎，更不知其情之何如也！人孰無情，誰能遣此？而以乃弟作官，乃兄又非碌碌者，猶且多所避忌，可見昔人之矜重矣！』」²⁴⁷要顧及每個人的感情，實在不容易。還是袁枚可以毫無忌憚，自由自在，愛怎麼樣，就怎麼樣，笑罵由人為之；必要時，則用重筆激烈的反擊回去。

事實上，袁枚好男風的傾向，比好女色的風流，更早就出現。主要原因之一是，到蘇州、揚州嫖妓，囊中如果沒有足夠的銀子，最好不要去自取其辱。男風在一般的情況下，除非要特別幫助他，或特別喜歡，其實可以隨興而為。有一次，一位朋友借故問袁變童的起源，袁慎重其事的從《周禮》的不男之訟開始，一直講到當代，認為《逸周書》的美男破老，「則亦于此事為近」。接著文章一轉，回到袁枚身上：「先生平生好男色，故其人舉以相詰；而先生所答之言，乃確有可徵。其人遂不更有言也。有某客在座，顧先生而笑曰：『君真可謂數典不忘。』」²⁴⁸

袁枚初次顯露出好男色的傾向，是在乾隆二年（一七三七）二十二歲時，他住在金鉞家中，和他的侄兒序倫朝夕相飲，並且「日與余朝夕

狎」。²⁴⁹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兩人認識四十年後，序倫的兒子寫信給袁枚，希望他能幫他的父親寫一篇墓志銘。袁枚當仁不讓的說：「乾隆丁巳，予寓薦主金少司寇家。見其從子序倫，知原守濟南被劾歸旗：貌軒偉甚，日與余朝夕狎，宴飲諧謔相得也。……誼不敢辭，而況君與余素有撫塵之好者哉？」²⁵⁰似乎兩人除了朝夕相狎，還都喜歡玩一些青年人喜歡玩的遊戲，借以交好。

袁枚和年輕男子或歌郎，常常一接觸就不可收拾。在他進京趕考期間，不知道如何認識了歌郎吳文安者，發展出一短短暫的戀情：「先生在都中時，有歌郎吳文安者，蘇州人也。年少美丰姿，供奉大內，聲名藉甚。先生與之甚契，吳亦以先生為南人，頗以萍水相逢為樂，時來先生寓中。每遇考試，吳為吮筆磨墨，摒擋周至。及先生成進士，入詞林，吳為之欣喜者累日。嗣後先生以知縣出都，吳送至紫竹林而別。河梁攜手，不盡依依，所謂『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也。」²⁵¹

雖然有過這樣的經驗，但一旦碰到名伶主動示愛，袁枚似乎還是顯得手足無措。在乾隆四年（一七三九，己未）到五年間，二十四、五歲的袁枚剛剛攀登到人生的高峰，成為新科進士。這個時候，京師的伶人許雲亭主動投懷送抱，讓袁枚有些受寵若驚的感覺：「乾隆己未、庚申間，京師伶人許雲亭，名冠一時，群翰林慕之。糾金演劇。許聲價自高，頗自矜貴。先生雖年少，而服御樸素，敝車羸馬，料無足動許者。詎許登台時，流盼送笑，目注先生，若將暱焉。先生心疑之，而未敢言。次日侵晨，許竟叩門至，情款綢繆，先生忻喜過望，引許為生平知己。」²⁵²

在朝廷嚴格禁止官員嫖妓的情況下，平日無所事事的一大堆翰林，

轉而籌募了銀兩，請整個北京城最有名的伶人許雲亭登台演戲，希望借這個機會，進一步認識而有所發展。沒想到許雲亭別具慧眼，看上了穿著樸素，像一個鄉下人的袁枚。在舞台上主動勾引不成，索性主動送上門來，對袁枚來說，這大概也是天賜的禮物吧！

有了這次經驗後，袁枚以後就由被動轉主動，挑動那些讓他心動的年輕男子。在江寧府任內，主動招請歌郎，反而是歌郎被袁的主動嚇到。袁枚江寧縣任內，鄰近還有上元、兩江等多個縣。負責上元的縣令許某，和袁枚同官一處，相得甚歡。但許以道學自矜，平日屏絕聲色。某日，幾人在秦淮小聚，坐有歌郎。許很不高興，用排斥的眼神看著歌郎，「郎即引去。先生迂許憐郎，而格于同在官場，不便誚讓；未終席先生先回署，遣人招郎至。郎誤先生猶許意也，不敢來。先生手書小札貽郎，自明其相慕之意；郎乃至。郎固花容月貌，韶秀有姿者，先生大悅之。由是郎出入衙署，習以為常。人謂先生與許同是縣官，同有政聲，而志趣則兩不相同，先生更不愧風流令尹也。」²⁵³

從二十四、五歲第一次與伶人接觸時的羞澀，不到幾年，年方三十，移官江寧時，袁枚在和年輕男子的情愛中，已經完全是一副情場老手的姿態。被勾引來的歌郎，因為深得袁枚的寵愛，所以出入衙署，習以為常。有了隨園後，袁枚好男色的傾向，更得到充分的發展。一有機會，袁枚就積極主動的發展出一段段的風流韻事。他勾引尹繼善侍者的過程，就是一個大膽可笑例子：

李郎者，尹文端公侍者也。公督兩江時，與先生唱和，每一詩成，必為郎所持來。積日既久，始而稔熟，繼而狎暱，蓋李郎年輕而貌俊，為先生刮目也。為文端所知，馳書讓之曰：「子真如水銀瀉地，所謂無孔

不人者！」而書則仍倩李郎走送。在文端固并無妒意，先生對李郎啟書讀之，不禁匿笑！李郎問故，先生告之。李郎惶愧交集，先生為之慰藉久之。及文端移節去，先生與李郎闊別者多年。某年，李郎重來白下，文端已歸道山。李郎住隨園數月，先生與之檢文端手跡，所贈詩章簡札，度積如束筍，感觸前情，相與于邑不已。²⁵⁴

袁枚對年輕俊俏或是有姿色的男子，特別容易發生感情。在尹繼善高升回北京後，李郎當然隨著主人進京，這段感情，也就告一段落。但沒想到，在闊別多年後，李郎又再度回到南京和隨園。兩人在隨園花了幾個月的時間，整理故人的詩章信札，再想到兩人以前的一段情緣，都為了抑鬱不已。

張郎的故事，則顯示了袁枚對他喜歡的男子的大方：「蘇州韋疇五副戎，率公子飲先生于虎丘。先生將歸白下，韋遣歌者張郎送之行。韋雖身列戎行，不可謂非善于解事也。時值仲冬，先生欲留郎住隨園度歲，郎以有母在蘇，不之可。住十日，行將行，先生趕製寧綢灰鼠裘一襲為贈，妃紅蜜綠，分配鮮明，綈袍之暖，纏頭之錦也。郎稱謝不置，先生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論禮尚往來，再當同到蘇州。然則拔來報往，其何已時耶？而握手江干，依依不盡矣！』」²⁵⁵

袁枚為了嫖妓，常常去蘇州尋找有姿色的女子。但這次招待他的韋疇五雖然是武人出身，對人世則有深切的了解。他帶著他的兒子在虎丘招待袁枚，等袁枚要回南京時，他顯然知道袁枚的一些特殊嗜好，所以特地要歌者張郎幫他送行。張郎陪著袁枚回到隨園後，由於已經是十一月，天氣相當冷，再次陷入情網的袁枚希望張郎能夠在隨園度過新年。但張郎說自己的母親還住在蘇州，他顯然不可能留在隨園度歲。張郎在

隨園住了十天，將要離去時，袁枚已經準備好了一襲色彩鮮明的鼠裘送給他，張郎只能稱謝不已。袁枚雖然說了禮尚往來，但兩人來來往往於兩地之間，勢不可行。只好送到江邊，依依告別。

自從在京師，被名動四方，由諸翰林糾資演戲的許雲亭主動追求開始，袁枚身邊就不停的有歌郎或年輕的演員作伴。平常他看花不輕易解囊，但看了華官演出的《長生殿》後，就破格出了重金來取悅他：「華官姓楊，沈文慤公字之曰澧蘭；先生始遇于吳門，極愛慕之意。時華演《長生殿》，先生以二十金作賞資費。先生看花不輕解囊，此其破格也。華以先生為知己，願隨之歸，後居隨園數年。」²⁵⁶華官從此以袁枚為知己，少見的在隨園居住了好幾年，到有點像袁家裡來來去去的姬妾一般。

但即使華官，在隨園待了幾年，就離開了。根據蔣敦復從袁枚的兩個孫子處得到的訊息，袁枚生前最寵愛的男人，一個是金鳳，一個則是桂官。他們在袁枚家裡，也許扮演童僕、侍從的角色，一出門，就成了袁枚不可或缺的依靠了：「先生好男色，如桂官、華官、曹玉田輩，不一而足；而有名金鳳者，其最暱愛也。先生出門，必與鳳俱。某年游天台，鳳亦同行；劉霞裳秀才，先生弟子也。時劉亦同在舟中，一見鳳而悅之。」²⁵⁷這段插曲，袁枚在他的詩中也曾提及。不過兩人發生關係並不在船上，而可能是在溫州的卻金館，下面還會有所描述。

袁枚對桂官的暱愛，也不下於金鳳：「桂官姓錢，故有『小字桂枝仙，錢郎劇可憐』之句。一日，先生尋春揚州，與桂偕行。桂善歌，舟中為先生度曲，先生以洞簫和之，有姜石帚『小紅低唱我吹簫』之趣。先生時六十餘，行市中不扶杖，而桂為之挽手，市中人觀而羨之，目為神仙焉。」²⁵⁸袁枚要去揚州尋找女色，卻由他暱愛的家中歌郎陪同前

往。在明清兩代的文人中，我們大概再也找不到另一個和他一樣，在性愛上的「異端」了。

袁枚即使到了六十幾歲，對男色還是夜夜笙歌不斷，幸好下面這個叫曹玉田的歌郎，在適當的時刻出現，解決了袁枚當天的需求：「曹玉田者，吳門歌伶也。先生游吳門，亦與桂官俱；桂官便道請假省親，蓋桂亦蘇州人也。先生倦游將歸，而桂猶未來；而先生不能待，思挾華官同行。華有以勾當未了，一時不能即行；而先生固自謂不肯離花過一宵者。及先生返棹，玉田送之京口，先生大喜，有『桂枝月下香何處？玉樹風前影又飄』之句。先生年已六旬外，人謂其老興正復不淺，而比玉田為太白之汪倫云。」²⁵⁹所謂「不肯離花過一宵者」，顯示性愛在六十多歲的袁枚生活中還是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從上面的例子，我們也可以了解袁枚為何特別喜愛蘇州，動輒離開隨園，前往蘇州，是因為蘇州既有花容月貌的妓女，也不時可以碰到袁枚喜歡的年輕男子。

情欲論述

前面的描寫，讓我們對袁枚好女色的態度，有了大致的了解，這裡我打算把前面幾個點到為止的論點補足，順便看看他對規勸他節制欲望的來信，是如何的辯駁和否定。但在這段討論的開頭，我打算用一個和袁枚完全無關的地方縣令對男女姦情的判決所作的強烈批判，來突顯袁枚對一般男女之事的根本看法。

在這封寫給常州府下轄的金匱縣縣令的信函開頭，袁枚說這件事是知名詩人蔣士銓來訪時告訴他的。袁枚先批評這個判決大殺風景：「道

足下辦全姑事，大殺風景。案定後，聞其仍歸陳某，復加拘杖，并弛其袒衣而親臨觀之，必使玉碎花殘而後已。嘻，異哉！此豈仁人君子之所為哉？」²⁶⁰縣令將出軌的全姑判給和她偷情的陳某就罷了，還加以拘杖，並當眾鬆掉她貼身的內衣，非把她的聲名徹底摧毀才甘心。

接下來，袁枚舉了古代儒家聖賢對男女之情的態度，拿來和這個殘酷的縣令相對比：「夫見貌而相悅者，人之情也。當文王化行南國時，猶有『有女懷春，吉士誘之』之事。至春秋時，凡列國諸侯大夫妻，其棄位而姣者指不勝屈，以南子之宣淫，而孔子猶往見之；以七子之母改嫁，而孟子以為親之過小。可見孔、孟聖賢於男女情欲之感，不甚誅求。」²⁶¹

其次，全姑與陳男在接受官方的刑罰後，還能夠冒死待在一起，頗有從一而終的義氣，此時還加倍的羞辱他們，在袁枚看起來，簡直是荒謬之極。而且這位縣令顯然忘記了法律條文上是怎麼講的：「且全姑與陳某，身被官刑之後，猶能冒死相從，殊有觀過知仁，從一而終之義，方謂足下將旌之以徇于國，而乃加之僇辱，不已謬乎？律文『非親屬不許捉姦』，所以維風化而杜刁風也。」兩人的姦情，並不是照法律規定的由親屬告發：「今全姑事初告發者，起于鄰里；再稟聞者，由于差役；皆非親屬。應捉之人，不過索詐不遂，分贓不均故耳！足下不為佳人之仁君，而為惡棍之傀儡，是誠何心哉！」整個事件的爆發，完全是因為鄰居和差役，敲詐不遂，又分贓不均所致。²⁶²

在這裡袁枚特別強調男女相悅，以至作出超越禮法的行為，實在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罪行，衙役去敲詐一般老百姓，才是真正嚴重的罪行。縣令的作法，完全是不知輕重之所在：「須知男女越禮之罪小，棍役刁詐之罪大，足下重其所輕，輕其所重，不特無惻隱之心，兼且無是非之

心矣！推足下之意，不過因全姑有美名，陳某有富名，故摧折之，表自己之嚴正；不知為民父母，而有意避嫌求名勢，必至于紳士吞聲，鄉愚攘臂，是非顛倒，有何底止！」在對這位金匱令判決此案的荒謬作出一層一層的分析、批判後，袁枚強調這件案子本來已經判決完畢，不該再說什麼，可是想到縣令的作法對全姑所造成的傷害，以及對男女之情的傷害，他就像是骨鯁在喉，不吐不快：「焚琴煮鶴，好惡拂人之性，三尺童子皆知羞之；而足下以此求名，名於何有？僕明知成事不說，既往不咎；而無如聞不慊心，事如骨鯁在喉，必吐之而後快，故因心餘再來，而發憤一道。」²⁶³

這封信最大的意義，其實是用文王、孔子、孟子等儒家先聖先賢對男女相悅之事的態度作背書，來強調男歡女愛是一件再平常不過的日常事務。即使兩情相悅而跨越了禮法的尺度，也應該用人情的角度來處理。

對於前述娶妾者要求袁枚介紹的女子，必須是小腳一事。袁枚不但在文章的最後，提了幾個讓男主角啞口無言的例子，並且轉而批評來函者的詩文，無法深入有自己的創見：「倘弓鞋三寸，而宿頸粗腰，可能望其凌波微步，姍姍來遲否？僕常過河南，入兩陝，見乞丐之妻，擔水之婦，其腳無不纖小平正，峭如菱角者。使足下見之，其皆認作西施、毛嬙，而納之後房乎？莊子曰：『下士不可語於道者，囿於習也。』今之習尚，固有火化其父母之骸以為孝者，遂有裹小其女子之腳以為慈者，敗俗傷風，事同一例。足下作詩文，多皮附而不能深入；好色又隨流俗而無能主裁。鄙意飲食男女之間，最易觀人之真識見，故即一小事，而敢以逆耳之言進。」²⁶⁴

袁枚認為纏足和火葬父母，是當代兩大傷風敗俗的風尚。來函者的

詩文，只見皮膚而不見骨肉，就像明明好色，卻又隨波逐流。男女之間的問題，雖然看上去是一件小事，卻足以觀察一個人的真識見。可憐的來函者，不但不能一遂娶妾的宿願，連他的詩文也完全不能進入袁枚的法眼。由於袁枚這封反纏足的文章獨具卓見，所以在蔣敦復的《隨園軼事》中，又特別點名道姓的簡述一番：「先生一生好色，而不規規于弓鞋之大小，杭州趙鈞臺買妾蘇州，有李姓女貌絕佳，且能詩，惟足欠裹，竟以不成。先生知之曰：『此君非真好色也，亦可為小人之下達者矣！』至作書以責之。」可以想見袁枚對這種習尚的痛恨。事實上，他有幾個女弟子「亦有膚圓緻緻者」，袁枚想幫他們作媒，無奈因為腳大而被嫌棄。這讓他「不禁慨乎言之也。」²⁶⁵

前文中勸袁枚戒除看花、嫖妓惡俗的沈觀察，其實是袁枚之子阿遲的岳父，也在別處為袁枚講了一則他在雲南作官時碰到的事：「湖州沈永之觀察，先生同年，亦先生親家，即阿遲外舅也。任雲南驛道時，奉制府璋公命，開鳳凰山八十里，通苗夷路。山徑險峭，自漢、唐來，人跡未到處也。每斫一樹，有白氣自其根出，如匹練升天。蝦蟆大如車輪，見人輒瞪目怒視；人以巨斧斫殺之，烹食可療三日饑。忽一日，有美女艷裝從山洞奔出。役夫之少壯者，皆出洞追而觀之；老成者不動心，操作如故。俄而礮然一聲，山忽崩仆，不出洞者壓死矣。沈為先生述其事，且曰：『追美女者，反因之避其難；老成不動心者，竟遭壓死：此亦理之不可解者。』先生笑曰：『此色之所以不可不好也！』」²⁶⁶袁枚的回答，在此顯得有些刻薄，但也正好反映他一貫好色的本性。

袁枚平常為人慷慨寬容、自由自在，但任何人只要觸及他平生最大的嗜好——性愛，他一定會反唇相譏，也不管對方的身份和對自己的恩

情。下面這封〈答相國勸獨宿〉書函中的「相國」，從目次中幾篇排在一起的文章，我們可以判斷就是他生平最大的貴人：「尹相國」尹繼善。

袁枚勾搭上平日替尹繼善傳送詩文的侍從李郎，尹繼善知道後，開了一個玩笑，也就不繼續追究。但在這裡，尹繼善顯然覺得袁枚動輒到蘇州、揚州尋找女色的作法，已經失去了節制，所以婉言相勸，卻招來袁枚「夫子身為相國，而急其所緩，緩其所急」的嘲諷：「夫子唯其疾之憂，循循善誘，教以隔絕群花，單身獨宿；且以雛鳳將鳴之語，宛轉勸之，道『西收有日，東作休勞。』甚矣，先生之恩我也，甚矣，先生之迂我也！」

「夫有子克家，身後之事；非人不暖，病中之需。夫子身為相國，而急其所緩，緩其所急，雖則愛人以德之心，殊乖變理陰陽之義。」²⁶⁷

接下來，袁枚用了《詩經》〈鄘風·柏舟〉中的句子，來抱怨尹繼善這個像是照顧她的子民一樣的母親，和老天一樣，都無法了解他心中的隱憂：「群雌粥粥，覺『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得毋有反唇而相稽者乎！且枚之居處，不避群花，更有說焉：人惟與花相遠，故聞香破戒者有之，逢花必折者有之。故夫鄧尉種梅之夫，洞庭栽橘之叟，終日見花，如不見花者，何也？狎而玩之，故淡而忘之也。枚自幼以人為菑，迄今四十年矣，橫陳嚼蠟，習慣自然。顏淵侍於孔子，自稱『坐忘』，若枚者，可稱臥忘者也。願夫子之勿慮也。」²⁶⁸袁枚最後用自嘲的口吻，說自己和那些種梅花、橘子的人一樣，「終日見花，如不見花者」。是一個躺在床上，就什麼都忘了的人。

在袁枚有關情欲的論述中，比較特殊的一篇，是和劉霞裳有關。更確切的說，是一次辯論。挑起這個問題的是做過大學士的朱珪，主旨是

對袁枚狎好劉霞裳的勸戒。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袁枚從武夷山回途中先是經過杭州，受到朱珪的招待。從後文判斷，劉霞裳並未和袁枚一起去拜訪朱。此後，不知為何一直要到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一七九四）以後，很可能是嘉慶元年（一七九六），朱珪寫了一封婉轉的信，意思其實就是勸告袁枚以後最好停止和劉霞裳的往來。袁枚到嘉慶元年底，才知道自己的回信，朱珪一直沒有收到，後來托了兩個人轉交，才把信送到朱珪手中。²⁶⁹

朱珪的原信並不長：「不晤光霽者，十年亦！甲寅秋，珪當有江寧監臨之役，以為坐隨園有竟日歡，而竟不果，其緣慳邪！令弟重來粵中，出手書并《自壽》詩相示，不禁神往。海內靈光落落，況如先生之函蓋一切，玉山頽唐，籠罩意氣，可想可慕！」在客氣了一番後，圖窮匕首現，朱珪說出了他的本意：「然竊疑先生游戲如曼倩，即如公家中郎，尚有詩文流弊，然其專心淨土，實足蕩滌綺語，獨透光明。先生又另樹一幟，久而論定，不可不防其濫觴也。珪游峽山，見有人刻先生之詩，并及同游人姓名，珪不覺大叫，曰：『先生何負於汝，而不為賢者諱過乎？』急取筆抹去。珪實敬愛大賢，故敢獻此狂愚，祈恕之。比如孫淵如之蠹蟬，一笑擲之也。《竹垞先生集》，不刪《風懷二百韻》，豈非孝子慈孫之恨？好事者又從而實之，可為痛苦流涕。先生得不以珪為大迂邪？……呵呵，干冒前輩，死罪！死罪！」²⁷⁰

朱珪在美麗、客套的包裝下，講的就是一件事：他去爬山，看到山上刻有袁枚的詩，以及同游人姓名，所以立刻用筆把劉霞裳的名字抹去。他特別將他抹去姓名一事，拿來和清代大儒朱彝尊為自己的一段近乎逆倫的婚外情，特地寫了一段有兩百句的《風懷二百韻》，收在《竹垞先生集》作對比。在朱珪看來，朱彝尊不將自己的不倫之戀隱藏起

來，反而寫了一首破紀錄的長詩，收在《竹垞先生集》中，對他的孝子賢孫來說，一定是一件最讓人痛恨的家族之恥？其他的好事者，又真的根據朱的描述，去坐實了這件婚外情。朱珪自認為他把劉霞裳的名字刪去，應該是一件對得起朋友的事。

事實上，袁枚晚年，從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六十七歲起，到乾隆五十一年，七十一歲止，三度游山，一次去嶺南，幾乎在外面玩賞了一年才回隨園，在士大夫圈子和袁枚的朋友中幾乎無人不知。在清代好男色的風氣中，朱珪的作法，無疑的顯示他是最保守的儒家學者、官員的立場。和下文中提到袁、劉二人，在從武夷山回家的途中，特別如約到揚州拜訪趙翼，趙翼不但寫詩紀念和袁枚的重逢，還特地專門寫了一首詩送給霞裳，對劉霞裳的美姿容、工詩文大加讚美。真是天差地別。

袁枚素反理學，而朱珪膽敢在這件事上，對他晚年最珍愛的伴侶劉霞裳和兩人的關係，提出挑戰，要求袁枚不要學習朱彝尊，應該向他朱珪學習，將文集中所有和劉霞裳有關，以及劉霞裳的名字除掉。袁枚在這封極長的回函開頭，先譏諷了朱珪在嶺南，兼督、撫二篆，「王事如麻，猶能通書禮士，拄笏吟詩，真古大臣中所罕見。」「惟是熟讀來書，諄諄規勉，教將集中華言風語，大加刪削，似乎尚書愛枚過深，而知枚轉淺。」

朱珪站在最保守的理學家的立場要求袁枚，可見他確實對袁枚完全不了解：「枚今年八十一矣，夕死有餘，朝聞不足，家數已成。試稱於眾曰『袁某文士』，行路之人或不以為非，倘稱於眾曰：『袁某理學』，行路之人必掩口而笑」。朱將他比作西漢時期的東方朔（曼倩），生性詼諧，言辭敏捷；接著又轉到公家中郎。袁枚正好趁機把劉

霞裳美化了一下：「吾家中郎治行可觀，若論其文章，根底淺薄，龐雜異端。蒙公舉以相擬，得毋有『彼哉彼哉』之嘆乎？」²⁷¹

先把理學家調侃了一下後，袁枚回到了正題：「枚尤不可解者，公游峽山，有刻枚詩者，并刻同游人姓名，公一見勃然，急橫抹之，云為賢者諱過。枚初瞢然不解，徐思之，似指門下劉霞裳秀才，則公誤也。夫游亦何過之有？若云師弟不可同游邪，則樊遲不應從游于舞雩之下；若云年少不可同游邪，則曾點『浴乎沂，風乎舞雩』，不偕年高有德之人，乃與童冠同游，反為夫子所與者，何也？」

袁枚在以孔門的故事一層一層進逼後，又質問朱珪既未見過他，也不曾和他交談，對他的為人、家世一無所知，就想當然的企圖把他從袁枚的世界和文字中一筆抹殺，看起來不像是正人君子會作的事：「若以劉生非端人邪，則公在六千里外，未見其人，未聞其語，未考其居鄉事跡，而毅然嫉惡如仇，舉筆塗抹；然則使互鄉童子潔己以進，聖人其將掩面不視，遽命小子鳴鼓而攻之邪！凡『疑』之一字，由人心生也。人心有定而無定，假使枚與然明游，公不疑也；與宋朝游，公遽疑之。是不肖之心從公生，不從枚起。以『想當然』三字，學皋陶斷獄，四方聞之，必以劉生有大過惡；故正人君子不許留姓名於集上。」²⁷²

朱珪此時是地方大員，如果他斷案就照著袁枚所說的「疑」和「想當然」的成見，那麼不作出和事實相反的結論才怪。照他的成見，劉霞裳一定是犯了大過錯，但袁枚立刻在此亮出他的家世：「而不知渠乃劉念臺先生之曾孫，居家孝友，詩文清妙，實佳士也。其大不是處，在初生時不求造物，與一醜面而來，致生物議。……隨園粲粲門子尚有五六人，如陳梅岑、周青原輩，皆是也。得聞此信，人人自危。霞裳何負于公，而使之獨蒙惡聲？枚又何德於公，而為之欲蓋彌彰哉？恐賢者之過

將有所歸，枚不能為公諱也。」

接下來，袁枚諷刺朱珪，閨閣之間，私密至極，平常只有捧匜之妾，滌溺袴之僮，才能探風影以相誣。朱珪不該在繁雜的工作之外，還去扮演「捧匜之妾，滌溺袴之僮」的角色，探聽一般人的隱私：「費禕少年，為孔明驂乘，當時但驚其寵，不以為疑。古禮最嚴男女之別，乃朝廷制律，不以風聞定案。忠厚之士，不談閨閣，且有明犯瓜李之嫌，而坐懷不亂者有之；侍婢多年，完然處子者有之。處人人可疑之地，而尚且有萬萬不可疑之人，何況觥觥大男子？」朱珪對男女之事，用僮僕、侍妾的角度去探聽：「達官長者，何由探知？於自家身份，不無小損。」袁枚更進一步，用漢代皇帝的故事，把朱珪的多管閒事，逼到牆角：「俗子不讀史書，便生物議，可知漢武與衛青、霍去病同臥起乎？光武與嚴子陵同臥起乎？……然此猶云英主賢臣、年長者事也。」²⁷³

在這封長信的最後部分，袁枚用了朱珪之兄朱筠等兩位官員的作法，讓朱珪再回去想想：「吾鄉趙學齋副憲，督學江西，令兄竹君學士，督學皖江，所取皆美秀少年。一時不逞之徒，造作蜚語，二先生夷然，絕不介意。不到十年，所識拔者，盡登朝寧，如麟鳳群翔；而騰謗者，久已化作寒蟬，煙消灰滅。枚作《趙公墓志》，曾發憤一道，非為兩賢雪冤，亦為世道人心起見也。公道竹垞先生不刪《風懷二百韻》，以為恨事，至於痛苦流涕，枚又不以為然。竹垞之不刪《風懷詩》，即昌黎之不刪《三上宰相書》，所以存其真也。」²⁷⁴

袁枚在這篇尺牘集中最長的一封函件中，從各個角度分析朱珪「疑」和「想當然」的成見的結果，在外人看起來，簡直是貽笑大方，自取其辱。從辯論的角度來看，朱珪可說是全盤皆輸。他把劉霞裳的名字，用墨筆全部抹去，並建議袁枚在所有的詩文中把劉的名字全部刪

去，大概是讓袁枚憤怒的主因。袁枚在詩文中，常常敘述自己去蘇州、揚州買妓的經驗。也不介意別人傳述他被戲曲中的年輕歌郎主動勾引，隨後變成自己去勾引各種年輕男子的故事。但他絕對不會洩露自己喜歡劉霞裳的深厚感情。朱珪雖然在這封長函中，被袁枚譏諷、指責和羞辱，不過他的直覺是對的。但他多管閒事的觸及別人心頭最大的隱私，也應該被好好的羞辱一番。

朱珪雖然歷經要職，在乾隆四十年，召入覲，改授侍講學士，直上書房，侍仁宗學。五十九年，調廣東。尋署兩廣總督，授左都御史、兵部尚書。並在嘉慶親政後，「直南書房，管戶部三庫，加太子少保，賜第西華門外。時召獨對，用人行政悉以諮之。」²⁷⁵可說是位高權重，權傾一時。但我們不要忘了，任何人，包括他一生最大的貴人尹繼善，或是兒子阿遲的岳父，只要膽敢觸及他個人的私生活，他一定會毫無顧忌的反駁回去。朱珪碰觸到他晚年心中最大的隱私——他和劉霞裳的親密關係——年邁的袁枚，更是毫無顧忌，迎頭痛擊。

學者在批評袁枚藉著《隨園詩話》，攀援權貴時，似乎不能推衍過度。我們也不要忘記，他和福康安的書信往來，其實是福康安遠在西藏時，隨著孫士毅的回函，主動寫了一封情文並茂的信函給袁枚，陳述自己對袁枚的仰慕之情。袁枚才開始投桃報李，對福康安大加讚譽。

注釋

〈20世紀以來袁枚研究述評（代序）〉，見嚴明、陳清雲編著，《袁枚研究學術檔案》（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三）。

亞瑟·韋利在一九一八年的成名作《漢詩一百七十首》的扉頁介紹了他的其他翻譯作品。

根據葛文峰在〈英國漢學家阿瑟·韋利的袁枚評傳與袁詩英譯研究〉，《浙江海洋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卷四〇，第三期（二〇二三年六月）一文中的說法，這本書在一九五六年初版後，至少再版四次，其後在英國、美國有各大書局的再版（包括Stanford、Routledge、Taylor &

Francis)，我用的這個版本，應該是最早由倫敦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出版（台北：鍾山書局，一九六九翻版）。

見前引書，〈Preface〉。

Waley，前引書，頁一〇一。

Waley，前引書，頁一五〇。

詳見鄭幸，前引袁枚年譜，頁四八五。

亞瑟·韋利用的《袁枚全集》是一九一八年由上海文明書局的六十四卷本，見原書頁二一四。

韋利在書中提到他用的是一九二七版的第一六九頁。

梁啟超著，楊勇考正，《清代學術概論》（台北：啟業書局，一九七二），頁一六九。

Waley，前引書，附錄二，頁二一〇—二一一。

アーサー・ウェイリー（Waley, Arthur）著，《袁枚：十八世紀中國の詩人》（東京市：平凡社，平成十一年（一九九九））。

這一段文字，全部轉引自頁五三。

于雅樂（C. Imbault-Huart），“Un Poète Chinois du XVIIIe Siècle”，*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XIX, 1884, 這則資料載於Arthur Waley 原書的第二一四頁。

Waley，前引書，頁二一二。

葛文峰，前引文，頁五〇。

Waley，前引書，頁一九五。

陶煥悅（江寧），〈寄祝隨園先生八十壽〉，《隨園八十壽言》，卷二，《袁枚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陸，頁一九。

岳樹仁（上元），〈祝簡齋先生八十壽〉，《隨園八十壽言》，卷二，《袁枚全集》，陸，頁三六。

李澤厚，《華夏美學》，第六章，頁二一三—二二一。

李澤厚，前引書，頁二二七。

李贄，〈答鄧明府〉，《焚書》，卷一，《李贄文集》，第一冊，頁三六。參見我在《晚明泉州的士大夫：開海、商業與宗教》（新北：聯經，二〇二三）中的相關討論，頁一五六—一五七。

鄭幸，《袁枚年譜新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一），頁三。

鄭幸，頁七。

鄭幸，頁八。

鄭幸，頁一二—一五。

鄭幸，頁三五—三六。

鄭幸，頁三六。

鄭幸，頁三二七。

袁枚著，王英志校點，《袁枚全集》，壹，前言，頁一。

〈二七〉，《隨園詩話》，卷四，《袁枚全集》，參，頁一〇七。

〈對書嘆〉，《小倉山房詩集》，卷三二，《袁枚全集》，壹，頁七六九。

〈六三〉，《隨園詩話》，卷五，《袁枚全集》，參，頁一五四。

鄭幸，頁四一。

鄭幸，頁四九—五〇。

鄭幸，頁五七一。

袁枚，〈哭柴耕南〉，《小倉山房詩集》，卷一八，《袁枚全集》，壹，頁三五九。

袁枚，同上，頁三五九—三六〇。

鄭幸，頁五四。

鄭幸，頁五五。

袁枚，〈隨園老人遺囑〉，《小倉山房文集》，卷十，《袁枚全集》，貳，頁一。

嚴明、陳清雲編著，前引文，頁一二。

孫星衍，〈故江寧縣知縣前翰林院庶吉士袁君枚傳〉，收於《袁枚全集》，捌，附錄二，頁五。

鄭幸，頁八八—九三。

鄭幸，頁九四。

袁枚，〈廣西巡撫金公神道碑〉，《小倉山房文集》，卷三，《袁枚全集》，貳，頁四三。

同前，頁四三—四四。

關於衝、繁、疲、難這個制度的詳情，及制度上的重要改革，見劉錚雲，〈「衝、繁、疲、難」——清代道、府、廳、州、縣等級初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卷六四期一（一九九三年三月），頁一七五—二〇四。

袁枚，〈廣西巡撫金公神道碑〉，《小倉山房文集》，卷三，《袁枚全集》，貳，頁四四—四五。

鄭幸，頁一一四—一一六。

王英志，《袁枚年譜簡編》，《袁枚全集新編》，第二〇冊，頁一三四。

方濬師，《隨園先生年譜》，《袁枚全集》，捌，附錄一，頁七。

袁枚，〈苦災行〉，《小倉山房詩集》，卷三，《袁枚全集》，壹，頁四〇—四一。

同前，頁四〇。

林希元求雨的記載，可以見李孝悌，《晚明泉州的士大夫：開海、商業與宗教》，頁二二八—二二九。

袁枚，〈捕蝗歌〉，《小倉山房詩集》，卷四，《袁枚全集》，壹，頁四三。

鄭幸，頁一四六。

袁枚，〈沐陽移知江寧，別吏民於黃河岸上〉，《小倉山房詩集》，卷四，《袁枚全集》，壹，頁五五。

見袁枚的門生秦大士為《袁太史稿》所寫的序。《袁枚全集》，伍，序，頁三。

《清史列傳·文苑傳·袁枚》，《袁枚傳記資料》，《袁枚全集》，捌，附錄二，頁二。
同前，頁二。

鄭幸，前引書，頁一七一—一七五。

袁枚，〈隨園老人遺囑〉，《小倉山房文集》，卷十，《袁枚全集》，貳，頁一—二。

袁枚，〈俗吏篇〉，《小倉山房詩集》，補遺卷一，《袁枚全集》，壹，頁九四二—九四三。

袁枚，〈隨園記〉，《小倉山房文集》，卷一二，《袁枚全集》，貳，頁二〇四—二〇五。

鄭幸，頁一八四—一八五。

袁枚，〈上尹制府乞病啟〉，《小倉山房外集》，卷五，《袁枚全集》，貳，頁六九—七〇。

鄭幸，頁一八七—一八八。

袁枚，〈歸家即事〉，《小倉山房詩集》，卷六，《袁枚全集》，壹，頁九一。

袁枚，〈文華殿大學士領侍衛內大臣來文端公傳〉，《小倉山房文集》，卷三三，《袁枚全集》，貳，頁六〇〇—六〇二。

《隨園先生年譜》，《袁枚全集》，捌，附錄一，頁一一。

姚鼐，〈袁隨園君墓誌銘〉，《袁枚傳記資料》，《袁枚全集》，捌，附錄二，頁六—七。

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新北：聯經，二〇一八），頁九七—一〇五。

袁枚，〈隨園老人遺囑〉，《小倉山房文集》，卷十，《袁枚全集》，貳，頁二—三。

蔣敦復，〈金陵門生〉，《隨園軼事》，《袁枚全集》，捌，頁九一。根據袁枚的遺囑，這位學生應該是方甫參。蔣在此處，寫為方參甫，應該是誤記。

鄭幸，頁二九四—二九五。

王英志，〈袁枚新傳〉，《袁枚傳記資料》，《袁枚全集新編》，第二十冊，頁二九。

袁枚，〈誥封光祿大夫封宸苑卿布政使江公墓志銘〉，《小倉山房文集》，卷三二，《袁枚全集》，貳，頁五七六。

王振忠，〈袁枚與淮、揚鹽商——十八世紀士、商關係的一個考察〉，《鹽業史研究》，一九九三年第四期，頁三〇—三一。

鄭幸，頁五九。

鄭幸，頁一〇〇。

袁枚，〈與程原衡〉，《小倉山房尺牘》，卷一，《袁枚全集》，伍，頁一六。

鄭幸，頁三六二。

鄭幸，頁五二〇。

孫星衍，〈故江寧縣知縣前翰林院庶吉士袁君枚傳〉，《袁枚傳記資料》，《袁枚全集》，捌，附錄二，頁五。

李孝悌，《晚明泉州的士大夫：開海、商業與宗教》，頁四八—四九。

袁枚，〈隨園老人遺囑〉，《小倉山房文集》，卷十，《袁枚全集》，貳，頁二。

蔣敦復，〈重潤筆〉，《隨園軼事》，《袁枚全集》，捌，附錄四，頁八八。

蔣敦復，〈酒令〉，《隨園軼事》，《袁枚全集》，捌，附錄四，頁八八。

《批本隨園詩話》，《袁枚全集》，參，頁八二八、八二〇。

黃一農，〈袁枚《隨園詩話》編刻與版本考〉，《臺大文史哲學報》，第七十九期（二〇一三年十一月），頁四七—四八。

黃一農，同前，頁三八。

黃一農，同前，頁五〇。

黃一農，〈袁枚《隨園詩話》中涉紅記事新考〉，《清華學報》，新四三卷第三期（二〇一三年九月），頁五三〇。

蔣寅，〈袁枚《隨園詩話》與清詩話寫作之轉型〉，《嶺南學報》，復刊號（第一、二輯合刊），頁一九四。

蔣寅，同前，頁二〇〇。

吳宏一，〈袁枚《隨園詩話》考辨〉，《清代文學批評論集》（台北：聯經，一九九八），頁二五六。

王英志，《袁枚和隨園詩話》（台北：萬卷樓，一九九三），頁一七二。

袁枚，《隨園詩話》，附錄，《批本隨園詩話》批語，《袁枚全集》，參，頁八二四。

伍的傳記見《清史稿·列傳·卷三三九》，以及史語所的「人物傳記資料庫」的履歷欄。

見《清史稿·列傳·卷三三九》。

袁枚著，顧學頤校點，《隨園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二），下，附錄，頁八七〇。

顧學頤校點，《隨園詩話》，下，〈附記〉，頁八七五。

顧學頤校點，《隨園詩話》，下，頁八五〇。

顧學頤校點，《隨園詩話》，下，頁八五〇。

見史語所，「人物傳記資料庫」，傅恆項下的履歷欄。傅恆詳細的傳記，見王鍾翰點校，卷二〇，《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七），頁一四八五—一四九八。

趙翼，〈傳文忠公愛才〉，《簞曝雜記》，卷二，《趙翼全集》參（南京：鳳凰出版社，二〇〇九），頁二一。

《清史稿·列傳·卷三三〇》。

顧學頤校點，《隨園詩話》，下，頁八六四。

顧學頤校點，《隨園詩話》，下，頁八六四。

顧學頤校點，《隨園詩話》，下，頁八六四。

常青的傳記資料，可見《清史稿·列傳·卷三二八》。

顧學頤校點，《隨園詩話》，下，頁八六五。

顧學頤校點，《隨園詩話》，下，頁八五一。

蔣敦復，〈隨園興廢之感慨〉，《隨園軼事》，《袁枚全集》，捌，頁三二。

鄭達威，《晚明印刷傳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〇二一），頁五七。

袁枚，〈隨園老人遺囑〉，《小倉山房文集》，卷十，《袁枚全集》，貳，頁二—三。

鄭幸，頁五六五—五六六。

袁枚，《隨園詩話》，補遺卷三，第十六條，頁六〇九。

姚鼐，〈袁隨園君墓志銘〉，《袁枚傳記資料》，《袁枚全集》，捌，附錄二，頁七。

鄭幸，頁二八四。

鄭幸，頁二七八—二七九。

袁枚，〈所好軒記〉，《小倉山房文集》，卷二九，《袁枚全集》，貳，頁五〇四。

同前。

蔣敦復撰，〈藏書不及畢中丞多〉，《隨園軼事》，《袁枚全集》，捌，附錄四，頁五一。

王汎森，〈《四庫全書》與清代官方意識型態〉，收於陳正國主編，《1723，世界史的11扇窗》（新北：聯經，二〇二三），頁八九—九〇。

鄭幸，頁三九五—三九六。

王汎森，頁九〇。

袁枚，〈散書記〉，《小倉山房文集》，卷二九，《袁枚全集》，貳，頁五〇四—五〇五。

袁枚，〈散書後記〉，《小倉山房文集》，卷二九，《袁枚全集》，貳，頁五〇五—五〇六。

王英志，〈袁枚「一造三改」隨園考述〉，《中國典籍與文化》，第三九期，《蘇州大學學報》，二〇〇一年第四期。

袁枚，〈隨園記〉，《小倉山房文集》，卷一二，《袁枚全集》，貳，頁二〇四。

袁枚，〈隨園後記〉，《小倉山房文集》，卷一二，《袁枚全集》，貳，頁二〇五。

袁枚，〈隨園後記〉，《小倉山房文集》，卷一二，《袁枚全集》，貳，頁二〇五—二〇六。

文震亨著，海軍、田君注釋，《長物志圖說》（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二〇〇四）。

袁枚，〈隨園後記〉，《小倉山房文集》，卷一二，《袁枚全集》，貳，頁二〇六。

袁枚，〈隨園三記〉，《小倉山房文集》，卷一二，《袁枚全集》，貳，頁二〇六。

袁枚，〈隨園四記〉，《小倉山房文集》，卷一二，《袁枚全集》，貳，頁二〇七。

袁枚，〈隨園五記〉，《小倉山房文集》，卷一二，《袁枚全集》，貳，頁二〇八

袁枚，〈隨園五記〉，《小倉山房文集》，卷一二，《袁枚全集》，貳，頁二〇八。

文震亨，《長物志》；屠隆，《考槃餘事》合刊本（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二〇一
一），頁二七—二八。

李孝悌，《昨日到城市：近世中國的逸樂與宗教》，頁一一〇。

李孝悌，頁九七。

鄭幸，頁八〇。

袁枚，〈內閣學士原任直隸總督臨川李公傳〉，《小倉山房文集》，卷二七，《袁枚全集》，
貳，頁四六三。

袁枚，同前，頁四六五。關於李紱這位清代最後一位陸王學派理學家的思想，以及他與政治的
關係，可參見黃進興著，郝素玲、楊慧娟譯，《李紱與清代陸王學派》（南京：江蘇教育出版
社，二〇一〇）。

鄭幸，頁二九七。

李孝悌，《昨日到城市：近世中國的逸樂與宗教》，頁一七〇、三〇七。

鄭幸，頁三三一。

趙翼，〈送蔣心餘編修南歸〉，《甌北集》，上，卷一〇，《趙翼全集》，五，頁一五三。

謝國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序，頁二。

同前，頁一一。

鄭幸，頁三八一。

鄭幸，頁四〇三。

鄭幸，頁四三三。

鄭幸，頁四一三—四一四。

鄭幸，頁三八八。

洪亮吉，〈呂廣文星垣文鈔序〉，《更生齋文甲集》，卷一，《洪亮吉集》第三冊（北京：中
華書局，二〇〇一），頁九七七。三人的生卒年，由我加上去。

《清史稿．列傳．卷四八一．列傳二六八．儒林二》。

同前。

鄭幸，頁二一六。

鄭幸，頁二五二、二五七。

袁枚，〈答兩江制府尹公〉，《小倉山房尺牘》，卷一，《袁枚全集》，伍，頁一。

袁枚，〈再答尹公〉、〈病中謝尹相國賜食物〉，《小倉山房尺牘》，卷一，《袁枚全集》，
伍，頁二。

鄭幸，頁二五六。

鄭幸，頁二八五。

鄭幸，頁二九二。

鄭幸，頁二九四。

鄭幸，頁三三三。

高翔，〈尹繼善論述〉，《清史研究》，一九九五年第一期，頁八。

高翔，頁五一六。

鄭幸，頁三三九。

孔飛力（Philip Kuhn）著，陳兼、劉昶譯，《叫魂：乾隆盛世的妖術大恐慌》（台北：時英，二〇〇〇），頁九〇—九五。

孔飛力，頁九六—九七。

孔飛力，頁二七六。

袁枚，《隨園詩話》，補遺卷七，《袁枚全集》，參，頁七一七。

袁枚，〈哭望山相公六十韻〉，《小倉山房詩集》，卷二二，《袁枚全集》，壹，頁四五三。

袁枚，〈文華殿大學士尹文端公神道碑〉，《小倉山房文集》，卷三，《袁枚全集》，貳，頁三五。

高翔，前引文，頁一。

高翔，頁一。

袁枚，〈文華殿大學士尹文端公神道碑〉，《小倉山房文集》，卷三，《袁枚全集》，貳，頁三五。

高翔，頁七。

蔣敦復，〈尹公姬侍不拘形跡〉，《隨園軼事》，《袁枚全集》，捌，附錄四，頁五七。

袁枚，〈文華殿大學士尹文端公神道碑〉，《小倉山房文集》，卷三，《袁枚全集》，貳，頁三五。

袁枚，前引文，頁三六。

趙翼，〈尹文端公肅清江南漕政〉，《簞曝雜記》，卷二，《趙翼全集》，參，頁二六—二七。

趙翼，〈壽尹望山相公七十〉，《甌北集》，卷一〇，《趙翼全集》，伍，頁一五七。

袁枚，〈答福敬齋公相〉（附來書），《小倉山房尺牘》，卷七，《袁枚全集》，伍，頁一五二—一五三。

福康安的父親傅恆在乾隆三十五年（一七七〇）過世後，袁枚曾寫了四首輓詞哀悼，見袁枚，〈傅文忠公輓詞〉，《小倉山房詩集》，卷二二，《袁枚全集》，壹，頁四四八—四四九。

福康安，〈寄贈隨園先生（有序）〉，《續同人集》，頁六一—六二。

鄭幸，頁六一五—六一六。

袁枚，〈答福敬齋公相〉，《小倉山房尺牘》，卷七，《袁枚全集》，伍，頁一五二。

孫士毅，〈寄隨園先生書〉，《續同人集》，頁二六五—二六六。

袁枚，〈答補山相公〉，《小倉山房尺牘》，卷七，《袁枚全集》，伍，頁一五一。

鄭幸，頁四四一。

錢大昕，〈上隨園先生〉，《續同人集》，文類卷四，頁三七〇—三七二。

錢大昕，〈上隨園先生〉，《續同人集》，文類卷四，頁三七三—三七五。

鄭幸，頁二五七。

鄭幸，頁三〇五。

鄭幸，頁四〇八。

鄭幸，頁三一五。

鄭幸，頁三一五。

袁枚，《隨園詩話》，卷八：三九，《袁枚全集》，參，頁二五三。

鄭幸，頁二二三。

鄭幸，頁二六六。

鄭幸，頁四一八。

鄭幸，頁四三二。

袁枚，〈尹似村公子詩集序〉，《小倉山房外集》，卷三，《袁枚全集》，貳，頁三三—三四。

袁枚，《隨園詩話》，卷九：四八，《袁枚全集》，參，頁二九五。

鄭幸，頁四六五。

鄭幸，頁四六九。

鄭幸，頁五三五。

蔣敦復，〈某學士〉，《隨園軼事》，《袁枚全集》，捌，頁五。

這兩部書，合收在《袁枚全集》，肆。

蔣敦復，〈喜聽趙秀才說鬼〉，《隨園軼事》，《袁枚全集》，捌，頁五一—五二。

可參考我在《瑣言贅語——明清以來的文化、城市與啟蒙》的第三、四章的相關描述（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二四）。

蔣敦復，〈原序〉，《隨園軼事》，《袁枚全集》，捌，頁一。

蔣敦復，〈二氏入夢〉，《隨園軼事》，《袁枚全集》，捌，頁一〇—一一。

蔣敦復，〈城隍示夢〉，《隨園軼事》，《袁枚全集》，捌，頁四二。

蔣敦復，〈園中鬼〉，《隨園軼事》，《袁枚全集》，捌，頁九七。

蔣敦復，〈園中狐〉，《隨園軼事》，《袁枚全集》，捌，頁九七。

蔣敦復，〈狐示鄉試題〉，《隨園軼事》，《袁枚全集》，捌，頁三七。

蔣敦復，〈狐示鄉試題〉，《隨園軼事》，《袁枚全集》，捌，頁三七—三八。

鄭幸，頁五九五。

袁枚，《小倉山房詩集》，卷三五，《袁枚全集》，壹，頁八五四。

蔣敦復，〈失玉履〉，《隨園軼事》，《袁枚全集》，捌，頁二七。

原文作顧啟元恐誤，應為顧起元。

蔣敦復，〈畫圖示兆〉，《隨園軼事》，《袁枚全集》，捌，頁三一。

蔣敦復，〈隨園興廢之感慨〉，《隨園軼事》，《袁枚全集》，捌，頁三二。

王英志，《袁枚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二），頁一五八—一五九。

蔣敦復，《隨園軼事》，頁一〇一—一〇二，王英志，《袁枚全集新編》，第二十冊。

蔣敦復，《隨園軼事》，原序，《袁枚全集》，捌，附錄四，頁一。

蔣敦復，〈吳七姑來歸〉，《隨園軼事》，《袁枚全集》，捌，頁一二。

鄭幸，前引書，頁四一五—四一六。詳見袁枚，〈與蘇州孔南溪太守〉，《小倉山房尺牘》，卷四，《袁枚全集》，伍，頁八〇。

蔣敦復，〈答沈觀察諫看花〉，《隨園軼事》，《袁枚全集》，捌，頁一三。

蔣敦復，〈說好色〉，《隨園軼事》，《袁枚全集》，捌，頁一五。

袁枚，〈答人求娶妾〉，《小倉山房尺牘》，卷五，《袁枚全集》，伍，頁一〇二。

王英志，前引書，頁一六〇—一六二。

蔣敦復，〈說尋花問柳〉，《隨園軼事》，《袁枚全集》，捌，附錄四，頁一六。

蔣敦復，〈窺常熟織機女受窘〉，《隨園軼事》，《袁枚全集》，捌，附錄四，頁二八。

蔣敦復，〈為揚妓金玉脫籍〉，《隨園軼事》，《袁枚全集》，捌，附錄四，頁八〇—八一。

《大清律例卷三十三·刑律·犯姦·官吏宿娼》。

趙翼著，曹光甫校點，〈梨園色藝〉，《簷曝雜記》，卷二，《趙翼全集》，參，頁三二。

蔣敦復，〈鄭板橋〉，《隨園軼事》，《袁枚全集》，捌，頁二一。

袁枚，〈李郎歌〉（郎名桂官，將往甘肅，作歌送之），《小倉山房詩集》，卷二一，《袁枚全集》，壹，頁四三〇—四三一。

轉引自鄭幸，頁三六八。

蔣敦復，〈溫吏部〉，《隨園軼事》，《袁枚全集》，捌，頁八。

蔣敦復，〈變童之自始〉，《隨園軼事》，《袁枚全集》，捌，頁五六。

鄭幸，頁七六。

袁枚，〈廣東雷瓊道按察使司副使金公墓志銘〉，《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二五，《袁枚全集》，貳，頁四三四。

蔣敦復，〈歌郎送別〉，《隨園軼事》，《袁枚全集》，捌，頁五六。

蔣敦復，〈許雲亭〉，《隨園軼事》，《袁枚全集》，捌，頁一九。

蔣敦復，〈手札召歌郎〉，《隨園軼事》，《袁枚全集》，捌，頁六。

蔣敦復，〈尹文端公侍者李郎〉，《隨園軼事》，《袁枚全集》，捌，頁一八—一九。

蔣敦復，〈張郎〉，《隨園軼事》，《袁枚全集》，捌，頁一七。

蔣敦復，〈華官〉，《隨園軼事》，《袁枚全集》，捌，頁七七。

蔣敦復，〈金鳳〉，《隨園軼事》，《袁枚全集》，捌，頁七七。

蔣敦復，〈桂官〉，《隨園軼事》，《袁枚全集》，捌，頁七七。

蔣敦復，〈曹玉田〉，《隨園軼事》，《袁枚全集》，捌，頁七八。

袁枚，〈與金匱令〉，《小倉山房尺牘》，卷四，《袁枚全集》，伍，頁七一。

同前，頁七一—七二。

同前，頁七二。

同前，頁七二。

袁枚，〈答人求娶妾〉，《小倉山房尺牘》，卷五，《袁枚全集》，伍，頁一〇二—一〇三。

蔣敦復，〈美色不在弓鞋〉，《隨園軼事》，《袁枚全集》，捌，頁八〇。

蔣敦復，〈色不可不好〉，《隨園軼事》，《袁枚全集》，捌，頁二〇。

袁枚，〈答相國勸獨宿〉，《小倉山房尺牘》，卷一，《袁枚全集》，伍，頁三。

同前。

鄭幸，頁六一九—六二一。

袁枚，〈答朱石君尚書〉（附來書），《小倉山房尺牘》，卷九，《袁枚全集》，伍，頁一八五。

同前，頁一八一—一八二。

同前，頁一八二。

同前，頁一八二—一八三。

同前，頁一八四。

見《清史稿·列傳·卷三二九》。

第三章

袁枚的山光水色與女弟子

袁枚雖然在三十幾歲就擁有一座自己的庭園，在裡面遍植花木，接待訪客。但正值英姿煥發之年，當然不可能鎮日固守在庭園中，寫作、宴客。除了經常回杭州故鄉探訪家人外，他最常去的地方就是蘇州和揚州。去揚州當然有著和鹽商交往的目的，但另一個原因，就是前面說的尋找姬妾，特別是造訪妓院。

四十七年天台之旅

但到了晚年，他突然開始愛上遠程旅行。先後去了天台山、黃山和嶺南。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六十七歲的袁枚約了他最心愛的弟子劉霞裳同遊浙江天台山，為此他還寫了幾首有些曖昧的詩送給劉：

「未免多情枉費才，狎游頗被里人猜。須知玉貌張雕武，終向《儒林傳》上來。」「老我頽唐色界天，熏香傅粉憶當年。自憐一往情深處，也是《楞嚴》十種仙。空山豈是少年場？偶置花前酒一觴。多謝嚴、陶兩公子，替他代饋束脩羊。」「負笈從師意頗殷，向、禽心願許平分。天台倘共劉郎去，定得桃花認得君。」⁰¹

天台山雖不算特別高，但是是禪宗發源地之一，多懸崖、峭壁、瀑布。一個六十七歲的老人老遠跑來，單獨去攀爬，確實有些奇怪。事實上，在以後的幾次遠途旅遊時，袁枚都約了劉霞裳同行，作為最好的屏障和伴侶。袁枚先在杭州西湖小住了幾天，但卻找不到渡錢塘江的船。還好有一個叫查耕經的讀書人，讀過袁枚的《袁太史稿》，所以主動讓舟給袁。《袁太史稿》是袁枚一本以《論語》、《孟子》的內容，寫的

四十幾篇八股文的範本，很多要考科舉的人都讀過此書，並因而受益。⁰²在蔣敦復的《隨園軼事》中，也記載了此事。而且因為讀過袁的著作，願意讓舟、讓榻的插曲，還不止一次：

以文字通聲氣，往往有契合於無形者。有縉雲虞氏兄弟，都讀袁太史文，誤以為國初人，及見先生，初不相識，旋知即是袁某，甚至追至客店中，相與解帳捲席，邀至其家，供張備具。

某年到溫州，未達者尚二十里，天將暮矣，趕程不及，宿客店，客已滿。有閩人孫秀才者，願讓榻於先生，而已則支板作臥處。先生以其素昧生平，且恐被後來居上之譏，不敢受。孫固讓之，曰：「聞公即袁先生，吾讀《袁太史稿》，獲益多多矣！請無辭，聊慰小子一生私淑之忱，則幸甚也！」竟以榻讓先生。

這個孫秀才，也同樣是讀了考八股文用的《袁太史稿》，而主動願意讓出客店的床位給袁枚。

又某年渡錢塘江，有舟艤江干，問之，則已有主矣。將欲另雇，竟無他舟，正在望洋興嘆時，而艤舟之主人至，彼此通姓名，則知主人為查耕經廣文，查知為袁某也，願讓舟；自言曾讀《袁太史稿》故也。先生不敢受，乃效李、郭同舟故事，一帆共渡，握手歡然，傾蓋班荆，如舊相識。⁰³

查耕經讓舟，正是這次游天台山旅途上的事。天台山的道路狹窄難行，袁枚在詩中都有所描寫：「一灘復一灘，層層灑急雨。四面寂無

人，萬條龍作語。狹路相逢處，牛多人跡稀。採樵肩一撞，落葉滿車飛。匝匝萬重山，斷絕無行處。未到不許來，已到不許去。怪石當頭壓，清泉與腳爭。輿夫如水鳥，終日踏波行」。⁰⁴

等到真正要往上走時，地勢的陡峭，讓袁枚只好依賴挑夫：「身坐兜籠上竹牌，輿夫十步九徘徊。山靈似怕詩人到，澗水橫衝萬馬來。一陂一磴一溪煙，水自攔人人自前。挽上陂陀三百丈，天台原本在青天。」⁰⁵不過雖然山勢險峻，但靠著輿夫的協助，袁枚從始建於隋朝的國清寺，再到高明寺，一路欣賞著山色。雖說是一路看著山色，但這些寺廟，都建在山邊地勢險要處，袁枚還是要坐在挑車上：「山徑鑿何處？半在山腰裡。輿夫作蛇行，狹處僅容趾。明知臨深潭，一墜寧復起？拼將命換山，遇險那肯止！行過小石梁，捨車換屐齒。俄而升雲中，俄而落釜底。……更有嶽崎峰，欲比無可擬。一笑語山靈：奇絕太無理。」⁰⁶也許因為山勢實在太陡峭，過了小石梁後，袁枚等人放下挑車，自己走起來。

雖然袁枚不信佛教，我們也很少看到他與和尚交遊，但到了高明寺，他還是由寂明上人陪同遊覽了圓通洞，而且還一起觀看唐朝時的貝葉經和硃砂鉢：「高明寺裡夕陽明，僧引圓通洞口行。八面窗虛嵐翠湧。一龕燈照佛香清，經翻貝葉西方字，耳試硃砂古鉢聲。愧我前生非智者，也勞七十二峰迎。」⁰⁷

最後終於抵達主峰華頂峰，袁枚忍不住詩興大發，寫了一首長詩以為慶賀：「天台山勢如爭天，比高欲與天齊肩，到此知自高不去，擲下一朵青花蓮。我來華頂峰，披衣抱雲坐。才覺清風兩袖生，已增白日三分大。」「眾山八面齊安排，如坐如臥如奔走，為獅為象為嬰孩。《雜卦傳》中所罕譬，《嫗嬛記》內所難該。一一眼前羅列而崔巍。星辰恍

從頭上墜，海水飛從腳底來。」⁰⁸畢竟是詩人，才歷經各種艱險，稍一休息，寫進詩裡，又是一番輕鬆景象。

袁枚雖然已經六十七歲，但似乎精力無窮，一旦登上山頂，就不肯輕易的下山，非把想玩、想看的景色都看完為止。明清的士大夫都喜歡旅遊，根據學者的研究，士大夫的旅遊重視舒適性與娛樂性。名勝地區的僧人不但充當士大夫的導遊，而且他們對旅遊風景區的經營，也為士大夫的旅遊大開方便之門。⁰⁹不過從袁枚上述的記載中，我們似乎看不出到天台山旅遊是一件非常舒適與有娛樂性的事。袁枚雖然不信佛教，但碰到僧人還是會鞠躬作揖。在〈每至一寺群僧出迎必撞鐘鼓，請余禮佛，余口號二十字，書扇曉之〉題目比內容更長的詩中，他說出這二十字是：「逢僧我必揖，見佛我不拜，拜佛佛無知，揖僧僧現在。」¹⁰

袁枚雖不信佛，但還是認識一些僧人，尤其像天台山這樣的禪宗名山，他還是會選擇性的過訪。但從他為此行寫的許多詩中，我們看不出他或劉霞裳會像其他長程旅遊的士大夫一樣，攜帶地圖或其他相關的手冊。¹¹也許在行前，他已經讀過相關的前人記載，不然似乎不會對天台山的旅遊路線若有所悉的樣子。一直到他下山後，我們才知道袁枚在出發前，本來是打算帶著《天台志》同行，但卻忘了。幸好還記得詩人張雨村的詩：「我游天台山，忘攜《天台志》。賴得先生詩，一一如指示。詩筆既工絕，名山無遁形。感此導師意，攬勝有餘情。」¹²

除了寂明上人外，他還認識僧人海澄，知道他在天台山，但入山後遍訪不得，卻在華燈相遇，袁枚就請海澄陪他一同游山：「西湖曾共醉斜曛，一別人天信不聞。每到檀林思問佛，忽來華頂竟逢君！溪山路熟煩先導，香火緣深怕失群。」¹³在路途中，又碰到一位履中上人，說自己是金陵人，對袁枚作江寧縣令時的事非常熟悉，眾僧膜手環聽，讓袁

枚有些尷尬。〈履中上人年七十餘，自言金陵人，談予作令事甚悉，眾僧膜手環聽〉：「居官四十年前事，豈料荒山老納談？倘有些些談不得，教儂此際若為堪！」¹⁴袁枚本來是帶著弟子等人，到名山野外旅遊，居然碰到一位年紀比他還大的法師，還記得他四十年前在金陵的作為。真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在好不容易登上華頂峰後，他又到華頂峰西北的石梁看瀑布：「天風肅肅衣裳飄，人聲漸小灘聲驕。知是天台古石橋，一龍獨跨山之凹。高聳脊背橫伸腰，其下嵌空走怒濤。濤水來從華頂遙，分為左右瀑兩條。到此收束群流交，五疊六疊勢益高，一落千丈聲怒號。」¹⁵

看完了石梁瀑布，老先生像是作考察一樣，繼續往前走去北方的小銅壺瀑布。長詩題簡要的告訴讀者他的路線〈北逾小嶺路徑絕矣，踏澗石而行至洞壺滴漏處〉，¹⁶接下來，袁枚打算繼續走桃源路探險，劉霞裳卻面有難色。勇敢無畏的袁枚，就獨自前行：「桃源無路行，行者孰敢先？我獨勇從之，垂老性命賤。初階方寸崖，再凌千仞澗。踏石石欲動，跨水水復濺。五步一峰轉，十步一峰變。重重天塹形，幅幅屏風面。神光果離合，青紅遞隱現。神女示人難，不肯輕相見。喜到會仙石，洞門開一線。其奈山靈慳，飛雨急如箭！衣濕身難禁，峰壓目屢眩。既無胡麻餐，空有冷雲咽。只好沿溪歸，殘桃拾一片。」¹⁷年老的袁枚像頑童一樣，好容易出門一趟，對什麼都感興趣，連一個平常的石頭也不肯放棄。

也許因為袁枚名氣太大，他來到天台西北邊的萬年寺題壁時，五百位法師樹下相迎：「一庵行到一鐘鳴，五百袈裟樹下迎。八簋例供香積飯，三更風送木魚聲。僧牆字滿詩人少，雲霧茶儂水味清。老我江淹無彩筆，不能蕭寺盡題名。」¹⁸

一直到袁枚離開天台城十餘里，還有幾位朋友和兩位僧人，到溪邊送行：「名山業已心難別，況復諸公送不休；七十年華千里路，勸儂還要再來游。琴高仙尉真君許，子弟通家記姓齊。更有苦吟僧兩個，袈裟拖雨立橋西。桃花流水響潺潺，送我登山又出山。一樣千秋劉、阮恨，此身依舊落人間。驪歌何苦唱千回？從古浮萍聚即開。只有青蓮天姥夢，吟魂夜夜會飛來。」¹⁹

離開天台山後，袁枚一行人取道臨海、台州等地，進入樂清的雁蕩山。將入樂清境內時，副戎白公率文武官員遠迎於郊外，袖中出詩扇，是袁枚在丁丑年（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四十二歲時所題。這位作到二品大員的白璉將袁枚等人強留署中，遣將校送游雁山。只為了當年袁枚在扇子上的題詩：「千里車游雁蕩春，一城冠蓋遠迎賓。但驚勝地逢賢主，豈料將車是故人！二品尊官章服換，三秋離緒鬢霜新。多情強我南衙住，自掃陳蕃榻上塵。」原來是二十四年前在扇子上的題詩，詩中有兩位已經不在人世，這位官員卻已經升到二品。²⁰

爬雁山，要經過四十九盤嶺，才能到達。袁枚休息了三次，勉強到達山上：「四十九盤嶺，盤盤欲上天。不教雙足苦，難到萬峰顛。踏處全無土，喧聲但有泉。三休才得過，衣帽盡雲煙。」²¹在一路旅遊的過程中，有一夜住在虹橋倪姓家，這家的西席張孝廉請見，但態度非常倨傲，並自誇他的先人元彪公最知名，曾經和袁子才等先生交好。等到袁枚出示自己的真正身份，這位孝廉立刻愕然下拜：「相見爭誇大父行，公然當面喚韓康。姓名借與人間用，惹得狂夫老更狂。」²²袁枚人還健在，他的知名度似乎已經無遠弗屆。連自己的父親與袁枚相識，也可以拿來炫耀一番。

在雁山一游，袁枚對每個景點，都題詩一首，以為留念。多半的景

點都走馬看花看一遍，譬如：〈嶺中有名「馬鞍」者尤險絕，唐以前尚未鑿開〉、〈到淨名寺望觀音髻半為雲掩，久之始露全峰〉²³。到了晚上，袁枚一行人就借住在寺中，然後和劉霞裳一同步行到鐵城障，認一線天：「游山惜寸陰，得暇即尋討。步入鐵障城，城高天漸小。打頭灑珠璣，濕我縑單衣。似雨恰非雨，濛濛山溜飛。諸洞空中懸，道是猿猴宅。頗有高人風，呼之不肯出。踏濕兩芒鞋，流連那肯回！一線天未過，一線月又來。」²⁴

淨名寺西北的石頭中，裂縫處有石頭像龍腹正在補裂縫，鼻子滴水一塞一通，土人用盆子承水，號「龍鼻水」。²⁵寫一首詩，就表示已經到此一遊。但到了靈峰洞，已經腰輿不能行，袁枚卻不知為何堅持拄著拐杖一步一步的走上去：「遠望靈峰洞，斜狹不甚寬。及其拾級上，儼若登天然。一龕高朗同明堂，排筵可容百客觴。演圖不勞公玉帶，著翅已到浮金房。……相傳劉允升，入洞成仙去。二女從之行，飛升在此處。陳跡荒唐且莫尋，眼前我亦無歸心。將行已起復又坐，那知門外斜陽沉。未來覺我衰，已來覺我少。細數山坡三百七十有七層，公然兩腳猶能到！」²⁶袁枚本來覺得自己已經衰老，但爬了三百七十有七層的山坡後，顯然感到自己還不老。

下得山來，已經到了永嘉，坐船過去就是溫州了。行程已經快到尾聲，大概已經忍耐多時的劉霞裳向袁枚提出一個要求。原來袁枚雖然好男風，身邊男子不斷，像桂官、華官等，不一而足，但他最溺愛的則是金鳳。他只要出門，一定帶著金鳳同行，這次到天台，也不例外，金鳳隨侍在側。到了卻金館，劉霞裳明顯的表示出對金鳳的意願，在袁枚的許可下，兩人終於可以如願以償：「蝴蝶愛花香，花愛蝴蝶小。底事不吹開，春風也道好？元珪大師言，萬事莫為己。成就野鴛鴦，諸天色歡

喜。」²⁷

這次旅遊接近尾聲，準備過蘭溪時，忽然有人勸袁枚不必急著回去，因為從蘭溪到武夷山，十天就可以到。還好袁枚沒有因為這次旅遊的興奮沖昏了頭，決定依照原計畫打道回府：「蘭溪東去崇安郡，只隔仙霞一嶺雲。可惜炎風欺白髮，不容親叩武夷君。」²⁸總計袁枚這次的天台、雁山之旅，從正月廿七出門，回到家是五月廿七，整整四個月。一般人大概是沒有這種閒情雅緻，毫無牽掛的離家四個月：「為訪名山別故山，還山諸事喜平安。到門細數養成竹，入戶喜逢初放蘭。過眼雲巒魂尚繞，扶身筇杖露初乾。挑燈急寫新詩稿，多少風人要索看。」²⁹

袁枚顯然知道自己的詩文廣受歡迎。這次出遊四個月的消息，大概很快就已經在許多地方傳播開來。對沿途的重要景點，遇見的舊雨新知、官員僧侶，他也一一記載。顯然在此之外，他還有許多記在心頭而未寫出來的詩句，急著要寫出來。從晚明，特別是萬曆（一五七三—一六二〇）開始，有關旅遊的文集大量出現，旅遊詩更是不勝枚舉。單行本的遊記與旅遊詩也大量出現。³⁰以袁枚的名氣和詩作受歡迎的程度，寫了大量的詩作，重要的景點一個也不錯過，顯然可以被後來的旅遊者用為參考。

也許袁枚對這次的天台之游，印象太深刻，所以又在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七十七歲時，和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七十九歲時，二度、三度和友人同游天台。以這樣的年紀，再度游山，確實令人佩服。二度從游時的詩作寫道：「一息尚存我，千山不讓人。重攜靈壽杖，直渡大江春。柳絮飛如雪，桃花吹滿身。親朋齊筦爾，此老越精神。」³¹登到華頂時，還特地寫了一首詩給劉霞裳：「賈勇登華頂，無言度石梁。桃花含薄怒，向我索劉郎。問得張思曼，何如劉阿稱？衰年

貪有伴，古佛也傳燈。」³²一晃十年，這次只能無言的走過小石梁。

四十八年黃山之旅

乾隆四十七年的天台之旅，揭開了袁枚群山之旅的序幕。第二年，他又約了劉霞裳一起遊黃山。這封約遊的詩寫的很奇怪，夾在一首調戲他新婚不久的一個註角中。詩題是〈霞裳就婚汪氏已五朝矣，芳訊杳然。賦詩調之兼呈新婦〉：

去年遠走天台路，此日真攀玉洞花。從古劉郎為婿樂，胡麻飯吃女兒家。八載青衿入泮池，婚期太覺阮修遲。隨園烏鵲爭填路，助汝銀河喚渡時。

入市羊車久擅名，今宵燈下見卿卿。佳人不語低頭喜，消受檀奴過一生。杏花紅嫩柳條粗，點綴妝臺入畫圖。底事清明尚飛雪？想同仙子鬥肌膚。五日悻悻住洞房，定知努力作鴛鴦。藁砧滋味親嘗後，示我《房中曲》一章。

綉被原該覆鄂君，書來何必借殷勤？只嫌山裡名香少，還倩荀郎身上熏。（霞裳來借錦被）……莫惱袁絲太無賴，奪人夫婿出山游。（約彌月後同游黃山）³³

袁枚在四月六日，由劉霞裳陪同離開隨園，乘船由長江水路入安徽，經過采石磯時，停舟登樓，到李白來過的太白樓瞻仰一番：「霞裳美少年，絕似崔宗之。攜登謫仙樓，懷古有餘思，春樹尚披錦，江聲學詠詩。重重碑題滿，繼響知為誰？……急沽斗酒至，臨風兩手持。仰呼

太白星：下來飲一卮！」³⁴

到了黃山所在的新安後，他先游雄村的曹侍郎園。接下來和當地認識的一些人一起喝酒詠詩後，就和秀才黃世埏及劉志鵬一起先登道教勝地齊雲山。接下來，從江村冒雨到黃山湯口，在黃山有名的湯泉沐浴。在〈遊黃山記〉一文中，袁枚先作了一個簡單的暖身：「癸卯四月二日，余游白岳畢，遂浴黃山之溫泉。泉甘且冽，在懸厓之下。夕宿慈光寺。次早，僧告曰：『從此山徑仄險，雖兜籠不能容。公步行良苦，幸有土人慣負客者，號「海馬」，可用也。』引五六壯佼者來，俱手數丈布。余自笑羸老乃復作襁褓兒耶！初猶自強，至憊甚，乃縛跨其背。於是且步且負各半。行至雲巢，路絕矣。躡木梯而上，萬峰刺天，慈光寺已落釜底。是夕至文殊院宿焉。」³⁵

由於還沒有爬到真正艱難的地方，袁枚還有餘力描寫了一下松樹的形狀：「天雨寒甚，端午猶披重裘擁火。雲走入奪舍，頃刻混沌，兩人坐，辨聲而已。散後，步至立雪臺，有古松根生于東，身仆于西，頭向于南，穿入石中，裂出石外。石似活，似中空，故能伏匿其中，而與之相化。又似畏天不敢上長，大十圍，高無二尺也。他松類似者多，不可勝記。晚，雲氣更清，諸峰如兒孫俯伏。黃山有前、後海之名。左右視，兩海並見。」³⁶

但詩作的題目，則簡要的說出一路的重點：〈宿慈光寺觀前明萬曆宮中賜普門和尚袈裟、金鉢〉、〈從慈光寺步行，穿石洞上木梯到文殊院〉、〈一路望天都、蓮花二峰半為雲掩，到院少頃始露全峰〉、〈端陽阻雨文殊院，雲來遮門一無所見，午後小晴步至立雪臺，望前、後海諸山〉。³⁷

爬黃山的後半段，其實非常苦難，但在遊記中，則只是平實的敘

述：

次日，從臺左折而下，過百步雲梯，路又絕矣。忽見一石如大鯊魚，張其口。不得已走入魚口中，穿腹出背，別是一天。登丹臺，上光明頂，與蓮花、天都二峰為三鼎足，高相峙。天風撼人，不可立。幸松針鋪地二尺厚，甚軟，可坐。晚至獅林寺宿焉。趁日未落，登始信峰。峰有三，遠望兩峰夾峙，逼視之尚有一峰隱身落後。峰高且險，下臨無底之溪。余立其巔，垂趾二分在外。僧懼挽之。余笑謂「墜亦無妨」。³⁸

在始信峰頂說「墜亦無妨」的袁枚，則體會到進退兩難，行不得也的困境：

次日登大小清涼臺。臺下峰如筆、如矢、如筍，如竹林，如刀戟。……食頃，有白練繞樹。僧喜告曰：「此雲鋪海也。」初濛濛然，熔銀散綿，良久渾成一片。青山群露角尖，……俄而離散，則萬峰簇簇，仍還原形。余坐松頂，苦日炙，忽有片雲起為蔭遮，方知雲有高下，迥非一族。薄暮往西海門觀落日。草高于人，路又絕矣。喚數十夫芟夷之而後行。東峰屏列，西峰插地怒起，中間鵲突數十峰，類天台瓊臺。紅日將墜，一峰以首承之，似吞似捧。余不能冠，被風掀落；不能襪，被水沃透，不敢杖，動陷軟沙；不敢仰，慮石崩壓。左顧右睨，前探後矚，恨不能化千億身，逐峰皆到。

前一天「墜亦無妨」的袁枚，很快就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余不能冠，被風掀落；不能襪，被水沃透；不敢杖，動陷軟沙；不敢仰，慮石

崩壓。左顧右睨，前探後矚，恨不得化千億身，逐峰皆到。」。還好「海馬」及時趕來救援：

當「海馬」負時，捷若猱猿，衝突急走，千萬山亦學人奔，狀如潮涌。俯視深坑、怪峰，在腳底相待。倘一失足，不堪置想。然事已至此，惴慄無益。若禁緩之，自覺無勇。不得已，托孤寄命，憑渠所往，覺此身便已羽化，《淮南子》有「膽為雲」之說，信然。³⁹

在游黃山的詩作中，袁枚特別描寫了從百步雲梯，經過一線天到鰲魚洞最艱險的這一段：

雨過灘勢急，水與人爭路。危磴高且滑，飛鳥行難度。鞋苦犖確穿，杖恐軟沙誤。鄧艾難裹氈，董父但懸布。劍戟下自天，頭仰驚石怒。……豈徒三次休？兼貪四面顧！安得億萬身，一峰一翔步！

平生見慣天，忽然一線小。且喜雙厓夾，雖跌不得倒。石覆黑如夜，罅露白成曉。乳竇閉沉沉，靈泉滴悄悄。扶人松可惑，迷人雲可惱。才為井底蛙，俄作升天鳥。有意示人難，造化鬥妍巧。銳進固有拒，退縮亦難保。不能乞山靈，放平憐我老。只好息喘吐，忍死往前討。

鰲魚張口吞，入者貌都慘。我獨勇登先，所恃惟一敢。穿腹乃踏背，入坎復出坎。遠望練丹臺，松針似鋪毯；近看蓮蕊峰，幽露含菡萏。因之語游人：自視慎毋飲。果有猛進功，萬境無不攬。何必肉飛仙，虎目睨眈眈。只須趙子龍，渾身都是膽。⁴⁰

一旦走過最艱難的一段，他就可以比較輕鬆的坐在光明頂上，指指點點

的看著腳下群山，最後則享受著老僧送來的茶水：

風吹帽落帶繞頸，履踏蒼苔濕至脛。看山看到眾山無，自知身到光明頂。此頂寬平容萬馬，前後兩海界井井。眾嶺森羅腳底來，憑我恣餐如列鼎。或指九華浮遠翠，或說雙丸騰倒景。或誇陵陽青百重，或詫宛陵煙萬頃。我從絕險得坦途，小坐片時心耿耿。譬如聽過鈞天樂，雖有他樂不敢請；又如強弩射潮回，魯縞再穿力不猛。方學渴猊思飲海，忽見老僧來送茗。和雲帶露一吸乾，滿腹金莖仙露冷。⁴¹

本來在登上黃山三大主峰之一的光明頂後，袁枚還想登另一個主峰蓮花峰，但因為風太大而中止：「非關足力差，實畏終風暴。莫怪青蓮花，顧我只管笑」。但至少他還可以請人登頂取香砂：「想因香界諸天過，咳唾隨風落作砂。我把鎖雲囊裏去，散來人世作天花。」⁴²至於天都峰，看看自己的七尺之軀，最後決定放棄：「天都高絕與天鄰，欲上頻看七尺身。底事望雲頻縮足，雲中不見下來人？」⁴³在西海門看完落日後，從朱陵塢繞到山後下山：

青山長住人不住，看過青山人欲去。但從腹背盡經過，看山才領全山趣。朱陵塢下路陂陀，過此陂陀平不頗。明知未到峰無數，但舉知名到已多。賓朋相逐色欣欣，世上人迎世外人。我亦回頭隔兩塵，衣裳尚帶煙霞痕。雲谷飛泉走石隙，銀河倒落三千尺。似怕歸途太寂寥，特遣九條龍送客。關心甘苦互乘除，痛定思痛樂有餘。自從足繭千山後，才信乘車是大夫。⁴⁴

由於黃山太過艱險，袁枚在計算一下此行的苦樂後，相信自己還是來對了。但走到腳底都是足繭的時候，他總算知道肩輿的好處。在〈游黃山記〉中特別描寫過的「海馬」，是袁枚終於能登到黃山頂的重要因素。在袁枚最後平安下山後，他特別寫了一首詩讚美這些人：

黃山有氓真健者，雲海橫行力如馬。慣負游人絕頂游，人亦渾忘馬是假。自言少小學飛猱，千岩萬壑行周遭。勇可習也膽可養，足所踐處無卑高。老我游山不自量，目極危厓心想上。仗汝行纏縛上肩，衝沙犯嶺雲爭讓。初登始信兩三峰，繼極蓮花千萬丈。暗中偷眼往下注，純是死生呼吸處。不信飛廉果解飛，且學孟捨能無懼。

這些被稱為海馬的輿夫，靠山吃山，從小訓練出無比的膽量和勇氣，像猴子一樣飛來飛去。袁枚坐在海馬上，偷偷往下望去，都是讓人畏懼的死生呼吸處：

疑人不用用無疑，托孤寄命憑他去。果然負重力能勝，個個身如著翅行。有時故意作疾走，萬山隨我同奔騰。地雖無土總能踏，天如有階亦可升。上比商丘開，出入水火無驚猜；下比崑崙奴，飛行絕迹何殊乎！

八月游山事已了，策勛那更如渠好。不著黃襪肯負人，並非赤兔能先鳥。只我思量轉自憐：七十老翁猶襁褓。⁴⁵

袁枚等人四月二日入黃山，在山上共待了七日，可以說是一次把黃山的景緻看個夠，以後不會重遊。不像去天台山一樣，一直到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七十七歲、五十九年（一七九四）七十九歲時，還邀

了二位友人二游、三游。

四月初九日，從天柱峰後轉下，過白沙砦，至雲谷寺。家人以肩輿相迎。計步行五十餘里，入山凡七日。⁴⁶

所謂「家人以肩輿相迎」，大概是事先安排好的行程。因為雲谷寺依然在黃山一帶的半山上，讓袁枚坐一段肩輿下山。以他的個性，一定不會就從此地直接回家。果然，在下了黃山後的路上，經過另一座佛教名山九華山，他又去了三天：「九華如屏風，好處都在外。勢有龍門高，徑無鹿角隘。直登天臺巔，氣象始覺大。霞標多遠矚，岩景少近愛。相傳新羅王，此處持法戒，鳥共魚泳游，虎隨僧禮拜。千年委蛻形，舍利今猶在。萬釘包塔縫，銅綉發光怪。從從走十方，到此坐頂戴。僧因香火富，佛被禪門壞。我亦三日留，了此游山債。」⁴⁷

袁枚此時爬山的欲望已被挑起，就像今日的百岳族一樣，開始計算自己爬過多少山，九華山對他的意義，從詩的最後一句來解讀，是又爬了一座山，少了一處債務。

和去年遊天台，正月廿七出門，五月廿七還山，出門四個月相比，這次去黃山，四月六日出門，六月五日從山裡回來，差了兩個月：「家居久自嫌，遠歸身忽貴。妻孥迎到門，顏色若有異。亟亟問平安，欣欣白家事。」袁枚這次出門兩個月就回來，讓他們懷疑袁是否身體欠佳。一旦沒事，「黃犬亦有情，搖尾從外至。稚子各牽衣，爭先兄妒弟。重登讀書堂，再到看花地。卷軸拭灰塵，尊壘加布置。分明所厭餐，到口覺有味。恍惚衾裯間，舊寵疑新嬖。某友書尚緘，某物藏還記。回頭豈出夢？一笑如隔世。敢云謫仙人，依然復舊位！自是出山雲，來去總隨意。」⁴⁸

精力充沛的袁枚，住在寬敞的隨園裡，雖然經過幾次整修、改建，

但如果鎮日閉門寫詩，不但不像袁枚好客、四方交遊的個性，家人或袁枚大概都會覺得無聊，甚至面目可憎。但如果常常進進出出，幾個月不在，對每個人的日子，都會製造一些新鮮感。

袁枚即使好色，但到此時，年近七十，他的色欲應該慢慢轉移到別的管道。他開始迷上登山，親近自然，顯然是最好的選擇。但他的堂弟卻連寫了兩封信，勸他不要再去遊山，袁枚賦詩答之：「七十扶筇涉險忙，阿連屢次戒行裝。那知此老有天幸，六月在途如許涼！樂府休歌《行路難》，江山原待達人看。歸來更有心開事，竹比去年多幾竿。荊樹殘花剩兩枝，弟兄白髮倚相思。為言黃海人歸矣，宦海人歸在幾時？」⁴⁹他說江山原來就是等人去看的，游山回來更開心。問題是他已經從游山中到家，堂弟還在宦海中浮沉，什麼時候才會歸來呢？

四十九年嶺南之旅

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春天，才為自己的兒子阿遲要上學感到慶幸：「傳家事業從今始，識字聰明上口知。」突然接到袁樹的邀請後，又準備作珠江萬里行了：「三年游屐未曾停，又作珠江萬里行。老驥不知筋力減，閒雲只覺往來輕。天涯禽、向寧無伴（謂霞裳），海外韓、蘇合有名。寄語羅浮丹竈客，早教仙蝶下山迎。」「姜被吾家久寂寥，阿連幾度手書招。弟兄尚有來生約，煙水寧辭去路遙！兒女開單求粵產，親朋作餞趁花朝。天桃莫帶消魂色，待我歸來葉未凋。」⁵⁰「從古繁華說嶺南，及時領略我猶堪。尋梅或有三更夢，飲水何妨一勺貪！未卜花船誰綺麗，可知仙荔正紅酣？武夷峰色匡廬瀑，歸路還思次第探。曳雪牽雲意洒然，金陵回首隔蒼煙。春風替我為前導，白髮笑人學

少年。所到總能增閱歷，無求何處不神仙！兒時記得曾王父，八十歸來粵海天。（曾祖象春公八十一歲作粵游）」⁵¹

原來袁枚的曾祖八十一歲時，還到嶺南游覽。此時才六十九歲的袁枚，繼承了曾祖的血脈，還大有發揮的餘地。

花朝後三日（二月初五），⁵²六十九歲的袁枚和他最依賴的學生、伴侶劉霞裳出游嶺南。他們乘船溯長江而上，在蕪湖受到風阻，船停駛六日，和許多相識的朋友趁此敘談。第六天，終於遇到順風：「六日帆不張，一朝風忽利。真如暴貴兒，得權大逞勢。」⁵³船經過鄱陽湖後，就到了江西廬山。因為星子縣令丁君曾告訴他：「廬山之勝，黃厓為最」。所以他們先在開先寺看了瀑布後，隨即前往黃厓。「厓仄而高，篋輿升，奇峰重累如旗鼓戈甲，從天上擲下，勢將壓己，不敢仰視；貪其奇，不肯不仰視。屏氣登巔，有舍利臺正對香爐峰。又見瀑布，如良友再逢，雖百見不厭也。旋下行至三峽橋，兩山夾溪，水從東來，巨石阻之，小石尼之，怒號噴薄。橋下有宋祥符年碣，諦視良久。至栖賢寺宿焉。」⁵⁴

清明節的天氣變化，讓第二天的登山幾乎發生意外：「次日聞雷，已而晴，乃往五老峰，路漸陡。行五里許，回望彭蠡湖（按：即今日鄱陽湖），帆竿排立，已所坐舟，隱隱可見。正徘徊間，大雨暴至，雲氣坳涌，人對面不相識。輿夫認雲作地。踏空欲墮者屢矣。引路里保，避雨遠竄，大聲呼，杳無應者。天漸昏黑，雨愈猛，不審今夜投宿何所。輿夫觸石而顛；余亦仆，幸無所傷。行李愈沾濕愈重，擔夫呼晷，家僮互相怨尤，有泣者。余素豪，至是不能無悸。躑躅良久，猶臨絕壑。忽樹外遠遠持火者來，如陷黑海見神燈，急前奔赴，則萬松庵老僧曳杖迎，喟曰：『相待已久，惜公等誤行十餘里矣。』燒薪燎衣，見屋上插

柳，方知是日清明也。」清明的天氣，也許在山中更多不可預測。

既然不能繼續往上爬，袁枚就打算下山。沒想到，第二天居然下起雪來：「冰條封山，觸履作碎玉聲。望五老峰不得上，轉身東下。行十餘里，見三大峰壁立溪上，其下水潺潺然。余下車投以石，久之寂然，想深極。……旁積石礎碎瓦礫無萬數，疑即古大林寺之舊基。輿夫曰：『不然，此石門澗耳。』余笑謂霞裳曰：『考據之學，不可與輿夫爭長。姑存其說何害？』乃至天池，觀鐵瓦，就黃龍寺宿焉。僧告余曰：『從萬松庵到此，已陡下二千丈矣。』問：『遇雨最險處何名？』曰：『犁頭尖也。』」

袁枚在這篇游記的結論說：「余五年游山皆樂，惟此行也苦，特志之。」⁵⁵

袁枚果然是一個熱愛游山玩水的大詩人。雖然在上面的游記中，說這次的經歷，是五年游山中最苦的一次，但一寫成詩，就是另一種自我解嘲：「為尋五老峰，走入三里霧。地號犁頭尖，險絕不容步。……僮僕齊嘈嘈，今夜宿何處？……賴聞叫呼聲，隱隱出深樹。似海得指南，有寺雲中露。急將危苦狀，從頭向僧訴。自笑三年游，此是一劫度。」⁵⁶

袁枚說他不信佛，但「逢僧我必揖」，也還認識一些僧人。不過在這首詩中，他簡直像是跟僧人在告解一樣。經過這個劫難，一切美好的山水又再度走進他的詩中。在接下來的〈清明〉一詩中，他大概是在安慰自己的福報：「卅年丘壑慰平生，垂老誰知福更清。萬朵芙蓉千尺瀑，匡廬山頂過清明。」⁵⁷

袁枚歷劫歸來後，經過南昌，特地去探望已經中風的蔣士銓，蔣乞以墓志銘，袁枚泣而頷首。⁵⁸船泊滕王閣，時間已經過近半個世紀：

「弱冠曾為王子安，滕王閣下倚闌干。清風一席吹西粵，丹桂三秋折廣

寒。海內文章傳誦易，人生春夢再尋難。誰知五十年前客，依舊長江檻外看。」⁵⁹上次來時，袁枚才十八歲，如今知己已去。袁枚也只能「長歌一慟號」。⁶⁰

看過蔣士銓後，船經過滕王閣，在新興洲被風吹翻：「移舟非行舟，忽然舟覆水。幸而中副車，所傷尚無幾。追憶出門時，匝月治行李。凡是客中需，苟有苟完矣。一旦付波臣，空空我而已。糗糒及盤匱，物物從頭始。所費既不貲，所具寧能美！自歎七十翁，遠行原非理。心非利名牽，興從山水起。」袁枚很看得開的說，七十老翁，原來就沒有像他這樣的遠行，即使滅頂，也沒有話說。所以，小小的挫折，轉念一想，生出大歡喜。⁶¹

船過了吉安、南安，遊丫山，旋過梅嶺，進入廣東境內。梅嶺又名大庾嶺，是廣東與江西的咽喉：「南戒一嶺橫，拔地三百丈。想見趙尉佗，借此作屏障。樓船十萬師，到此氣凋喪。一朝雖掃除，王道未坦蕩。……過此路漸夷，天容如一放。尚有八九峰，孤蹲野田上。」⁶²

這時，袁樹已經遣人相迎。過了韶州府，袁枚換了小船游仁化的丹霞。到了丹霞峽江寺，袁樹已經以詩相迎：「峽江寺裡落花天，花下吹來詩一箋。剛是山僧說山事，禺陽兄弟兩神仙。白門江上片帆開，笑別妻孥首不回。伯也年衰狂更甚，一塌吹過萬山來。」⁶³

袁枚還特別為峽江寺飛泉亭寫了游記：

余年來觀瀑屢矣。至峽江寺而意難決捨，則飛泉一亭為之也。凡人之情，其目悅，其體不適，勢不能久留。天台之瀑，離寺百步。雁宕瀑旁無寺。他若匡廬，若羅浮，若青田之石門，瀑未嘗不奇，而游者皆暴日中。踞危厓，不得從容以觀；如傾蓋交，雖歡易別。惟粵東峽山高不過

里許，而磴級紆曲，古松張覆，驕陽不炙。

游記寫到這個地方，我們其實還是不確定袁枚真正想說的是什麼？

過石橋，有三奇樹鼎足立，忽至半空，凝結為一。凡樹皆根合而枝分，此獨根分而枝合，奇已。登山大半，飛瀑雷震，從空而下，瀑旁有室，即飛泉亭也。縱橫丈餘，八窗明淨，閉窗瀑聞，開窗瀑至。人可坐臥，可箕踞，而偃仰，可放筆研，可瀹茗置飲，以人之逸，待水之勞。取九天銀河，置几席間作玩。當時建此亭者，其仙乎！

到這裡，我們才知道袁枚是被幾次觀瀑，特別是在廬山黃厓的慘痛記憶嚇壞了，以致不相信有這樣的飛泉亭：

僧澄波善弈，余命霞裳與之對枰。于是水聲、棋聲、松聲、鳥聲，參錯並奏。頃之，又有曳杖聲從雲中來者，則老僧懷遠抱詩隻尺許來索余序。于是吟詠之聲，又復大作。天籟人籟，合同而化。不圖觀瀑之娛，一至于斯！亭之功大矣！⁶⁴

遠在廣東的一座老寺僧懷遠居然抱著一大堆袁枚的詩集，要求寫序。袁枚感想如何，應該不難想像。

四月到達肇慶後，袁樹將袁枚迎至官署中，一家人歡聚一堂。袁枚在五、六月都閒住在肇慶，由於當地苦熱，袁枚常常和署中人到端州的寶月臺避暑。七月，袁枚到廣州，廣東巡撫孫士毅招飲，席間告訴袁枚程晉芳的死訊，⁶⁵袁枚聞訊泣下，寫了一首詩，聊表寸心：

暫辭東觀走西秦，幕府風高遽喪身。到耳忽驚腸欲斷，癡心還想信非真。三吳屈指推名士，四海同聲哭善人。料得中丞騷雅主，不教遺稿付沉淪。

送抱推襟四十霜，美髯如畫怕思量。龐公入座妻孥喜，祖約深談晝夜忘。淮上我留常把盞，山中君有舊眠床。而今都是前生夢。月墮西岩事渺茫。

結轡名場卅載餘，中年作賦迓鑾輿。稱心竟領三清職，悅目還修《四庫》書。避債臺高難戀闕，招賢館好易呼車。傷心二月初三札，猶自殷勤訊阿如。（女阿如，寄君膝下）

羊求結伴意欣然，屬我金陵買樹椽。白首同歸空有約，黃壚重醉竟無緣！孤兒尚寄幽燕地，（君六十二得子，才五歲。）旅櫬誰扶雨雪天？且喜交期泉路在，不多時別是衰年。⁶⁶

這首讓人潸然淚下的告別詩，不禁看出袁枚內心無法彌補的傷痛。

七月袁枚前往廣州附近佛山市的一座死火山西樵山游山，但看到一半，染疾：「未盡西樵勝，仍回半路槎。遠游原倚健，小病便思家。落葉長年怯，秋風短鬢嗟。思量瞞阿弟，猶恐瘦荊花。」⁶⁷八月初，病癒，⁶⁸則往游惠州附近的道教名山羅浮山，得詩五首：「羅浮四百峰，所踏都可數。只有飛雲嶺，吾衰勇難賈。此處號洞天，佳名震千古。其實幽夔處，拔十僅得五。大半行夷庚，黑石臥黃土。不信蓬萊峰，如此割左股。倘取名山圖，品題甲乙譜。吾將不帝秦，詎肯中分魯！且吟詩數章，庶免嘲啞虎。」⁶⁹頗有到此一游的敷衍意味。

袁樹知道袁枚重九後七日要到桂林，兄弟分別賦詩相贈：

四月珠江賦友于，三秋蘭槳盍歸乎？埧簾遠奏音才合，鴻雁分飛影又孤。水上風搖青雀舫，燈前人指白頭顱。遙知此後重逢處。只有君歸我到無。

以吾一日長諸昆，臨別殷勤有所陳。認路莫隨風色轉，看花須耐雪中春。嫁衣日為他人作，金穴誰知住者貧。倘念丁單門戶薄，夕陽紅處好抽身。

柳枝不折折荊枝，萬里江山兩鬢絲。薄暮雲應歸洞急，多情人每上船遲。

生還已遂班超願，閱歷重添杜甫詩。千萬丁寧君莫送，送兄難是別兄時。⁷⁰

在引人熱淚的告別詩句後，袁枚也婉轉的表達袁樹應該早日離官返鄉的勸言。

附香亭詩

幾年別夢繞江蘼，盼得歡逢佛誕期。（兄以四月八日至粵）雅葉才賡連理句，離觴又賦送行詩。人歸忽共青山遠，手握難分白髮時。欲向尊前訴衷曲，秋煙如緒雨如絲。

風扶藤杖雪盈頭，放達能輕萬里游。足底居然騰海岳，眼中應亦小羅浮。若非膽壯無斯會，可奈襟分及暮秋。從此晚香清嘯遠，（兄寓晚香堂）月華愁對畫簾鉤。

桂林此去訪前緣，（兄弱冠游西粵，五十年亦。今由桂林放舟南下）城郭依然景物遷。蟲化定知同小劫，鶴歸何必待千年！挂帆不畏征途遠，投轄深知地主賢。（謂汪芝圃太守）是我昔時生長處，夢魂相逐繞蠻煙。

逢迎隨處可停驂，歸去何愁道路難！也應山深防雨雪，莫因身健失溫寒。行過湘水秋將盡，計到家園臘又殘。稚子候門妻妾聚，笑聲遙聽闔家歡。⁷¹

袁枚出發到桂林時，袁樹又送別到江口：「阿弟送我怕我悲，誓言明歲辭官歸。我道明年即相見，此別愁容休上面。可奈臨歧淚又流，總緣『老』字在心頭。江邊望見舟車影，各學雙鳧立不休。」⁷²此後的行程以及一路的景況，則由詩題看得很清楚：〈龍文設餞黃江廠，諸公送者自厓返矣，龍文獨後〉⁷³、〈從端江到桂林一路山水奇絕，有突過天台、雁宕者；賦六言九章恐未足形容，終抱歉于山靈也〉⁷⁴、〈舟中又病誓不服藥〉⁷⁵、〈在陽朔寄香亭〉，原來是在夢裡又回到了晚香亭，雖然船已經到了陽朔：「半月與弟別，昨夜與弟見。見弟在何方？泊舟陽朔縣。漸漸急灘平，欣欣夢魂香。分明晚香亭，弟婦作華餞。」⁷⁶

在袁枚告別肇慶和袁樹後，霞裳終於又進入詩中，並且難得成為主角：

一枝玉樹當筇扶，臨水登山興不孤。不是子春高弟子，琴聲能入海天無？

挂榜厓名惱秀才，丫叉雙髻是誰裁？綠章我欲天公奏，乞汝三峰架筆

來。

灘急聲喧鳥不聞，猢猻滿樹嘯成群。與君賭向船頭數，一個峰頭幾朵雲。

傳世文章豈易描？會須筆下起波濤。水堪招隱都緣曲，山到成名畢竟高。⁷⁷

附霞裳詩

壓船山影十分險，洗月江光萬派清。夜半聯吟同剪燭，人間應少此師生。

飯後圍棋例幾回，私心不敢把窗開。昨宵底事輸先著？為有奇峰數朵來。

船行船止任風吹，九節吟筇是我持。望見前村煙樹好，先生又是上山時。

一雙孔雀一猢猻，相伴船頭共作群。啼嘯似知山水樂，居然清福與人分。

玉樹臨風的劉霞裳像是袁枚的拐杖一樣，陪著他遊山玩水，走遍天涯。這幾首詩，則寫得有些曖昧。似乎消失已久的劉霞裳也坐在往桂林的船上，而且兩人昨夜「夜半聯吟同剪燭，人間應少此師生」，不知發生了何事。

事實上，袁枚在粵東時，劉霞裳也一起同行，袁枚後來在一首補作的詩中，記載了劉霞裳與袁枚友人的年輕門房發生的一段激情：「在粵東時，袁郎師晉年十七，明慧善歌，為吳明府司閹。乍見霞裳，推襟送抱，苦不得一霑接。再三謀得私約某日兩情可申，忽主人奉大府檄，火

速鑿行，郎不得留，與霞裳別江上，涕如綆縻。余思兩雄相悅，數典殊希，為補一詩，作桑間濮上之變風云。珠江吹斷少男風，珠淚離離墮水紅。緣淺變能生頃刻，情深誰復識雌雄？鄂君翠被床才疊，荀令香爐座忽空。我有青詞訴真宰，散花折柳太匆匆！」⁷⁸

我們再回到袁枚的桂林之旅，在前面提到的詩中，他描寫了一路船行的驚險而刺激的場景：

前望不知去蹤，後望不知來路。山川如此遮攔，不見一船留住。
山下怒濤全涌，水中怪石橫排。櫓向狼牙曳出，舟從虎口吞來。
鎮日煙村斷絕，一時難問迷津。賴有鷺鷥幾點，溪邊目送行人。
長繩牽上青天，一步船高一丈。分明水底山多。篙打亂山頭響。
我愛昭平、陽朔，峰峰長箭鉤連。疑似宋康、武乙，張弓同射青天。
底事船窗忽黑？壓來天外孤峰。可是女媧擲下，有心驚駭詩翁？

兩個人在毫無人煙，完全不知去向，溪水高高低低，水中怪石橫陳，船窗突然變黑的情況下前行，換做一般人，可能早已嚇破膽量。但在袁枚這位經驗十足，各種場面都經歷過的旅人眼中，可能越刺激越好。特別是快到盡頭時的淺淺溪流，真是這次驚險之旅的最大安慰：

「可愛溪流清淺，數來石片分明。且作滄浪童子，終朝濯足濯纓」⁷⁹

十月初，袁枚終於再次回到桂林，心情雖然非常激動，但他盡量把它看作是一場五十年後難得的大夢：「我年二十一，曾作桂林游。今年六十九，重看桂林秋。桂林城中誰我識，雖無人民有水石。水石無情我有情，一丘一壑皆前生。不學習鑿齒，重到襄陽悲不止；不學武夷君，逢人開口呼曾孫。只學藍采和，《踏踏》流年自作歌；更學薊子訓，千

年銅狄手摩挲。黃粱一夢誰能再？我竟來尋夢還在。」⁸⁰

在這個一度以為是被父親放逐的地方，他遇到了生平第一位貴人廣西巡撫金鉞，並在金鉞的衙署中住了三個月。這次到桂林，先是和幾位朋友及府城衙門裡的官員一起游覽了栖霞山七星洞等景點，才知道五十年前夏天，因為受阻於大水，而未盡游一些真正的奇景。⁸¹所以他們接著又去了獨秀峰，⁸²再到游風洞登高，看了望仙鶴和明月峰⁸³等山峰景色。

桂林的山，有一個特色，就是每一座都突然而峭立：「一笑白雲端，邊山亦太蠻。攢空如欲刺，此處作天難。」⁸⁴每座山都像陡峭的尖刺，要刺上天一樣。

接下來，袁枚終於來到五十年前住過的巡撫衙署：「彭宣當日謁安昌，一見傾心在此堂。親向燈前修薦表，幾回座上嘆文章。人天渺渺恩難報，函丈依依事未忘。今夕西州儂再過，幾行衰淚落荒莊。遺民難訪地行仙，幕府蓮花盡化煙。只有庭前丹桂樹，見公誇許見公憐。」⁸⁵當年就是在八桂堂上，金鉞幾次在座位上讀袁枚的文章，並且親自幫他寫推薦書。

臨行之際，袁枚對桂林的山水，寫下他獨特的觀察，並由山水的特色，進而論及桂林人的特性，讀之不覺莞爾：「凡山離城輒遠，惟桂林諸山，離城獨近。余寓太守署中，晡食後，即于于焉而游。先登獨秀峰，歷三百六級，詣其巔，一城煙火如繪。北下至風洞，望七星岩如七穹龜，團伏地上。」「大抵桂林之山，多穴，多竅，多聳拔，多劍船蟲螭。前無來龍，後無去蹤，突然而起，戛然而止。西南無朋，東北喪偶，較他處山尤奇。余從東粵來過陽朔，所見山業已應接不暇。單者，複者，豐者，殺者，揖讓者，角鬥者，綿延者，斬絕者，雖七鷁九首，

穠疏一角，不足喻其多且怪也。得毋西粵所產人物，亦皆孤峭自喜，獨成一家者乎？」「記歲丙辰，余在金中丞署中，偶一出游，其時年少不省山水之樂。」「今隔五十年而重來，一丘一壑，動生感慨，矢引諸山之可喜可愕哉？慮其忘，故詠以詩；慮未詳，故又足以記。」⁸⁶

在桂林待了近一個月後，五位各方好友文宴盡歡。臨行之際，特別買舟相送，依依不捨。⁸⁷在從桂林經興安往湖南行舟途中，袁枚不時回憶起這幾年的萬里行記，原以為就此為止，但沒想到這位老先生玩出了高昂的興致。離家已經近一年，他想的卻是和僧人約好的下次的武夷山之行。

袁枚雖然對桂林的山水，用了許多首詩句來形容，又補之以游記。在詩人絞盡腦汁的再現後，我們對桂林奇特的山水，有了重新進入，重新觀察的視角。不過他進一步將桂林孤峭的山水和桂林人孤峭的個性之間的關係所作的陳述，是否正確，實在非熟悉當地人個性的旅行者所能判斷，我們只能說是他作為詩人敏感的個人觀察和感觸吧！

經興安往湖南行舟途中，袁枚回憶了多年游山玩水的經歷：寫了舟中遣懷四首：

習靜三十年，忽然愛山游。一年得游趣，三年游不休。戚里笑我容，搖手止白頭。妻妾憐我老，亦復相遮留。我意大不然，人生本浮漚。倘為利名出，未免心煩憂。專為山水行，何處非虛舟！老健縱難恃，觀空便無愁。況且腰腳輕，或者前生修。

海內五名山，古來兩高士。禽、向缺一焉，其行亦孤焉。我攜霞裳生，翩翩風貌美，詩筆肖三分，圍棋低半子，三年伴奔波，一舟共憂喜。扶我助登山，牽我怕墜水。今年學更優，跌宕到文史。味可辨淄

澠，聲能別宮徵。藉此吾更豪，行行忘暮齒。倘策遠游勛，應請從隗始。

昔人年七十，懸車不赴朝。我意到明年，亦復止游遨。可奈武夷山，與僧曾有約；杭州明聖湖，尚想住行腳。因之自展現，還思買舫行。又恐隨園花，嫌我太無情。周旋二者間。當秋以為期。花既受溫存，山亦供娛嬉。心願雖如斯，仰首有天在。茫茫大化中，未必我主宰。生祭陶淵明，壽藏司空圖。笑問雲中君：安排得及無。⁸⁸

袁枚作為一位有全國聲名的大詩人和藝術家，充滿了創造力。這種個性的意涵，即是喜新厭舊。他需要不斷新的刺激，來滿足他的創作欲和靈感，讓他能寫出與眾不同的詩篇。他在離家快一年的時間中，似乎從來不曾提過那些接觸過就失去新鮮感的姬妾和鶯鶯燕燕。唯一不會變的是他和堂弟袁樹的兄弟之情，以及他對平生貴人尹繼善的畢生的感激。

以袁枚風流成性的個性來看，恐怕他過沒有多久，就把既得的姬妾都放在隨園中，另找新歡。但在晚年，有十年之久，和他不斷讚美的美男子劉霞裳，卻似乎維持了一段看似曖昧的師生情感。這很可能是他的人際關係中少見的例外，難怪後來會引起某些人的議論。

坐船往湖南的途中，他又莫名其妙的寫了一首〈再贈霞裳〉：「孟喜傳經枕膝時，田何雙鬢已如絲。夕陽花影更深月，既得相逢又怕遲。老我頽唐夢不成，多君勤學有心情。湘江篷小燈如雪，漏盡猶聞放筆聲。」⁸⁹兩人明明同在一條小船上，再寫了這首詩，似乎顯示了袁枚畏得畏失的心情。船經過岳陽樓、黃鶴樓，終於在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的正月十一回到闊別了近一年的隨園：「自覺山人膽足誇，行年七

十走天涯。公然一萬三千里，聽水聽風笑到家。迎門兒女慶團圓，鄰里爭當遠客看。不是桃源真福地，如何雞犬盡平安？」「賓客連宵坐滿庭，問山問海問花名。急抄詩與諸公讀，省得衰翁說不清。重理殘書喜不支，一言擬告世人知。莫嫌海角天涯遠，但肯搖鞭有到時。」⁹⁰

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八月，七十一歲的袁枚，又在弟子劉霞裳的陪同下，出游武夷山。⁹¹ 依照出門時的描述，他半生都夢想著到武夷山，不知道是否只是詩人的誇大之辭：「半生夢想武夷游，此日裁呼江上舟。山抱文心傳九曲，水搖花影正三秋。神仙半面何時露，錦幔諸君識我不？擬唱《賓雲》最高調，支筇直上碧峰頭。」⁹² 游武夷山和其他名山，最大的差別在後者需要大量的陸行，而武夷山則可以坐在船上，靜觀兩旁的景色：「凡人陸行則勞，水行則逸。然山游者，往往多陸而少水，惟武夷兩山夾溪，一小舟橫曳而上，溪河湍激，助作聲響。客或坐，或臥，或偃仰，惟意所適，而奇景盡獲。洵遊山者之最也。」「余宿武夷宮，下曼亭峰登舟，語引路者曰：『此山有九曲名，倘過一曲，汝必告。』於是一曲而至玉女峰，三峰並肩，翠如也。二曲而至鐵城障，長屏遮迤，翰音難登。……七曲而至天游，山愈高，徑愈仄。竹樹愈密。一樓憑空起，眾山在下。」⁹³ 由於天游峰的特出地形，袁枚特別寫了一首詩來描述：

千峰壓地地無縫，三峰插天天欲動。金鐘大鏞碧空墮，醜犀怪象八蠻貢。相角相犄洛蜀黨，半伏半走鄒、魯鬩。重重奇景散若麻，天游一亭聚其眾。武夷山脈多紆緩，到此鋪張勢忽縱。我坐兜籠門外來，松柏排青夾成弄。三步一休頭仰看，兩足騰雲身忘重。……酒酣茶罷榻上眠，魂抱萬山同入夢。吁嗟乎！人生不遠游，如雞伏甕中。果能窮宇宙，自

可豁心胸。我今一笑告諸公：此來不負遠行二千里，此山不負婆娑七十翁。⁹⁴

和天台、黃山相比，武夷山看起來是最輕鬆的，但到了天游，還是要坐著兜籠往上爬。走了兩千里來到武夷山的袁枚，總算心滿意足，盡興而歸。

袁枚從武夷山回途中先是經過杭州，受到朱珪的招待。十二月，經過蘇州，在友人的帶領下，遊覽了畢沅的靈岩山館。然後經過揚州，受到趙翼的熱烈招待。⁹⁵趙翼還特別寫了兩首詩作紀念。在第一首長詩中，一開始就表示出他的狂喜：「薄暮君忽至，令我喜欲顛。與君兩年來，書問月幾箋。終不如見面，快吐所欲言。何期有今夕，把酒明燈前，當年驚蛺蝶，逸態猶翩翩。髭鬚雖已白，狂過惡少年。醉後起談鋒，巖電目炯然。妻孥亦驚咤，私矚門隙邊，不知是才子，但疑老神仙。」兩年不見，這兩位大詩人，藉著每個月的幾封函箋，維持著緊密的關係。但親自見面，畢竟不同，酒酣耳熱之際，袁枚的狂放和談鋒，竟然驚動了趙翼的家人，還以為他是神仙下凡。

袁枚從六十七歲開始，跳出在蘇州、揚州的放蕩生涯，開始了他的名山之旅，當然引人側目。在一一點到袁枚這幾年爬過的名山後，在詩的第三段，趙翼開始描寫兩人的情誼：「我最愛君詩，君亦愛我句。他人豈不賞，不著痛癢處。惟此兩老翁，交融水投乳。情為成連移，曲經周郎顧。」「所以君與我，彌覺意氣投。尹邢不避面，翻欲同羅幃。君才馭飈輪，我力破浪舟。一代詩人內，要自兩蛟虬。」⁹⁶

既然是袁枚和劉霞裳一同來拜訪，而且趙翼清楚的知道，袁枚這幾年的游山，是有一個最得力的助手劉霞裳相伴，所以特別寫了一首題目

甚長的詩，專門送給劉霞裳：「緒柳風流見後身，雅吟沉復擅清新。世間真有無雙品，才子原來是美人。白頭人共泛清波，忽覺沿堤屬目多。此老不知看衛玠，自誇看殺一東坡。腸斷簪裾晚始陪，桃花不及見初開。相逢莫怪劉郎老，曾向天台洞裏回。（前歲偕子才遊天台，今年已二十九。）最羨師生共一航，曉窗聯句夜傳觴。禪門亦有旁參法，我欲勾他叛呂防。」⁹⁷

趙翼雖然不好男色，但對袁枚的特殊癖好，極為了解。除了頻繁的詩信往來外，他當然知道一個白髮的七旬老翁，和一個貌美又有詩才的年輕男子，每年同舟遊遍名山的身影，越來越顯得矚目，而為眾人所知。劉霞裳雖然這個時候已經二十九歲，但在袁枚、趙翼眼中，他顯然是一個絕世的美男子。袁枚用了各種形容詞來讚美他的外表；趙翼則簡單直接的說出：「才子原來是美人」，是可以和魏晉南北朝的潘安、宋玉等四大美男子相提並論的當代美男。「腸斷簪裾晚始陪」和袁枚的許多詩句一樣，讓我們對二人是否發生過肉體行為，無法作出明確的判斷。但「最羨師生共一航，曉窗聯句夜傳觴」，是一個連劉霞裳自己都產生這是什麼樣的師生關係的感歎和疑問。

和思想保守的朱珪同樣在各地做過地方大員，最後幾十年則致力作一個史家的趙翼，對袁枚和劉霞裳的關係，有著完全不同的態度：一方面羨慕滿頭白髮的袁枚可以和劉霞裳一同遊山玩水，一方面特別為他也寫了一首讚歌：「世間真有無雙品，才子原來是美人。」趙翼一方面是一位優秀的史學家，一方面又有詩才，和袁枚、蔣士銓並稱「三大家」。還好這位史學大師有著寬厚、包容的個性，讓他的史學作品，沒有任何理學的偏見和氣息。

袁枚與劉霞裳

袁枚和劉霞裳，應該是在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〇）相識，劉後來入隨園門下。乾隆五十五年，劉霞裳赴九江工作。⁹⁸七十五歲的袁枚賦詩相送，也就是在這首詩中，清楚的提到十年前的相逢。因為聘用劉霞裳的九江觀察福公剛好過訪，看見袁枚珍藏的《天女散花圖》而乞之，袁枚「雖贈猶憐」，賦詩送別。因為劉剛好要去九江作觀察的書記，所以袁枚為這次送別，一共寫了三首詩：「卅年紙上喚真真，忽遇知音變嫁春。天女臨行應一笑，此翁翻作散花人。君是前身蔡少霞，贈君仙女最宜家。只愁霧鬢風鬟態，羞見長安富貴花。（觀察內寵六人）九江此日朔風嚴，賴有長途樂事兼。一個門生一天女，被公奪去太傷廉。」⁹⁹

十年前是相逢日，（十月十八日）今唱驪歌亦此時。似是安排天早定，不須惆悵為分離。

翩翩書記駕香驄，多少諸侯拜下風！只有衰年張禹苦，彭宣一去後堂空。

負笈同游萬里來，名山處處費詩才，而今失卻劉郎伴，再到天台花不開。

新共揚州看月明，誰知轉眼賦《西征》？殘棋再著知何日，怕聽秋藤落子聲。

少年直可賈生看，我愧吳公作奏難。不薦朝廷薦觀察，為君幾度廢書嘆。

每到論詩兩莞然，風人妙悟本通禪。支公當日精神減，總為身邊喪法虔。

夜半傳衣事已非，臨歧臥手尚依依。生憎天上多情雪，偏向程門立處飛。

函丈原非日日親，在家恰也手常分。如何一說天涯別，轉覺時時想著君。

此去潯陽江上舟，蘆花楓葉正當秋。琵琶彈罷佳人去，知否香山淚尚流？¹⁰⁰

袁枚說兩人初識和送別，剛好是十年。看起來像是上天安排，不須過於惆悵。但整首詩不管用不用典，處處顯現出袁枚的悲哀。失去霞裳的陪伴，再到天台，花也不會再開。我們本來懷疑為何袁枚一準備遊山，劉霞裳就出現在年譜和詩文中，但這首詩中似乎顯示劉是常常住在隨園中。這個讓多少諸侯拜下風的翩翩書記一旦要長期離開，袁枚已經開始想念他，並為此流淚。

還好袁枚已經作了安排，讓兩人私下還是可以同舟共行：「自笑多情范大夫，西施網得獻東吳。臨行兩下私房訂，還要同舟泛五湖。」¹⁰¹事實上，在前往九江之前，劉霞裳曾在落第後，有北行之志，讓袁枚很不高興：「聞君將欲赴長安，惹我連宵意不歡。萬里雲程求取好，十年師弟別離難。花無桃李春才老。坐有瓊枝雪不寒。趁此斜陽紅未了，牙琴多作幾回彈。」¹⁰²霞裳這時應該有三十幾歲，自然不能為了取悅袁枚而一直住在隨園。前面的詩句說「不薦朝廷薦觀察，為君幾度廢書嘆。」這次為了工作去九江，袁枚勢必不能再勸阻；而且這次的工作也許就是他推薦的。

離開沒有多久，第二年他又寫了兩首詩給劉，第一首浪漫而曖昧：「記得離筵燭影孤，兩人依枕聽啼烏。無端忽下傷心淚，洒向君衣乾也

無？」¹⁰³第二首是關於清明掃墓的：「假葬倉山有玉人，郎行誰把紙錢焚？清明儂掃先人墓，為汝分羹奠細君。」¹⁰⁴我們從劉霞裳的致謝回函中，大概可以判斷兩人心中講的是他年輕的亡妻。而埋葬的所在，很可能就是在隨園：「贈我埋香地數弓，杜鵑花發兩年紅，天涯怕過清明節，正憶孤墳細雨中。若個權為墓大夫，一杯清酒奠黃壚。九泉婦享先生饌，如此師恩古所無。尚記催妝公有詩，而今荒冢草離離。黃梁一夢難回首，江館殘燈鬢欲絲。」¹⁰⁵

袁枚先後娶過十名姬妾，其中四位早逝，另一位不安於室，被送回蘇州。¹⁰⁶所以家裡共有一妻五妾，但對人、事充滿探索和新奇感的袁枚來說，這些女人顯然都不能長期滿足他的新鮮感，所以要不斷去蘇州和揚州等地買妓。相形之下，袁枚對劉霞裳的感情，經過十年，一直到他離開時都沒有改變，甚至可能因為兩次山遊和一次嶺南的遠遊，而更加深厚。袁枚在這段時間內，了解到他對劉霞裳的依賴。他多次讚美劉的美貌、氣質，當然是肺腑之言，再加上兩人在個性上的契合，讓他們成為最佳的伴侶。在袁枚晚年，劉霞裳已經成為他唯一的愛人。袁枚幾首寫給他的情詩都浪漫而曖昧，但不管兩人是否有過肉體的關係，似乎都不曾影響兩人的戀情。

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正月初一，袁枚和劉霞裳坐的船，入安徽境，兩人又有聯句。從四十九年二月初出遊嶺南，到第二年正月十一日返回隨園，出門近一年。¹⁰⁷回隨園沒有多久，袁枚就同意劉霞裳刻印《粵遊草》。韓廷秀在〈題劉霞裳兩粵遊草〉一文中，給予高度的讚譽：「隨園弟子半天下，提筆人人講性情。讀到君詩忽驚絕，每逢佳處見先生。經年其領江山趣，一點真傳法乳清。努力更成三百首，小倉集定不單行。」（末注：隨園先生許刻君詩，有必滿三百首約。）¹⁰⁸

在袁枚為《粵遊草》寫的序中，他除了再一次讚美劉的才情、姿容和不畏「禮法之士，飛言如雨」，陪著袁枚走遍群山峻嶺的膽識外，也對他的詩作大加讚揚：「夫雲霞雕色，有逾畫工之巧；蘭蕙吐氣，能奪迷迭之芬。天所相者，人不能爭；中所無者，外不能鑠。」「今年春，從二萬里而還，有三百篇之製。清章雲委，藻思芊綿。振叩弦之逸曲，鏘頤鐘之雅調。余勸其板而行之。霞裳蹙然，堅謝不敏。余曉之曰：

『昔崔瞻舉世重其風流，致才華見沒，良可惜也。子以輕剽單慧之姿，加旭歷銳銀之學。余豈不知似川方至，如日在東，方將奏遙響于鈞天，何必蜚英聲于早歲哉！』」袁枚這位當代的大詩人，對自己的學生用即將躍為一顆新星的言辭加以鼓勵，除了以自己的聲名為之背書外，也不無私情在內。更進一步，他在這篇序的結尾，給了劉霞裳另外的壓力，就是等他將來完成《秋夕》諸篇後，「元相存為少作」。¹⁰⁹

女弟子

根據學者的研究，在明末清初出現了一種以文學創作和鑒賞批評為宗旨的「才女文化」和一批「婦女社團」。高彥頤把這些婦女詩社分為三類：家居式、社交式和公眾式。第三種「公眾式」社團，是因為它的出版物及其成員的文學聲望所帶來的公眾認知度，有個別的女詩社有正式的名字，如蕉園七子、吳中七子等。¹¹⁰袁枚所組織的人數龐大的女弟子團隊，也可以歸為這一類。事實上，清初的毛奇齡、尤侗、惠棟都招收過女弟子，但都是以個別的女子為弟子。乾隆後期，與袁枚同時的任兆麟也招收了十位女弟子，稱為「吳中十子」。袁枚則是旗幟鮮明，用一種高調，唯恐天下不知的方式，大量的招收女弟子。¹¹¹

這些女弟子的生成，和江南一帶富庶的經濟以及女子教育的發達有關，讓女子習詩、習文的風氣日趨普及，從晚明就相沿乘習。袁枚女弟子的形成，更和袁枚的積極鼓勵、支持密不可分。¹¹²根據王英志的研究，經過兩次湖樓會，袁枚女弟子的人數，已經有四十多人。¹¹³

再加上袁枚幾本著作中的記載，和他臨終前收入門下的，已經超過五十人。¹¹⁴由此可見，在十八世紀，才女文化或女子學習詩文的風氣，特別是在江南，已經是別具特色的文化發展。

但在這些組織或個人中，只有袁枚受到章學誠的惡劣攻擊，而名文天下及後世。袁枚受批評的主要原因，是他曾於乾隆五十五年庚戌（一七九〇）及五十七年壬子（一七九二），於杭州西湖組織女弟子詩會，並於五十七年在蘇州閶門繡谷園組織女弟子詩會，皆主動招納女弟子，在當時引起極大的注目。一方面，對於女子作詩的風氣，具有宣傳的功效。¹¹⁵一方面，也為章學誠的攻擊留下把柄。

雖然湖樓會一召開，就引起了「婦女拋頭露面」之類的批評，但我們停下來想一想，除了湖樓這種公開的場合外，還有任何地方適合袁枚帶著幾十位知書達禮的女性一起坐下來，討論彼此的詩文嗎？隨園雖然有足夠的空間，但卻是最不可能去的地方；去任何一位家中寬敞的女弟子家，也是不可能的選項。分析到最後，湖樓會顯然是最佳的場合，既讓仰慕袁枚的女弟子能夠和老師見面，也便於師生的討論。

研究明清女作家的開拓性學者之一魏愛蓮（Ellen Widmer）在她的論文集，曾經專門研究過袁枚的女弟子江珠，在一八一一年出版的《小維摩詩稿》中的五篇序作。江珠是揚州人，但長期住在蘇州，她的另一部詩集——一七八九年的《青藜閣集》，使她成為乾隆晚期著名的女詩人團體「吳中十子」中的一員。根據這兩部詩集的刊刻日期，江珠

至少在二十二年中都是活躍的作家。她是袁枚的弟子，但是她的健康狀況使她有時無法參與袁枚的詩文聚會。她以博學聞名，論者稱讚她的寫作與男性類似。

前面提到的五篇序言中，有三篇是男性所寫。第一篇是由她知名的兄長，阮元的追隨著江藩所寫。他強調了江珠的德行、才能、理家能力和學識。和多數生活艱辛的女作家不同，江藩特別提到她美滿的婚姻。¹¹⁶我引用這些敘述，第一是想強調有文學才能的女性，在十八世紀的江南，其實為數不少。她們有好幾位，包括另一位寫序的女性歸懋儀——歸有光的後人——，都是袁枚的女弟子。第二，顯然有不少同時代的男性，包括寫序的三位男性，都支持女性從事寫作。

除了江珠外，在這些女弟子中，最有企圖心和知名度的，莫過於駱綺蘭了。除了被選入《隨園女弟子詩選》的四十餘首詩外¹¹⁷，她在嘉慶初期（一七九六—一八二〇）編輯的兩本選集中選編了中國江南地區一百餘位知名女性和男性文人的詩作、散文及信件。在女作家選集《聽秋軒閨中同人集》和男作家選集《聽秋軒贈言》中，分別收錄了文人雅士對駱綺蘭文學成就的讚揚之詞，以及對她四十歲生日的祝語。駱則藉著這本女作家的選集來推廣那些知名度還不甚高的女性作家。在出版這本作品的過程中，她意識到，和男性作家相比，女作家缺乏追求「名望」的途徑。¹¹⁸

駱綺蘭除了是一位多產的作家，也是一位成功的編輯。她在一七五五年出生在距南京東南五十公里的句容縣。她的家族在當地非常有名，她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唐朝時的駱賓王。她的先生英年早逝，但丈夫的家族也曾贊助過她早期出版的作品。而編輯一本像《聽秋軒贈言》那樣內容都是達官顯貴和社會精英的做法，無疑是一種藉此提高自己聲望，擴

大自己影響力的做法。這本書一開始，收集的是滿洲貴族，高官昭槿（一七八〇—一八三三）在十五歲時寫的詩作。除了滿人，他也收集了在一七八〇年中進士的法式善（一七五三—一八一三）的作品，法式善是蒙古族，交遊廣泛，他的朋友圈中有許多不同民族背景的人，都以支持女性文學創作而著稱。¹¹⁹

她的老師袁枚，也以排名第四的身份，出現在這本選集中。駱綺蘭非常尊敬袁枚，是袁枚把她帶進文學圈中，使她結識了很多官員。袁枚對駱綺蘭的詩畫創作有很大的影響，也是他把駱帶進他龐大的社交網絡。袁枚認為駱綺蘭是她的明星弟子之一，作為回報，駱把他排在這本詩集的第四位。¹²⁰

除了袁枚外，駱綺蘭也和趙翼建立了頗深厚的交情。趙翼在嘉慶元年，幫她的《聽秋軒贈言》寫序，對她的成就高度讚揚：「倘著冠巾試萬言，也應第一領詞垣。如何不學黃崇嘏，去作人間女狀元。」¹²¹駱綺蘭早寡，但她特別注重對女兒的教育，趙翼也為她的課女圖題詩：「佩香女史絕世才，忍使清芬無接踵？手撫麼絃傷寡鵠，巾箱況少遺孤續。一個嬌娃解語花，綺牕親課秋宵讀。」¹²²

此後，趙翼偶爾在家裡聚會，也會請駱綺蘭和其他幾位朋友參加。¹²³趙翼到鎮江，也會受到駱綺蘭的盛情款待。¹²⁴有時也會透過來訪的詩僧巨超傳遞詩作。¹²⁵或是由駱綺蘭導覽，遊訪鎮江一帶的名勝。¹²⁶詩歌在此完全打破了男女之防。

從上面幾位現代學者的研究，我們知道上述幾位袁枚女弟子的詩歌和表現，其實受到相當多男性的肯定和支持，特別是他們的家族和朋友。《隨園詩話補遺》中，也有夫妻一同拜在袁枚門下的記載：「余過吳江梨里，愛其風俗醇美；家無司閭，以路無乞丐也；夜戶不閉，以鄰

無盜賊也。……家製小舟，蕩搖自便，有古桃源風。詩人徐山民邀余住其家三日，率其妻吳珊珊女士，雙拜為師。二人詩，天機清妙，已分刻《同人集》及《女弟子集》中矣。」¹²⁷這則詩話寫在嘉慶元年（一七九六），袁枚八十一歲時。

另外一則則記載在主人之子的引導下，見到他的姐姐，原來她的詩已經被袁枚收在詩話中。而這一家的女詩人還不只一人：「余聞人佳句，即錄入詩話，並不知是誰何之作。甲寅三月，余遊華亭，張夢喈先生飲余古藤花下。其郎君興載耳語曰：『家姐願見先生。』余為愕然，已而褰簾出拜，執弟子之禮；方知《詩話補遺》第一卷中，曾載其所作〈秋信〉等詩故也。貌亦莊姝。其母夫人汪佛珍詩，久採入《詩話》第四卷中。始信風雅淵源，其來有自。其姑佛繡嫁姚氏，亦才女也。」¹²⁸江南果然有許多知書達禮的女性，其中有不少是能夠寫詩為文的才女。

《隨園詩話》提供了她們一個可以發表而被許多人讀到的詩作的平台，也可以說是功德無量。他在自己的詩話被人批評收取太濫時所作的自辯辭中說：「然則詩話之作，集思廣益，顯微闡幽，寧濫毋遺：不亦可乎。」¹²⁹不知道袁枚是否在生命的最後幾年，了解到濫收固然受到批評，真正為人詬病而在道德上站不住腳的是向一般文人收錢刊詩。但對這些閨中的才女而言，詩話確實達到了「顯微闡幽」的功能。

但在男性中，章學誠不但不是支持者，反而是完全站在這些女詩人的對立面的攻擊手。我們只要舉幾段他在《婦學》中的文字，就可以立刻明白他的立場：「婦人文字，非其職業，間有擅者，出於天性之優，非有爭於風氣，驚於聲名者也。（好名之習，起於中晚文人，古人雖有好名之病，不區區於文藝間也。丈夫而好文名，已為識者所鄙。婦女而驚聲名，則非陰類矣。）」¹³⁰章學誠認為男人好文名，已受人鄙視；女

人好文名，則根本不是女人了。

「其他安常處順，及以貞潔著者，凡有篇章，莫不靜如止水，穆若清風。雖文藻出於天嫺，而範思不踰閫外。此則婦學雖異於古，亦不悖於教化者也！」到此，女性的文章是否出門，已經變成最嚴重的貞潔問題，最後並被提升到綱常的層次。¹³¹我們不能不佩服這位儒家道德最後的捍衛者的想像與羅織能力了，魯迅所謂「吃人的禮教」，在章學誠的文章中表露無遺：「蓋文章雖曰公器，而男女實千古大防，凜然名義綱常，何可誣耶？」¹³²他如果看到駱綺蘭和趙翼等人的交往，不知道又會作出什麼樣的評論。

時間往下拉到十八世紀：「古之婦學，必由禮以通詩，今之婦學，轉因詩而敗禮。禮防決，而人心風俗不可復言矣。夫固由無行之文人，倡邪說以陷之。」¹³³寫到這裡，對袁枚的攻擊，已經是箭在弦上了。他先是不點名的說袁枚用輕佻的詩詞，陷害少年人：「近有傾邪小人，專以纖佻浮薄詩詞倡道末俗，造言飾事，陷誤少年，蠱惑閨壺，自知罪不容誅，而曲引古說，文其奸邪。」¹³⁴

接下來，他又用一些沒有具體內容的控訴和與女弟子完全無關的罪名，試圖將袁枚完全醜化：「如某甲者，混廁清流，妄言文學，附會經傳，以聖言為導欲宣淫之具，蠱惑年少，敗壞風俗人心，真名教中之蝨賊，非僅清客之謂也。」¹³⁵「偶于坊間見賣某甲尺牘，因取閱之，則其書中如評論女色，為人相妾，關說陰訟，為妓求情，為要路購古玩，為貴人品食味，以及納人贈妾而報先孕，復收逃妾而謝珠還，種種不堪污目，不堪對人之事，津津如道佳勝，是其恥心久喪，較陳繼儒、李漁一流，可謂每況愈下矣。」¹³⁶

本來是要批評袁枚大收女弟子的離經叛道的行為，到最後，變成對

袁枚風流好色衍生出來的各種惡行的批判大會：「乃彼不自度量是何人物，有顰面目，僭言學問文章。噫！學問文章，豈為若輩設乎！其間如夢如嚙，如癡如狂，一切不可理解情喻之言，姑未遑數。」¹³⁷「近有無恥妄人，以風流自命，蠱惑士女，大率以優伶雜劇所演才子佳人惑人。大江以南。名門大家閨閣多為所誘，徵詩刻稿，標榜聲名，無復男女之嫌，殆忘其身之雌矣。此等閨娃，婦學不修，豈有真才可取？而為邪人播弄，浸成風俗，人心世道，大可憂也。」¹³⁸如果章學誠知道這幾位袁枚女弟子的詩歌和表現，其實受到相當多男性的肯定和支持，特別是他們的家族和朋友，他將如何解釋呢？

結 語

從晚明到十八世紀，約三百年間，我們大概再也找不到像袁枚這樣獨樹一格，多彩多姿的文人士大夫。他在二十四歲就考上進士，然後在八年之內，作過四個不同地區的縣令，留下頗佳的政績後，就急流勇退。在三十三歲時，告老還鄉，用自己的月俸買下以後他會悠優寫作、社交於其間近五十年的隨園。也很少有一個詩人能刻意的經營治生，累積了大量的資產，閉門寫作之餘，在歡場盡情的享受風流的歲月，過了一個「情欲異端」的一生。

在這三百年間，大概也沒有其他的作家，不但能靠著自己的文學創作享譽全國，並能靠著自己大量的詩作和其他文章，賺取大量的錢財，並要求子孫保留他各項著述的刻板，作為留給子孫遺產的一部分。明清的民眾及士大夫開始了國內旅遊的風氣，並留下了大量的遊記。袁枚從六十七歲開始，也突然開始對遊山產生強烈的興趣，除了此後每年定期

的南遊名山，一直到七十七歲還與秀才陳斗泉重遊天台山。¹³⁹袁枚的遊山，讓好友趙翼受到啟發，也開始遊山玩水。

但袁枚留給後世最大挑戰的是如何看待從他受教的幾十位女弟子。袁枚的「情欲異端」生涯，必定及身而止。但儘管有章學誠的惡意攻擊，我卻認為這是他的詩作外，袁枚留給後世的最大資財。無疑的，廣收女弟子，讓創意豐富的袁枚走在十八世紀的最前沿。

注釋

袁枚，〈贈劉霞裳秀才約為天台之游〉，《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八，《袁枚全集》，壹，頁五九八。

王英志，《袁枚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一〇），頁二四六—二四七。

蔣敦復，〈孫秀才讓榻、查廣文讓舟〉，《隨園軼事》，《袁枚全集》，捌，頁三一四。

袁枚，〈入天台路上雜詩〉，《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八，《袁枚全集》，壹，頁六〇五。

袁枚，〈將至天台，溪急嶺高，勢難遽上〉，《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八，《袁枚全集》，壹，頁六〇六。

袁枚，〈從國清寺到高明寺看一路山色〉，《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八，《袁枚全集》，壹，頁六〇七。

袁枚，〈同寂明上人，遊圓通洞，觀唐時貝葉經、硃砂鉢〉，《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八，《袁枚全集》，壹，頁六〇八。

袁枚，〈登華頂作歌〉，《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八，《袁枚全集》，壹，頁六〇九。

巫仁恕，《游道——明清旅遊文化》（台北：三民，二〇一〇），頁八三—八四。

袁枚，〈每至一寺群僧出迎必撞鐘鼓，請余禮佛，余口號二十字，書扇曉之〉，《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八，《袁枚全集》，壹，頁六一五。

巫仁恕，前引書，頁八七。

袁枚，〈到台州寓詩人張雨村家，雨村雖外出而諸郎款接甚殷，留詩寄謝〉，《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八，《袁枚全集》，壹，頁六一八。

袁枚，〈素識海澄師，知其在天台而入山後遍訪不得，忽于華頂遇之，遂招陪游山〉，《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八，《袁枚全集》，壹，頁六〇八。

袁枚，〈履中上人年七十餘，自言金陵人，談予作令事甚悉，眾僧膜手環聽〉，《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八，《袁枚全集》，壹，頁六〇九。

袁枚，〈到石梁觀瀑布〉，《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八，《袁枚全集》，壹，頁六一〇。

袁枚，〈北逾小嶺路徑絕矣，踏澗石而行至洞壺滴漏處〉，《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八，《袁枚全集》，壹，頁六一一。

袁枚，〈桃源路尤險，霞裳有難色，余勇進至會仙石遇雨而返〉，《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八，《袁枚全集》，壹，頁六一一。

袁枚，〈萬年寺題壁〉，《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八，《袁枚全集》，壹，頁六一三。

袁枚，〈出天台城十餘里，齊公子，琴典史，許廣文，海澄、梅谷兩僧，溪邊送別，余為黯然〉，《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八，《袁枚全集》，壹，頁六一七。

袁枚，〈將入樂清境副戎白公率文武官遠迎郊外，袖中出詩扇，是余丁丑年所題：強留署中，遣將校送游雁山。臨別贈詩。（公名璉）〉，《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八，《袁枚全集》，壹，頁六二一。

袁枚，〈過四十九盤嶺裁到雁山〉，《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八，《袁枚全集》，壹，頁六二三。

袁枚，〈宿虹橋倪姓家，其西席張孝廉請見，色甚倨，見余意不屬，乃誇其先人元彪公最知名，曾與袁子才、商寶意兩先生交好。余問：『君曾見袁某乎？』曰：『袁在年將大耋，安可見耶？』余告以某在斯，乃愕然下拜〉，《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八，《袁枚全集》，壹，頁六二三。

這兩首詩，見《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八，《袁枚全集》，壹，頁六二三—六二四。

袁枚，〈晚宿寺中同霞裳步鐵城障，認一線天〉，《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八，《袁枚全集》，壹，頁六二四。

袁枚，〈淨名寺西北石冪千尋中，裂縫處有石如龍腹正補其罅，垂鼻滴水兩孔一塞一通，土人以盆承之，號「龍鼻水」〉，《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八，《袁枚全集》，壹，頁六二五。

袁枚，〈至靈峰洞腰輿不能行，乃拄杖步上，暗數石坡得三百七十有七〉，《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八，《袁枚全集》，壹，頁六二五—六二六。

〈至卻金館霞裳悅金鳳，為留一宿〉，《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八，《袁枚全集》，壹，頁六三三。

袁枚，〈過蘭溪時或勸從彼處游武夷，不過十日可到，余因天暑急歸，已而頗涼，心頗悔之〉，《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八，《袁枚全集》，壹，頁六三八。

袁枚，〈正月廿七出門，五月廿七還山〉，《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八，《袁枚全集》，壹，頁六三八。

巫仁恕，前引書，頁九九。

袁枚，〈二月二十八日出門重遊天台〉，《小倉山房詩集》，卷三四，《袁枚全集》，壹，頁八二一。

袁枚，〈到華頂有懷霞裳〉，《小倉山房詩集》，卷三四，《袁枚全集》，壹，頁八二三。

袁枚，〈霞裳就婚汪氏已五朝矣，芳訊杳然。賦詩調之兼呈新婦〉，《小倉山房詩集》，卷二九，《袁枚全集》，壹，頁六四七。劉霞裳是在乾隆四十八年成婚，見王英志，《袁枚評傳》，頁二五四。

見袁枚，〈同霞裳游黃山，過采石登太白樓〉，《小倉山房詩集》，卷二九，《袁枚全集》，壹，頁六四八。王英志，前引書，頁二五四。崔宗之，唐朝人，長得一表人才，和李白等人，並為酒中八仙。

袁枚，〈游黃山記〉，《小倉山房文集》，卷二九，《袁枚全集》，貳，頁五一四。

袁枚，同前，頁五一四。

袁枚，上述諸詩，見《小倉山房詩集》，卷二九，《袁枚全集》，壹，頁六五二。

袁枚，〈游黃山記〉，《小倉山房文集》，卷二九，《袁枚全集》，貳，頁五一四。

袁枚，〈游黃山記〉，《小倉山房文集》，卷二九，《袁枚全集》，貳，頁五一五。

袁枚，〈雨後自文殊院左折而下，過百步雲梯、一線天、鰲魚洞，是黃山最險處〉，《小倉山房詩集》，卷二九，《袁枚全集》，壹，頁六五三—六五四。

袁枚，〈坐光明頂上老僧送茶至〉，《小倉山房詩集》，卷二九，《袁枚全集》，壹，頁六五四。

袁枚，〈上蓮花峰至半途以風大而止，遣人登頂取香砂，嗅之果然，作詩二首〉，《小倉山房詩集》，卷二九，《袁枚全集》，壹，頁六五四—六五五。

袁枚，〈望天都峰不果上〉，《小倉山房詩集》，卷二九，《袁枚全集》，壹，頁六五五。

袁枚，〈從朱陵塢繞出天都、蓮花二峰之背，到雲谷看九龍瀑布，乘輿下山〉，《小倉山房詩集》，卷二九，《袁枚全集》，壹，頁六五七。

袁枚，〈土人能負客游山者號曰「海馬」，作歌贈之〉，《小倉山房詩集》，卷二九，《袁枚全集》，壹，頁六五七—六五八。

袁枚，〈游黃山記〉，《小倉山房文集》，卷二九，《袁枚全集》，貳，頁五一五。

袁枚，〈九華山〉，《小倉山房詩集》，卷二九，《袁枚全集》，壹，頁六六二。

袁枚，〈四月六日出門，六月五日還山〉，《小倉山房詩集》，卷二九，《袁枚全集》，壹，頁六六四。

袁枚，〈兩接香亭家信戒我遊山，賦詩答之〉，《小倉山房詩集》，卷二九，《袁枚全集》，壹，頁六六四。

袁枚，〈花朝後三日作嶺南之遊，留別隨園六首〉，《小倉山房詩集》，卷三〇，《袁枚全集》，壹，頁六七〇。

袁枚，〈花朝後三日作嶺南之遊，留別隨園六首〉，《小倉山房詩集》，卷三〇，《袁枚全集》，壹，頁六七一。

王英志，〈袁枚年譜簡編〉，收於袁枚著，王英志編纂校點，《袁枚全集新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五），第二十冊，頁一五五。

袁枚，〈蕪湖阻風六日，喜諸故人畢至〉、〈次日風順〉，《小倉山房詩集》，卷三〇，《袁枚全集》，壹，頁六七一。

袁枚，〈游廬山黃厓遇雨記〉，《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二九，《袁枚全集》，貳，頁五一五—五一六。

袁枚，〈游廬山黃厓遇雨記〉，《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二九，《袁枚全集》，貳，頁五一六。

袁枚，〈上五老峰遇雨迷路，到萬松坪已二鼓矣〉，《小倉山房詩集》，卷三〇，《袁枚全集》，壹，頁六七六—六七七。

袁枚，〈清明〉，《小倉山房詩集》，卷三〇，《袁枚全集》，壹，頁六七七。

鄭幸，前引書，頁四九九。

袁枚，〈泊滕王閣感舊〉，《小倉山房詩集》，卷三〇，《袁枚全集》，壹，頁六八〇。

袁枚，〈哭柴耕南〉，《小倉山房詩集》，卷一八，《袁枚全集》，壹，頁三五九—三六〇。

袁枚，〈舟移新興洲為風所覆〉，《小倉山房詩集》，卷三〇，《袁枚全集》，壹，頁六八二。

袁枚，〈過梅嶺〉，《小倉山房詩集》，卷三〇，《袁枚全集》，壹，頁六八四。

袁枚，〈到峽江寺香亭以詩相迎，次韻答之〉，《小倉山房詩集》，卷三〇，《袁枚全集》，壹，頁六八六。

袁枚，〈峽江寺飛泉亭記〉，《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三〇，《袁枚全集》，貳，頁五一八。

鄭幸，前引書，頁五〇四—五〇五。

袁枚，〈聞魚門編修乞假赴陝卒于秋帆中丞署內，余生平至好也，賦詩志慟〉，《小倉山房詩集》，卷三〇，《袁枚全集》，壹，頁七〇一—七〇二。

袁枚，〈未盡西樵之勝染疾遽返〉，《小倉山房詩集》，卷三〇，《袁枚全集》，壹，頁六九八。

鄭幸，頁五〇八。

袁枚，〈病起遊羅浮得詩五首〉，《小倉山房詩集》，卷三〇，《袁枚全集》，壹，頁六九八。

袁枚，〈留別香亭〉，《小倉山房詩集》，卷三〇，《袁枚全集》，壹，頁七〇三—七〇五。

袁枚，〈留別香亭〉，《小倉山房詩集》，卷三〇，《袁枚全集》，壹，頁七〇三—七〇五。

袁枚，〈重九後七日赴桂林，香亭送至江口〉，《小倉山房詩集》，卷三〇，《袁枚全集》，壹，頁七〇五。

袁枚，〈龍文設餞黃江廠，諸公送者自厓返矣，龍文獨後〉，《小倉山房詩集》，卷三〇，
《袁枚全集》，壹，頁七〇五。

袁枚，〈從端江到桂林一路山水奇絕，有突過天台、雁宕者；賦六言九章恐未足形容，終抱歉于山靈也〉，《小倉山房詩集》，卷三〇，《袁枚全集》，壹，頁七〇六。

袁枚，〈舟中又病誓不服藥〉，《小倉山房詩集》，卷三〇，《袁枚全集》，壹，頁七〇六。

袁枚，〈在陽朔寄香亭〉，《小倉山房詩集》，卷三〇，《袁枚全集》，壹，頁七〇七。

袁枚，〈舟中贈霞裳〉（附霞裳詩），《小倉山房詩集》，卷三〇，《袁枚全集》，壹，頁七〇七—七〇八。

袁枚，〈袁郎詩為霞裳補作〉（有序），《小倉山房詩集》，卷三一，《袁枚全集》，壹，頁七四〇—七四一。

袁枚，〈從端江到桂林一路山水奇絕，有突過天台、雁宕者；賦六言九章恐未足形容，終抱歉于山靈也〉，《小倉山房詩集》，卷三〇，《袁枚全集》，壹，頁七〇六。

袁枚，〈重入桂林城作〉，《小倉山房詩集》，卷三〇，《袁枚全集》，壹，頁七〇八—七〇九。

袁枚，〈十月八日同陸君景文、汪婿履青及府署中諸君子游棲霞七星洞，方知五十年前夏日阻水，游未盡其奇，詩未殫其妙，補作一章〉，《小倉山房詩集》，卷三〇，《袁枚全集》，壹，頁七〇九。

袁枚，〈獨秀峰〉，《小倉山房詩集》，卷三〇，《袁枚全集》，壹，頁七一〇。

袁枚，〈遊風洞登高望仙鶴、明月諸峰〉，《小倉山房詩集》，卷三〇，《袁枚全集》，壹，頁七一〇。

袁枚，〈桂林諸山率皆峭立，突然而起，戛然而止，如古弼之頭，如汝穎之士，《爾雅》「銳上曰融丘」是也，戲題一絕〉，《小倉山房詩集》，卷三〇，《袁枚全集》，壹，頁七一一。

袁枚，〈重登撫署八桂堂有懷薦主德山公〉，《小倉山房詩集》，卷三〇，《袁枚全集》，壹，頁七一二。

袁枚，〈游桂林諸山記〉，《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二九，《袁枚全集》，貳，頁五一九—五二〇。

袁枚，〈余小住桂林與馬嶸山、浦柳愚兩山長，李松圃郎中，朱心池明府，朱小岑布衣，文讌甚歡。臨行時五人買舟相送，依依不捨。余為愴然，到全州賦詩卻寄〉，《小倉山房詩集》，卷三〇，《袁枚全集》，壹，頁七一三。

袁枚，〈舟中遣懷四首〉，《小倉山房詩集》，卷三〇，《袁枚全集》，壹，頁七一五—七一六。

袁枚，〈再贈霞裳〉，《小倉山房詩集》，卷三〇，《袁枚全集》，壹，頁七二四。

袁枚，〈新正十一日還山〉，《小倉山房詩集》，卷三一，《袁枚全集》，壹，頁七三一。

王英志，《袁枚年譜簡編》，收於《袁枚全集新編》，第二〇冊，頁一五七。

袁枚，〈八月二十八日出遊武夷〉，《小倉山房詩集》，卷三一，《袁枚全集》，壹，頁七四七。

袁枚，〈遊武夷山記〉，《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二九，《袁枚全集》，貳，頁五二一。

袁枚，〈登天游一覽樓覽武夷全局，是夕月明如畫〉，《小倉山房詩集》，卷三一，《袁枚全集》，壹，頁七五〇。

鄭幸，前引書，頁五二六一五三一。

趙翼，〈子才過訪草堂見示近年游天台雁蕩黃山匡廬羅浮諸詩流連竟夕喜賦〉，《甌北集》下，卷三〇，趙翼撰，曹光甫校點，《趙翼全集》，陸，頁五五一。

趙翼，〈劉霞裳秀才美姿容工詩嘗偕子才為名山之遊今又同舟來謁喜而有贈並調子才〉，《甌北集》，下，卷三〇，頁五五二。

鄭幸在年譜頁四七四中，將袁枚和劉志鵬相識訂在乾隆四十六年，主要是把袁枚寫的〈送霞裳之九江〉訂在乾隆五十六年，根據是這首詩收在詩集卷三二，而該卷詩是寫於乾隆五十六年。事實上在《小倉山房詩集》卷三二下的小字，袁枚自記是「丁未至己酉、庚戌」，丁未是乾隆五十二年，庚戌是乾隆五十五年，袁枚七十五歲。

袁枚，〈九江觀察福公過訪，見《天女散花圖》而乞之。余雖贈猶憐，賦詩送別，適霞裳亦就渠書記之聘，故有第三首〉，《小倉山房詩集》，卷三二，《袁枚全集》，壹，頁八〇一—八〇二。

袁枚，〈送霞裳之九江〉，《小倉山房詩集》，卷三二，《袁枚全集》，壹，頁八〇二。

袁枚，〈自笑〉，《小倉山房詩集》，卷三二，《袁枚全集》，壹，頁八〇二。

袁枚，〈霞裳落第後有北行之志。賦詩留之〉，《小倉山房詩集》，卷三二，《袁枚全集》，壹，頁七九一。

袁枚，〈寄霞裳〉，《小倉山房詩集》，卷三三，《袁枚全集》，壹，頁八〇五。

袁枚，〈清明再寄〉，《小倉山房詩集》，卷三三，《袁枚全集》，壹，頁八〇五。

劉志鵬，〈辛亥清明隨園先生遣人墮祭亡室，賦詩志謝〉，收於袁枚著，王英中、廖可斌校點，《續同仁集·答謝類》，《袁枚全集》，陸，頁二一八。

蔣敦復，〈隨園姬人姓氏譜〉，附錄四，《隨園軼事》，《袁枚全集》，捌，頁一〇〇—一〇二。

王英志，《袁枚年譜簡編》，收於《袁枚全集新編》，第二十冊，頁一五五。

轉引自鄭幸，頁五一六。

袁枚，〈劉霞裳詩序〉，《小倉山房外集》，卷七，《袁枚全集》，貳，頁一二六—一二七。

高彥頤著（Dorothy Ko），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頁一七。

王英志，《袁枚評傳》，頁二六七。

王英志，《袁枚評傳》，頁二七〇—二七三。

王英志，《袁枚評傳》，頁二七五。

王英志，《袁枚評傳》，頁二七六。

劉振琪，〈隨園女弟子創作取向與袁枚之關係——以《隨園女弟子詩選》為分析對象〉，《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九十八期，頁三三。

魏愛蓮著，趙穎之譯，《晚明以降才女的書寫、閱讀與旅行》（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二〇一六），頁一一四—一一六。

席佩蘭等著，袁枚編，《隨園女弟子詩選》，卷三，《袁枚全集》，柒，頁五六—六六。

羅彬，〈第四章 看不見的手——駱綺蘭及其選集的背景〉，收於方秀潔、魏愛蓮編，《跨越閨門：明清女性作家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一四），頁一〇六—一〇七。

羅彬，前引書，頁一一四—一一六。

羅彬，前引書，頁一一七。

趙翼，〈題女史駱佩香聽秋軒詩集〉，《甌北集》，卷三八，頁七二四。

趙翼，〈再題佩香秋燈課女圖〉，《甌北集》，卷三八，頁七二五。

陳清雲，《趙翼年譜新編》，頁四三四。

陳清雲，頁四四〇。

陳清雲，頁四六二。

陳清雲，頁四七一。

袁枚著，王英志校點，《隨園詩話》，補遺卷一〇，第三四條，《袁枚全集》，參，頁八〇四。

袁枚著，王英志校點，《隨園詩話》，補遺卷七，第三八條，《袁枚全集》，參，頁七二四。

袁枚著，王英志校點，《隨園詩話》，補遺卷四，第一八條，《袁枚全集》，參，頁六三四。

章學誠，〈婦學〉，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四），上，頁五三二。

章學誠，〈婦學〉，頁五三二—五三三。

章學誠，〈婦學〉，頁五三四。

章學誠，〈婦學〉，頁五三七。

章學誠〈書坊刻詩話後〉，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文史通義新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頁二〇四。

章學誠，〈論文辨偽〉，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文史通義新編》，頁二七九。

章學誠，〈論文辨偽〉，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文史通義新編》，頁二七九—二八〇。

章學誠，同前，頁二八〇。

章學誠，《丁巳札記》，轉引自楊鴻烈，《袁枚年譜》，收於王英志，《袁枚全集新編》，第二十冊，頁一一九。

王英志，《袁枚年譜簡編》，收於王英志，《袁枚全集新編》，第二十冊，頁一六〇。

第四章

趙翼的帝國記事：
從塞外到西南疆

趙翼生平

趙翼於雍正五年（一七二七），生於江蘇常州府陽湖縣。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以八十八歲的高齡往生。和生於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卒於嘉慶二年（一七九七）的袁枚，幾乎都在十八世紀的盛清，度過他們的一生。兩個人和生於雍正三年（一七二五）的蔣士銓並稱十八世紀「三大詩人」。

趙翼號甌北，八十三歲後，老境漸侵，目半明半昧，耳半聰半聾，喉音亦半響半啞，自號三半老人，⁰¹以甌北名詩集。

這其中，趙翼和袁枚還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兩個人的科舉仕進之途，都相當順利。《清史列傳·趙翼傳》，說他「生三歲，日能識字數十，十二歲為文，一日成七篇，人皆奇之。」⁰²上面在讚美一個人一生的成就時，常用的一些慣用的套語，用在讚美趙翼的一生，卻不是客套的恭維。趙翼年少時的成長經歷，和袁枚有不少類似之處，都是「家赤貧」，父親以坐館授徒為生。⁰³

趙翼十五歲，家境變得更糟糕，「家貧甚，僅老屋七間，田一畝八分。上有三姊，其一尚未嫁。」另外還有三個弟弟，年紀都還非常小。家食無資。「杭氏諸父老以先生學已優。」就讓趙翼接替他父親的講席。教的學生，都是「同學友也。」⁰⁴趙翼這兩年，雖然四處開館授徒，但收入甚薄，「館餼歲不過六金。除買紙筆外，悉以養家，不敢用一錢，然食指嗷嗷，饘粥常不給。太恭人佐以織紵，猶至斷炊。」⁰⁵由於太窮，只好再賣掉老屋三間，僅存四間蔽風雨。⁰⁶

乾隆九年（一七四四），趙翼十八歲時，父親過世，「先生廢舉業而專務詩文。」他的父執杭應龍勸誡他，說寒士進身只有靠科舉。所以延請趙翼至家塾，課其幼子，並令他的長子和次子和趙翼一起學時文。這個時候，趙翼已經綴舉業數年，勉力為之，反而不如他寫的舊詩入律。這年冬天，莊位乾明經課杭應龍侄杭廷宣，亦館於杭氏，與趙翼日相切磋。趙翼以明年補諸生，遂不得不致力。⁰⁷

趙翼在他的著作《簞曝雜記》卷二第一篇，就特別提到杭應龍先生，並在他最後中了科舉，四處為官後，表達他對杭的無限感激：

余十餘歲，頗能作時文，如明隆、萬間短篇，一日可得四、五首。先府君子容公觀其文義，謂他日不患不文，而經書尚未盡讀，遂不令復作，專以讀經為業。十四歲始發筆為之，輒有發揮處。十五歲，先府君見背。余童騃，專弄筆墨學作詩、古文、詞、賦、四六之類，沾沾自喜，而舉業遂廢。有杭應龍先生，與先府君交最厚，憫余孤露，謂不治舉業，何以救貧，乃延余至家塾，課其幼子念貳，而使長君杏川、次君白峰拉余同課。二君久以舉業擅名者也。余時年十八，猶厭薄不肯為。至冬，有莊位乾明經移帳於杭，課先生從子廷宣，書舍與余同一廳事，日相慇懃，始勉為之。然馳騁於詩、古文者已數年，一旦束縛為八股，轉不如十四五歲時之中繩墨矣。明年補諸生，遂不得不致力。後藉以取科第得官，皆應龍先生玉成之力也。及余得中書舍人以歸，而先生已不及見。余有詩哭之云：「我歸但有徐君墓，公在曾憐趙氏孤。」至今猶抱痛焉。⁰⁸

從這篇文章的一開頭，我們知道原來在他十幾歲的時候，在父親的

監督下，非常會寫時文，一天寫個四、五篇，完全不是問題。他的父親大為放心，不再逼他寫時文，反而要求他苦讀經書。但在父親過世後，他就盡廢時文，轉到文學的領域，後來變成十八世紀三大詩人之一，顯然與此也有關。杭應龍因為與他的父親交情最深厚，所以不斷提醒他科舉仕宦之途的重要性。他在科第得官之後，才知道這是多重大的抉擇，也才會對杭應龍表達了最深的感激之情。

在《簪曝雜記》這本完全描述他自己一生的傳記及各種經歷的第二篇，他就把他在古文上的造詣，以及乾隆等人對他的器重，完全歸因於他在北京汪文端家裡居住了八、九年所受到的訓練和影響。杭應龍作為趙翼父親的至交，對將趙翼重新導上科舉時文，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但真正讓趙翼的古文突飛猛進的則是汪文端公。我在下面，將以極大的篇幅，重新陳述趙翼自己的記載：「汪文端公詩、古文之學最深，當時館、閣後進群奉為韓、歐，上亦深識其老於文學。」⁰⁹

余自乾隆十五年冬客公第，至二十三年公歿，凡八九年。此八九年中，詩文多余屬草，每經公筆削，皆愜心饜理，不能更易一字。嘗一月中代作古文三十篇，篇各仿一家。公輒為指其派系所自，無一二爽。

趙翼故意寫了三十篇風格、作者完全不同的古文草稿，汪文端可以一一指出每一篇文章背後的派系和作者風格，難怪趙翼幫皇帝起草的詔書，一經汪文端修改後，就不能改動一字，也難怪汪文端能獲得皇帝的完全信任。在他死後，「上以詩哭公」，讚美他：「贊治嘗資理，論文每契神」。文章能夠讓乾隆深感契合，確實不簡單。

汪文端又非常願意獎借後進，趙翼曾經幫他代擬東岳廟聯云：

「『雲行雨施，不崇朝而遍天下；理大物博，祖陽氣之發東方。』已進御，奉硃筆圈出。公方繕書，適金槍門總憲至，謂必出自公手。公曰：『非也，乃門人趙雲崧所集句耳。』」¹⁰

趙翼又舉了其他的例子，南書房諸大臣雖有所討論，但想到既然是出自汪由敦之手，也只能說：「諸臣皆宜師事」。——正當諸臣諛公之際，沒想到汪由敦又說這是趙翼的手筆。等到汪謝世後，「諸公皆以公故物色余，謂公所捉刀者，必好手也。」這樣的說法，固然有助於趙翼聲名的提升，但也帶來極大的壓力。此後他所草擬的文章，就常常遭到竄改，「於是益嘆此中甘苦，固非淺人所能識。」「余初序公集，有云：『公死而天下無真知古學之人，天下無真知古學之人，而翼遂無復知己之望。』由今思之，安得不潸然焉出涕也！」¹¹

《文獻徵存錄·趙翼傳》的兩位作者，對《廿二史劄記》一書高度讚美，認為這部著作考證精審。但《簷曝雜記》的性質卻完全不同。上面兩位作者對《簷曝雜記》在開始時頗有些微辭，認為此書「體例稍雜，未為善本」。但緊接下來，又高度肯定本書寫作的當代功能：「然國家掌故及記滇、黔各省土風物產，觀賞略備，益足增長見聞，通知時事，較之侈談考據，於日用事物之間毫無裨補者勝之。」¹²

後面這些評論，可說完全掌握到《簷曝雜記》一書的精神。成就趙翼作為十八世紀一位重要而足以和錢大昕、王鳴盛等人並稱的大史學家的，固然是《廿二史劄記》這部考據精審的史學著作。但對本書而言，由於趙翼在仕宦期間，一方面曾以扈從的地位，隨駕出塞；後來又作為一位傑出的地方官，遠派至廣西、貴州等西南邊區以及富庶的東南大城廣州做地方官，有出色的政績。期間還一度奉命參與對緬甸的戰爭，成為一位軍人。《簷曝雜記》用短篇記事的形式，以他敏銳的觀察，對各

地具有代表性的風土、習俗、事物、制度，從國家樞紐的軍機處、廷寄、皇子讀書到北京的梨園色藝，蒙古、西藏的宗教、飲食，乃至於茶葉、大黃等日常食品，一直寫到京城所見的西洋鐘錶、樂器，鬼狐、仙翁、瞎子算命等，讓我們對這座大帝國的都城，有了各種的觀察角度。

稍後，他被乾隆派到廣西鎮安等地任官，也留下了許多近乎民族志的記載，讓我們能從一位江南大史學家比較客觀的眼光，去觀察十八世紀盛清邊區人民的日常生活、風俗信仰，也讓後世讀者對盛清帝國的理解，不至於只停留在宮廷和帝王的治理這個層面。在此之外，我偶爾也會參考《陔餘叢考》中一些和士人、民眾的日常生活，以及信仰、習俗有關的記載——如眼鏡、葬俗、潤筆、煙草，以致於觀音形象、金龍大王等，讓我們的敘事更為全面。

北游京師與入翰林院（二三—四〇歲，乾隆十四—三十一年）

趙翼長得其貌不揚，身材瘦小，而目光炯炯有神。趙翼在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三十五歲時，恩科中式，和他同年的李調元在《雨村詩話》中，特別提到趙翼「額尖面小，似猿，而胸中書氣逼人」。¹³ 趙翼雖然也自我調侃說自己身長不滿七尺，並在二十八年散館時，謁見乾隆，得到皇帝的評語：「文自佳而殊少福相」，但卻被人以魁星目之。

他在詩裡，記載了這次難得面見乾隆的經過：「三十餘人試殿墀，姓名獨荷帝疇咨。（上獨呼臣翼名宣見垂詢。）小臣未敢他途進，聖主

真懸特達知。詩草行書呈滿幅，（詩稿呈御覽）。甄花跪奏語移時。廿年牢落菰蒲士，何幸親承雨露私。」幾十年的努力，從來沒想到有一天會在皇宮裡受到皇帝的垂詢：「傳聞天語殿東頭，益愧才非第一流。已忝班行詞館綴，曾邀名字御屏留。（去歲京察，蒙恩記名。）文章似惜楊無敵，骨相兼憐廣不侯。（引見後，上語大學士傅公，謂臣文自佳而殊少福相。）寒士從來感知己，況蒙帝鑒更何求。」¹⁴一介名士，能得到皇帝讚美他的文章，已經感念不已。

因為「有智略，而素性和易。」¹⁵趙翼很快就在北京打出一片天下，受到高度的重視。我們在後文中，會再回到這個主題。

趙翼於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三十歲元日早朝後，就開始輪值內閣。這年春天，因為酬答袁枚所寄詩作，而正式訂交。三月下值後，和畢沅等人交遊。¹⁶這年夏天，選軍機處行走。秋八月，扈從木蘭。這時，清廷正對西陲回部用兵，軍報旁午，因趙翼頃刻千言，深受保和殿大學士傅恆的倚重。汪由敦、觀保等隨駕大臣應奉文字多以屬先生，潤筆頗豐。¹⁷趙翼在《陔餘叢考》中，有一篇專門考證潤筆起源和普及的文章，不過所舉的例子，多半在唐朝。¹⁸所以我們只好略而不談。除了能寫，趙翼還有一項被《清史列傳》特別提到的能耐，就是幾乎在什麼地方，他都可以寫：「十九年中明通榜，用內閣中書，入直軍機處，進奉文字，多出其手。每扈從出塞，戎帳中無几案，輒伏地起草，頃刻千百言不加點。大學士傅恆、汪由敦尤重之。」¹⁹他大概在腦中已經完全打好底稿，所以即使趴在草地上，也可以立刻寫完交稿。由於他從小過著極度貧窮的生活，所以沒有一般文人士大夫的架子，對外表的形式，也就不特別講究。袁枚也有這種下筆千言，頃刻成文的能力，但顯然不會像趙翼那樣不拘小節。

此後，趙翼又於乾隆二十三年（一七五八）、二十五年，多次扈從乾隆秋狩木蘭。²⁰第一次扈從木蘭後，趙翼還特別寫了一篇〈木蘭物產〉的文章：

木蘭在熱河東北三百餘里，本蒙古地。康熙中，近邊諸蒙古獻出，以供聖祖秋獮。今每歲行圍，大約至巴顏溝即轉而南，不復北矣。「巴顏」，蒙古語，謂富也。其地最多鹿，故云。山多童，惟興安嶺稍有樹。全惕莊為熱河總管，嘗奉旨採木於木蘭，謂余云：「巴顏溝之北多大木，伐之，從羊腸河流出。熱河宮殿材皆取給於此。」²¹

除了用來蓋宮殿的大木材之外，「木蘭出蔴菇最佳」。「每秋獮駐營後，土益肥，故所產尤美。」此外，這個區域，「地有鼠，土疏而墳。一鼠在土中穿突，土輒高起如塚。」「余初入木蘭，見遍地皆塚，疑此中無人居，何得有此？後在戎帳中，日將暮，坐褥前尺許地漸墳起，詫為異事。袁愚谷謂：『勿怪，此有鼠在其下也。』明早再入視，則高尺許如塚矣。然後知向所見皆鼠宅也。」²²大概也只有木蘭這個地方，才可能看到老鼠如何建立自己的住宅。

除了這些特產外，趙翼認為此地所產的野雞味道最鮮。只要低下頭去，就常常可以看到還活著的野雞，「數十錢即買得」，「故可煮湯以待雞之至也。凡水陸之味，無有過此者。土人云，木蘭中多榛松子，野雞食之，故肉尤美云。」²³對幾次辛勤扈從木蘭，還要動輒下筆千言的趙翼而言，這大概是最經濟而切實的報酬了。

對當地蒙古人而言，野外雖多動物，但和窮苦的華北民眾一樣，一般蒙古人只有在主要的慶典時，才能一嘗肉味：「蒙古之俗，羶肉酪

漿，然不能皆食肉也。余在木蘭，中有蒙古兵能漢語者，詢之。謂：

『食肉惟王公台吉能之，我等窮夷，但逢節殺一羊而已。殺羊亦必數戶迭為主，割而分之，以是為一年食肉之候。尋常度日，但恃牛馬乳。每清晨男婦皆取乳，先熬茶熟，去其滓，傾乳而沸之，人各啜二碗。暮亦如之。』此蒙古人饅粥也。」²⁴我們一般都以為蒙古人、西藏人以肉食為主，吃完腥膻的羊肉後，再喝奶茶消化。趙翼的記載，不但糾正了他自己的看法，也透過他的文章，讓我們對蒙古一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有了更真實的了解。

趙翼這篇文章，讓我們對蒙古人的生活，有比較真確的了解。但與此同時，他的另一篇文章〈茶葉大黃〉，也可以說是加深上述成見的來源之一：

中國隨地產茶，無足異也。而西北游牧諸部，則恃以為命。其所食羶酪甚肥膩，非此無以清榮衛也。自前明已設茶馬御史，以茶易馬，外番多款塞。我朝尤以是為撫馭之資，喀爾喀及蒙古、回部無不仰給焉。

這段敘事中，非常清楚的表明西北各游牧民族因為平常吃的羶酪太肥膩，對茶的需要完全不可或缺。有趣的是西方人不遠萬里前來中國貿易，茶也是重要的項目，甚至「滿船載歸」。在茶之外，趙翼也提到另一種植物大黃。大黃在中醫中，一直被用作主要的瀉藥。俄羅斯似乎不太需要中國茶葉，但卻把大黃視為非此不可的重要藥物，所謂「病者非此不治」，聽起來蠻嚇人的。由於這項藥品對俄羅斯太過重要，清廷抓住這項把柄，動輒以停止互市為要脅，俄羅斯以人命關天，也只好任中國擺佈：

大西洋距中國十萬里，其番舶來，所需中國之物，亦惟茶是急，滿船載歸，則其用且極於西海以外矣。俄羅斯則又以中國之大黃為上藥，病者非此不治。舊嘗通貢使，許其市易，其入口處曰恰克圖。後有數事渝約，上命絕其互市，禁大黃勿出口，俄羅斯遂懼而不敢生事。今又許其貿易焉。天若生此二物，為我朝控馭外夷之具也。²⁵

從康熙開始，木蘭秋獮一直是維持滿人尚武和軍事訓練的重要活動。上文中提到這個地方的特色之一是多鹿。事實上，除了溫馴的鹿之外，碰到野豬、狼和老虎等猛獸，也是常見的事情。趙翼就記載了一次乾隆殺虎的戲劇場面。文章中首先就說明同行中有幾個所謂的「虎槍人」，他們的職責，就是每次秋獮必定要進奉一二隻老虎，不然就是失職：

上較獵木蘭，如聞有虎，以必得為期。初出塞，過青石梁，至地名兩間房者，其地最多虎。虎槍人例須進一二虎，其職役也。乾隆二十二年秋，余扈從木蘭。一日停圍，上賜宴蒙古諸王。方演劇而蒙古兩王相耳語，上瞥見，趣問之。兩王奏云：「適有奴子來報，奴等營中白晝有虎來搏馬，是以相語。」²⁶

二十二年秋天，是趙翼第二次參與木蘭秋獮。此後，在二十三年²⁷和二十五年，²⁸分別參加了第三次和第四次秋獮。一個官員，能在一生中四次參加秋獮，實在是少見的特例。在第二次秋獮訓練軍隊到一半時，休息一天，因為乾隆皇帝要賜宴蒙古諸王。有趣的是在宴飲時，還

有戲劇演出，可惜我們不確定演的是哪一種劇種。蒙古兩位王爺交頭接耳，引起皇帝的興趣，相詢之下，知道蒙古王的營中有老虎出現，正在和馬鬥爭。

上立命止樂，騎而出。侍衛倉猝隨。虎槍人聞之，疾馳始及，探得虎窩，僅兩小虎在。上命一侍衛取以來。方舉手，小虎忽作勢，侍衛稍陝輪，上立褫其翎頂。

乾隆反映迅速，立刻命令停止音樂和表演，跨馬而出，侍衛只能倉猝相隨。虎槍人顯然是最後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立刻快馬加鞭，探得虎窩。奉命前往捉拿小虎的侍衛反而輸了第一輪，乾隆立刻摘掉他們官帽上的翎頂：

適有小蒙古突出，攫一虎挾入左腋，又攫一虎挾入右腋。上大喜，即以所褫侍衛翎頂予之。其時虎父已遠，惟虎母戀其子，猶在前山回顧。虎槍人盡力追之，歷重巘，騰絕澗，上勒馬待，至日將西，始得虎歸。虎槍人被傷者三人，一最重，賞孔雀翎一枝、銀二百兩，其二人各銀百兩。虎已死，用橐駝負而歸，列於幔城。自頭至尻長八九尺，毛已淺紅色，蹄粗至三四圍，蓋虎中之最大者。²⁹

乾隆摘掉侍衛帽子上的花翎後，剛好有一個年輕的蒙古人出現，左右腋下各挾著一隻小虎。乾隆大喜，立刻把剛才從侍衛帽子上摘下來的翎頂賜給這個蒙古人。而職責所在的虎槍人，歷經艱險，到傍晚總算把老虎捉回來。

木蘭秋獮是從康熙開始時，就極端重視的例行軍事訓練活動。而康熙對自己的騎射表現，也非常得意。根據他自己的描述，殺鹿基本上是這項活動中的應有之意。他曾經驕傲的統計了他從幼年到長成後殺死的各種動物和數目：「朕自幼至今，凡用鳥槍弓矢，共獲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獐二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豬一百三十二，哨獲之鹿凡數百。其餘圍場內，隨意射獲諸獸，不計其數矣。」最高記錄，是一天內獲鹿三十六，「其與獵夫合圍哨鹿一百五十四。」³⁰

初此之外，他還描寫了自己親自殺老虎的經驗：「自五台山返京時，朕嘗於長城南方，瀕大溪行，裂岸驚濤，與馬蹄聲相激，有一虎伏於道旁灌莽之間。倏忽，縱登山腰，復躍至平陸，朕窮追不捨，援弓射殪。」除了親自殺死這一隻外，他還在關外殺死另一隻：「在關外，有一虎睡臥於山下，驚聞鳥鎗聲，一縱而起，朕隔溪澗發矢，虎應弦倒斃。」³¹康熙看起來不是太高大，但技高人膽大，才能夠東征西討，為建立一個龐大的帝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除了目睹皇帝的手下獵虎的精彩演出，趙翼也有幸看到熱河行宮內的大戲演出。我們知道明清的皇帝，除了被蒙古人劫持幾年的英宗外，其他每個帝王都喜歡看戲。康熙在北京設立了「南府」，是宮廷內自己的戲曲學校。南府的規模到乾隆時大幅擴張，有一千四百到一千五百位包括太監和一般學生的演員。³²紫禁城內有十幾座大大小小的戲台。趙翼所看到的大戲，有三層樓高，和紫禁城的暢音閣一樣：

內府戲班，子弟最多，袍笏甲冑及諸裝具，皆世所未有，余嘗於熱河行宮見之。上秋獮至熱河，蒙古諸王皆覲。中秋前二日為萬壽聖節，是以月之六日即演大戲，至十五日止。所演戲率用西遊記、封神傳等小說

中神仙鬼怪之類，取其荒幻不經，無所觸忌，且可憑空點綴，排引多人，離奇變詭作大觀也。戲臺闊九筵，凡三層。所扮妖魅有自上而下者，自下突出者，甚至兩廂樓亦作化人居，而跨駝舞馬，則庭中亦滿焉。有時神鬼畢集，面具千百，無一相肖者。神仙將出，先有道童十二三歲者作隊出場，繼有十五六歲、十七八歲者。每隊各數十人，長短一律，無分寸參差。舉此則其他可知也。又按六十甲子，扮壽星六十人，後增至一百二十人。又有八仙來慶賀，攜帶道童不計其數。至唐玄奘僧雷音寺取經之日，如來上殿，迦葉、羅漢、辟支、聲聞，高下分九層，列坐幾千人，而臺仍綽有餘地。³³

趙翼記憶力過人，把這個只有在特殊節日才使用的舞台和演出的劇目，作了鉅細靡遺、淋漓盡致的描述，讓一般有所聽聞的讀者，有了具體的了解。也為宮廷戲劇留下了一段有趣的歷史回憶。

在進入內閣前，趙翼於乾隆十九年三月，會試取明通榜。考取明通榜後，因義學教習期將滿，欲引見後歸省，乃辭文端公，出寓教習館。四月，考取內閣中書，引見留用。³⁴三年教習期滿，例可得縣令，先生志在一第，遂罷義學教習，欲任中書舍人。³⁵ 利用這段空檔，他先南歸省親。途中經過揚州時，被自己的老僕人譏笑。說他寧願自己和家人過貧窮的生活，卻如寶山而不入。為此，他寫了一首長詩，表明自己的志節：

京官過揚州，例必謁鹺使。為分牢盆餘，足資旅橐匱。其始朝貴人，挾勢以取利。迨夫利權重，利在轉成勢。遂令搢紳流，俯首就銜轡。沿門拜富兒，區區覬予畀。寧同縞紵投，徒受嘖蹴意。我行到邗江，懷袖

本無刺。后土祠一遊，平山堂一憩。扁舟連夜發，江干正熟睡。忽聞老僕言，主人太失計。為客五六年，旅食憑煮字。曾無錢入囊，但有文滿笥。³⁶

如果我們把寫這首詩中的趙翼和袁枚以及全祖望相比，趙翼無疑是三人中在錢財方面最廉潔、最堅持原則，但在仕宦生涯中又最有彈性，最能戮力從公的學者。

袁枚在乾隆七年（一七四二）到十三年的短暫地方官任內，也充分表現出和趙翼一樣寬厚的政治原則，讓他治理過的地方的居民，對他感恩有加。但對他這樣致力於生活享受的大詩人而言，和揚州鹽商建立一定的關係，還是社交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也憑著自己的文學才華和聲名，不露痕跡的得到一定的報酬。但基本上，袁枚還是靠著自己的著作、田產等天賦的才華和治生能力，讓他能夠很快的跳脫早期貧困的家境，一生過著悠游自如和風流閒適的生活。

相形之下，同樣是史學家，全祖望高傲、欠缺平衡的心裡狀態，讓他把當地方官視為難以接受的俗務，憤而辭官。但他是否想過，即使地方官的待遇微薄，但沒有了這些待遇，他將如何養活他自己和家人？更不用奢談什麼經世濟國的理念了。³⁷謝國禎對全祖望的生命歷程，有簡扼的描寫：「他生於康熙四十四年（一七〇五），……在乾隆元年（一七三六）考中進士，點了翰林，任翰林院庶吉士之職，很有才名。當時的學者方苞、李紱都很器重他。……全氏因為恃才傲物，得罪了大學士張英，就連他的主考老師李紱也愛莫能助，被降為最劣等，散館後去做知縣。祖望一怒回到了故鄉，想終老田園。……當時，一班富商大賈往往喜歡交結儒林，豢養名流，以附庸風雅，妝飾門面，而寒士們也靠此

獲得廣廈之庇。祖望和他的好友厲鶚、杭世駿等也未能例外。他在經濟困難的時候，就到揚州大鹽商馬曰璐的玲瓏山館作客，詩酒流連，挖揚風雅，並幫助馬曰璐編校書籍。」³⁸

全既不願像袁枚、趙翼一樣，到地方作官，又不像袁枚和趙翼晚年那樣有經營、治生的能力，只好選擇在趙翼看來，最不堪的，像乞丐一樣向揚州大鹽商伸手要錢，而以幫忙編輯書籍回報的這條捷徑了。

在表明了自己的原則後，趙翼回到家鄉，立刻要面對現實生活的艱難考驗：

茲行將抵家，八口方待飼。眼見一入門，即當典襦被。染指倘弗嫌，腰纏或可冀。過屠不一嚼，謀生詎云智。嗟我豈好貧，矯情托高致。……瀨女殮可求，飄母飯可寄。否則歌姬院，乞食又其次。若彼多牛翁，薰蕕臭本異。何至覩面目，向其丐餘瀝。彼僅一毛捐，我已全壁棄。書生鍊骨力，要在取予地。³⁹

趙翼雖然身材矮小，但卻有著最堅毅的硬骨。寧願過著衣食艱難的生活，也絕對不會向老僕說的向大鹽商乞求一毛。

在簡單的旅行後，趙翼終於回到家鄉。事實上，前述的詩句只是原則的宣示。事實上，就像前面提到的，在北京為官期間，他因為幫隨駕諸大臣傅恆、汪文端等人寫的應奉文字和御製詩既快又好，得到頗豐厚的筆潤。⁴⁰所以一回到老家，看到長女，他立刻贖回前次當掉的舊屋，加以修葺。又買田十餘畝。這年的冬天，還用自己的積蓄，為弟弟娶了媳婦。⁴¹靠著自己的才華和機遇，他總算脫離了最貧窮的少時生活。

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四月，趙翼入京補官。由於他仍住在汪由

敦家中，和劉墉宅鄰近，所以「極酬唱之樂」。二十一年元旦早朝後，趙翼開始輪值內閣，第二天並夜值內閣，並和其他官員「極友朋酬唱之樂」。⁴²所以在北京這個大舞台，趙翼這位江南才子和大詩人，就像袁枚在隨園一樣，有著愉快的社交生活。

就像十八世紀貧窮的士大夫特別多一樣，清代的狐狸也成為許多士大夫描寫的對象。在前文袁枚那一章中，我們已經看到隨園的狐狸不但會協助整理家務，還會洩露鄉試和會試的試題。晚清甘熙的《白下瑣言》中，不但提到南京貢院中一大堆有待超度的孤魂野鬼變為狐狸，到處走來走去，還發出雜亂的聲音。更神奇的是，有一隻狐狸經常前往奉祠寶志禪師的靈谷寺禮佛，由於每次去，都跪在同樣一塊磚地上，以致於地上有兩膝凹深寸許的痕跡。⁴³

趙翼則不僅提到北京多狐祟，連他居住的地方，也有狐狸像鬼怪一樣來騷擾：

京師多狐祟，每佔高樓空屋，然不為害，故皆稱為狐仙。余嘗客尹文端第，其廳事後即大樓，樓下眷屬所居，樓之上久為狐宅，人不處也。嘗與公子慶玉同立院中，日尚未暮，忽有泥丸如彈者拋屋而下，凡十數丸。余抬其一仰投之，建瓴之屋宜即拋下矣，乃若有接於空中者，不復下，亦一奇也。⁴⁴

這種樓下為人居住，樓上則為狐狸佔據的情形，看起來實在有些不可議。不過這棟大樓也許空間夠大，所以可以做到互不打擾的情況。但趙翼搬家後，就沒有這麼好的事了。乾隆二十三年（一七五八）正月，汪由敦謝世，趙翼在春天由汪宅搬到宣武坊椿樹胡同，並將母親等人接

到北京：「余僦屋醋張衙衙，其屋已數月無人居。初入之夕，睡既熟，忽夢魘，若有物壓於胸腹者。力掙良久，始得脫。時月明如晝，見有物如黑犬者從窗格中出。明日視窗紙，絕無穿破處。先母命余夕以二雞卵、一杯酒設於案，默祝焉。詰朝，卵、酒俱如故，而其物不復至。」⁴⁵

這裡的狐狸在趙翼住進來第一晚，趁他熟睡時壓在他身上，久久不肯離去，也許是要懲罰他佔據了原來屬於牠們的安靜空間。第二天也許知道事情已經無法挽回，或者真是因為趙翼的祭祀，就默默地消失離去。事涉虛玄，誰也提不出合理的解釋。不過如果袁枚聽到這則故事，有名有姓，又有具體內容，說不定還真的會寫進自己的《子不語》裡。但他也可能會覺得自己家中狐狸的演出，比這則故事更富戲劇性和神怪色彩。

趙翼在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三十五歲時，總算進士及第。主考官以第一進呈。但乾隆為了籠絡西部民心，把第三名陝西人王杰擢為第一，趙翼則以一甲三名及第。而他因為在軍機處待過很長一段時間，惟恐閱卷的軍機大臣熟悉他的書法、筆跡，還特別改變平常的習慣，改用歐陽率更體。⁴⁶

趙翼在考試時改變書法，其實背後還有一段曲折的情節。我們可以把他的說法摘要簡單的說明。最主要的原因，是有一位軍機行走的御史上奏，請和主試的軍機大臣有親族或子弟應試者，應採用迴避制度。原因是上一屆的狀元畢秋帆、榜眼諸桐嶼，都是軍機中書：「故蜚語上聞，有歷科鼎甲皆為軍機所佔之說。」等到會試榜發，「而余又以軍機中書得雋，傅文忠公為余危之，語余不必更望大魁。而余以生平所志在此，私心終不能已。」原來趙翼畢生的目標不僅是考上進士，還希

望能考中狀元。但知道內情的傅恆卻擔心他的處境非常危險。

趙翼變更書法，應該是他也聽到相關的傳聞。而擔任閱卷大臣的兩位劉文正公和劉文定公並不知道變異書法的事，所以把趙翼的試卷都列為高等。劉文定公只擔心趙翼在進呈的十份考卷中，卷入一甲。所以反覆地再「遍檢諸卷，意必得余置十名外，彼此俱無累矣。」所以傅恆的擔心完全是有道理的。「及檢，一卷獨九圈，當以第一進呈。」而那一年閱卷的大臣有九個人，「九人皆圈者惟此一卷」。多心的劉文定公再仔細看了一遍這份試卷，擔心就是趙翼的試卷，特地告訴劉文正。劉看了後，大笑曰：「趙雲崧字跡雖燒灰亦可認，此必非也！」⁴⁷

可見趙翼在中書和軍機處待了這麼多年，對上層的許多傳說和政治、交易非常清楚，他應該多少也聽說了相關的傳聞，所以特別用了一種平常從來不用的書法體裁，把自己救活。劉文定從頭到尾就懷疑這份考卷是趙翼的，反覆檢查了二百七十份卷子，就是找不到具體的證據。這個時候，曾在內閣和軍機處待過的將軍兆惠剛好平定了大小和卓之亂，凱旋回京，也奉命加入閱卷。他說自己不懂漢文，乾隆回答道：用試卷上已經有的圈點為記，「圈多者即佳」。兆惠就照著數圈法，把唯一得到九個圈的以第一進呈。我們原來都以為宋以來的科舉考試，已經是公正可靠的取士制度，趙翼的例子讓我們知道背後還有各種的政治考慮。如果不是因為他自己的機警，這次一定又是鎩羽而歸。

臚傳之日，一甲三人例出班跪，余獨掛數珠，上陞座遙見之。後以問傅文忠，文忠以軍機中書例帶數珠對，且言昔汪由敦應奉文字皆出所擬，上心識之。明日諭諸大臣，謂趙翼文自佳，然江、浙多狀元，無足異。

接著又把王杰調到第一的原因再說了一次。第二天又講了好幾次，

似乎有一點對趙翼感到抱歉的意思：「於是鄉、會試翼皆蒙欽點房考，每京察必記名，及授鎮安府、赴滇從軍、調廣州、陞貴西道，無一非奉特旨，上之恩注深矣。向使不歸田，受恩當更無限。尋以太恭人年高，乞歸侍養。」⁴⁸

被派到最偏遠的西南邊疆，換作全祖望，大概早就一口拒絕了，趙翼卻把它看成是皇帝的特殊恩典。我們也只能說他是一位野心不大、隨遇而安的學者、官員。趙翼三十五歲進士及第，雖然不能和袁枚二十四歲就一舉中第相比，但三十五歲其實也算正常。不過在此之前，他已經考過好幾次，都名落孫山。幾乎和所有應考的考生一樣，在考前不是求神問卜，就是像袁枚一樣有奇跡般的遭遇。

根據趙翼自己的說法，他早在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壬申年），二十六歲時就考過一次，事前還請教過一位本身也是進士出身的董仙翁，自己這次科考的結果，答案是不中：

董華星達存，吾邑人，壬申進士。精六壬奇門術，相宅尤奇驗。壬申將會試，須臾宅貢院前，余與之約同寓矣。時余客座師汪文端公第，公為余賃一宅，余不敢卻，乃囑內弟劉敬輿偕董寓，董所親擇也。又有吾鄉符天藻亦附焉。

這位被稱為董仙翁的進士，「精六壬奇門術，相宅尤奇驗」。趙翼本來在考試前，在貢院前租了一間房子，和同樣在這一年應試的董華星住在同一棟房子內。但趙翼的老師汪由敦幫他另外租了一間房子，趙翼不敢拒絕，只好派他的內弟去和董一起住。

二場後，余詣董，私問其寓內當中幾人，答曰：「三人俱可雋，恐符君或失之。蓋夜臥須各按本命定方位，而符懷疑，不我從也。」出榜，果董、劉俱成進士，余與符落第。⁴⁹

結果是趙翼和那個不太相信董說法的符姓同鄉一起落榜。除了自己的經歷外，趙翼還特別提到這位董仙翁指點江蘇巡撫，因而升官的故事：

江蘇巡撫莊公有恭，延之相衙署，董為改葺數處。既落成，公將出堂視事，董止之，為擇一吉日時而出。屆期坐甫定，轅門外忽傳鼓報喜，則加宮保之信適以是刻至矣。

江蘇巡撫的故事大概很快就傳開來，其他大官紛紛向他請教先人墳墓的方位問題，也都神準：「他奇驗多類此，人皆稱『董仙翁』」。⁵⁰

袁枚基本上既不信佛，也不信道，大概只相信隨園的狐狸。趙翼則完全不同，任何怪力亂神的形式，只要靈驗，他就相信。除了董仙翁外，下面這則乩仙也是一個例子。從趙翼的自述中，他顯然看過不少乩仙，有的靈，有的則不靈。下面這則記載中這位能請仙的孝廉，是趙翼的同鄉，趙翼在京師時，特別請他來問事；從全文判斷，問的也是科舉一事：

扶乩請仙，到處皆有，不得謂無其事也。大約人死後，必有數十年靈爽，為符咒所召，則降乩而來，非必純陽輩也。其中亦靈蠢不同，皆余所親驗者。余鄉孝廉王殿邦善請仙，在京師時，余邀來決事。隔宿先草一疏，至期焚於香案。殿邦不知何語也，而所判語輒針鋒相對，其降壇

詩尤切合。余廳事後門聯，有「富貴」「平安」字，外人所不見。而是日香案供水果，與門聯又不相值也。降壇詩輒云「香煙篆出平安字，水果嬌成富貴花」。則豈非仙從廳後門過而來耶？先至者為回道人，即純陽也，則呼余為「趙子」；後至者為盧道人，則呼余「探花公」，似亦各視其身分，以為相接之高下。而其所判詩，起句後循其文義，下文亦可意揣而得，應作某字，余方思及而乩已書矣。大約每字總比余早半字工夫。⁵¹

後來趙翼在永昌時，一位滿人官員的兒子也能請仙。但趙翼稍微試探了一下，就知道這次所請的顯然是「靈蠢不同」的蠢物。最後的結論是：「乃知所符召者，不分仙鬼也。如王殿邦所請，則不必畫符，但念咒，一揖即至。蓋其家設壇虔奉已久，相熟習云。」⁵²

除了相宅、扶乩之外，趙翼也提到一般人不太會碰觸到的祝由科。祝由科本來是中醫的一種，但因為巫術的色彩太強，所以在正統醫學裡很少被觸及。趙翼接觸的這位祝由科專家還不是普通人，而是他在軍機處時的同事。趙因為每次和他比賽腕力都輸掉，一直在設法報仇。有一天他拿起一個破板上的木板，並通知陳玉亭他要怎麼作：

湖南有祝由科，能以符咒治病。余與陳玉亭同直軍機時，皆少年，暇輒手搏相戲。玉亭有力，握余手輒痛不可忍，余受侮屢矣。一日在郊園直舍，余憤甚，欲報之，取破櫬一桃，語玉亭：「吾閉目相擊，觸余桃而傷，非余罪也。」余意閉目則玉亭必不敢冒險來犯，而玉亭又意冒險來，余必不敢以桃擊也。

沒想到事情的發展出乎兩人的意料，等到趙翼聽到聲音，打開眼睛，陳玉亭已經是血流滿面，垂垂待斃。在緊急處理後，趙翼立刻叫車把陳送入城中。當天下班後，急忙的騎著馬去探視：

忽聞桃端搯一聲，驚視，則玉亭已血滿面，將斃矣，蓋桃著唇間也。急以湯灌之，始甦，呼車送入城。是日下直，余急騎馬往視玉亭，而馬忽跳躍，亦跌余死，半刻方醒。及明日見玉亭，玉亭故無恙。後其家人語余奴子，始知余之跌，即玉亭所為。祝由科能以傷移於人也。⁵³

趙翼從馬上突然掉下來，幾乎跌死，才知道祝由科法術的力量。

趙翼版本的《子不語》中，還包括另一項少見的摸骨功。在這項記載的一開頭，他先說明「術家又有揣骨聽聲之法，多瞽者為之」，然後從《北史》高歡開始，簡要的講了幾個歷史上有名的例子。故事的主題從雍正年開始，和他的恩師汪由敦有關，但此時的汪還只是諸生，主角是他的一個學生：

近時亦尚有精其術者。雍正年間，浙東有史瞎子者，遇男子則揣骨，女子則聽聲，言休咎奇中。徐文定公元夢撫浙時，其孫舒文襄赫德相國方朮角，而休寧汪文端公由敦以諸生為之師。文定令史相師弟二人。史曰：「皆大位也。」時舒以世家貴公子，其顯達固意中事；文端則寒諸生，念不到此。謂史特因弟以及師，聊作周旋語耳。⁵⁴

這位史瞎子人很周到，大概怕主人感到尷尬，而白天說的「皆大位也」，是客套周旋的話，所以晚上特別到書塾：

是夕，史獨偃偃到書塾，謂文端曰：「君勉之，將來官職聲名在主人之上。」文端益惶恐不敢當。史曰：「非譎語也。君寒士，諛君何所利？正以我之命，某年當有厄，某年當得脫。計君是時已登顯仕，我之厄或由君而解，故鄭重相托。君是時幸勿忘今日言，當力為拯之。」⁵⁵

原來這位瞎子連自己那年會碰到災厄，都已經一清二楚，特地在晚上到書塾，向汪由敦求救。結果事情的發展果然如史所言。史先是被推薦給雍正，最後卻突然被發為民，汪由敦也因為權責所及，而救了史瞎子：

已而，或進史於世宗憲皇帝，奏對後，忽奉旨發遼左為民。至今上御極之十年，詔軍流以下皆減等發落。時文端公果為刑部尚書，乃檢史舊案，則係特旨發往，不載犯罪之由，同列多難之。文端以其罪不過軍流，正與恩詔相符，乃奏釋焉。既入京，仍客於文端第，則益韜晦，不肯言禍福矣。⁵⁶

這篇長文的結尾，也極富戲劇性，趙翼因為剛好住在汪家，所以用了史學家的筆法，把史瞎子的故事，從歷史中一般的揣骨一直講到文端的長子，讓人難以不信：

歲庚午，文端長子承沆方應舉，文端夫人望之甚切，請史決之。史曰：「即當得六品官。」六品者，惟翰林修撰及部主事。時文端方直禁近，子弟若登科第，必不至分部，其為狀元官修撰無疑也。母夫人方竊喜。無何，文端為是科主考官，承沆迴避不得試，共以史言為妄矣。其

冬，特旨賜文端蔭一子，承沆果得主試官，正六品。其奇中如此。余以是歲客文端第，故知之甚悉。其他奇驗尚多，不勝縷述也。⁵⁷

趙翼在二十三歲入京，四十歲出都，十幾年內，親身經歷或目睹了種種我們只知其名的傳統方術，並詳細記述下來，讓我們對十八世紀中國傳統文化的豐富內容，有了更多的了解，也讓他的歷史敘事更為多元。

有趣的是，趙翼雖然相信這些法術，卻和袁枚一樣，並不是佛教徒。不過他在敘述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國興盛時，則認為和上述各種奇奇怪怪的法術，有很大的關係。一般佛教的法師在論及佛教時，很少人會直接觸及各種怪力亂神的描述。趙翼卻選擇從這個角度出發，去解釋佛教在中國能吸引無數信眾的原因。在〈洛陽伽藍記〉一文中，他先歷數了史上有名的寺廟後，然後提出佛教風行一時的原因：

按佛教既無益於身心性命，又無益於國計民生，不知何以風行若此。今且更千百倍焉。此固愚民易為所惑，然其始亦必有奇異動人之處，是以所至皈依。如晉書載記內所誌誦經解難、臨刑枷鎖自脫之類，大概或竟有其事。即如《伽藍記》所謂盤陀國王捨位於子，向烏傷國學婆羅門咒，四年盡得其術。還，復登王位。就池咒龍，變龍為人，向王悔過，實足駭人聽聞。是以人皆信嚮，到處崇奉。

烏傷國有如來曬衣處。龍王寺有如來履石之跡。婆樓城有如來投身餵虎處。王城南摩休國有如來剝皮為紙、拆骨為筆處。再西行五日，有如來捨頭施人處。辛頭河有如來作摩竭大魚以肉餵人處，有如來挑眼施人處。雀離國有如來為尸毘王救鵠處。那竭城有如來浣衣處。雖皆出於附會，然能使天下人人附會，必非無因。蓋佛教多在咒語、偈語，如張道

陵在鶴鳴山造符咒，傳之至今猶有驗者。并里俗之祝由科、圓夢等技，雖不識字人習之，亦能驅使鬼神，不可盡以為誕妄也。世間萬事無不有，豈可以方隅之見概之哉！⁵⁸

趙翼在這篇文章中，把祝由科也算成佛教的方術之一，讓我們覺得奇怪。不過也許正由於他經歷過祝由術的神奇之處，所以在這篇文章中把佛教簡化成咒語、偈語，並認為教徒人人都能驅使鬼神，讓他對佛教的流行有了一套屬於他自己的解釋。不過最後一句「世間萬事無不有，豈可以方隅之見概之哉」卻也反映了他寬廣的胸襟。

趙翼從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二十八歲考取中書舍人開始，⁵⁹就一直在內閣和中央工作。二十一年，選入軍機處行走，因為幫大學士傅恆等人擬寫應奉文字，深受傅恆的依重。⁶⁰趙翼在自己的文章中，也特別有一段相關的記載：

傅文忠文學雖不深，然於奏牘案卷，目數行下，遇有窒礙處輒指出，并示以宜作何改定，果愜事理，反覆思之，無以易也。余嘗以此服公，公謂無他，但辨事熟耳。尹文端以南巡事，隔歲先入覲。公嘗命司屬代作詩相嘲，中有句云：「名勝前番已絕倫，聞公搜訪更爭新。」文忠輒易「公」字為「今」字，便覺醞藉，可見其才分之高也。文忠不談詩文而極愛才。余在直時最貧，一貂帽已三載，毛皆拳縮如蝟。一日黎明，公在隆宗門外小直房，獨呼余至，探懷中五十金授余，囑易新帽過年。時已殘臘卒歲，資正缺，五十金遂以應用。明日入直，依然舊帽也，公一笑，不復言。嗚呼，此意尤可感已！⁶¹

趙翼在京師工作了三年，卻貧困異常，一頂貂帽戴了三年，也無錢更新。傅恆好意的在年前給了他五十金，對缺錢的趙翼而言，無異是天降的禮物。自然會長記在心。

傅恆看起來對尹繼善不是特別友善，不過在趙翼眼中，尹繼善在江南留下的政績，卻值得一提再提。我們在前一章中，已經簡短的提到趙翼對尹的評價，這裡我們可以用趙翼自己的記載，讓尹的政績可以寫進歷史中：

尹文端節制兩江凡四度，德政固多，而最得民心在嚴禁漕弊一事。先是，有司收漕糧以腳費為名，率一斗準作六七升。公初巡撫江南，奏明每石令業戶別納兌費錢五十二文，而斗斛聽民自概。有遺粒在斛之鐵邊者，亦謂之「花邊」，令民自拂去。其時有司簽書吏入倉收漕，莫肯應也。其後桂林陳文恭撫吳，胡文伯為藩司，皆守成規，弗絲毫假借。有某縣令戈姓，每石加收一升五合，輒被劾坐絞。漕務肅清者凡四十餘年，皆文端遺惠也，宜吳人思公至今猶不置云。⁶²

大概由於漕運和運河的關係，趙翼會特別寫到掌管河流的金龍四大王。如果不是經由他的記載，這位神祇也許就會和前面那些難得一見的方術一樣，漸漸被人遺忘：

江、淮一帶至潞河，無不有金龍大王廟。按湧幢小品，神姓謝名緒，南宋人。元兵方盛，神以戚畹，憤不樂仕，隱金龍山，築望雲亭自娛。元兵入臨安，赴江死，尸僵不壞。鄉人瘞之祖廟側。明祖兵起，神示夢當佑助。會傅友德與元左丞李二戰呂梁洪，士卒見空中有披甲者來助

戰，元遂大潰。永樂中，鑿會通渠，舟楫過河，禱無不應，于是建祠洪上。

謝緒由於是南宋人，對元人建國，顯然極端不滿。當明太祖起兵後，他在夢中表明會對太祖加以協助。成祖修會通渠，他也「禱無不應」。但晚明的治水專家潘季馴卻對運河不通，寫文章批評金龍大王。不幸他的一名書吏被鬼抓去見神，神明對潘的無禮非常不滿，不過後來還是透過書吏傳話給潘，說河水某日即通，從此以後，潘季馴就事神甚謹。

然則神之祀始于永樂中，而隆慶以後乃益盛歟？（本朝順治二年十二月，封黃河神為顯祐通濟金龍四大王之神，運河神為延休顯應分水龍王之神。）⁶³

順治年間，特地把黃河之神封為金龍四大王。趙翼這位大史學家，把類似的神話都寫得煞有介事，就像是在側寫十八世紀的歷史一樣。

趙翼從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二十三歲時，到北京發展，到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四十歲時，依依不捨的離開北京，到廣西任官，生活過得非常簡單。平常從內閣和軍機處下班後，基本上就是和幾位相熟的同事、朋友詩酒唱和。但在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元月，從軍機退值後，特地去看了一場北京的煙火表演。⁶⁴原來我們以為煙火到處可看，就是去散散心而已。但看完了趙翼的描寫後，我們才知道這種精彩的表演只有在一個大帝國的首都才可能看到：

上元夕，西廠舞燈、放煙火最盛。清晨先於圓明園宮門列煙火數十架，藥線徐引燃，成界畫欄杆五色。每架將完，中復燒出寶塔樓閣之類，并有籠鴿及喜鵲數十在盒中乘火飛出者。未、申之交，駕至西廠。先有八旗騙馬諸戲：或一足立鞍鞚而馳者；或兩足立馬背而馳者；或扳馬鞍步行而並馬馳者；或兩人對面馳來，各在馬上騰身互換者；或甲騰出，乙在馬上戴甲於首而馳者，曲盡馬上之奇。日既夕，則樓前舞燈者三千人列隊焉。口唱太平歌，各執綵燈，循環進止，各依其綴兆。一轉旋則三千人排成一「太」字，再轉成「平」字，以次作「萬」、「歲」字，又以次合成「太平萬歲」字，所謂「太平萬歲字當中」也。舞罷，則煙火大發，其聲如雷霆，火光燭半空，但見千萬紅魚奮迅跳躍於雲海內，極天下之奇觀矣！⁶⁵

馬上的各種表演，大概只有精於騎術的滿人可以做到。光看這些馬戲，就讓人不虛此行。從清晨到太陽下山，又出現第二波高潮。三千舞燈者的隊形變換，可以想見其精彩壯觀。這些表演，正好反映了十八世紀，盛清之際的國勢達到了五、六百年來的最高峰，和晚明政治的黑暗，形成了最強烈的對比。

趙翼利用了在北京的機會，也接觸到一些西方的奇技淫巧，如鐘鼓之類。西洋鐘錶能按時自鳴，在當時中國人看起來，可說是一種絕技。但如果不按時維修，照著鐘錶的時刻行事，反而常常誤了上朝的大事。傅恆就因此發生了一件讓他驚懼數日的插曲：

自鳴鐘、時辰表皆來自西洋。鐘能按時自鳴，表則有針隨晷刻指十二時，皆絕技也。今欽天監中占星及定憲書多用西洋人，蓋其推算比中國

舊法較密云。洪荒以來，在璿璣，齊七政，幾經神聖，始洩天地之秘。西洋遠在十萬里外，乃其法更勝。可知天地之大，到處有開創之聖人，固不僅羲、軒、巢、燧已也。鐘表亦須常修理，否則其中金線或有緩急，輒少差。故朝臣之有鐘表者轉誤期會，而不誤者皆無鐘表者也。傅文忠公家所在有鐘表，甚至僉從無不各懸一表於身，可互相印證，宜其不爽矣。一日御門之期，公表尚未及時刻，方從容入直，而上已久坐，乃惶悚無地，叩首階陛，驚懼不安者累日。⁶⁶

這些鐘錶都需要定時維護修理，調整時間，否則就變成「朝臣之有鐘表者轉誤期會，而不誤者皆無鐘表者也」。傅恆作為京中最有權勢的大臣，家中到處都是鐘錶，連侍從也人各懸一表於身。沒想到有一天他的表上顯示他還有足夠的時間，從容上朝入直。等他進入宮內，卻發現皇帝已經坐在位子上等了很久了。他即使不斷地磕頭道歉，還是「驚懼不安者累日」。趙翼從這些西洋的奇技淫巧得出「可知天地之大，到處有開創之聖人，固不僅羲、軒、巢、燧已也」的結論，在十八世紀，其實是走在時代之前的特識。

趙翼雖然沒有鐘錶，也幸好沒有鐘錶，不致誤事，但他卻從三十八歲起，開始使用眼鏡。⁶⁷趙翼也因此寫了一篇考證眼鏡來歷的短文。根據這篇文章，「此物在前明極為貴重，或頒自內府，或購之賈胡，非有力者不能得。」孫景章是用一匹良馬，才向西域的胡商換來。一直到嘉靖時，還是非常貴重少見的物品。

古未有眼鏡，至有明始有之，本來自西域。張靖之《方州雜錄》云：向在京師，於指揮胡瓏寓，見其父宗伯公所得宣廟賜物，如錢大者二，

形色絕似雲母石，而質甚薄。以金相輪廓而紐之，合則為一，歧則為二，如市中等子匣，老人目昏不辨細書，張此物加於雙目，字明大加倍。近又於孫景章參政處見一具，試之復然。景章云：「以良馬易於西域賈胡，其名曰優逮。」又郎瑛云，少嘗聞貴人有眼鏡，老年人可用以觀書，予疑即《文選》中玉珧之類。及霍子麒送一枚來，質如白琉璃，大如錢，紅骨鑲二片，可開合而折疊之。問所從來，則曰：「甘肅番人貢至而得者。」豐南禺曰：「乃活車渠之珠，須養之懷中，勿令乾，然後可。予得之二十年無用」云。瑛，嘉靖時人，是知嘉靖時尚罕見也。

《吳瓠庵集》中有《謝屠公饋眼鏡》詩，呂藍衍亦記明提學潮陽林某始得一具，每目力倦，以之掩目，能辨細書，其來自番舶滿加刺國，賈胡名曰鬻鬚云。則此物在前明極為貴重，或頒自內府，或購之賈胡，非有力者不能得，今則遍天下矣。蓋本來自外洋，皆玻璃所製，後廣東人仿其式以水精製成，乃更出其上也。劉跂暇日記，史沆斷獄，取水精十數種以入，初不喻，既而知案牘故暗者，以水晶承日照之則見。是宋時已知水晶能照物，但未知作鏡耳。⁶⁸

到趙翼寫這篇文章時，眼鏡已經遍及天下。原來的眼鏡，是用玻璃製成。後來廣東人改用水晶，效果更好。

邱仲麟在〈從明目到商戰——明代以降眼鏡的物質文化史〉這篇詳盡的長文中，對眼鏡的出現、引進和普及作了詳細的研究。並分析這種舶來品與中國社會糅合的過程，以及如何發展成獨特的物質文化。根據他的研究，眼鏡在隆慶元年（一五六七）以前，透過朝貢及邊區貿易被引進中國，但輸入量不大。隆慶元年以後，透過東南沿海貿易，玻璃眼鏡流通日多，通商口岸的居民亦開始仿製。進入清代，市面上產品充

斥，價格日跌。銷售方式，除店面之外，隨處兜售也頗常見。接著，他討論老花眼鏡、近視眼鏡，及驗光、鏡架的變遷。老花眼鏡的傳入見於記載始於一四二〇至三〇年代，一六〇〇年代使用者漸多。清代則有「四十為眼關」之說，從此老花逐漸嚴重，必須使用老花眼鏡。近視眼鏡在市面上流行，主要在康熙三十年（一六九一）以後。清代業者出售眼鏡，主要以十二種度數的鏡片，提供顧客選擇。而在道咸年間，有腳的新式眼鏡傳入，業者並開始仿製。第三部分分析使用眼鏡的特殊觀念與現象。明末清初，玻璃眼鏡頗受歡迎；但盛清以後，因所謂的「玻璃屬火易傷眼，水晶屬水能潤目」之說，水晶眼鏡為官員、士紳所愛用，市場佔有率攀升。其次，社會上還有眼鏡不可多戴的觀念。最有名的例子，是清高宗對眼鏡敬而遠之，認為這是物品操控人類的明顯案例，戴眼鏡並不可取。另一方面，戴眼鏡一向被視為有學問的象徵，年輕學子常刻意仿效。而且在清代，戴眼鏡具有某種炫耀性，其中墨色水晶眼鏡獨領風騷。⁶⁹

所以當趙翼在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開始使用眼鏡時，眼鏡在中國已經非常普及。而且照清代「四十為眼關」之說，再加上他淵博的學識，趙翼確實也到了該帶眼鏡的時候了。為此，他還寫了一首長詩，描述戴眼鏡前後的差別：

少年恃目力，一覽數行下。能從百步外，遠讀屏滿架。又能寸紙上，心經全寫罷。因之不自惜。逞用弗使暇。螢火貯囊照，鄰燈鑿壁借。倦勿交睫眠，怒或裂眦咤。豈知過則傷，索債乃不赦。年來理鉛槧，忽驚眩眊乍。

由於年輕時不愛惜眼力，使用過當，到此時整理文章時，常覺得眼花多眼屎。這時開始想補救，已經非常困難：

欲作蠅頭書，晴窗墨研麝。不敢對南榮，取光要旁迓。恭逢廷試期，方覲一戰霸。生平見敵勇，坐是臨陣怕。眼光故如豆，沉復蒙綃帕。真愁霧看花，幾俾晝作夜。

但是一旦戴上眼鏡，好像又進入另一個世界：

何來兩圓壁，功賽補天罅。長繩繫雙日，橫繩向鼻跨。瑩比壺映冰，朗勝炬燃樺。平添膜一層，翻使障翳化。涼月淨無塵，澄潭湛不瀉。瞳神失所居，賃此得宅舍。晦者攝之顯，漆室變臺榭。小者拓之大。蟻垤屹嵩華。空中花不存，鏡裡影逾姹。遂覺蝨懸輪，可以命中射。⁷⁰

當趙翼覺得他可以把蝨子掛起來，射箭命中時，就可以想像這幅眼鏡真的改變了他以後的世界。

趙翼在二十三歲選擇往京師發展，可以說是最正確的抉擇。此後一直到三十五歲中進士，半生的努力走到了高峰。接下來，他進入翰林院作編修，而辭出軍機。此後幾年，都待在翰林院。趙翼在翰林院的表現相當出色，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京察列一等，引見，御筆記名。第二年散館，他三十七歲，考列一等第二，獨得宣見垂詢，詩稿呈御覽。⁷¹

趙翼對這次得到乾隆的獨自宣見垂詢，可說是畢生難忘，在詩裡特別記載了此事：「三十餘人試殿墀，姓名獨荷帝疇咨。（上獨呼臣翼名

宣見垂詢。）小臣未敢他途進，聖主真懸特達知。詩草行書呈滿幅，（詩稿呈御覽。）磚花跪奏語移時，廿年牢落菰蒲士，何幸親承雨露私。」「傳聞天語殿東頭，益愧才非第一流。已忝班行詞館綴，曾邀名字御屏留。（去歲京察，蒙恩記名。）文章似惜楊無敵，骨相兼憐廣不侯。（引見後，上語大學士傅公，謂臣文自佳而殊少福相）。寒士從來感知己，況蒙帝鑒更何求。」⁷²

趙翼和袁枚的個性、興趣迥然不同。對這樣真正的寒士出身，又想在仕途上進一步發展的學者來說，能蒙皇帝點名，並單獨召見，當然是會永遠銘記於心的光榮歷史。不過，福無雙至，就在四月被乾隆召見過後，趙翼就得了嚴重的傷寒症，幾乎不治。他前面提到過的那些祝由之術等法術，對此毫無助益。還好他碰到一個最好的中醫，用盡了各種方法，將他從垂死的邊緣救回來。由於這首詩太長，我只能片段片段的摘述，看看這個活到八十八歲的老學者，是如何度過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關卡。「吾生未四十，飽歷憂患跡。今年運尤蹇，災星召時疫。病時入昏迷，不自記危厄。」在慢慢進入昏迷的狀態後，就由他的妻子、兒子來補述。剛剛發病時，趙翼並沒有想到這次的病情有多嚴重：「人言不汗死，我汗浹膚革。」用有沒有出汗來判斷病情，證明是一大錯誤：「豈知浮在腠，內邪實鬱積。浸尋數日間，其症遽增劇。」肝肺中的火氣，讓他完全失去了神智。病入膏肓後，「萬鬼奪魂魄」。他夢囈不斷，聲音卻漸漸瘖啞。

這個時候，真是「命真懸髮絲，危只在旦夕。」雖然請了不少醫師，但每人說的都不一樣。醫師沒有定見，親友卻都覺得他已經到了蓋棺論定的時刻。還好趙翼命不該絕，就在這時，碰到了救命的王又寧：「忽然得君至，豈非天所擇？就我六尺床，診我三部脈，謂尚有一線，

其路則誠窄。」全家人這時全都在旁待命，醫師也瞪大著眼睛仔細想。「當其心細時，游絲裊空碧。聽冰老狐渡，算碁國手弈。及其膽豪處，斬關奪險阨。昆陽決死戰，鉅鹿呼辟易。君術良已工，我命乃遂獲。」醫師像是在打一場決死戰一樣，最後總算救了趙翼一命。

最出人意料的是，這麼高明的良醫，卻不收任何費用：「學醫二十年，人命引己責。得效不望報，拯危甘為役。以是業雖精，家不積財帛。始知其胸襟，固高人數格。繫余叨活命，銘感到肝膈。愧無千黃金，安得雙白璧？囊因買藥罄，錢為襁災斥。書倉儲本空，硯田蕪愈墾。徒抱區區懷，相對惟踖踖。作詩紀絕藝，聊誌意無斁。異時《方技傳》，或取登史冊。」⁷³

趙翼得的病，親戚朋友都已經準備要把他送進棺材裡，沒想到被一位身懷絕技的中醫師治好了。但這位看了二十年病的醫師卻不收報酬，而趙翼雖然身為翰林院編修，卻因為治病而耗盡少有的積蓄。到最後，無以為報，只好寫了一篇長詩作為見證。從某個角度來看，趙翼似乎也只能這麼做。從乩仙、相宅董仙翁到湖南祝由科，他在北京這十幾年，確實碰到各種各樣的奇人軼事。如今又碰到一位醫術如此高明而不受酬報的醫士，對將來會成為一位大史學家的趙翼來說，這些際遇確實也已構成了一則一則的方技傳。

在他還沒有離開北京前，先為罷官南歸的另一位大詩人，也是他的至交蔣士銓賦詩告別，這樣做一方面是禮貌，也是一種慣例。但在內心裡，他其實並不贊成蔣的做法。他自己從貧苦中長大，即使在北京，生活也僅能維持：「頻年苦貧乏，今歲尤艱難。內子前致辭：明日無朝餐。一笑謝之去，勿得來相干，吾方吟小詩，一字尚未安。待吾詩成後，料理壘鹽酸。君看長安道，豈有餓死官？」北京的官固然不會餓

死，但還是看你敢如何做：「有客忽叩門，來送潤筆需。乞我作墓誌，要我工為諛。言政必龔黃，言學必程朱。吾聊以為戲，如其意所須。補綴成一篇，居然君子徒。核諸其素行，十鈞無一銖。此文倘傳後，誰復知賢愚？或且引為據，竟如史冊摹。乃知青史上，大半亦屬誣。」「吾友蔣心餘，才志並激宕。一朝——，豈曰非高尚。官去貧難歸，毋亦太孟浪。書生命本薄，作事須自量。得官藉饘粥，全家飽祿養。世無邴嘉賓，辦裝誰可仗。書因乞米修，錢待賣文償。以口腹累人，吾氣仍不壯。托命於君父，終勝門戶傍。」⁷⁴

這一系列的詩文中，筆潤也許是給自己一個下台階，不然如何應付妻子說的：「明日無朝餐」，這畢竟是最現實的事。蔣士銓的情況和全祖望頗為類似，但他至少還在翰林院待過一陣子，這些書生都像趙翼所批評的，從不考量自己的分量，到最後幾乎過的是乞討一般的生活。蔣士銓在倉促辭官後，「一歲攜家輒三徙，買宅金陵席不暖，艤櫂南昌帆又駛。鵝湖歸住逾半年，扁舟又向石城指。罷官已同鵲繞枝，為客更似魚失水。」「生平百尺樓嫌低，不屑侯門躡珠履。豈知翻傍矮簷下，求一托足艱如此。江湖可樂貧奈何，賦罷懷人淚瀾瀾。（尹相公自江寧還朝時，諭屬吏延君為鍾山書院山長，後有忌之者，遂不果。）」⁷⁵蔣士銓最後找不到歸宿，只好在乾隆三十年辭官之後，暫時住在江寧十廟前，過著「貧甚」的生活。⁷⁶

趙翼對這些原本有能力做官的讀書人，在不經仔細計算後，孟郎辭官，到最後四處漂泊，過著乞丐似的生活，雖然同情，卻也不無責怪之意。所謂「書生命本薄，作事須自量」，當然是從自己的經歷，和少時里鄰中貧苦的讀書人的生平得到的教訓。趙翼這些經歷，不禁讓我們懷疑：在這個號稱「盛世」的十八世紀，為何除了一般民眾外，我們還看

到這麼多貧苦的讀書人？

在此，我們可以簡單的談一下蔣士銓，十八世紀另一位有名的詩人。他經過幾次科考，都沒有考上，但卻意外的在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和趙翼在闈中相識，後來一同為官，同住一屋，開始了長達三十年的交情。⁷⁷

蔣士銓在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進士及第，雖然是殿試二甲第一，仍授翰林院庶吉士。三年散館後，授翰林院編修。京官其實沒有太多收入，他自己都沒錢了，看到需要救助的人，還是慷慨解囊。他滿腹經世濟民之心，但個性耿直，既不會逢迎，也不屑和官場那些人同流合污，所以仕途不順，反而寫了一些同情下層百姓的詩。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決定辭官。⁷⁸

乾隆二十九年，蔣買舟南下，不回南昌，卻僑居在南京，和袁枚為鄰。他和袁枚雖然很快成為知己，但知道在南京常住是不可能的，所以在第二年，還是回到南昌的故居。⁷⁹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趙翼接到蔣的來信，知道他生活的艱難，原來安排好的幾個書院的講座，也都因故失去。最後只好暫居在江寧的廟前。⁸⁰

趙翼對自己多年老友蔣士銓匆促決定辭官離開北京的下場，有清晰的了解。蔣因為遲遲不得升遷，又不能外放作一個循吏，憤而辭官。全祖望卻不能接受在翰林院散館後，考績被降為最劣等，派到地方作知縣的安排，憤而辭官回鄉。蔣願意到地方作一個好官，卻沒有機會；全是有機會卻不接受，和袁枚、趙翼、蔣士銓的選擇都不一樣。但一旦辭官回鄉，沒有了收入，生活立刻陷入困境。到乾隆六年（一七四一），三十七歲時，生活變得更加貧困，甚至三餐不繼，只好到揚州等地，向鹽商乞助。⁸¹他曾經這樣形容自己的貧困：「有明三百年，世宦之貧，未

有如吾家者也。」⁸²清代讀書人的貧困，確實是一個值得我們特別特別注意的現象。但像全祖望或蔣士銓這樣有聲名的史學家和大詩人，曾在翰林院供職，卻落得如此下場，讓人訝異而同情。

趙翼雖然沒有袁枚的資財，但他既清楚科舉的最後目的，也知道他必須靠著為官的薪俸養活他自己和家人。二十三歲入京尋找生路，到四十歲（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離開北京南下任官。在京師居住了十幾年的趙翼，從四次扈從出塞，參加木蘭秋獮，到知道北京的官場運作和豐富的文化，已經完全習慣了這裡的生活，但最後還是必須帶著無限的懷念，奉命到地方為官。只是他沒有想到他最後會去的地方，竟是帝國最南方的邊緣和最窮困的區域。

四十歲，對趙翼是一個值得特別銘記的人生中途站。六月，他六歲的長子耆瑞不幸在北京殤逝。十一月，和他前途悠關的任官令發佈，他出乎意料的被派到廣西鎮安府作知府。趙翼雖然和全祖望、蔣士銓對在地方為官有不同的看法，但對這個任命的第一個反應還是震驚和抗拒：

「先生以不習吏事，乞傳文忠公奏辭。」傅恆一方面阻止他進一步的請辭行動，另一方面，則盡力希望乾隆能收回成命：「文忠力止之，而乘間以先生學問優長奏。」乾隆為此在養心殿召見趙翼：「及先生請訓於養心殿，凡舊時履歷、在軍機處行走及代汪文端撰擬詩文等事，上已知之甚悉，一一論及。」趙翼則希望能夠繼續留在翰林院，「奏對時微露吏治未嫻之意。」「上諭之曰：『讀書人原有不能辦事者，汝在軍機處久，頗能事。廣西乃政簡民淳之地，汝初任留心練習，自可成好官。』」乃叩頭出。以十二月十九日挈家出都。⁸³

皇帝講了這麼多好聽的話，以趙翼的個性，自然只能全力以赴。乾隆表面上講的話，像是「廣西乃政簡民淳之地」，原來都是正確的，但

趙翼，乃至乾隆，都不知道他日後將處在一個如何艱難的險境中。

從北京到廣西（四一—四六歲，乾隆三十二—三十七年）

在北京待過人生最好的十七年的時光，在此揚名；親自參與了一個大帝國在全盛時期的某些最重要的決策，並在此結識了一些最好的朋友，一切突然告一段落——所謂「館閣清班十載深」，「官程忽赴粵江濱」——，趙翼就此踏上了僕僕風塵。下面我們抄錄他一首長詩的部分，讓他自己說出內心的感受：

官程忽赴粵江濱，除授榮叨御墨新。臣子敢因貧乞郡，聖明自重職親民。頭銜冰去寒猶在，膚寸雲攜澤要均。借馬杜陵今五馬，微軀何以答皇仁。

館閣清班十載深，行旌還帶寵光臨。專城我豈勝邊郡，（鎮安與安南接壤，為邊地要郡，向側在外補調。今以初任蒙特授，真異數也。）作吏人猶重翰林。寸燭三更新讀律，單車一輛遠攜琴。巖疆何等殷崇寄，敢戀虛名玉署吟。

一出盧溝跡漸遙，當年從此上雲霄。重來恰是回頭路，欲去還同拗項橋。敢以身微忘戀闕，或憑政最更登朝。露寒鴟鵂曾遊地，回首巢痕故未消。

江國年年入夢頻，之官今喜省衰親。征途遊子歸千里，新歲高堂正七旬。兒女青紅爭衣綵，湖山金碧好嬰春。（擬奉家母出遊蘇、杭間。）

團圞何者非君賜，好與鄉鄰仔細陳。

長安最樂是交知，文酒流連月有期。饌薄百錢堪作主，談深一字或為師。離筵忍打花奴鼓，（王夢樓諸公出守時，同人為演劇贈行。余則惟諸名士清尊祖餞，更番不休，自謂過之也。）空谷將賡木客詩。別罷都門車幾兩，他時落月有相思。

平生無一事堪豪，每到垂成易所遭。（余為教習三年，可得邑令，而考授中書；為中書六年，可遷部曹，而成進士，官編修；今六年，可得坊局，而又出守。每垂成輒易地，殊不可解也。）半世為文憐未就，一行作吏更何操。舊翻殘帙留兒讀，不朽名山讓客高。多少蒼生待康濟，始憐試手乏牛刀。⁸⁴

在這首長詩中，我們不難看出趙翼複雜矛盾的心情。他一方面要說服自己，鎮安雖然偏遠，卻是帝國南疆的重要據點。在和乾隆表明自己的意願時，希望仍然能像我們看到那幾位憤而辭官的進士一樣，繼續留在翰林院。但一旦聽到委婉的讚美時，也只好別無選擇的離開似乎絕大多數進士的第一選擇——翰林院這個被袁枚稱為「洞天福地」的所在。⁸⁵他看似抱怨命運對他的作弄，但也並未排斥成為一位地方官員。詩文中也隱約可以感覺到「半世為文憐未就」的感歎，最後還是會讓他在救濟完天下蒼生後，回到他真正想成就的名山事業——一位可以傳世的歷史學家。

除了翰林院的清高，他對北京最懷念的還是那些人才濟濟的大環境和知己們。他雖然懷念家鄉，也同樣頻頻回顧再也回不去的北京城：

「順風恰稱還鄉願，落日猶懸望闕心」。作為一位詩人，既然受到帝王特別的拔擢，此時也只能在宦海中浮沉了：「詞臣此擢非常格，忍逐時

趨宦海沉。」⁸⁶

乾隆三十二（一七六七）年正月，趙翼回到了闊別十幾年的舊家園。第一件事，就是帶著母親遊覽了蘇州、杭州，並在西湖住了十幾天。常州位於太湖北邊，往東南行，就到了位於太湖東邊的蘇州。再往南，就可以到杭州，地理位置相當適合。由於他的母親覺得廣西太過遙遠，決定留在家鄉，由趙翼的弟弟汝霖在家侍養。一旦將母親安排妥當，趙翼就從水路前往鎮安，在五月初抵達桂林。⁸⁷

袁枚在乾隆四十九（一七八四）年，出遊嶺南，經過南昌時，特別去探望已經在病危階段的蔣士銓，蔣乞以墓志銘，袁枚泣而頷首。⁸⁸在嶺南等地遊山玩水近十個月後，袁枚終於又回到了近五十年前去過的桂林，心情自然激動，好像經過了一場難得的大夢。但袁枚到桂林純粹是遊山玩水，而且在經過各種愉快的經歷後，他已經是近七十歲的老人了。

而趙翼在乾隆三十二年（一七六七），才四十一歲，正是年華鼎盛，仕途即將展開之際。他在五月經過桂林時，當然和袁枚不同，面對即將來臨的考驗，沒有任何多餘的心情去仔細觀賞桂林的山水。他在這裡拜訪了巡撫宋邦綏、布政使淑寶、按察使圖桑阿諸公。⁸⁹柳宗元（七七三—八一九）是與韓愈齊名的古文運動的大將。韓愈被貶到廣東潮州，在當地頗受人民愛戴，原來的鱷江因為他被改為潮江。柳宗元被貶到更偏遠的柳州，鬱鬱以終。⁹⁰但其實柳州是廣西的第二大城。趙翼被乾隆好言相勸的到鎮安，如果他當初仔細閱讀過地圖，一定會有一種被騙的感覺。如果柳宗元被貶至此，很可能更早就離開人世了。我們仔細查閱今天的地圖，好容易才找到在柳州更南方的鎮安，屬於貴港市下的桂平市。必須千辛萬苦的由灘江舟行，經過昭平峽、橫州等地，才能抵

達鎮安。趙翼在他的詩集和文章中，都分別提到。

我們先從他在《簷曝雜記》裡的描寫，再看他的詩，只能佩服他的適應力之強和他粗線條的神經。比起他在木蘭秋獮時，隨便找個空地，就可以立刻擬成一份奏疏，更是讓人羨慕。

在《簷曝雜記》卷二描寫趙翼在粵西灘峽的各種驚險際遇時，我們可以拿來和上一則對高士奇的描寫，作一個對比。之所以在這裡用高士奇的遭遇和趙翼的險狀作一個對比，一方面固然可以突顯前述趙翼「平生無一事堪豪，每到垂成易所遭」的命運；一反面也讓我們可以略微體會一下康熙、乾隆的統治風格。

清史稿對高士奇的記載如下：「高士奇，字澹人，浙江錢塘人。幼好學能文。貧，以監生就順天鄉試，充書寫序班。工書法，以明珠薦，入內廷供奉，授詹事府錄事。遷內閣中書，食六品俸，賜居西安門內。康熙，聖祖降敕，以士奇書寫密諭及纂輯講章、詩文，供奉有年，特賜表裏十匹、銀五百。十九年，復諭吏部優敘，授為額外翰林院侍講。尋補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遷。累擢詹事府少詹事。」⁹¹高士奇的人生，實在是一個傳奇，他沒有任何真正的功名，卻以一介監生的身份，最後走對了門路，靠著正在權勢頂峰的納蘭明珠的協助，居然進了南書房，受到皇帝的無比賞識。⁹²

趙翼對他的記載則稍長：

高江村（士奇），康熙中直南書房，最蒙聖祖知眷。時尚未有軍機處，凡撰述諭旨，多屬南書房諸臣，非特供奉書畫、賡和詩句而已。地既親切，權勢日益崇。相傳江村初入都，自肩襤被進彰義門，後為明相國家司閹者課子。一日相國急欲作書數函，倉促無人，司閹以江村對，

即呼入，援筆立就。相國大喜，遂屬掌書記。後入翰林、直南書房，皆明公力也。江村才本絕人，既居勢要，家日富，則結近侍探上起居，報一事酬以金豆一顆。每入直，金豆滿荷囊，日暮率傾囊而出，以是宮廷事皆得聞。或覘知上方閱某書，即抽某書翻閱。偶天語垂問，輒能對大意，以是聖祖益愛賞之。⁹³

這個時候，已經是康熙二、三十年左右，江村的才學和立筆寫就的本領，趙翼絲毫不落其後。但他運氣太好，先是認識了納蘭明珠（一六三五—一七〇八）。明珠因為讚同康熙消滅三藩之亂，而深獲皇帝的信任；後來又因為治理黃河有功，在康熙前半期成為最受重視的大臣。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八），他受到御史的上疏彈劾，「疏入，上諭吏部曰：『國家建官分職，必矢志精白，大法小廉。今在廷諸臣，自大學士以下，惟知互相結引，徇私傾陷。凡遇會議，一二倡率於前，眾附和於後，一意詭隨。廷議如此，國是何憑？至於緊要員缺，特令會同推舉，原期得人，亦欲令被舉者警心滌慮，恐致累及舉者，而貪黷匪類，往往敗露。此皆植黨納賄所致。朕不忍加罪大臣，且用兵時有曾著勞績者，免其發覺。罷明珠大學士，交領侍衛內大臣酌用。』未幾，授內大臣。後從上徵噶爾丹，督西路軍餉，敘功復原級。」「明珠自罷政後，雖權勢未替，然為內大臣者二十年，竟不復柄用。四十七年，卒。」⁹⁴明珠雖然從此失勢，但並未受到皇帝進一步的懲處。但高士奇這樣貪腐和企探皇帝的作法，居然被康熙完全給與正面的解釋，簡直讓人難以相信：

初因明公進，至是明公轉須向江村訪消息。每歸第，則九卿肩輿伺其巷皆滿，明公亦在焉。江村直入門，若為弗知也者。客皆使僉從偵探，

盥面矣，晚飯矣。少頃，則傳呼延明相國入，必語良久始出。其餘大臣，或延一二入晤，不能遍，則令家奴出告曰：「日暮不能見，請俟異日也。」諸肩輿始散。明日伺於巷者復然。以是聲勢赫奕，忌者亦益多。江村率以五鼓入朝，至薄暮始出，蓋一刻不敢離左右矣。或有譖之者，謂士奇肩襪被入都，今但問其家貲若干，即可得其招權納賄狀。聖祖一日問之，江村以實對，謂：「督撫諸臣以臣蒙主眷，故有餽遺，絲毫皆恩遇中來也。」聖祖笑頷之。後以忌者眾，令致仕歸，以全始終。猶令攜書編纂，以榮其行，可謂極文人之遭際矣。⁹⁵

趙翼這則大有保留的記載，讓我們了解到康熙在平定了三藩之亂後的種種不可思議的作為。他對明珠的待遇算是寬厚，但像高士奇這樣公然貪污納賄的人，即使在被御史揭露後，皇帝只是叫他回鄉暫避風頭，後來還是三番兩次的詔入南書房。

康熙二十八年，皇帝南巡，還特地造訪高在杭州的西溪山莊，並賜予匾額。也就是在這一年，左都御史郭琇無法再忍受，上疏揭發他的種種罪行：

結王鴻緒為死黨。給事中何楷為義兄弟，翰林陳元龍為叔侄，鴻緒兄瑱齡為子女姻親，俱寄以心腹，在外招攬。凡督、撫、藩、臬、道、府、廳、縣及在內大小卿員，皆鴻緒、楷等為之居停，哄騙餽至，成千累萬。即不屬黨護者，亦有常例，名之曰「平安錢」。是士奇等之奸貪壞法，全無顧忌，其罪之可誅者二也。光棍俞子易，在京肆橫有年，事發潛遁。有虎坊橋瓦房六十餘間，價值八千金，餽送士奇。此外順成門外斜街並各處房屋，令心腹出名置買，寄頓賄銀至四十餘萬。又於本

鄉平湖縣置田產千頃，大興土木，杭州西溪廣置園宅。以覓館餬口之窮儒，忽為數百萬之富翁。試問金從何來？無非取給於各官。官從何來？非侵國帑，即剝民膏。是士奇等真國之蠹而民之賊也，其罪之可誅者三也。

高士奇和王鴻緒等人結為死黨，向各個層級的官員索取賄賂，稱為「平安錢」，沒有多久就變成百萬富翁。但群臣畏懼他的權勢，或者是擁護他們，或者是觀望不敢言，

總之高士奇、王鴻緒、陳元龍、何楷、王頊齡等，豺狼其性，蛇蠍其心，鬼蜮其形。畏勢者既觀望而不敢言，趨勢者復擁戴而不肯言。臣若不言，有負聖恩。故不避嫌怨，請立賜罷斥，明正典刑，天下幸甚。疏入，士奇等俱休致回籍。副都御史許三禮復疏劾解任尚書徐乾學與士奇姻親，招搖納賄，相為表裏。部議以所劾無據，得寢。⁹⁶

但等到這次風潮過去，康熙又於三十三年，召來京修書。士奇既至，仍直南書房。三十六年，以養母乞歸，詔允之，特授詹事府詹事。尋擢禮部侍郎，以母老未赴。四十二年，上南巡，士奇迎駕淮安，扈蹕至杭州。及回鑾，復從至京師，屢入對，賜予優渥。上顧侍臣曰：「朕初讀書，內監授以四子本經，作時文；得士奇，始知學問門徑。初見士奇得古人詩文，一覽即知其時代，心以為異，未幾，朕亦能之。士奇無戰陣功，而朕待之厚，以其裨朕學問者大也。」⁹⁷尋遣歸，是年卒於家。上深惜之，命加給全葬，授其子庶吉士與為編修。尋謚文恪。⁹⁸

康熙號稱是中國歷史上最聖明的皇帝，騎術、武功無一不精。他對

西方的各種學問也展現出高度的興趣和一定程度的了解。他又深通中醫，對儒家的典籍也非常用功的學習。但如果不是因為趙翼在這篇文章中極端保守的敘述，我們簡直難以相信，這位歷史上的聖君，即使在從御史的奏疏中了解到高士奇的種種貪污、腐化，結黨營私的罪行後，還是一再的召他入宮。可說是昏庸至極。⁹⁹

用康熙自己的話來說：「朕初讀書，內監授以四子本經，作時文；得士奇，始知學問門徑。初見士奇得古人詩文，一覽即知其時代，心以為異，未幾，朕亦能之。士奇無戰陣功，而朕待之厚，以其裨朕學問者大也。」¹⁰⁰這點固然是可以讓人了解到他重用高士奇的原因，但科舉制度每三年經過激烈的競爭後，在翰林院內有多少向日後趙翼這樣有學問，人品端正，不收任何不義之財的讀書人，以康熙皇帝的聰明才智，難道完全不知道嗎？趙翼在他的著作中，從來不曾批評清代帝王的作為，但在這裡，對朝廷運作極其熟悉的趙翼，似乎無可抑扼的，用極端保守、遮掩的歷史記事，讓我們對這位聖君以及十八世紀朝廷的運作，有了更多的了解。

緊接著這條敘事後，我們就回到趙翼在渡粵西灘峽時的艱險。我們也很快就會了解乾隆把這位能幹的大臣，用溫婉的命令派到帝國最南緣的原因了。

粵西灘與峽皆極險，府江之昭平峽，橫州之大灘，右江之努灘、雞翼灘，左江之歸德峽、果化峽，余皆身經其地，而昭平峽最險。余初至桂林，由水路赴鎮安任。先是大雨十七晝夜，是日適晴。已刻自桂林發舟，日午已至平樂，舟子忽楫杙焉。余以久雨得晴，方日中，何遽泊？趣放舟，而不知其下有峽之險也。舟子不得已，乃發舟。山上塘兵亟呼

不可開，而舟已入峽，不能止，遂聽其順流下，但見滿江如沸，有數千百旋渦。詢知下有一石，則上有一渦，余始憊然懼，然已無如何。幸而出峽，舟子來賀，謂半生操舟，未嘗冒險至此也。余自是不敢用壯矣。後余調廣州，自桂林起程，百僚餞送，有縣令緱山鵬亦在座。余至廣十餘日，忽聞緱令溺死峽中矣。橫舟大灘長三十里，舟行石縫中，稍不戒輒齏粉，亦奇險也。自黔江下至常德府有清浪灘，略與橫州灘相等。兩處俱有馬伏波廟。而黔中之頭（難）灘，二（難）灘，三（難）灘，共三灘。路雖短而險更甚。¹⁰¹

趙翼在七月初抵達鎮安，多方了解風土人情。他在詩中形容的鎮安，真好像另一個世界：

宦轍經年到，郵籤萬里修，地當中國盡，（與安南接壤。）官改土司流。（明時土府岑姓，本朝始改流。）峻坂愁雲棧，（路從蓮花九峒而入，最險仄。）孤城仿月鉤。（城惟東南西三面，北則倚山也。）近邊多堠吏，按部半番酋。（所屬有四土司。）密箐千尋木，寒泉百丈湫。（泉自鑿隘山穴中出，性極寒。）四時無落葉，一雨或披裘。瘴要澆胸魄，（中瘴則胸膈飽悶。）妖曾紀肉毬。（相傳府衙有肉毬、肉腳之異。見《府志》及《說鈴》。）深宵蠶蠱放，白晝虎倏遊。魑客從人僮。狙公作盜賊。蠻方天混沌，猺語鳥鈎輶。儂姓還豪族，韋家說故侯。（地多儂、韋二姓，儂則智高之後，韋則相傳淮陰侯少子。蕭相國以托南越王，其子孫散居蠻土，去韓之半，以韋為姓者也。見《溪峒纖志》。）點唇檳汁染，約臂釧紋鍍。跳月墟爭趁，娶春俗善謳。儺皮齊贅易，握算賈胡留。（粵東賈此者多娶婦立家。）村婦無弓足，山農總

帕頭。性愚供使鹿，見小重多牛。籬壁穿多穴。（貧民編槿作牆，塗以泥，多穿漏如籬落。）欄房隔作樓。（欄房上層人所居，下層畜牛馬。）燒畚灰和土，接水木剝溝。靛采藍盈匊。（民皆采藍自染，無染匠也。）禾收穗滿篝。（摘穗成把，不刈藁秸。）簪包鹽有滷。菹窖菜成油。（以諸菜及牛羊骨實甕中，久則爛成汁，謂之窖菜，酸臭特甚，土人以為美品。）犬肉多於豕，（墟場賣犬以千百計。）檀薪賤似櫨。（山木供爨，雖紫檀不貴也。）鷓鴣羹味薦。蛤蚧藥材收。獾膽從蹄剔，（石羊膽以在蹄心者為貴，石羊即獾也。）豬豪激矢抽。（野豬豪似錐，能射人百步外。）山羊因血捕，水獺為皮搜。石斛花論價，（出奉議。）桃榔麵可洩。（出下雷。）竹根人面活。（向武有竹，其根似人面。）藤杖女腰柔。（大箐中多萬年藤，可以作杖。）物產真驚見，民情易給求。掛魚官閣肅，羅雀訟庭幽。閑倚半山閣，（署中獨秀山半有亭，可以眺遠。）時乘獨步舟。虞衡稽桂海，草木訂春秋。詩已傳邕管，官非謫柳州。勉修循吏績，撫字輯遐陬。¹⁰²

也許由於鎮安的風俗、出產、烹調食物的方法，和我們所了解的江南太不相同，我們原以為鎮安的民俗、土風、物產真的簡樸，但實際上讀起來，趙翼這首詩卻艱難、古奧而難以了解。

但一旦換成文章，我們的困惑立刻解決：「鎮安府在粵西之極，西與雲南土富州接壤，其南則處處皆安南界也。崇山密箐，頗有瘴。然民最淳，訟獄稀簡。縣各有頭目，其次有甲目，如內地保長之類，小民視之，已如官府。有事先訴甲目，皆跪而質訊。甲目不能決，始控頭目。頭目再不能決，始控於官，則已為健訟者矣。余初作守，方欲以聽斷自見，及至，則無所事。前後在任幾兩年，僅兩坐訟堂，郡人已歎為無留

獄，則簡僻可知也。此中民風比江、浙諸省，直有三、四千年之別。余甚樂之，願終身不遷，然安得有此福也？」¹⁰³

所謂「此中民風比江、浙諸省，直有三、四千年之別。」一語道出了江南和南方少數民族的重大差異。只從食物的烹調一個角度就可以看出，後者還頗有些茹毛飲血的「古」風。趙翼在此地任官兩年，只處理了兩件訟案，和在廣州的忙碌相比，簡直有天壤之別，難怪他說要「終身不遷」了。

接下來，趙翼又特別談到了鎮安的水土和瘴癘之氣：「鎮安故多瘴癘。鈕玉樵《粵述》謂署中有肉毬、肉腳時出現，而瘴毒尤甚。入其境者，遂無復生還之理。及余至郡，未見有所謂肉毬、肉腳者，瘴亦不甚覺。問之父老，謂『昔時城外滿山皆樹，故濃煙陰霧，凝聚不散。今人煙日多，伐薪已至三十里外，是以瘴氣盡散』云。惟水最清削，極垢衣盪漾一二次，則膩盡去，不煩手擰也。是以不論貧富，皆食豕脂以潤腸胃。余嘗探其水源，在城西三十里。地名鑒隘塘。水從山腹中出，有長石橫攔之，長三十餘丈。水從石上跌而下，作瀑布，極雄壯。城中望之，不啻數百疋白練也。匯而成川，繞城南而過。川皆石底，無土性，故魚之肉甚堅而無味。又東流，亦從山腹中出左江。蓋滇、黔、粵西諸水，大半在山腹中通流，其見於溪澗者不過十之一二而已。後余在貴州，探牟珠洞，秉炬入三里許，忽聞江濤洶湧聲，以炬照，不知其涯涘，益可見水之行山腹中者，如長江、大河，非臆說也。牟珠洞之水終歲在黑暗中，無天日光，水中生魚遂無目，尤見造化之奇。」¹⁰⁴

趙翼這篇山水的描寫，果然描繪出鎮安簡潔、清澈的世界，又回到往日在木蘭擬稿，寫完一字不改的文字能力。我還要再強調一次，趙翼在這本關於當代十八世紀的各個短篇記載，加在一起，就是一個傑出的

歷史學家，對他身處的世界，從北到南，從各個角度所作的最精彩的描述。

袁枚在晚年縱情於山水，留下了不少詩文。趙翼在鎮安雖然是作官，但他在這裡寫的文章，未嘗不能當成遊記來看。

趙翼除了對鎮安的水土、物產和民眾個性做了簡要的描述外，還特別敘述了鎮安的老虎。我們在前文中，曾描寫二十二年秋天，趙翼第二次參與木蘭秋獮時，乾隆獵虎的過程。也描述了康熙皇帝驚險而自傲的獵虎經驗。現在到了帝國最南方的鎮安，沒想到又有和老虎過從的遭遇。鎮安的老虎有兩種，其中一隻扮演者守護地方安寧的角色，被當地人視為千年神物；另一種則為數眾多，對當地人構成極大的威脅，而成為眾人射殺的對象：

鎮安多虎患，其近城者常有三虎，中一虎已黑色，兼有肉翅。月明之夕，居人常於〔攔〕〔欄〕房上見之，蓋千年神物也。余募能殺虎者，一虎許償五十千。居人設阱獲及地弩之類，無不備，終莫能得。檻羊豕以誘之，弗顧也。人之為所食者，夜方甘寢，忽腹痛，欲出便。其俗屋後皆菜園，甫出門至園，而虎已銜去矣。相傳腹痛即虎俵所為云。人家禾倉多在門外，以多虎故無竊者。余嘗有句云：「俗有鬼神蠶放蠱，夜無盜賊虎巡街。」蓋實事也。余在鎮兩年，惟購得一虎五豹。豹皆土人擒來，虎乃向武州人鉤獲者。其法以木作架，懸鐵鉤，鉤肉以餌之。虎來搏肉，必觸機，機動而虎已被鉤懸於空中矣。¹⁰⁵

這隻神虎除了偶爾傷及人命外，大部分時間，就像地方保安一樣，在晚上街道巡視有無盜賊出沒。但在萬山中的岢嵐州，就是另外一件事了：

聞山西岢嵐州在萬山中，最多虎，故居民能以一人殺一虎。其法用槍一枝，高與眉齊，謂之齊眉槍。遇虎則擗之使發怒，輒騰起來撲。撲將及，則以槍柄拄於地，而人鞠躬一蹲。虎撲來，正中槍尖，斃矣。或徒手猝遇虎，則當其撲來，輒以首撞其喉，使不得噬。而兩手抱虎腰，同滾於地，虎力盡亦斃。余在鎮安，曾以百千募湖南虎匠，至半年迄無一獲，安得岢嵐人來絕此惡孽也？

山西岢嵐州由於老虎太多，培養了人人能用槍支，甚至徒手殺虎的身手。這樣的能力，只有當地人最嫻熟。趙翼出了高價，想從湖南招募殺老虎的獵人，結果半年一隻都捉不到。不禁感歎，到那裡去找岢嵐人來消滅這些孽障。¹⁰⁶

除了老虎外，鎮安還有一種特產的黑猿。這種不輕易出沒的山中黑猿，在當地人眼中，被認為是預測地方大員宦途的最佳指標：

鎮安府署東北有獨秀山，高百丈。山之半一洞，深不可測。其中有黑猿，不輕出，出則不利於太守。余在郡時，以詳請前守韋馱保回京事，將被劾。上官檄余赴省，而猿忽出，滿城人皆謂太守當以此事罷官矣。有老者熟視久之，謂：「舊時猿出，多俯而下視，故官覆；今猿向上，當無慮，且得遷。」未幾，余得旨赴滇從軍，遂免劾。然馳驅兩年，勞苦特甚，猿蓋先示兆云。又天保縣令送一黑猿來，繫於楹。有門子擗之，相距尚七八尺，忽其右臂引而長，遂捉門子之衣，幾為所裂，而猿之左肩則已無臂，乃知左臂已併入右臂矣，即所謂通臂猿也。此猿竟不為人所狎，終日默坐。與之食不顧，數日遂餓死。¹⁰⁷

趙翼在前文中，已經講了好幾個怪力亂神的真實故事，包括相宅董仙翁、揣骨史瞎子、乩仙和湖南祝由科等，都無比靈驗。而這些真實的經歷，多半是在北京時發生，沒想到來到偏遠的鎮安，又碰到一隻同樣具有神奇預測能力的高山黑猿。不過和一般的人云亦云不同的是，一位專家作了更仔細的觀察，而作出更準確的預言。結果是，趙翼並未因為黑猿之現而被彈劾，反而因為清廷準備以雲南為基地，和緬甸作戰，廣西需要提供馬隻萬匹，總督李侍堯奉命駐守在梧州督辦。趙翼也隨即到梧州提供必要的協助。但在這個過程中，兩人卻為一場民眾聚眾和安南人糾結不休，而有近百人被捕，其中又牽涉到一件殺人案，趙翼的見解和李侍堯不同。李打算大事化小，即刻結案，趙翼卻堅持查個水落石出。

趙翼為此案，特別赴梧州，和李侍堯反復辯論如何結案。總督李公大怒，趙因而被彈劾。就在這個當頭，朝廷降旨，命令趙翼赴雲南參軍。李侍堯被迫追回已經發出的彈劾疏。¹⁰⁸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趙翼因為擔心從軍「吉凶未可知」，先返回鎮安，囑咐眷屬在秋天涼時，先回江南。他自己則在五月九日「束裝赴滇」。到了土富州，「江水暴漲，竿橋三十餘丈悉衝斷，督土官續成之。」橋長竿軟，輿馬俱難度，僕從皆匍匐，先生獨徒步過。兩岸觀者咸歎咤，先生笑曰：「余非不欲手足並行，以觀瞻所係，恐為人所笑也。」有地名老鬼墳，下臨絕澗，水湍悍，無橋可渡。僱土民三十，挾先生泅而渡，幾殆。行二十餘日至滇城，城中無一相識者。¹⁰⁹

趙翼在奉命從軍詩中，對自己以一介腐儒，得以待罪從軍，頗有感應：

軍諮榮拜詔書新，萬里猶蒙記小臣，政績未能河渡虎，功名敢想閣圖麟。正愁年少髀生肉，尚有家傳膽滿身。邊事頻年紆廟略，微軀忍復歎勞薪。

一紙爰書忤上游，風聲早晚勒歸休。難甘公府宣明面，已戴軍門秀實頭。劾書幸因軍事免，朝衫終仗國恩留。男兒官不遭彈去，便合沙場灑血流。（時方待劾，以奉旨從軍得免。）

少年曾亦慕勳名，今日真聽戰鼓聲。未便赤身能博虎，漫同白面喜談兵，地恢畫斧山河界，陣破雕題象馬營。萬里立功須膽智，令人到此愧班生。

腐儒身未習橫戈，薄技惟餘盾鼻磨。為政已應書下下，將兵敢說善多多。番頭魚貫長纓繫，蠻髻鴉盤細馬馱。傳語健兒休笑我，凱旋時節要饒歌。¹¹⁰

對趙翼來說，赴滇從軍是人生的大事，當然值得大書特書：

孰知我先別，從軍向南斗。緬甸西南夷，叢爾本小醜。邇來忽擾邊，騷及土司某。吾皇赫斯怒，鞠旅拉枯朽。軍前需驅策，選擇到下走。兵事敢告勞，行將赴賊藪。豈惜筋力憊，誓竭心血歐。卻憶君登朝，緋魚綴瓊玖。青綾被正溫，隄糜香可嗅。何日相追從，壺觴醉燕九。臨分期後會，參商隔卯酉。迢迢南北天，萬里各回首。¹¹¹

在即將從軍遠行之際，想到的都是斑白的老母、山妻和幼兒，成為無限的牽絆：

半年蒞邕管，拙政何所成。朝來奉簡書，忽復有遠行。遠行將何之？滇南佐用兵。王事敢告勞，辦嚴趣長征。獨念垂白母，聞信晝夜驚。妻孥又細弱，欲托無友朋。臨當出門去，不覺涕泗橫。報國固素懷，誓不共賊生。悲離何必諱，此亦人至情。

古來戎馬間，軀命長草草。一身既從軍，生死那得保。此意黯自憐，未敢向人道。作氣自振厲，命酒豁懷抱。山妻則已知，顧弗忍深考。間出一語商，似預籌未了。亂之以他詞，中心各如擣。臨別復何言，得歸不必早。寶我膝下兒，奉我堂上老。

自粵入滇路，處處皆瘴鄉。況當五六月，鬱蒸更為殃。深箐既陰穢，淫霖復淋浪。征途甫數日，一僕病已僵。我行日惴惴，起居慎周防。雖饑敢貪飽，雖暑敢愛涼？自惟出門來，命已付彼蒼。豈復自愛惜，私此七尺強。泰山鴻毛間，輕重要自量。與其觸瘴死，何似作國殤。

粵西祀伏波，滇南祀諸葛。代閱數千載，英風猶未沐。偉哉茲二公，建樹何宏闊。當其身在世，同此百年活。顧乃所成就，萬古瞻突兀。始知真天人，其才固度越。繫余本鰥生，經濟無一髮。敢詡白面談，垂涎覲勳伐。惟應師古人，忠誠勉自竭。雖輸雙鑠豪，聊矢盡瘁沒。¹¹²

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春天，將軍明公端因為征伐緬甸，在小猛育殉難「大學士果毅公阿里袞來為將軍兼總督，駐永昌。本軍機大臣也。巡撫明德亦在永昌辦軍需」。趙翼於是從滇城轉赴永昌，途中因為很難僱到挑夫，所以棄車轎改騎馬。經過博南，渡瀾滄江，走了十八天才到永昌。「果毅公已竚望久，即令在幕下。巡撫明公又令兼辦軍需局事。時同在將軍幕者為臬司諾穆親、員外郎明詩、薩里同，皆軍機故人

也」。

可說是為了打這場硬仗，清廷幾乎在雲南設立了一個五臟俱全的小朝廷。

霜降後，隨果毅公出邊，渡怒江，逾高黎貢山，歷龍陵、……各土司及虎踞、萬仞、鐵壁等關。周覽形勝，詢悉夷情，為進兵計。冬，阿文成公桂以總督兼將軍來與果毅公同駐一營，先生乃兼職二公之間。是年大兵暫停進征，有旨以偏師剿怵緬人。於是剿南坎，剿頓拐，剿戛鳩。凡兩將軍出行，命先生守大營、護將印，一切緩急應援，皆得便宜行事。是年十月，子廷偉生於鎮安官舍，程恭人即買舟歸。¹¹³

趙翼先是以詩文的身份知名於朝廷和帝國，接著開始寫這些出塞、充軍的歷史記載。大概他一輩子也沒想過，自己居然從老遠的家鄉常州，來到滇緬邊界，又變成了軍人。趙翼等征緬軍，駐軍於騰衝關外的達盞、遮放、平戛等諸土司城。連日無蔬菜，駐軍平戛買得蘿蔔，大喜過望。邊外諸土司地，每日清晨必起黑霧，咫尺不可辨，辰刻方散。¹¹⁴雖然已經是臘月天，但盞達營熱不可耐，命驍卒砍竹子，環植帳外，聊以禦暑。¹¹⁵由於天氣太熱，異乎尋常，趙翼特別為文討論：「雲南天氣炎蒸。余在盞達軍營度歲，布帳不敢南向，則面北以避日炙。然其地多西南風，則又於帳南合縫處用橫木支一罇，使透風。又令僕役伐焚夷村中大竹數十，環植帳外，稍可禦暑。然其地距騰越不及三百里，遙望騰越山巔積雪，乃經春不化，殊不可解。又大理府之下關，六月中常有雪團賣於市，喝行者以當飲冰焉。詢其由來，則取諸點蒼山最高處也。相傳五台山有千年不化之冰，六月長霏之雪。塞外苦寒，固宜爾，滇南極

炎地，乃亦有此。余嘗疑地氣有寒暖不同，而天氣皆涼，是以滇地雖暑，而山巔雪仍不化也。未嘗是否。」¹¹⁶

趙翼幾度參加木蘭秋獮，對塞外苦寒的天氣，認為是理所當然。但到了雲南，經歷了極熱的天氣，而山上的積雪卻經春不化，乃試圖用地氣寒暖來解釋。似乎也是猜測之辭。

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春，趙翼隨阿里袞、阿桂兩將軍駐騰越州。刑部郎中王昶、內閣中書趙文哲為兩淮鹽運使盧見曾案牽累罷官從軍前，與趙翼相會。四月初一，保和殿大學士傅文忠公來滇經略軍事，趙翼隨兩將軍以四月朔日迎於永昌。¹¹⁷乾隆派傅恆親自前前線督導軍事，可以看出軍情的緊急。而傅恆一向看重趙翼，所以特地把他調到幕下。當時正在討論到進兵道路，前一年明將軍由錫箔進，不得志。文忠在京時，有滇省送京之熟於緬地者數人，問知騰越州之西有戛鳩江，渡而西即緬屬之猛拱、猛養兩土司地。由猛養可直搗緬酋之木疏老巢，由木疏可直擣緬酋所居之阿瓦城。於是定議大兵渡戛鳩進剿，別令提督五福以偏師五千從普洱進，遙為牽掣。¹¹⁸

在北京擬定的作戰方略的奏摺由軍機定稿，攜至永昌。初六日正要出兵時，剛好牆壁間有地圖，趙翼指著地圖對傅恆說：「圖中戛鳩、普洱相距不過三寸，其實有四千餘里。兩軍既進，東西遠隔，聲息不相聞，進退俱難遙度。去歲明將軍之不返，由不得猛密路消息也。」地圖和實際的地理間隔相差太遠。傅恆猛然覺醒，問趙翼的進軍計畫。¹¹⁹

趙翼回答道：「大兵既渡戛鳩之西，則偏師宜由江東之蠻暮、老官屯進取猛密，則夾江而下，造船以通往來，庶兩軍可互應。文忠是之，乃罷普洱之兵，改偏師循東岸以進。文忠命先生以進兵路另為一摺入奏。其後渡戛鳩之兵，遭瘴氣多疾病，而阿文成公所統江東一軍獨完，

遂具舟迎公於猛養，渡而歸。又以此兵敗賊於蠻暮、老官屯，得以蕲事。先生曾經自愧從軍年餘無所贊畫，惟此一策不無小補云。」傅恆的識人之能，總算對大局有所貢獻。

「是月又隨文忠至騰越。先生以戛鳩渡江究非萬全策，倘渡江後不能掃犁而撒兵歸，恐賊綴於後，江阻於前，此危道也。力言於文忠，勸改進兵路。文忠以已奏定，遂不從。時又議冒暑進師，不必避瘴，謂春夏之交瘴初發，或不可當，至夏秋當漸減也。先生在滇一年，知南中氣候，七八月中瘴益甚。力言於文忠，謂夜之冷，不冷於黃昏，而冷於五更；日之熱，不熱於清晨，而熱於午後。蓋氣以積而愈盛，故秋瘴愈不可支。至霜降則瘴自消，且無雨，兵行始便利。文忠謂若是則須坐守數月，徒糜餉，非計也。」¹²⁰趙翼在鎮安兩年，對當地的氣候，特別是足以致命的瘴癘之氣的消長，有深入的了解。所以建議傅恆等到霜降時，瘴氣自消，再行用兵。但傅恆卻認為如此則需「坐守數月，徒糜餉，非計也。」所以沒有採納。¹²¹結果傅恆因感染了瘴疫而亡。¹²²

這個時候，大兵暫停進征，有旨以偏師剿憐緬人，於是由蓋達出師剿南坎、頓拐、戛鳩。剿戛鳩凱旋途中，邊外野人收得軍中逸馬來獻。¹²³這時剛好朝廷有旨，命鄰省官在滇者，仍各歸本任。所以趙翼在五月九日辭經略、將軍等，自騰越起行，六月三十日抵鎮安。鎮安士民對趙翼回任，歡欣鼓舞。當地的地方官，趁著趙翼在滇緬前線，征收米糧時，橫征暴斂。趙翼三令五申，禁止地方官和書吏征收超過界限的米糧：「有天保縣令姜某與攝府事金某商，謀按民田給以照，俾息訟端，其實欲藉給照以斂錢也。已令土目向各邨造田冊矣。」趙翼回任後，「廉知之，乃出示，寢其事。姜大失望，然民間免出此橫錢矣。冬收倉穀，又嚴禁各屬浮濫之弊。常平穀春借秋還，鎮安俗登穀皆連穗，

故不斗量而盛於竹筐，以秤權其輕重。向例出借時連筐五十斤，筐重五斤；則小民得穀僅四十五斤耳。及還倉，則五十斤之外加筐五斤，息穀五斤，又折耗五斤，為一秤。民已加十五斤矣。相沿日久，亦視為固然，不敢怨。而去歲以購馬濟滇軍，有司不無所累，遂於收穀時別製大筐，可盛百二十斤者收之。」¹²⁴

到這一年已無購馬費，「而各屬意欲以購馬年所收為額，先生預聞之。會總督至南寧閱兵，例往迎，而府倉亦有社穀當收。乃於秤之六十斤處鑿一孔，貫錘繩於其中，不可動移，聽民自權。筐五斤，又息穀五斤，變價交司庫，故以六十斤為一秤。於是民之以兩筐來者，剩一筐去，城內外酒肆食棚各醉飽，幾不能容。甫三日，秤穀悉收畢。」趙翼到南寧後，有歸順州民陳徇等到南寧來控收穀橫斂狀。¹²⁵

書吏等只要一有任何機會，就趁著趙翼到南寧時，超收米糧。受到壓迫的老百姓忍無可忍之際，在趙翼到南寧時，到衙署控訴地方官橫征暴斂的實情：「先生立遣役縛其監倉奴及書吏，痛懲之，而各屬之收穀皆不敢逾檢矣。」當地的居民感念趙翼的功德，不管他出門到那裡，都盛情以待：「鎮郡民由此感先生甚，每出行，各邨民輒來舁輿至其邨。巡歷而過，又送一邨，其邨民亦如之。父老婦稚夾道膜拜，日不過行三十里。至宿處，土銚瓦盆，雞豚酒醴，各有所獻，不煩縣令供頓也。」¹²⁶

作為一位歷史學家和地方官，趙翼有機會幾度出塞，參與木蘭秋獮，對當地的物產、風俗，都作了一手的觀察和記載，在鎮安、廣州、貴西等地為官，也對這些與漢文化和漢人迥然有別的地方民、風俗，有詳細的記載：

黔、粵土司地，苗、僮、瑤、僮之類，前朝叛亂無寧歲，非必法令不善，實其勢盛也。黔東為羅施鬼國，率苗人所居。黔西為羅甸鬼國，率僮人所居。客民僑其間，不及十之一二，故無以鈐制，而易於跳梁。然客民多黠，在其地貿易，稍以子母錢質其產，蠶食之。久之，膏腴地皆為所佔。苗、僮漸移入深山，而凡附城郭、通驛路之處，變為客民世業，今皆成土著，故民勢盛而苗、僮勢弱，不復敢蠢動云。惟粵西土民故瑤、僮種，今皆馴習畏法，蓋粵西土俗本柔懦也。¹²⁷

這則記載中，突顯了狡詐的漢人，如何藉著貿易手段，把少數民族的居住地逐漸霸佔的過程，以致當地土著被迫不斷往深山裡移動。

乾隆三十五年（一七七〇），趙翼年四十四。三月，以事赴省，途次得旨調守廣東之廣州府。事實上，在接到這份諭旨前，兩廣總督李侍堯已經打算拔擢趙翼出任，特別要左江道宋淇源把消息傳給趙翼，要趙先到總督衙門見面，然後由趙自己主動請求李幫忙，但卻被趙翼拒絕。

「先是總督李公之至南寧也，語左江道宋淇源曰：『廣州府缺出，廣東知府內無可調者，欲向廣西選調。而廣西各府亦少能事者，惟鎮安趙守可勝任。』使宋公道意。宋出語先生曰：「李公意已欲調君，但須君進見一面懇耳。』」趙翼因為怕因此會失去自己的主動意志，而必須完全遵循李的意旨，就告訴宋說：「鎮安，天子所授也。廣州雖善地，而由制府奏調，則出制府之力。吾輩作吏，受上司特奏恩，將何以自行其志乎？」¹²⁸

李一氣之下，上奏，轉而推薦梧州府尹：「李公以其無私請也，另奏調梧州守吳九齡。會吳已陞糧道，而李公之奏至，上乃以先生特調廣州。是時先生赴桂林，適宋公亦在省，歎曰『君命中合守廣州，然求

而得與不求而得何啻霄壤！』乃益服先生之自立為不可及也。」乾隆下旨任命趙翼調任廣州，讓宋不勝感慨。¹²⁹所以說趙翼命中註定會任官廣州，但求而得之，和不求而得之，中間的差異，無異天壤。

趙翼直接由桂林到廣州受任新職，又派人到鎮安接取眷屬。鎮安居民見到他的小妾蔣氏的轎子出城，都紛紛在門口設立香案跪送：「先生即由桂林赴廣州任，遣人往鎮安接取眷屬。蔣氏妾肩輿出城，街民千百家無不設香案於門跪送，以不得再見先生為恨，有泣下者。留族孫鶴沖交代倉庫畢，出，鎮安街民跪送亦如之。是年九月，歸順州陳恂等不遠四千里，又送萬民衣傘至廣，亦可以見此邦民情之厚云。先生每數平日宦途，輒念鎮安不置也。」趙翼在收取米糧時，完全站在民眾的立場，禁止書吏超收，質樸的鎮安人，對此感恩戴德，才會對他的離去，虔誠地表達他們的心思。趙翼也對此懷念不置。¹³⁰

既至廣州，李因為趙翼是奉特旨調守，所以特別看重他。巡撫德公保，是京師熟識，也傾心委任。而省會事繁，酬應冗沓，「先生日必坐堂訊獄，以八案為率，雖夜深弗輟也。會有海盜拒官兵而竄，盡捕獲之，共一百八人。按律，江洋大盜不分首從皆斬。先生念諸盜無殺人，案情尚稍輕，乃條別其輕重，殺三十八人，餘皆遣戍。其他平情折獄，無枉無濫多類此。」這一年，因為廣州距家稍近，乃迎太恭人就養官舍，程恭人并弟汝霖及其婦杭俱至。九月，子廷俊生，蔣氏所出也。廣州不像鎮安，公務繁忙。趙翼在捕獲海盜時，也從輕發落，正符合了他一貫處理司法案件的態度：「無枉無濫」。¹³¹

閩粵一帶，從明代實行禁海令開始，就困於倭寇之亂。而所謂的倭寇，並非日本人，而多是泉州、漳州一帶的人民，被迫以海寇為生。¹³²到了清代，康熙拿下台灣後，開放廣州、漳州、寧波和雲台山四個通商

口岸，對外貿易。乾隆時則只留下廣州一個口岸，進行所謂的「一口通商」，為日後英國發動鴉片戰爭留下很好的藉口。「一口通商」政策，也顯現出清廷對海洋貿易不重視的態度。大概因為這個原因，東南沿海還是海盜不斷。根據趙翼的記載，上述被捕獲的一〇八個海盜，都是世居廣東番禺的村民。正好歸廣州府管轄：

番禺縣茭塘十數村，世以海盜為業。其船曰「多槳船」，蓋海船皆趁風使帆，此獨用槳，故不論風之順逆，皆可行，其槳有至三十六枝者。行刦皆以白晝，遙望他船如黑豆許，則不能追及；或大如鴨，則無有不追及者矣。至則兩頭用鐵鉤拽其船，而群盜持刀仗往刦。亦有盜船仍被盜刦者，此船一二十人，方刦得貨，又遇盜船三四十人者，輒復為所刦。此類甚多，幾莫能致詰也。

其出海口有水汛兵譏察，則例有私稅。以出海一度為一水，率不過月餘。乾隆三十五年，盜魁陳詳勝者率其徒出海，久不歸。汛兵計其期已過，會出哨，遇之，遂索補稅焉。盜乞緩期，俟厚獲當倍償。兵不許，則相爭。兵以鳥槍斃四盜，盜亦以壓船石擲傷兵。於是兵以拒捕告，而制府入奏，責有司速緝。購得同為盜之黃姓者，許發覺後免其罪，始得陳詳勝等，而無左證。入其家，搜得分贓單一紙，不書姓名而有暗記，由是訊出二十餘人。又從二十餘人訊出他案八九十人，共一百八人。律載江洋大盜，不分首從皆斬，則俱鬼錄中數也。余念法不可追，而諸盜未有殺人案，則情稍輕。因略為條別：有懼而未敢從者；有患病伏於艙者；有被誘作火夫炊飯者；甚至年二十以下，則指為盜首之嬖童，初不肯服，尋知為生路也，亦忍恥認之。案既定，立決者三十八人，駢戮於教場，地為之赭。其餘皆遣戍絕徼，自是海盜稍清。然不數年，盜又

熾，巡撫李公湖乃殺至三百餘人云。

閩省海盜率借商船行劫。蓋盜不能製大船，則數十人駕一小船出海，遇商船，奪而據之，逼商人入艙，蓋以板而鐵釘釘之，使不得出。及行劫既飽，則駕至僻岸，各攜所得而去。商人在艙下，屬耳無人聲，始敢撞板而出，盜已不知何往矣。¹³³

從這則記載中，我們看到世居廣州中南部村落的居民，或者主動，或者被迫下海為盜。在最後一段，我們則看到福建海盜借用商船行劫的簡單描述。

事實上，這批被捕獲的廣州海盜，只是一波中的一小波。一直到嘉慶年間，大概因為人口的不斷增長，海盜的數量也大幅增加：

閩、粵外洋，自盜首蔡牽倣擾滋事，海氛不靖已十餘年。牽後為官兵所擊溺死，繼有朱漬為首，猖獗又數年。漬死，其弟朱渥獨不願為匪，嘉慶十四年冬，率黨夥三千三百餘人自首出投，海氛已稍熄矣。而外洋尚有郭婆帶（本名郭學顯）、張保仔二股，船數最多，剽掠亦日久。郭婆帶亦願為良民，張保仔邀其相助，不赴，并與保仔奮勇鏖戰，殺其夥黨百十人，擒獲三百餘名。自率其眾五千餘人，亦於十四年冬收入平海內港，赴官呈獻，並繳大小船七十餘隻、炮四百餘位。閩浙總督百齡具奏其事。上喜其悔悟自新，賞給郭婆帶官把總，令其隨同捕盜。

又同時有盜首東海霸陳勝等四百餘人，亦帶領船隻炮械來投首，地方文武官乘機勦捕，又殲賊六、七百人。余初不知外洋有如許盜賊，今據邸報，投首及擒獻、殲斃者不下萬人。真天子如天之福，自此東南數省，當長享清晏之福矣。¹³⁴

有了像蔡牽、張保仔這些活躍在廣州外海，以及香港、台灣的知名大盜，以及人數高達萬人的徒眾，我們可以想見清中葉以後，東海海域不得平靜的實況。

除了海盜外，廣州另外一個引起趙翼極大關注的現象，就是當地蜑民中的妓女：

廣州珠江蜑船不下七八千，皆以脂粉為生計，猝難禁也。蜑戶本海邊捕魚為業，能入海挺槍殺巨魚，其人例不陸處。脂粉為生者，亦以船為家，故冒其名，實非真蜑也。珠江甚闊，蜑船所聚長七八里，列十數層，皆植木以架船，雖大風浪不動。中空水街，小船數百往來其間。客之上蜑船者，皆由小船渡。蜑女率老妓買為己女，年十三四即令侍客，實罕有佳者。晨起面多黃色，傅粉後飲卯酒作微紅。七八千船每日皆有客。小船之繞行水街者，賣果食香品，竟夜不絕也。余守廣州時，制府嘗命余禁之，余謂：「此風由來已久。每船十餘人恃以衣食，一旦絕其生計。令此七八萬人何處得食？且纏頭皆出富人，亦哀多益寡之一道也。」事遂已。¹³⁵

一般研究清初的賤民，多會提到東南沿海的蜑戶。這批人以海邊捕魚為業，也以船為家。但趙翼特別提到依賴這批蜑戶為生的妓女。根據趙翼的描述，在廣州珠江的蜑船不下七、八千，「皆以脂粉為生計」。蜑戶在出海後回港，固定聚集在港邊，蜑船排成十幾層，「皆植木以架船，雖大風浪不動」。大船之間，有小船幾百隻，負責接送這一大批妓女。大批妓女都是由一些老妓買下來作自己的女兒，年齡十三、四歲就

要開始接客。重點是蜑船有七、八千隻，每天都來客不斷。趙翼守廣州時，雖然有上級建議禁絕，但趙翼的觀點非常務實、人性，就是每艘船有十餘人仰仗為生，如果嚴令禁絕，則牽涉到七、八萬人生計，所以就帥由舊習。而前來嫖妓的，很多都是有錢人，藉此來平衡財富，也是一個好辦法。

除了廣州外，潮州也有類似的綠篷船，環境較佳。一位修撰視學粵東，意外被一名姿色頗佳的妓女纏上，最後只好以五百金給這位妓女，才換回自己的自由：

聞潮州之綠篷船較有佳者。女郎未笄，多扮作僮奴侍側，官吏亦無不為所染也。有「狀元夫人」者尤絕出。某修撰視學粵東，試潮畢，以夏日回廣州，所坐船不知其為綠篷也。夜就寢，忽篷頂有雨滲及枕邊，急呼群奴，奴已各就妓船去，莫有應者。忽艙後一麗人裸而執燭至，紅綃抹胸，膚潔如玉，褰帷來視漏處，修撰不覺心動，遂暱焉。船日行二三十里，十餘日至惠州，又隨至廣州。將別矣，而麗人誓欲相從，謂：

「久墮風塵中，今得侍貴人，正如蛻骨得仙。若復淪下賤，有死而已。請隨入署，為夫人作婢以歿世。」淚如雨不止。百計遣之不去，贈以五百金始歸。而不知正其巧於索賁也。及歸而聲價益高，非厚幣不得見，人皆稱「狀元夫人」云。¹³⁶

在趙翼鮮活精彩的描述下，我們知道修撰手下的奴僕到夜半，已經各自到妓船上尋歡；正在無人承應的情況下，一個裸體的美麗女子執燭而至。在幾乎難以收拾的局面之後，這位修撰還不知道他碰到了一位精於此道的老手，只好付出高額的代價，買回自己的自由。這位裸體佳麗，

也從此聲價益昂。

趙翼在廣州府任內，雖然因為「省會事繁，酬應冗沓」，再加上每天常常審判案件到深夜，繁劇的工作和袁枚在江寧縣令任內類似。但他的好奇心和敏銳的觀察力，還是為我們留下了一些珍貴的采風圖。他對廣州境內的番人和西洋船，作了一番概略的考察。根據他的記載，當地人把外國人同歸為番人，而以顏色分為黑番和白番：

廣東為海外諸番所聚。有白番、黑番，粵人呼為「白鬼子」、「黑鬼子」。白者面微紅，而眉髮皆白，雖少年亦皓如霜雪。黑者眉髮既黑，面亦黔，但比眉髮稍淺，如淡墨色耳。白為主，黑為奴，生而貴賤自判。黑奴性最慤，且有力，能入水取物，其主使之下海，雖蛟蛇弗避也。古所謂「摩訶」及「黑崑崙」，蓋即此種。某家買一黑奴，配以粵婢，生子矣，或戲之曰：「爾黑鬼，生兒當黑。今兒白，非爾生也。」黑奴果疑，以刀斫兒脛死，而脛骨乃純黑，於是大慟。始知骨屬父，而肌肉則母體也。又有紅夷一種，面白而眉髮皆赤，故謂之「紅毛夷」，其國乃荷蘭云。

香山縣之澳門，久為番夷所僦居，我朝設一同知鎮之。諸番家於澳，而以船販海為業。女工最精，然不肯出嫁人，惟許作贅婿。香山人類能番語，有貪其利者，往往入贅焉。¹³⁷

香山等地，因為長期和洋人打交道，有人入贅娶澳門的番女，也有黑人娶當地人婢女的例子。

除了洋人外，趙翼在廣州期間，也對西洋船隻做了仔細的觀察、記載，對這些船隻的規模和操縱自如，顯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西洋船

之長深廣，見余所咏〈番舶詩〉，而其帆尤異。桅竿高數十丈，大十餘抱，一桅之費數千金。船三桅，中桅其最大者也。中國之帆上下同闊，西洋帆則上闊下窄，如摺扇展開之狀，遠而望之幾如垂天之雲，蓋闊處幾及百丈云。中國之帆曳而上祇一大繩著力，其旁每幅一小繩，不過攬之使受風而已。西洋帆則每繩皆著力，一帆無慮千百繩，紛如亂麻，番人一一有緒，略不紊。又能以逆風作順風，以前兩帆開門，使風自前入觸於後帆，則風折而前，轉為順風矣，其奇巧非可意測也。紅毛番舶，每一船有數十帆，更能使橫風、逆風皆作順風云。」¹³⁸所以在西方人入侵之前，趙翼已經先於其他官紳，目睹了西洋堅船設計的奇巧。

回到趙翼的仕途，他在乾隆三十五年（一七七〇）三月調到廣州府，才作了一年多，又在三十六年（一七七二）四月，「奉旨陞貴州分巡貴西兵備道。以五月卸廣州事，七月交代事畢，挾畫士吳澣游羅浮，歷梅花邨、華首臺、黃龍洞、沖虛觀諸勝，凡三日。先生以母親年高不能赴黔，欲解官歸養，乞李公代奏。李公不許。乃命汝霖夫婦奉太恭人歸，先生是時已有歸志。以家中老屋七間不能容眷屬，檢歷年宦囊稍有餘貲，付汝霖歸買邨後地，築室以待。八月，先生由廣西溯流至貴州之古州，陸行赴省。十月，抵貴陽。時蜀省方有進剿金川之役，上命將軍溫公福、故將軍阿文成公自滇赴蜀，路經貴西之威寧、畢節等處，皆先生所轄也。先生謁巡撫李公瑚出，即星夜馳赴威寧，辦集夫馬，過兵得無誤。」¹³⁹

乾隆三十七年，趙翼四十六歲。威寧、水程兩鉛廠，一向由糧道經理，大小官吏漁利其中。州牧劉標虧空事發，巡撫二人，臬司一人，糧道二人，州牧一人，都因此正法。於是改歸貴西道就近管理。趙翼以立法方始，「凡給發廠丁工價、馬戶運腳，舊時剋扣短發諸弊盡剔除之。

劉標案尚有在途未運鉛八百餘萬斤，巡撫圖公思德奏限半年運清。」¹⁴⁰趙翼督導州牧崇士錦等沿途勾稽催趲，在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全部運抵四川的永寧水次。圖思德正打算「以是為先生功，而先生以廣州讞獄舊案，部議降一級調用，奉旨送部引見。」圖思德打算上奏把趙翼留在貴州，所以「囑學使孫公士毅、藩司韋公謙恆、糧道國公棟咸來道意，圖公又親至省寓勸留。」但趙翼用母親年歲已高為由，乘此辭官，「便道歸省」，遂力辭歸。除夕至常德府。¹⁴¹

趙翼在貴西道任內，協助處理前任官員的貪污舊案，並順利將未運鉛如期運到永寧水次，廣西巡撫圖公思德認為是趙翼的功勞，打算請他留任，但趙翼卻因為在廣州任內的讞獄舊案，部議降一級調用，奉旨送部引見。雖然有巡撫的全力勸留，仍然藉著這次的懲處，解任辭歸。三十八年（一七七三）正月初一自常德啟行，經過洞庭湖、岳陽樓、黃鶴樓等名勝，都是他以前沒有到過的地方，總算可以藉此一遊。二月二十日抵達故里。這時他的母親已經七十六歲，精力日衰，趙翼想如果再入仕途，恐抱終天之恨，「乃遣人赴部具呈，乞暫留養」。剛回家時，「以所營新居未就，暫僦屋於城中。……十月，始至鄉，入新居，與弟汝霖仍同爨奉母，昕夕無間。自是里居不出者數年。」也就是在鄉居的這幾年，他努力寫成了《陔餘叢考》等書。¹⁴²

趙翼在南方為官的時間雖然不長，但卻先後在廣西鎮安、廣州和貴州西部待過，對他自己所受到的待遇有鮮明有趣的記載：

余出守鎮安，萬山中一官獨尊，鼓吹日數通，出門礮聲如雷。冬月巡邊，輿前騎而引者凡十餘，隊後擁纛騶騎又十餘，可謂極秀才之榮矣。然心竊自恐不能消受。一日方盥面，適內子對鏡曉妝，余瞥自見面目於

鏡中，謂內子曰：「君睹此面，可稱此臚仕否？」未數日而以詳請前守回籍事，幾被劾。會有旨從軍，乃得免。然滇中兩年，跋涉萬餘里，坐征鞍，寢戎幕，依然舊時出塞況味也。

既回鎮安，忽調廣州，乃大豪富。署中食米日費二石，廚屋七間，有三大鐵鑊，煮水數百斛供浴，猶不給也。另設水夫六名，專赴龍泉山擔烹茶之水，常以足趂告。演戲召客，月必數開筵，蠟淚成堆，履舄交錯，古所謂鐘鳴鼎食，殆無以過。然僅一年，遷貴西，署在威寧萬山巔。冬月極寒，下凌經月不止，彌望皆冰雪。自書吏、差役、門子、轎傘夫，皆仰食於官，否則無人執役矣。書吏行文書，每日紙幾番、封幾函，俱列單向官請給，天下無此貧署也。兩年之間，寒暄頓異若此。

統計生平臚仕，惟廣州一年。然在廣時，刻無寧晷，未嘗一日享華腴也。召梨園宴客，亦多命僚友代作主，而自向訟堂訊囚。每食仍不過鮭菜三碟、羹一碗而已。則固性所習，亦命所限也。¹⁴³

簡而言之，在鎮安出巡的派頭最大，鼓吹、如雷的炮聲，和前簇後擁的車騎，有點像是神明出巡一般。到廣州則突然變成了大富豪，還有專門的水夫負責運輸泉水到官署煮茶，我們好像回到了晚明，看到張岱在秦淮河桃葉渡品茶的情景。「演戲召客，月必數開筵」也仿佛晚明的江南。貴州則窮到書吏連紙都必須仰仗地方官的地步。讓我們難以想像趙翼描寫的是盛世的帝國邊陲。

除了鎮安外，趙翼認為滇黔兩地的民情也非常淳樸：「滇、黔民情最淳。征緬時，派滿洲、索倫兵各五千，每站過兵，須馬七百，夫二千，皆出之民間。上軫念民艱，按例加倍給僱價，然多為有司移用，民之應差者未必得也。其夫、馬皆民間按田均派。余自滇歸，一日小憩道

旁靈官廟，有生監及村老十餘人咸集，見余至，皆跪迎。余問其何事，皆不敢言。固詰之，則結算兵差費耳。問以費若干，則糧銀一兩科至六兩餘。余謂：『朝廷給價已加倍，何至煩爾等出財？』皆云：『藩庫例不先發，令有司墊辦。有司亦令民墊辦。俟差事畢始給。今差雖畢，而給與否未可知。且有司亦多他用，民等幸不誤差，不敢望給直矣。』其謹厚如此。至黔中苗人應徭役，一家出夫則數家助之，故夫役尤多。第不肯與漢民同辦，必分日應差，恐漢民不公，或被虐使云。」¹⁴⁴

即使在帝國最邊緣的滇黔一帶，漢人對土著的壓迫和狡詐，已經深入少數民族的心中，所以連當差的日子也要和漢人錯開，以免被他們欺詐和虐使。

這些少數民族，一方面受到漢人的壓迫；一方面又已經將當地土司官員的種種不合理的待遇內化，惟命是從，不敢有任何異議之聲。土民和土官的關係成為一種絕對的關係。即使在改土為流的地區，民眾也不敢向朝廷派來的官員申訴土官的種種倒行逆施。貴州水西傜人的例子尤其極端：

凡土官之於土民，其主僕之分最嚴，蓋自祖宗千百年以來，官常為主，民常為僕，故其視土官，休戚相關，直如發乎天性而無可解免者。粵西田州土官岑宜棟，即岑猛之後，其虐使土民非常法所有。土民雖讀書，不許應試，恐其出仕而脫籍也。田州與鎮安之奉議州一江相對，每奉議州試日，田民聞砲聲，但遙望太息而已。生女有姿色，本官輒喚入，不聽嫁，不敢字人也。有事控於本官，本官或判不公，負冤者惟私向老土官墓上痛哭，雖有流官轄土司，不敢上訴也。

貴州之水西傜人更甚，本朝初年已改流矣，而其四十八支子孫為頭目

如故。凡有征徭，必使頭目簽派，輒頃刻集事。流官號令，不如頭目之傳呼也。僮人見頭目，答語必跪，進食必跪，甚至捧盥水亦跪。頭目或有事，但殺一雞，瀝血於酒，使各飲之，則生死惟命。余在貴西，嘗訊安氏頭目爭田事。左證皆其所屬僮人，群奉頭目所約，雖加以三木，無改語。至刑訊頭目已吐實，諸僮猶目相視不敢言，轉令頭目諭之，乃定讞。¹⁴⁵

這些邊境少數民族的男女關係，從粵西到黔西，都和漢文化完全不同，讓趙翼留下深刻的印象。下面這則記載，可以看成是一個綜論：

粵西土民及滇、黔、苗、僮風俗，大概皆淳樸，惟男女之事不甚有別。每春月趁墟唱歌，男女各坐一邊，其歌皆男女相悅之詞。其不合者亦有歌拒之，如「你愛我，我不愛你」之類。若兩相悅，則歌畢輒攜手就酒棚，並坐而飲，彼此各贈物以定情，訂期相會，甚有酒後即潛入山洞中相昵者。其視野田草露之事，不過如內地人看戲賭錢之類，非異事也。當墟場唱歌時，諸婦女雜坐。凡遊客素不相識者，皆可與之嘲弄，甚而相偎抱亦所不禁。并有夫妻同在墟場，夫見其妻為人所調笑，不嗔而反喜者，謂妻美能使人悅也，否則或歸而相詬焉。¹⁴⁶

市集是男女結識、調情的最佳場合。年輕未婚的男女，可以輕易的發生關係。即使已經結婚的女性，也可以當眾調情，先生不但不以為辱，反而對妻子貌美，能吸引遊客為傲。儒家思想在這裡沒有任何的影響。

即使男女結婚，在最初幾年，也不會同床共寢。因為一旦同寢生子，婦女就失去和其他男性發生關係的機會。一直要到二十四、五歲之

後，女性才甘心成家立室。

凡男女私相結，謂之「拜同年」，又謂之「做後生」，多在未嫁娶以前。謂嫁娶生子，則須作苦成家，不復可為此游戲。是以其俗成婚雖早，然初婚時夫妻例不同宿。婚夕，其女即拜一鄰嫗為乾娘，與之同寢。三日內為翁姑挑水數擔，即歸母家。其後雖亦時至夫家，仍不同寢，恐生子則不能做後生也。大抵念四、五歲以前，皆係做後生之時。女既出拜男同年，男亦出拜女同年。至念四、五以後，則嬉游之性已退，願成家室，於是夫妻始同處。以故恩意多不篤，偶因反目，輒至離異，皆由於年少不即成婚之故也。余在鎮安欲革此俗，下令凡婚者不許異寢。鎮民聞之皆笑，以為此事非太守所當與聞也。近城之民頗有遵者，遠鄉仍復如故云。¹⁴⁷

男女之間的性愛，被當成是一種游戲。趙翼想對這種傳統的習俗作一些改革，在近城處還發生一些效果，在鄉下則被笑為多管閒事。

除了上面一般性的論述外，趙翼又特別對苗人和侬人在男女性關係上的開放，感到訝異。水西安氏在頭目死後，妻子要改嫁，只能從先生的兄弟中挑選，並帶著財產一起嫁過去。所以老妻少夫的現象非常普遍：

苗、侬俗惟男女之事少所禁忌。兄死則妻其嫂，弟死則妻其婦，比比而然。水西安氏雖已改流，而其四十八支子孫仍為頭目。頭目死，妻欲改嫁，而貲產不得將去，則於諸叔中擇而贅焉，叔亦利其產而樂為婚也。故往往有妻年四十餘，而夫僅二十者。至家中婢女，率皆無夫，聽

其與人苟合，生子則又為奴僕，是以苗、僕家奴僕皆無父也。余嘗在畢節籍一馬戶，家有老婢名大娃者，問其夫，則曰：「未嫁。」及點奴子，有二童，皆其子也，可為一笑。然其俗大概如此，不為異也。¹⁴⁸

仲家的苗人，有的已經讀書中舉，但家中的婦女仍不習慣穿褲子，寧願待在當地，不隨夫出外作吏：

仲家苗已有讀書發科第者，而婦女猶不著袴。某君已作吏矣，致書其妻，謂到任作夫人，須袴而入。其妻以素所未服，寧不赴任。滇之永昌城中，雖搢紳家亦聽婢女出外野合，每日納錢數十文於其主而已。俗名「青菜湯」，謂不能肉食，僅可買菜作湯也。嘉禾沈百門又言湖南苗俗亦相同，惟為女時無所禁，既嫁，則其夫防察甚嚴，不許有所私云。¹⁴⁹

在介紹了邊地的風俗民情外，趙翼也以親身的經歷，記載了粵西三界廟的靈驗。廟中祭拜的神明是一條蛇，最悚人聽聞的是如果許了願而不償還，即使遠隔數百里，蛇也一定前往求索，充滿了邊疆地區的特色。而在梧州的廟最熱鬧，商人演戲酬神者，殆無虛日。而在祭拜時，青蛇也會從各個角落出現，吞食祭品：

粵西之梧、潯、南寧三府，有三界廟最靈。鄭露《赤雅》云：「神姓許，平南人，采樵得一衣，輕如葉，帶內有字，能召風雨，知未來事。明弘治中，制府捕至，覆以洪鐘，積薪燒之，至夕發之，不見，後人遂為立廟，曰『三界』，亦曰『青蛇廟』。人或饗神，則蛇出飲食。倘有許願不償者，雖數百里，蛇必來索，人呼曰『青蛇使者』云」。今廟之

在梧州者，氣燄尤著。商賈之演戲設祭以申祈報者，殆無虛日。祭之時，果有青蛇自龕中、或梁上、或神之袖中出而飲酒食雞卵，見人不避，食畢蜿蜒而去。¹⁵⁰

趙翼的長子和三子的性命，也都是求了廟神後被救回，其怪異處，和趙翼在此前的各種怪力亂神的遭遇相比，毫不遜色：

余友馮尉一烜之官南寧，其隨行之妻弟高某偶溺於廟側，是日即病，不數日遂死。余初赴鎮安時，長兒廷英以病留南寧月餘，幾不救矣。內子設祭於廟。時久旱甚暑，適是日大雨稍涼，兒病遂霍然。後余自廣東赴貴西任，途次，三兒廷俊甫周晬，忽患異證，連日昏懵，不乳不哭，醫莫能愈也。過潯州，以羊豕祭三界廟，是日五更，即能哭出聲，數日大愈。此余所親驗者，不得謂鬼神之事渺茫也。¹⁵¹

《簷曝雜記》中對西南疆風土、人情的描寫，其實可以納入晚明以降的西南敘事中。明嘉靖年間，出生在杭州的田汝成（一五〇三—一五五七）所寫的《炎徼紀聞》，就是被貶官到貴州和廣西後，以他親身參與的廣西大藤峽之亂為基礎所寫的西南敘事。這本介於歷史和文學之間的作品和《簷曝雜記》最大的差別，就是每則敘事都非常長。四卷作品中，只包括了十四篇文章。大藤峽就佔了一卷，以極長的篇幅，追溯了大藤峽的歷史和亂事的經過。第四卷的雲南和蠻夷，也都佔了極長的篇幅。「除了描述他認識的西南歷史、地理、種族，文化，作為主政者的參考外，特別引人注意的應是集子中大量的人物事跡與戰役報導。」¹⁵²

而在清初，陸次雲（生卒年不詳）的《峒谿織志》，也是關於西南

少數民族的風俗雜記，但正如書名所反映的，每則敘事纖細到極短篇之類，和《炎徼紀聞》成為鮮明的對比。此外，同樣生長在清初的陳鼎（一六五〇—？），從小被父親帶到雲南，後來因為龍土司欣賞他的才華，就把女兒嫁給他。他除了用傳統遊記體裁寫成《滇遊記》與《黔遊記》外，晚年寫的《滇黔土司婚禮記》，則用回憶錄的形式，描寫他和龍土司的女兒聯姻的個人經歷。¹⁵³這些作品，篇幅相對輕薄，但因為結合獵奇的趣味與一定的知識性，而在出版市場上頗受歡迎。¹⁵⁴

和這些作品相比，《簷曝雜記》的記事篇幅適中，觀察鮮明敏銳，涵蓋面更寬廣。也是結合歷史與文學的傳世之作。

急流勇退與蕩漾餘波

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四十六歲的趙翼辭官歸里，開始下半生的鄉居讀書和寫作生涯。從乾隆三十八年到乾隆四十三年他的母親去世前，《陔餘叢考》的初稿完成，正式刊刻則是乾隆五十年（一七九〇）。¹⁵⁵

趙翼從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開始寫篇幅稍短的《陔餘叢考》，等於是在為日後的長篇著作《廿二史劄記》作準備。全書四十三卷，前面十幾卷討論經學和二十四史。下半部則討論了官制、風俗、神佛等，我們隨便舉幾個標題，如京官月費、仕宦避本籍、起復。以起復為例，一般都以為滿服後補官為起復，趙翼則糾正這種看法，從唐宋的記載說明「喪制未終而奪情起視事」，才是起復。¹⁵⁶後半部有〈眼鏡〉〈摺扇〉〈假面〉等有趣的條目。還包括了水晶、琉璃、京師炒栗、西瓜始於五代、煙草等課題。在宗教方面，包括道家的八仙、張真

人、泰山治鬼、項羽神、金龍大王、韓昌黎為土地神。對各種民間常用的稱謂，如居士、大人、官人、內兄弟、親家翁等，以及男人的妻妾（包括如夫人、小妻、傍妻、下妻、少妻、庶妻）的各種名目，和民眾的日常生活都有關係。

趙翼在這段時期，一方面照顧母親，一方面則讀書寫作，但並沒有真正忘情於政治。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他五十一歲時，母親病故。趙翼依照禮俗，為母親守制。四十四年（一七七九），守制期滿，親友多勸他赴官。他則憂慮致仕後復官，往往清譽受損：「此身敢便托高雲，實以迂疏怯組纁。苦筍味堪差致仕，甘蕉生怕受彈文。我需於世原無幾，客望斯人恐太殷。多少田間身再出，聲名往往損清芬。」¹⁵⁷

這一年二月，趙翼游西湖，巧遇從來不曾真正見過的袁枚，歡欣至極：

不曾識面早相知，良會真成意外奇。才可必傳能有幾？老猶得見未嫌遲。蘇堤二月春如水，杜牧三生鬢有絲。一個西湖一才子，此來端不枉遊資。

朝衫脫後占詞場，三十年來獨擅長。交契最深嚴節度，（尹文端節制兩江時知君最深），輩行漸作魯靈光。漫從近代推初白，自說前生出點蒼。笑我囊從西洱過，不知即是鄭公鄉。（君自言前生為點蒼山五百年老猴，余昔從軍過點蒼，萬樹猿聲，不知中有君巢穴也。）

攜家來住武林春，（君攜眷屬寓湖樓）。書畫隨身集等身。與我相逢三竺路，此翁頗似六朝人。酒間贈妓題團扇，雨後尋詩墊角巾。他日西湖遊覽志，或應添記兩閑民。¹⁵⁸

這一年，袁枚已經六十四歲，所以詩中說這位老翁似是六朝人。詩後附的袁枚詩，也表達出對趙翼的推崇：「乍投名紙已心驚，再讀新詩字字清。願見已經過半世，深談爭不到三更。花開錦塢登樓賞，竹滿雲樓借馬行。直到此間才握手，西湖天為兩人生。」「集如金海自雕搜，滿紙風聲筆未休。生面果然開一代，古人原不占千秋。人非同調交難合，官到殘棋局可收。我倘渡江雙槳便，定來甌北捉閑鷗。」¹⁵⁹

兩人相遇固然開心，趙翼還是要面對非常現實的問題：到底要不要再度出山？他顯然是有治理的長才和意願。

乾隆四十五年，皇帝再度南巡，趙翼則渡河迎駕於宿遷。五月，則準備再度北上赴部。但到了臺莊，忽然兩臂中風不能舉，療治不愈，只好回舟。他算算自己上次退隱歸鄉，先是侍養母親五年，然後守孝和營葬又是四年。現在打算赴補又病廢。他知道生命有限，於是息意榮進，專門以著述自娛。乾隆四十八年，兒女漸長，鄉間建立的新居不能容婚娶。剛好城中有入官房一所，在顧塘橋。郡守金雲槐是他的同年，勸趙翼用官價買下這棟房子，所以他移居入城，鄉間的田宅，則由弟弟居守。

乾隆四十九（一七八四）年冬，五十八歲的趙翼在揚州迎駕再度南巡的乾隆。兩淮鹽運使全德趁此邀請他出任揚州安定書院的講席，因為離常州不遠，趙翼就接受了這項邀請。而揚州在籍的鄉官，都是趙翼以前在京城時的故人。有些則是翰林院的前輩。所以在揚州出任講席，既可以有些收入，也有諸多老友晨夕過從，頗極詩酒之樂。¹⁶⁰

在揚州待了兩年後，趙翼辭去揚州的講席，回到常州，剛好袁枚帶著弟子劉霞裳來訪，跟他暢談這幾年遊覽武夷、天台和雁蕩山的種種情景，讓趙翼也起了外出遊覽的心願。

但事與願違，在趙翼還沒有出遊之前，台灣爆發了林爽文之亂。趙翼因為過去幾次從軍的經驗，又總是能對負責的大員提出有效的平亂策略，所以台灣亂事一起，過去的長官立刻找上門來，讓他不能置身事外。

乾隆五十二（一七八七）年，林爽文之亂爆發，已經六十一歲的趙翼，因為閩浙總督李侍堯到福建辦理軍需，路過常州，邀請趙翼入幕。趙翼因為李侍堯是過去的長官，又可以藉此便道遊覽武夷山等處，所以就和李一起到了福建。這個時候，叛亂剛爆發，福建提督等人已先後率兵渡海。乾隆又任命前任提督常青為將軍，前往台灣為統帥。這些人都錯估情勢，認為這次叛亂很快就能平定。趙翼於二月和李侍堯到泉州，詢察情形，與道路之言完全不同。於是勸李以實情入奏，並致書廣東總督，密備兵四千待用。¹⁶¹由於李侍堯非常依重趙翼，屢次打算奏起趙翼在閩補官，但趙翼堅辭。在〈李公欲奏余再起入官敬辭誌意〉一詩中提到此事。¹⁶²

在致書廣督後，再經過十幾天，前方的軍報接連而至，總兵郝壯猷往收復鳳山，途次為賊所阻，五十多日不得進。乃一面奏聞，一面飛調粵兵至廈門渡海。三月初，壯猷克復鳳山。但不過三天，又為賊所陷，游擊被殺，壯猷在三月十日遁逃回台灣府，「台府人心方驚懼」。而粵兵前隊八百人於十八日抵達，知道還有後隊兵三千餘人繼發，人心始定。李因此對趙翼的預籌之精，更加佩服。軍需一切雖有則例，而亦有則例所無者。趙翼表示應該先具奏，以免日後被駁減。李故精嚴，事少寬假。趙翼諸事獨持大體，及奏入，悉報可。「蓋聖明閱歷兵事久，知惜費則成功遲而費轉多，不惜費則成功速而費轉少。李公夙以綜覈為政，不能見及此也。於是軍需悉聽先生擘畫。」¹⁶³

海運則奏請照內地下水之例給僱價，於是海舟咸集，渡兵運餉無誤。閩省皆山路，無騾馬可僱。而閩民刁悍，只有多給錢。福建也沒有驛馬，文書都是由跑夫。趙翼覺得原來的跑夫人數完全不能快速傳遞軍情，只好多花錢添加人力。台灣由於隔著一個海峽，風水難以定期，所以在趙翼的建議下，糧餉也撥解充裕。因為趙翼所擬的奏摺，無不當上意，李遂一一具奏，果然都得到諭旨。李侍堯視趙翼如左右手，屢次都打算起奏趙翼在福建當官。趙翼則認為自己家居已經十四五年，年六十餘，再入仕途則無退休日。今暫在戎幕，事畢即可乞歸，且佐軍事即所以報國恩，亦不必服官而後宣力也。再四辭之。¹⁶⁴

趙翼曾根據《四庫全書》為每次戰爭時所寫的方略，寫成康熙、雍正的各次戰役的簡要本，輯為《皇朝武功紀盛》。中間也包括了〈平定台灣述略〉，對平亂的過程，有非常詳細的描寫。林爽文是彰化縣人，曾加入天地會，受到在當地當官者的剝削。而漳、泉之僑居者，分類械鬥至數萬人，官吏不能彈治。所以人民習於為亂，豎旗結盟，公行無忌。乾隆五十一年，彰化縣的林爽文，恃其所居大理杙地險族繁，恣為盜賊，囊橐閩廣間。故有所謂天地會者，為奸徒結黨名目，林爽文借以糾約群不逞之徒，嘯聚將起事。五十二年諸羅被圍：¹⁶⁵

上念諸羅被圍久，特改名嘉義，以旌士兵。而先已預燭事幾，慮諸將不足恃，六月中即調陝督福康安為將軍，及內大臣海蘭察來統兵，並發明詔，聲言調兵十餘萬來滅賊。冬十月，所調蜀番及粵西兵共五千先至，有旨官兵不必至府城，當即往鹿港進。會颶風不得渡，守風於崇武澳。二十八日忽得順風，一晝夜數百艘盡抵鹿港海口。檣竿如櫛列數里。賊聞之，不測多寡，謂真有十萬兵至，始懼。十一月八日，福將軍

等起行。……海蘭察笑曰：「此一群犬耳，何畏！」遂麾兵入，沿路復擊殺賊之伺隙者。至牛稠山，再敗之，即以是日抵嘉義。城中官兵出迎，饑羸無人色，見將軍至無不歔歔啜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¹⁶⁶

賊自倡亂以來，狃於官兵之持重，不虞此次之難抗也，遂遁歸大里杙。大里杙已築土城，頗堅整。二十四日，官兵至，賊猶數萬出拒，退而復集者數次。既夕，我兵伏溝坎間，賊萬炬來索戰。我兵在暗中，賊不能見。而我兵視賊，則歷歷可數，發槍箭無不中。賊自知失計，遽滅火，復擊鼓來攻。……黎明遂克其城。林爽文已攜孥走，據守集集埔。其地前臨大溪，……十二月五日，官兵騰而上，殺千餘人，於是賊黨皆潰。林爽文先匿其孥於番社，惟與死黨數十人竄窮谷叢箐中。十三日，先獲其孥。五十三年正月四日，林爽文潛出覓食，遂擒之。¹⁶⁷

蓋賊本烏合，非真有不可撲滅之勢，故福將軍等兵至，一鼓即敗之。乃知前此諸將之過於謹慎，未免重視賊也。¹⁶⁸

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春，林爽文就獲。福建軍移兵南剿。二月，鳳山賊莊大田也被擒。趙翼以軍事已畢，乃辭李而歸。¹⁶⁹在告別的詩作中，他自言：「忽隨使節別江村，為掃閩南瘴霧昏。朝倚重臣威海國，我慚高士入軍門。筆無草檄新才思，刀有征蠻舊血痕。莫笑掛冠翻入幕，報師恩即報君恩。」¹⁷⁰

《清史稿·趙翼傳》對這一段有如下的簡扼描寫：「五十三年，林爽文反臺灣，侍堯赴閩治軍，邀翼與俱。時總兵柴大紀城守半載，以易子析骸入告。帝意動，諭大紀以兵護民內渡。侍堯以詢翼，翼曰：『總兵欲內渡久矣，憚國法故不敢。今一棄城，則鹿耳門為賊有，全台休矣！即大兵至，無路可入。宜封還此旨』侍堯悟，從之，明日接追還前

旨之諭，侍堯膺殊賞；而大將軍福康安續至，遂得由鹿耳門進兵破賊，皆翼計也。」¹⁷¹總兵找到藉口，讓皇帝准許他們內渡，趙翼則對李侍堯說千萬不可，因為一旦內渡，則鹿耳門為賊所有，全台休矣！李同意趙翼的分析，不贊同總兵內渡。最後才有福康安帥軍剿賊的發展。

在我們提到的有功名的士大夫中，趙翼無疑有著最強烈的經世之志和報國、報君之心。在十八世紀的學者、文人中，這無疑是一種耀眼的情操。

鄉紳的典範

除了在北京和南方任官，他也幾次積極參與地方的重大事務，扮演好鄉紳的角色。第一次是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他五十九歲時，地方大旱，運河日益乾枯，而發生食米從缺的大問題。六月初，常州到蘇州已經無法行船。蘇州米價日貴，巡撫、藩司等地方大員出示有米之家減家賣出，代理常州知府的夏某也仿行之。他們都不知道，其實鎮江到常州，當時還可行舟，正當高價以招來米船，使地方買以儲備，則價雖增而米不缺，這是宋代趙清獻所用的救荒法。

這個時候，趙翼正好從揚州歸來，沿途看見米船反由常州往鎮江。詢問之下，才知道常州有平糶之令，所以船不敢停而往回走。趙翼趕快通知知府夏守，夏守使人探市河，果然沒有一艘船停泊。他知道是自己的錯誤，趕快改變禁令。於是市價驟增，每升賣至二十六七文。一般人不知道事情的經過，都說是因為趙翼一句話，讓他們吃到比較貴的米，所以相聚數百人到趙翼家劫掠，趙翼只好暫時迴避。清朝法律規定，用城市為據點聚眾搶劫，罪當置重辟。趙翼憐憫這些民眾無知，轉告地方

官薄懲之。

而弛禁後，河水乾涸，雖然用高價招來船隻，但米船都無法進來。沒有多久，市價每升漲到五十文，還是買不到米，於是民眾才開始佩服趙翼最初的見解。假如在米價剛剛要變貴時沒有官府的厲禁，則米船到常州的多，地方收買充裕，當不至如此之缺而益貴也。¹⁷²

趙翼另外全力一次參與地方事務，是在嘉慶十二年（一八〇七）八十一歲時。這年六月，逢大旱，趙翼非常憂慮，半夜起來「占星望雨」。六月十三日，大雨三四寸，旱田皆可補插秧苗。但旱災隨即又起，四野荒涼。趙翼看到災民剝榆皮、掘蘆根而食者。¹⁷³趙翼有好幾首詩作，描寫了這次嚴重的旱災：「月離于畢雨應來，翹首占星望眼開，天要殺人何與我，乃勞夜起兩三回。」¹⁷⁴由「夜起兩三回」，可以想見趙翼的憂慮。人民被迫吃蘆根的景況，也被寫入詩中：「生意今年地底伏，生在蘆根殺在穀。畝暘毒霧粒米無，命根全恃蘆根續。摘嫩為羹餘作薪，曝乾磨粉聊煮粥，不呼而集畚鍤齊。囂紛遑問地主孰。入喉已覺莖茶甘，沾體那顧泥漿濁。螫蚓方愁何處逃，塞鴻應歎無家宿。嗚呼！葦荻何堪充旨蓄，飢來亦復當梁肉。偶然深掘竟成坑，死便可埋寧用哭！」¹⁷⁵

下面這首長詩，更對這次旱情，作了仔細的描寫：

夏至年年插蒔齊，今交小暑未翻犁。換標日日糧加級，築壩層層水上梯。

但見過河枯鮒泣，不聞呼雨野鳩嘯。老夫敢為蒼生哭，自起看雲獨杖藜。

畝暘焦灼到蒿萊，千里憂惶歎旱災。打魃直思開野塚，曝巫寧惜築高

台。涼風爽捲雲頭散，乾電晴驅雨腳回。降割自關千萬命，可憐賢守獨祈哀。（郡守蔣霽峰求雨甚虔。）

齋祓雩壇禱百方，吁嗟聲更遍江鄉，幾疑天聽全無耳。其奈人饑各有腸。起伏龍仍潭底睡，斷屠豬已柵邊藏。生機須待明年麥，若個能支一歲長！

不知江國果何愆，深到漕渠也斷泉。思曼船真牽岸住，祖生楫敢渡河鞭。思雖出位緣憂國，力不從心欲挽天。歎我還鄉三遇旱，不曾太甚似今年。（乾隆四十年乙未，五十年乙巳，今嘉慶十二年丁卯，皆遇旱。）¹⁷⁶

碰到久旱不雨，地方官的主要責任就是求雨，可憐儘管太守虔心求雨，但上天卻無任何反應。儘管人民呼叫的聲音不絕，龍仍然在潭水底下沉睡不起。缺水的狀況可以從漕運之水和泉水都乾涸到最深處看出。而人們即使責怪老天沒有耳朵，聽不到人民的呼喚、祈求；還是只能聽天由命，希望明年的小麥能有好收成。在詩的最後，趙翼感歎他從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四十七歲回鄉後，三十幾年間，一共遇到了三次旱災，而這一次的災情最為嚴重。

六月十三日，總算天降大雨三四寸，旱田皆可補插秧苗。¹⁷⁷從這首詩的題目中，我們知道六月十三後下了一場大雨，讓當地人可以補插秧苗。但可惜的是，雨水點到為止，天氣又恢復晴朗。大暑即至，接下來，一定是大飢的局面。趙翼雖然已經是八十一歲的老翁，但頭腦仍然非常清晰，不但憑著豐富的經驗，知道接下來會碰到什麼狀況。更進一步，憑著他的交遊網絡，寫信給他的學生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工部的費淳，希望以他的權勢，作更大規模的調度：

茲有啟者：今歲江南雨澤稀少，時交夏至，正屆插秧，惟運河未竭，兩岸稍有翻犁，其餘溝港皆乾，束手無措。洊及小暑，民心皇皇。忽於六月十三日得雨三四寸，皆趕緊添戽插蒔。而雨過之後，仍復晴乾。今已交大暑，並不能補種矣。看來今歲早荒較乾隆五十年更甚。五十年麥收大熟，民有半年之糧，且插蒔遍野，其中尚有一二分收成者。今麥已歉收，插秧不及十之三四，又因六月十三日之雨，竭力補種，轉將歉收之麥，盡費在田功，而雨信仍復杳然，已種之禾，又將枯萎，須待明年麥熟，始可得生。而此一年中，代哺嗷嗷，鹿不擇音，何事蔑有？昔人有云：「佛出世，救不得，只有帝王救得。」聞四川、湖南、湖北、江西早禾俱熟，且一水可通，非北省之艱於轉運。若蒙皇上敕該四省督撫，發藩庫銀，每省各買一百萬石，轉運來江，其買價及水腳，由各省督撫核明，移諮江身，出示官糶。其價較之商販牟利居奇者，必大減省，則一舉而三善備焉。賣價即歸還，帑項不致虧損，一也。官糶之米價較減賤，民間買商米一斗，即可買官米一斗幾升，並可省賑荒之繁費，二也。地方有米可賣，奸宄自消，不至滋事，三也。……中堂倘於召對時，將此說從容陳奏，幸邀俯允，實於國計民生，兩有裨益，不特活百萬生靈，陰功莫大而已。翼老朽跼伏，本不敢為出位之謀，而目擊災荒，不忍塞默。素叨雅愛，用敢陳其迂愚，伏祈鈞鑒。¹⁷⁸

雖然趙翼此時只是一個鄉居的史學家，但一向熱心地方事務，又一向以善於謀略，被傅恆等當代的官員賞識依賴。碰到幾十年來一見的大災荒，出面寫這封信，並不讓我們吃驚。而這封信也讓我們看到這位曾在地方任官的幹練的能吏，寶刀未老。

除了出面寫信給當朝大老，趙翼也慷慨解囊，首捐銀千兩，偕紳士設局勸賑，並由洪亮吉主其事。¹⁷⁹在此之前，洪亮吉原來和趙翼住在同一個里巷中，嘉慶四年（一七九九）八月二十四日，洪亮吉因為關心川楚白蓮教之亂，乃上書成親王極陳時政，竟以此獲罪，二十七日被遣戍伊犁。¹⁸⁰嘉慶五年（一八〇〇）夏，由新疆戍所被赦回。九月初七，洪亮吉遇赦歸里後，與趙翼同住一街。兩人時相過從。¹⁸¹事實上，在同一里中，還有洪亮吉、孫星衍、黃景仁、趙懷玉、楊倫、呂星垣和徐書受等知名的文人，號稱「昆陵七子」，可謂人才濟濟。這樣密集的人才，受到廣泛的矚目，甚至被寫入《清史稿》〈趙翼傳〉中。

事實上，對川楚白蓮教之亂，不只是洪亮吉關心，甚至因此事獲罪。趙翼也選擇用自己的記載，表示對這次大叛亂的關心。在他的詩中，有好幾首提及此次亂事，如〈閱邸抄官軍連捷擒戮賊首多人餘賊可次第剿除矣誌喜〉，¹⁸²〈閱邸報殘賊剿除將盡蕩平有日矣誌喜〉¹⁸³最重要的是他的內侄也參與其事，在〈內姪劉懷英自綿州歸述川中已無賊賊皆聚鄖陽山中其勢漸衰官兵亦四面堵截數月內可掃平矣詩以誌喜〉一詩中，趙翼這位沙場老將，表示很高興能及身看見亂事將平：「勦除喜信自川中，擄掠無資賊亦窮。狡窟雖遲深入計，周隄漸有合圍功。薪炊鄖嶺枯骸白，刀洗巴江熱血紅。不枉衰翁吟望苦，及身得見賦橐弓。」¹⁸⁴

對於劉懷英（慕陔）在綿州的實際貢獻，他在《簷曝雜記》中有更多的描述：

綿州為蜀省最衝要地，杜甫所謂：「綿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者也。歷代沿革，載在州誌。嘉慶五年，忽有白蓮教匪徒俶擾，偷

渡嘉陵江，漸逼潼、綿，肆搶掠。適毘陵劉慕陔以名進士來牧是州，歎曰：「是不可以徒手障也！」乃先捐米五百石，錢千緡，為士民倡。士民見公為民保護如此，無不踴躍樂捐，不數月，得白金六萬兩。鳩工庀材，不匝月工成，屹然崇墉。士民扶老攜幼入城，俱得依毘，無一被戕者。¹⁸⁵

這個時候，將軍魁公也率領大軍駐札在附近，下令城下數十艘船上的難民，都不准渡河：

將軍魁公亦領兵萬餘駐綿之金山驛，相距僅三十里。恐有匪徒混入難民內，城下有船數十艘，不許撥往濟渡。慕陔目擊阽危，不忍以非己部民遂忽視，請於將軍。不得，繼以涕泣跪求，願供具軍令狀，如有不測，唯州牧是問。於是萬餘人咸得生路。其自舊綿赴新任也，迎者送者，父老旌幢，兒童旗傘，幾於錦天繡地。在籍李翰林調元曾有句云：「百堞能容千戶住，一航先救萬人生。」今競稱劉使君城。蓋自古官民之相愛，未有盛於此時者，僉曰：「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劉使君也！」

予嘗讀明史宋禮、周忱等傳，謂皆能殫公心以集事，而其才又足以濟之。然事之有跡者易以傳，而事之因人者難為繼。如慕陔之築城、濟渡二事，實兼昔人之長，行當與漢之樂公社、唐之狄梁公生祠並垂不朽矣。¹⁸⁶

趙翼用貫通古今的歷史學家的筆法，把自己內姪的事跡寫進歷史之中。

史學家趙翼

嘉慶五年，除了洪亮吉遇赦返回這件讓趙翼為之一樂的大事外，對趙翼自己來說更重要的大事，是他終於完成了他的代表作《廿二史劄記》三十六卷及補遺一卷。他在春天到蘇州，趁著遊覽山塘之便，特地去拜訪錢大昕，請他為此書寫序。¹⁸⁷

由趙翼在北京和南方各地做官的經歷寫成的《簷曝雜記》，讓我們對十八世紀的宮廷運作、乾隆的起居¹⁸⁸，以及北京的奇人異事，有了比較鮮活的了解。對南部邊疆少數民族的生活、習俗，廣州海邊的蜑戶、妓女和外海的海盜，以及對緬甸的戰爭，也留下第一手的記載。但真正讓趙翼作為一位史學家傳世的則是他從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應邀到揚州安定書院作講席時開始撰寫，到嘉慶元年（一七九六）完成的《廿二史劄記》。長期研究趙翼和《廿二史劄記》的杜維運教授，認為這是一本「閃爍發光的史學名著。」¹⁸⁹

趙翼對史學的興趣和識見，其實從乾隆十一年（丙寅，一七四六）二十歲，收在《甌北集》第一卷第一條的〈古詩二十首〉中，就已經顯現端倪：「古來作史記，一家私著錄。但求文之工，好逞臆見獨。是非或多謬，往往得禍酷。丘明以瞽廢，馬遷以腐辱。班椽繫絁縲，中郎困牢獄。陳壽既被放，蔚宗亦就戮。魏收剖及屍。崔浩誅及族。由其獲報顯，可知用筆曲。後來屬官書，編纂自朝局。成之非一手，屬之有眾目。記載較可憑，略少冤鬼哭。是以撰述家，多保名位祿。卻嫌文又劣，難繼古人躅。金元太缺略，宋又太繁複。」¹⁹⁰私人寫史，幾乎都沒有好下場。官修正史，又往往文字拙劣。二十歲的趙翼，已經對寫史有了自己的看法。

杜維運認為趙翼的史學，可能受到汪由敦、王鳴盛、錢大昕和李保

泰的影響。汪由敦除了前述對他古文寫作的深遠影響外，他自己的一篇〈史裁蠡說〉極富史學深度，所謂「史法必先體例，體例不明，筆削無據」，「列朝事跡，宜以實錄為主，而博考群書以證之」，都有自己的卓越看法。王鳴盛與趙翼則是在木蘭戎帳中一起論古的朋友，王氏的經學與史學，為甌北所傾倒。¹⁹¹

錢大昕則是趙翼心目中最偉大的當代史學家。兩人在北京翰林院時，已是舊識。一群當代的俊彥，在公務之餘，常常有文酒之會。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程晉芳就召集了錢大昕、趙翼、王昶等人，為展上巳之會。¹⁹²第二年冬天，趙翼特別幫錢大昕之父錢方壺《歲寒小照》題名為《歲寒圖》，可見兩人的交情已非比尋常。¹⁹³十一月，趙翼被特授為廣西鎮安府知府。十二月十九日，舉家出都，心情複雜。王昶、錢載、錢大昕等分別題《甌北耘菰圖》，為趙翼送行。¹⁹⁴

趙翼對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推崇備至。而錢在讀完《廿二史劄記》後，則深歎其「記誦之博，義例之精，論議之和平，識見之宏遠，洵儒者有體有用之學，可坐而言，可起而行者也。」¹⁹⁵

另外一位對趙翼史學影響最大的是李保泰。李保泰早歲成進士後，便辭官歸里，專就教職。他在揚州極其有名，是一位飽學而又談鋒甚健的學者。但事跡不見於《清史稿》等官書。他在趙翼講學時，和他成為至交，並對甌北史學有最大的影響。在他為《廿二史劄記》寫的序中：「陽湖趙甌北先生，以經世之才，具冠古之識，自太史出守，擢觀察，甫中歲即乞養歸，優遊林下者將三十年，無日不以著書為事，輯《廿二史劄記》三十六卷。方先生屬稿時，每得與聞緒論，及今始潰於成，竊獲從編校之役，反覆卒讀之。」¹⁹⁶杜維運認為李保泰所謂「編校之役」，只是自謙之辭。在寫緒論時，他一定參與意見；在編校之外，也

一定會潤色點竄，以成化工之妙。¹⁹⁷

李保泰對科舉影響下的士大夫，眼界狹窄，對國家的重大措施和沿革，茫然無知，有極大的感慨：「嗟夫！自士大夫沉湎於舉業，局促於簿書，依違於格令，遇國家有大措置，民生有大興建，茫然不識其沿革之由、利病之故、與夫維持補救之方。雖使能辨黃初之偽年，收蘭臺之墜簡，於以稱博雅備故實足矣，烏足以當經世之大業哉？」¹⁹⁸

《廿二史劄記》最大的特色，就是在傳統的比較方法和歸納方法外，能夠看到歷史上富有深意的大問題：如兩漢外戚之禍、東漢宦官、六朝清談之習、明代宦官和科場之弊，都是朝代敗亡的主要關鍵。此外，書中論風氣的遞嬗、禍亂的終始，或是一朝的文武制度、歷代的興衰巨端，都是在錢大昕和王鳴盛的著作中看不到的條目。在杜維運看起來，這種寫作方式，已經跳脫乾嘉考據史學的局限，而接近西方近代的解釋史學。¹⁹⁹

《廿二史劄記》的刊行，不僅讓他成為一位眾所周知的大史學家，也讓趙翼的財富得以累積，而成為一位大富翁。在前面，我們已經提過，袁枚是十八世紀少數能靠著自己的詩作和其他作品，而累積了大量財富的文人。沒想到趙翼也步其後塵，在晚年因為著作致富。跟他住在同一條巷子的洪亮吉，就在詩中特別指出這一點：

君家富術可傳世，不積俸錢惟積贄（先生居官極廉，歸里後以授徒起家）。

廣陵絳帳設五年，秦賈越商皆列侍。

經生此席本寒乞，從此入門饒利市，

楊侯百物知低昂，桓寬《鹽鐵論》亦詳，

不貴富或由此始，坐令儒術生輝光！

一金一幣用有方，任氏家法更爾能周詳。²⁰⁰

根據杜維運的研究，趙翼晚年之所以能夠致富，和他具有經濟的眼光及才能，最有關係；其次則是賣文所收入者。趙翼曾經自己設立書局，鐫刻自己的作品，從《甌北集》、《甌北詩鈔》、《陔餘叢考》到《廿二史劄記》，每年各銷售數百部。《甌北集》及《甌北詩鈔》的銷售量尤其可觀。²⁰¹

趙翼在自己的詩作中，也提到當時鄉村的戲曲中出現了魁星一角：「北斗為文昌之府，其第一星至第四星，總名魁星，決科者咸乞靈焉。世遂就字象形，作鬼跳躍為魁星像。近日村劇又增一手執筆，一手執銀錠，蓋取必定得雋之意，為赴舉者發佳兆也。余薄有詩名，生事亦粗足，人遂以魁星目余，謂有筆能作詩，有錠可致富，一時竟傳為口實。爰賦以解嘲。」²⁰²看起來，趙翼靠筆耕致富，在當時是相當普遍的看法。而且就是因為有了相當的財富，才讓趙翼可以積極的參與地方事務，在嘉慶十二年（一八〇七）年的大災荒中，一擲千兩，以為輸捐者倡。

晚年

在完成他作為史學家的主要工作後，趙翼除了有更多時間關心天下大事和地方事務，似乎有更多時間，遊山玩水，或邀請朋友一起賞花。²⁰³此外，他還主動的和袁枚的詩人女弟子中最活躍的駱綺蘭聯絡，並在送兒輩赴試江寧途中，專門到鎮江，為駱綺蘭新築小園壁題詩：

「居然樓閣造空中，曲檻迴廊結構工。創景直摹仙境界，論才亦算女英雄。人疑精衛親銜石，我欲爰居借避風。（距避風館才數十步）。恰傍西津往來路，早傳勝蹟滿江東。」²⁰⁴

趙翼的次子廷偉在嘉慶二年（一七九七）患病，七十一歲的趙翼親自帶他到蘇州就醫。七月十四日買船歸，到十六日不治。²⁰⁵從他的〈偉兒葬金壇之夏蕭村哭以送之〉詩中，我們才知道他「不忍將兒遽掩藏，五年棺尚殯帷堂。愛深翻惑青烏說，遠送枯骸葬異鄉。……昔哭兒亡淚湧珠，而今愈老愈乾枯。非關日久餘哀減，卻到憑棺淚也無。」²⁰⁶由於不願意看到兒子完全消失，所以他在嘉慶六年秋天才將他埋葬在常州南部，離南京和鎮江不遠的金壇。在此之前，他也去了江寧，到隨園憑弔在嘉慶二年底（一七九八）過世的袁枚。就在這麼感傷的氛圍中，他還在駱綺蘭的陪伴下，到京口一帶遊覽：

擬為彭宣問疾瘳，江皋不遇且回舟。誰知才女佳山水，另作秋來一勝遊。（費制府久病清江，聞將回江寧，故往京口候晤，而費公尚未至，遂作此遊。）支筇來問病維摩，早散梨園罷教歌。（夢樓已散去歌伶。）莫怪臨分頻執手，京華舊友已無多。

京口頻經似故鄉，重來訪舊一淒涼。夢樓老病春農死，得不相從駱佩香。不信山靈解寫真，晚秋景又一番新。未紅楓葉猶殘綠，恰似佳人半老身。

芻甫曾留屐齒痕，我來惜未得同群。風流各自堪圖畫，君挾緇衣我繡裙。（稚存半月前偕巨超、練塘僧遊此。）²⁰⁷

這首詩，一方面讓我們看到駱綺蘭交遊的廣闊，不僅和其他在世

的男性詩人有熟稔的關係，和方外的詩人也有作品往來。趙翼詩中提到的居超，是一位詩僧，因為將回去焦山寺，所以托趙翼將自己的詩作轉給駱綺蘭。一方面也讓我們看到打完了所有的戰爭，完成了史學家所有的工作，並經歷了人世的滄桑後，年邁的詩人趙翼日趨複雜的感情。

長壽的趙翼一直活到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八十八歲。從嘉慶四年（一七九九）七十三歲完成代表作《廿二史劄記》到八十八歲間，賞花、外出遊覽，與附近的詩人往還，似乎成為他主要的日常活動。從

《趙翼年譜新編》的記載，我們可以有一個概略的了解。這期間，趙翼最主要的活動，就是在嘉慶十五年（一八一〇）八十四歲時，獲邀重赴鹿鳴宴。同時受邀的還有八十歲的姚鼐。這一年剛好是庚午科鄉試，距乾隆庚午科恰好六十年。趙翼和安徽省原任刑部郎中姚鼐，皆係乾隆庚午科（乾隆十五年，一七五〇）舉人，「循例懇請重赴鹿鳴筵宴」。上諭中說道：「趙翼、姚鼐，早年科第，耄齒康強。賓興際周甲之期，壽考叶吉庚之歲，允宜加賜恩施，以光盛典。趙翼著賞給三品頂戴，姚鼐著賞給四品頂戴，準其重赴鹿鳴筵宴，以示朕嘉惠耆儒至意。」²⁰⁸在往江寧重赴鹿鳴宴的途中，兩江總督松筠奉上諭贈送趙翼三品官服，並為立「耆儒碑」。²⁰⁹

對趙翼來說，一生努力效忠清室，這項儀式性的賞賜，還是一種值得驕傲的恩典。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八十八歲的趙翼，猶能起坐觀書，未嘗竟日臥床。四月十七日，晨起沐浴更衣，端坐床上，以西刻卒。由他的兒子廷俊、廷英、廷彥編輯校正的年譜，也到此終篇。²¹⁰

他的同鄉老友，以學術淵博、著述宏富著稱的孫星衍應廷英昆仲之請，在南京幫老友趙翼寫了一篇非常長的墓志銘。其中除了一一敘述趙翼任官各地和從軍贊畫軍事的經歷外，對他晚年歲月的描寫，特別值得

我們引述作為結論：

先生年過六十，歸後以著述自娛。主講安定書院，往還平江一帶，所至名流傾倒，傳寫詩什，江左紙貴。同時袁大令枚、蔣太史士銓與先生齊名，如唐之李杜元白。而先生高才博物，既歷清要，通達朝章國典，尤邃於史學。家居數十年，手不釋卷。所撰《廿二史劄記》，鉤稽同異，屬詞比事，其於前代弊政，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所為詩，無不如人意所欲出。不拘唐宋格律，自成一家。凡撰《陔餘叢考》四十三卷，《廿二史劄記》三十六卷，《甌北詩集》五十三卷，《皇朝武功紀盛》四卷，《簷曝雜記》六卷，《唐宋十家詩話》十二卷。論世者以為國家中葉極盛之世，文章耆壽必有應運而興，為一代冠冕，先生其人矣。方先生七十時，兩江總督費公淳、漕督蔣公兆奎皆出先生門。每過存，先生咨詢風土，言不及私，兩公益重先生。嘉慶十五年庚午科鄉試，先生八十有四，重赴鹿鳴筵宴，奉旨賜三品冠服。

先生素和易，生平無疾言遽色。服食節儉，家稍豐裕，凡少賤時有德於先生者皆厚酬之。曰財債當償，心債尤不可負也。里中偏災，則捐千金為縉紳倡。至十九年四月十七日，以疾終於里第，春秋八十有八。²¹¹

注釋

見由趙翼的兒子廷俊、廷英、廷彥編校的《甌北先生年譜》，收於《趙翼全集》（南京：鳳凰出版社，二〇〇九），陸，附錄一，頁二四。

見《趙翼全集》，陸，附錄二，頁三〇。

見陳清雲著，《趙翼年譜新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六），頁一〇。

趙翼撰，曹光甫校點，《甌北先生年譜》，《趙翼全集》，陸，附錄一，頁三。

同前，頁三。

同前，頁三。

陳清雲，《年譜》，頁三七—三八。

趙翼，〈杭應龍先生〉，《簞曝雜記》，卷二，《趙翼全集》，參，頁一九。

趙翼，〈汪文端公〉，《簞曝雜記》，卷二，《趙翼全集》，參，頁二〇。

趙翼，〈汪文端公〉，《簞曝雜記》，卷二，《趙翼全集》，參，頁二〇。

趙翼，〈汪文端公〉，《簞曝雜記》，卷二，《趙翼全集》，參，頁二〇。

王藻、錢林，《文獻徵存錄·趙翼傳》，見《趙翼全集》，陸，附錄二，《趙翼生平與傳記資料》，頁三四—三五。

陳清雲，《年譜》，頁四。

趙翼，〈散館恭紀二首〉，《甌北集》，上，卷一〇，《趙翼全集》，伍，頁一五一。

陳清雲，同前，頁五。

陳清雲，同前，頁八〇—八二。

陳清雲，同前，頁八四。

趙翼，〈潤筆〉，《陔餘叢考》，下，卷三一，《趙翼全集》，參，頁五八〇—五八一、五八三。

《清史列傳》十八，〈文苑傳三〉，〈趙翼〉（上海：中華書局，一九二八），頁五九一一。

陳清雲，同前，頁九六、一〇六。

趙翼，〈木蘭物產〉，《簞曝雜記》，卷一，《趙翼全集》，參，頁一二—一三。

趙翼，同前，頁一三。

趙翼，〈木蘭物產〉，《簞曝雜記》，卷一，《趙翼全集》，參，頁一三。

趙翼，〈蒙古食酪〉，《簞曝雜記》，卷一，《趙翼全集》，參，頁一三。

趙翼，〈茶葉大黃〉，《簞曝雜記》，卷一，《趙翼全集》，參，頁一七—一八。

趙翼，〈木蘭殺虎〉，《簞曝雜記》，卷一，《趙翼全集》，參，頁一〇。

陳清雲，前引書，頁九六。

陳清雲，同前，頁一〇六。

趙翼，〈木蘭殺虎〉，《簞曝雜記》，卷一，《趙翼全集》，參，頁一〇—一一。

史景遷著，溫洽湓譯，《康熙：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台北：時報文化，二〇二二），頁三一—三二。

史景遷，同前，頁三二。

Hsiao-t'i Li, *Opera,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8, p. 21.

趙翼，〈大戲〉，《簞曝雜記》，卷一，《趙翼全集》，參，頁九。

陳清雲，同前，頁七一—七三。

陳清雲，同前，頁七一—七三。

趙翼，〈夜宿瓜步書示老僕〉，《甌北集》，上，卷三，《趙翼全集》，伍，頁四六一四七。
事實上，在雍正改革之後，官員的薪俸加上養廉銀，已經大幅調高。根據張仲禮的研究，在十九世紀，一個江蘇知縣每年的正式俸祿，只有四十五兩。而養廉銀則為一千兩到一千八百兩。雖然這是十九世紀的數字，還是可以讓我們有一個重要的參考點。張仲禮，《中國紳士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八），頁二一九。

謝國禎，《全祖望集彙校集注》，序，頁一一二。

趙翼，〈夜宿瓜步書示老僕〉，《甌北集》，上，卷三，《趙翼全集》，伍，頁四七。

《甌北先生年譜》，《趙翼全集》，陸，附錄一，頁六。

陳清雲，前引書，頁七五—七六。

陳清雲，前引書，頁七九—八〇。

李孝悌，《瑣言贅語：明清以來的文化、城市與啟蒙》，頁一五五—一五六。

趙翼，〈狐崇〉，《簞曝雜記》，卷二，《趙翼全集》，參，頁三三。

趙翼，〈狐崇〉，《簞曝雜記》，卷二，《趙翼全集》，參，頁三三。陳清雲，前引書，頁九四—九五。

《甌北先生年譜》，《趙翼全集》，陸，附錄一，頁七—八。

趙翼，〈辛巳殿試〉，《簞曝雜記》，卷二，《趙翼全集》，參，頁二三。

趙翼，〈辛巳殿試〉，《簞曝雜記》，卷二，《趙翼全集》，參，頁二四。

趙翼，〈相宅董仙翁〉，《簞曝雜記》，卷二，《趙翼全集》，參，頁二八。

趙翼，〈相宅董仙翁〉，《簞曝雜記》，卷二，《趙翼全集》，參，頁二八。

趙翼，〈乩仙〉，《簞曝雜記》，卷三，《趙翼全集》，參，頁五〇。

趙翼，〈乩仙〉，《簞曝雜記》，卷三，《趙翼全集》，參，頁五〇。

趙翼，〈湖南祝由科〉，《簞曝雜記》，卷四，《趙翼全集》，參，頁六二。

趙翼，〈揣骨史瞎子〉，《簞曝雜記》，卷二，《趙翼全集》，參，頁二八—二九。

趙翼，〈揣骨史瞎子〉，《簞曝雜記》，卷二，《趙翼全集》，參，頁二九。

趙翼，〈揣骨史瞎子〉，《簞曝雜記》，卷二，《趙翼全集》，參，頁二九。

趙翼，〈揣骨史瞎子〉，《簞曝雜記》，卷二，《趙翼全集》，參，頁二八—二九。

趙翼，〈洛陽伽藍記〉，《簞曝雜記》，卷六，《趙翼全集》，參，頁九五—九七。

《甌北先生年譜》，《趙翼全集》，陸，附錄一，頁五—六。

《甌北先生年譜》，《趙翼全集》，陸，附錄一，頁六。

趙翼，〈傅文忠公愛才〉，《簞曝雜記》，卷二，《趙翼全集》，參，頁二一。

趙翼，〈尹文端公肅清江南漕政〉，《簞曝雜記》，卷二，《趙翼全集》，參，頁二六—二七。

趙翼撰，曹光甫校點，〈金龍大王〉，《陔餘叢考》，下，卷三五，《趙翼全集》，參，頁六

六六。

陳清雲，前引書，頁九一。

趙翼，〈煙火〉，《簪曝雜記》，卷一，《趙翼全集》，參，頁一〇。

趙翼，〈鐘表〉，《簪曝雜記》，卷二，《趙翼全集》，參，頁三一。

陳清雲，前引書，頁一三三。

趙翼，〈眼鏡〉，《陔餘叢考》，下，卷三三，《趙翼全集》，參，頁六一六—六一七。

邱仲麟，〈從明目到商戰——明代以降眼鏡的物質文化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九〇本第三分（二〇一九年九月），頁四四九—五八三。

趙翼，〈初用眼鏡〉，《甌北集》，上，卷一〇，《趙翼全集》，伍，頁一五五。

〈甌北先生年譜〉，見《趙翼全集》，陸，附錄一，頁九；陳清雲，前引書，頁一三〇。

趙翼，〈散館恭紀二首〉，《甌北集》，上，卷一〇，《趙翼全集》，伍，頁一五一。

趙翼，〈病起贈醫士王又寧〉，《甌北集》，上，卷一〇，《趙翼全集》，伍，頁一五二—一五三。

趙翼，〈後園居詩〉，《甌北集》，上，卷一〇，《趙翼全集》，伍，頁一六三—一六四。

趙翼，〈得心餘書卻寄〉，《甌北集》，上，卷一二，《趙翼全集》，伍，頁一八八。

陳清雲，前引書，頁一五四。

上饒師專中文系歷代作家研究室編，《蔣士銓研究資料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頁一一。

徐國華，《蔣士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〇），頁一二。

徐國華，頁一三—一四。

趙翼，〈得心餘書卻寄〉，《甌北集》，上，卷一二，《趙翼全集》，伍，頁一八八。

王永健，《全祖望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六），頁一六一—一六二。

全祖望，〈響巖先塋地脈記〉，《鮚埼亭集外編》，卷二一，《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中，頁一一四一。

《甌北先生年譜》，《趙翼全集》，陸，附錄一，頁九—一〇。

趙翼，〈奉命出守鎮安歲杪出都便道歸身途次紀恩感遇之作〉，《甌北集》，上，卷一三，《趙翼全集》，伍，頁二〇三—二〇四。

袁枚對翰林院的形容，見韓書瑞、羅友枝，《十八世紀中國社會》（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八），頁五〇。

趙翼，同上，頁二〇四。

《甌北先生年譜》，《趙翼全集》，陸，附錄一，頁一〇。

鄭幸，前引書，頁四九九。

《甌北先生年譜》，《趙翼全集》，陸，附錄一，頁一〇。

關於柳宗元的生平，請見《舊唐書》卷一六〇。柳宗元為了幫助被貶到更蠻荒的貴州播州的劉禹錫，還一度請求和劉禹錫對調。「柳州土俗，以男女質錢，過期則沒入錢主，宗元革其鄉法。其已沒者，仍出私錢贖之，歸其父母。江嶺間為進士者，不遠數千里皆隨宗元師法；凡經其門，必為名士。著述之盛，名動於時，時號柳州雲。有文集四十卷。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時年四十七。子周六、周七，才三四歲。觀察使裴行立為營護其喪及妻子還於京師，時人義之。」

《清史稿·列傳·五十八》。

同上。

趙翼，〈高士奇〉，《簞曝雜記》，卷二，《趙翼全集》，參，頁三六。

《清史稿·列傳·卷二百六十九·列傳五十六》。

趙翼，〈高士奇〉，《簞曝雜記》，卷二，《趙翼全集》，參，頁三六。

《清史稿·列傳五十八·高士奇》。

同上。

同上。

參見史景遷著，溫洽湓譯，《康熙：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

《清史稿·列傳五十八·高士奇》。

趙翼，〈粵西灘峽〉，《簞曝雜記》，卷三，《趙翼全集》，參，頁三八。

趙翼，〈鎮安土風〉，《甌北集》，上，卷一三，《趙翼全集》，伍，頁二一八—二一九。

趙翼，〈鎮安民俗〉，《簞曝雜記》，卷三，《趙翼全集》，參，頁三九。

趙翼，〈鎮安水土〉，《簞曝雜記》，卷三，《趙翼全集》，參，頁三九—四〇。

趙翼，〈鎮安多虎〉，《簞曝雜記》，卷三，《趙翼全集》，參，頁四〇。

趙翼，〈鎮安多虎〉，《簞曝雜記》，卷三，《趙翼全集》，參，頁四〇。

趙翼，〈獨秀山黑猿〉，《簞曝雜記》，卷三，《趙翼全集》，參，頁四〇—四一。

關於這個案子的詳情，可以參考《趙翼全集》，陸，附錄一由趙翼之子廷俊、廷英、廷彥編校的《甌北先生年譜》，《趙翼全集》，陸，附錄一，頁一〇—一一。

《甌北先生年譜》，《趙翼全集》，陸，附錄一，頁一一。

趙翼，〈奉命赴滇從軍征緬甸〉，《甌北集》，上，卷一四，《趙翼全集》，伍，頁二二五。

趙翼，〈何坦夫州牧內遷刑曹余亦有滇行詩以誌別〉，《甌北集》，上，卷一四，《趙翼全集》，伍，頁二二六。

趙翼，〈從軍行〉，《甌北集》，上，卷一四，《趙翼全集》，伍，頁二二八—二二九。

《甌北先生年譜》，《趙翼全集》，陸，附錄一，頁一一—一二。

陳清雲，前引書，頁一八二。

趙翼，〈臘月駐蓋達營熱不可耐命驕卒砍竹環植帳外聊以禦暑〉，《甌北集》，上，卷一五，

《趙翼全集》，伍，頁二四五。

趙翼，〈雲南天氣之暖〉，《簞曝雜記》，卷三，《趙翼全集》，參，頁四六。

陳清雲，前引書，頁一八四—一八五；《甌北先生年譜》，《趙翼全集》，陸，附錄一，頁一二。

《甌北先生年譜》，《趙翼全集》，陸，附錄一，頁一二。

《甌北先生年譜》，《趙翼全集》，陸，附錄一，頁一二。

《甌北先生年譜》，《趙翼全集》，陸，附錄一，頁一二。

同前，頁一二—一三。

陳清雲，前引書，頁一八七。

陳清雲，前引書，頁一八三。

《甌北先生年譜》，《趙翼全集》，陸，附錄一，頁一三。

《甌北先生年譜》，《趙翼全集》，陸，附錄一，頁一三。

同前，頁一三—一四。

趙翼撰，〈黔粵人民〉，《簞曝雜記》，卷四，《趙翼全集》，參，頁五九。

《甌北先生年譜》，《趙翼全集》，陸，附錄一，頁一四。

《甌北先生年譜》，《趙翼全集》，陸，附錄一，頁一四。

同前，頁一四。

同前，頁一四。

關於明代泉州等地的倭亂，以及大臣上奏，希望政府改採「開海」政策，以平息禍源的討論，可以參見李孝悌，《晚明泉州的士大夫：開海、商業與宗教》，頁七一—一四九。

趙翼，〈茭塘海盜〉，《簞曝雜記》，卷四，《趙翼全集》，參，頁五五—五六。

趙翼，〈海盜來降〉，《簞曝雜記》，卷五，《趙翼全集》，參，頁九〇。

趙翼，〈廣東蜑船〉，《簞曝雜記》，卷四，《趙翼全集》，參，頁五四。

趙翼，〈廣東蜑船〉，《簞曝雜記》，卷四，《趙翼全集》，參，頁五四—五五。

趙翼，〈諸番〉，《簞曝雜記》，卷四，《趙翼全集》，參，頁五七。

趙翼，〈西洋船〉，《簞曝雜記》，卷四，《趙翼全集》，參，頁五六—五七。

《甌北先生年譜》，《趙翼全集》，陸，附錄一，頁一四—一五。

《甌北先生年譜》，《趙翼全集》，陸，附錄一，頁一五。

《甌北先生年譜》，《趙翼全集》，陸，附錄一，頁一五。

《甌北先生年譜》，《趙翼全集》，陸，附錄一，頁一五—一六。

趙翼，〈仕途豐吝頓異〉，《簞曝雜記》，卷四，《趙翼全集》，參，頁六一—六二。

趙翼，〈滇黔民俗〉，《簞曝雜記》，卷四，《趙翼全集》，參，頁六〇—六一。

趙翼，〈黔中俚俗〉，《簞曝雜記》，卷四，《趙翼全集》，參，頁五九—六〇。

趙翼，〈邊郡風俗〉，《簞曝雜記》，卷三，《趙翼全集》，參，頁四四。

趙翼，〈邊郡風俗〉，《簞曝雜記》，卷三，《趙翼全集》，參，頁四四—四五。

趙翼，〈苗徼陋俗〉，《簞曝雜記》，卷四，《趙翼全集》，參，頁六一。

趙翼，〈苗徼陋俗〉，《簞曝雜記》，卷四，《趙翼全集》，參，頁六一。

趙翼，〈三界廟〉，《簞曝雜記》，卷四，《趙翼全集》，參，頁五八。

趙翼，〈三界廟〉，《簞曝雜記》，卷四，《趙翼全集》，參，頁五八—五九。

胡曉真，《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台北：臺大出版中心，二〇一七），頁一四—一五。

同前，第二章，頁八九。

同前，頁一〇—一一。

杜維運，《趙翼傳》（台北：時報文化，一九八三），頁一二二。

趙翼，〈起復〉，《陔餘叢考》，下，卷二七，《趙翼全集》，參，頁四九二。

趙翼，〈服闋後親友多勸赴官作詩誌意〉，《甌北集》，上，卷二五，《趙翼全集》，伍，頁四二四；陳清雲，前引書，頁二六六。

趙翼，〈西湖晤袁子才喜贈〉，《甌北集》，上，卷二五，《趙翼全集》，伍，頁四二六—四二七。

同上，頁四二七。這首詩也收在《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十六，題為謝趙耘菴觀察見訪湖上，兼題其所著《甌北集》，頁五五五—五五六。

《甌北先生年譜》，《趙翼全集》，陸，附錄一，頁一六—一七。

同前，頁一八。

趙翼，〈李公欲奏余再起入官敬辭誌意〉，《甌北集》，下，卷三一，《趙翼全集》，陸，頁五六三。陳清雲，前引書，頁三四一。

《甌北先生年譜》，《趙翼全集》，陸，附錄一，頁一八。

《甌北先生年譜》，《趙翼全集》，陸，附錄一，頁一八—一九。

趙翼，〈平定臺灣述略〉，《皇朝武功紀盛》，卷四，《趙翼全集》，參，頁五〇—五一。

趙翼，〈平定臺灣述略〉，《皇朝武功紀盛》，卷四，《趙翼全集》，參，頁五二—五三。

趙翼，〈平定臺灣述略〉，《皇朝武功紀盛》，卷四，《趙翼全集》，參，頁五二—五三。

同前，頁五四。

《甌北先生年譜》，《趙翼全集》，陸，附錄一，頁一九。

趙翼，〈賦呈李制府〉，《甌北集》，下，卷三一，《趙翼全集》，陸，頁五六〇。

《清史稿》，〈趙翼傳〉卷四八五。

《甌北先生年譜》，《趙翼全集》，陸，附錄一，頁一七—一八。

陳清雲，前引書，頁五二三。

趙翼，〈夜起占星〉，《甌北集》，下，卷四九，《趙翼全集》，陸，頁一〇一二。

趙翼，〈掘蘆根〉，《甌北集》，下，卷四九，《趙翼全集》，陸，頁一〇一八。

趙翼，〈憂旱〉，《甌北集》，下，卷四九，《趙翼全集》，陸，頁一〇一一。

趙翼，〈六月十三日大雨三四寸旱田皆可補插秧苗喜賦〉，《甌北集》，下，卷四九，《趙翼全集》，陸，頁一〇一二—一〇一三。

轉引自陳清雲，前引書，頁五二二—五二五。

同前，頁五二七—五二八。

陳清雲，前引書，頁四四四。

陳清雲，同前，頁四五四—四五九。

趙翼，〈閱邸抄官軍連捷擒戮賊首多人餘賊可次第勦除矣誌喜〉，《甌北集》，下，卷四一，《趙翼全集》，陸，頁八〇九。

趙翼，〈閱邸報殘賊勦除將盡蕩平有日矣誌喜〉，《甌北集》，下，卷四三，《趙翼全集》，陸，頁八七五。

趙翼，〈內姪劉懷英自綿州歸述川中已無賊賊皆聚鄖陽山中其勢漸衰官兵亦四面堵截數月內可掃平矣詩以誌喜〉，《甌北集》，下，卷四三，《趙翼全集》，陸，頁八七四。

趙翼，〈書劉慕陔綿州救難民事〉，《簪曝雜記附》，《趙翼全集》，參，頁一二〇。

趙翼，〈書劉慕陔綿州救難民事〉，《簪曝雜記附》，《趙翼全集》，參，頁一二〇—一二一。

陳清雲，前引書，頁四五三。

《簪曝雜記》第一卷，從〈聖躬勤政〉到〈聖射〉，都是關於乾隆的起居作息。見頁五—七。

杜維運，《趙翼傳》，頁二〇二。

趙翼，《甌北集》，上，卷一，《趙翼全集》，伍，頁四。

杜維運，前引書，頁二〇九—二一〇。

陳清雲，前引書，頁一四四—一四五。

陳清雲，前引書，頁一五八。

同前，頁一五八—一五九。

錢大昕，《廿二史劄記序》，一，收於趙翼著，杜維運考證，《廿二史劄記》（台北：華世出版社，一九七七），頁一。

李保泰，《廿二史劄記序》，二，收於趙翼著，杜維運考證，《廿二史劄記》，頁二—三。

杜維運，前引書，頁二一五。

李保泰，《廿二史劄記序》，同前，頁三。

杜維運，前引書，頁二二四—二二六。

洪亮吉，〈前題趙兵備行卷有十萬黃金詩一萬之句兵備復枉詩相嘲爰戲答一篇〉，《更生齋詩續集》，卷一，《洪亮吉集》，第四冊，頁一五二〇。

杜維運，前引書，頁二五九—二六三。

趙翼，〈戲題魁星像〉，《甌北集》，下，卷四四，《趙翼全集》，陸，頁九〇二。

可以參見陳清雲年譜中的記載，如四六二—四七一。

趙翼，〈佩香女史新築小園戲題疥壁〉，《甌北集》，下，卷四三，《趙翼全集》，陸，頁八五四。

《甌北先生年譜》，《趙翼全集》，陸，附錄一，頁二一。

趙翼，〈偉兒葬金壇之夏蕭村哭以送之〉，《甌北集》，下，卷四三，《趙翼全集》，陸，頁八五八。

趙翼，〈京口同佩香女史遊招隱寺獅子窟八公洞綠蓋樓諸勝〉，《甌北集》，下，卷四三，《趙翼全集》，陸，頁八五九。

《甌北先生年譜》，《趙翼全集》，陸，附錄一，頁二四—二五。

陳清雲，前引書，頁五四三。

《甌北先生年譜》，《趙翼全集》，陸，附錄一，頁二六。

孫星衍，〈趙甌北府君墓誌銘〉，收於《趙翼全集》陸，附錄二，頁三七—四〇。

結論

第五章

袁枚六十歲時，在蘇州召妓百人為雅集，雖然這個願望並沒有完全實現，但其實可以看成是他生命中的一個轉捩點。他在為其中一個妓女金三姐的官司一事，向蘇州太守孔南溪求情的信函中，透露出他對這個花花世界也已經產生了厭怠之情：「僕老矣！三生杜牧，萬念俱空。只因花月緣，猶有狂奴故態。今春六十生辰，仿康對山故事，集女校書百人，唱《百年歌》，作雅會。買舟治下，欲為尋春之舉；而吳宮花草，半屬虛名，接席銜杯，了無當意。惟有金三姐者，含睇宜笑，故是矯矯于庸中，遂同探梅鄧尉而別。」⁰¹本來已經倦怠而說出「萬念俱空」這樣的話，因為對蘇州的妓女也大失所望，只好勉強撐到底。

袁枚本來打算招妓百人為雅集的構想，雖然沒有完全實現。但這個念頭，讓我們不禁想到晚明文人姚壯若的類似壯舉：「嘉興姚壯若，用十二樓船，於秦淮招集四方應試知名之士百有餘人，每船邀名妓四人侑酒，梨園一部，燈火笙歌，為一時盛事。」⁰²袁枚只能獨樂樂，而不能眾樂樂，正好說明了十六世紀的頹廢或解放，已經一去不復返；只有袁枚還能與這個消逝的時代，維持不絕如縷的關係。

事實上，前引李澤厚的說法：「那麼，袁枚大概就是最能代表明中葉以來這股以男女情慾的解放（所謂「導欲宣淫」）為基礎，來突破儒家傳統的近代傾向了。」我們只能說他說對了一半。袁枚承繼了明中葉以後的情欲解放，在十八世紀幾乎變成某種異端。在他幾十年風流好色、浪蕩江南的歷史中，偶爾傳出一、二位地方官要把他驅離出江寧的風聞，但最後並未成為事實。⁰³所以袁枚還是可以盡情的過他縱欲宣淫的生活。但很難進一步把「導欲宣淫」看成突破傳統的近代傾向。

二十世紀的新文化運動，固然帶來了自由戀愛的風氣和婦女的解放。但人的慾望反而收到更多的節制。在這一方面，袁枚反而代表了一個逝去的文化形態。真正讓袁枚和現代化產生關係，並可以讓我們把他看成一个突破時代限制的先驅者的，是他毫不遮攔的廣收女弟子並教導她們寫作詩文的作法。他兩次在西湖這個旅遊勝地，和女弟子大開湖樓之會，好像唯恐天下不知一樣。

在前文中，我提到清初的法律禁止官員嫖妓。這條律例也許和男風的盛行有一定的關係。但事實上，我們不用等到晚明，早在明朝初年，宣宗宣德四年（一四二九）就有過同樣的禁令。吳晗曾經描寫過明朝初年北京的仕宦風氣：「士大夫居官則狎優縱博，退休則廣蓄聲伎，宣德間都御史劉觀每赴人邀請，輒以妓自隨。戶部郎中肖翔等不理職務，日惟挾妓酣飲恣樂。曾下令飭禁止：『宣德四年八月丙申，上諭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祖宗時文武官之家不得挾妓飲宴。近聞大小官私家飲酒，輒命妓歌唱，沉酣終日，怠廢政事。甚者留宿，敗禮壞俗。爾禮部揭榜禁約，再犯者必罪之。』」妓女被禁后，一變而為小唱。但等到易代之後，勾欄盛況依然。⁰⁴

根據學者的研究，明代的官員、士大夫不僅挾妓酣飲恣樂，也頗好男色。而且不僅官員、士大夫好男色，宮廷中男風也頗為盛行。武宗尤好此道，日為「嬖佞盤結左右」，並把這些男寵封為義子。大臣們都為他沉溺男色而不思嗣續大事深感憂慮。士人們狎溺的男色，多半為以私家童僕身份出現的變童，或是公開賣淫的變童。蘇州尤以出變童著稱。張岱特別在《陶庵夢憶》中，描寫他的好友祁彪佳對男色的耽溺。⁰⁵

清代顯然是承繼了中晚明以降的傳統，小唱變為色藝成為普遍的現象。前引趙翼《簷曝雜記》中說道：「京師梨園中有色藝者，士大夫往

往與相狎。庚午、辛未間〔按：指乾隆十五年和十六年（一七五〇—一七五一）〕，慶成班有方俊官，頗韶靚，為吾鄉莊本淳舍人所昵。本淳旋得大魁。後寶和班有李桂官者，亦波峭可喜，畢秋帆舍人狎之，亦得修撰。故方、李皆有『狀元夫人』之目。余皆識之。二人故不俗，亦不徒以色藝稱也。」而在京劇戲班進入北京後，一個魏長生就造成了全城的騷動：「近年聞有蜀人魏三兒者，尤擅名，所至無不為之靡，王公大人俱物色恐後。」⁰⁶

在整個十八世紀盛世，我們再也沒有看到晚明秦淮的景象，但這並不意謂盛清是一個禁欲的時代。事實上，經濟的繁榮，讓十八世紀的色情，幾乎散播到帝國的各個角落。男性和女性賣淫是興盛的產業，分佈在北京到西南地區各個層級的城市，甚至最偏遠的礦區。當時存在著一個全國性的，美妾、男僕、玉蘭（姑娘）和小手（少男）買賣的網絡。⁰⁷趙翼對乾隆三十五年（一七七〇）珠江蜚船上七八千名妓女的描述，為韓書瑞書中的概括性描述，提供了具體鮮明的例證。

更讓人訝異的是，男風的普及，也擴及乾隆本人。韓書瑞在書中宣稱：「年老的乾隆皇帝寵愛和珅，而和珅又寵愛俊美的男演員。」⁰⁸年僅二十五歲的和珅在引起乾隆垂愛後，很快的就以沒有科甲出身的身份，躍居戶部尚書一職⁰⁹。

乾隆年間，經濟持續繁榮所帶來的後果，引發了張英之類保守官員「墮落」「奢靡」的批評。這樣的批評，讓我們想起了晚明一六〇七年，一位地位不高，被派往安徽歙縣擔任縣令的張濤對他所生處的時代所作的批評。在張濤的心目中，明朝歷史是一部無情的衰落史。明太祖強力推行的穩定的道德秩序，最終滑向一個完全商業化的，在張濤眼中還是道德墮落的社會。在這個世界中，商業使人不斷奔波，欲求不斷升

級，社會禁忌則徹底傾覆。¹⁰

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御史劉天成上奏談到乾隆年間的社會問題。他批評客棧、茶館和酒家中的花銷浪費無度。在這些地方人們大把地花錢，沉湎於醉酒嬉鬧，一天就花掉了幾天用度的錢。皇帝以帝國的平穩和繁榮來作答，指出這種情況顯示從儉到奢的轉變不能輕易的用法令來控制：「朕宵旰勤求，未嘗不欲民風敦樸——而習俗日趨於華靡，殆非條教號令所能飭禁。譬如江河之向東，誰能障之使西流耶？——劉天成此奏若以為嘉奏疏則可，若以為目今治世之良方則未然。」雖然乾隆最後下令將這道奏摺諭中外知之。¹¹

實事求是的乾隆，清楚的了解到經濟的繁榮和社會秩序的轉變，就向大江東流，勢之所趨，即使貴為天子，也無力扭轉。他當然也樂於見到人民因為經濟的蓬勃發展而生活改善，由貧轉富。

但整體來說，清朝盛世的幾位皇帝，對思想的控制遠比晚明嚴格，透過文字獄和《四庫全書》的編纂，嚴格查禁反滿思想或李贄這種批判孔孟的異端思想。袁枚給人的最大印象就是一個一流的性靈派詩人和一個好色、好游的社交名人。但乾隆下令編纂《四庫全書》的過程中，他也受到波及。乾隆從三十七年起，下詔要求江浙等地進獻書籍，但數量寥寥無幾。於是在第二年，以嚴厲的措辭，要求各省督撫從嚴搜訪。並在三十八年給兩江總督高晉的諭旨中，特別提到袁枚：「并聞原任江寧縣知縣袁枚家有藏書，因傳其到署，細問有無見過《永樂大典》剩本。」在皇帝點名的壓力下，高晉命袁枚將家藏書籍開單呈送。從中檢取五十三種，以應《四庫全書》之選。¹²但被皇帝點名以及接著而來的文字獄，讓袁枚這種沒有政治色彩的詩人心裡上也有了陰影，而有散書的舉動。

不過除了思想上的嚴格控制，整個盛清之世，在人欲問題上卻留下了相對寬廣的空間。袁枚因而得以過了幾十年風流好色的生活。不過我們必須在此特別強調，袁枚的風流好色，固然滿足了他自己的人生，但真正讓他聞名當代和後世的還是他作為十八世紀最具創造力的詩人和文學家的角色。他的詩、文乃至食單和鬼怪故事不但流傳於大清帝國的各個區域和邊疆，豐富了十八世紀的士人文化，甚且流傳到海外，讓他成為十八到二十世紀廣為漢字圈和西方世界所熟知的詩人和美食家。

袁枚（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嘉慶二年十一月，一七九八）¹³比趙翼早十二年出生。嘉慶二年九月，袁枚自知大限之期已經不遠，寫了最後兩首詩，一首給諸故人；一首留別隨園：「每逢秋到病經旬，今歲悲秋倍愴神。天教袁絲亡此日，人知宋玉是前身。千金良藥何須購，一笑凌雲便返真。倘見玉皇先跪奏：他生永不落紅塵。」¹⁴袁枚在死前把前秦時楚國的宋玉看成自己的前身，除了因為宋玉是一位有名的詩人和美男子外，可能也和他寫過一篇《登徒子好色賦》，為自己辯解有關。這樣一個在盛世過著富裕悠游歲月的大詩人和風流才子，卻變成了一位佛教徒，希望自己永不再落入紅塵，令人感慨。

他在七月，似乎還特別寫了一首詩給趙翼，¹⁵原詩未見。不過我們卻可以讀到趙翼的回覆：「仙有鸞輪佛有航，書生失計落詞場。死生於世何輕重，詩卷憑人說短長。曾未上書青鎖闥，也無殺賊綠沉槍，如何結習猶癡甚，徒詫文章萬丈光。」¹⁶袁枚既不曾上書帝王，也不像趙翼那樣上場殺敵，但只要靠著他的文章，就足以傳世發出萬丈光芒。此外，袁枚生前曾請趙翼幫他預寫輓詩，趙翼確實寫了，收在《甌北集》中。袁枚死後，他又寫了一首輓詩送別故人：「索輓連番竟不行，此番真是送登程。死應仍去為猿嘯，生不留看賦鹿鳴。花月千場供老福，詩

文一代享高名。只愁未免風流罪，欲為繙經度化城。三家旗鼓各相當，十載何堪兩告亡。（謂君與蔣心餘。）今日倚樓唯我在，他時傳世究誰長？本非邢尹生相妬，縱到彭聃死亦觴。衰朽只悲同調盡，獨搔白首覽蒼茫。」¹⁷

這時已經七十二歲的趙翼，完成了他的傳世鉅作《廿二史雜記》，詩文似乎成為他精神上主要的寄託。但蔣士銓和袁枚的先後亡故，讓十八世紀並稱三大詩人的局面完全被打破。趙翼看著老友一個一個的進入歷史，悲傷和若有所失的孤獨感，不免席捲而至。以後誰會在歷史中活得更久還不知道，但現在就只有衰朽的趙翼一個人「獨搔白首」，四顧蒼茫。

袁枚和趙翼都是幹練的地方官，趙翼除了是一位傑出的史學家、詩人，還是一位高瞻遠矚的戰略學家。但袁枚三十三歲就辭官，開始營造隨園。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三十七歲時，因為經濟拮据，一度復出赴陝西任職，但隨即丁父憂，而於年底返回隨園，以後再也沒有擔任任何政府的職位，就此告別為五斗米折腰的「俗吏」生涯。五年地方官的經歷，讓袁枚和晚明江南的名士有了不同的生命歷程。從此告別官場的袁枚，除了因為大量的著述而揚名四方，幾十年流連在蘇州等地的歡場，充分享受了溫柔鄉的美色風流，也見證了盛清之世，對個人性生活的寬鬆態度，成為另一種異端。晚年四處游山玩水，又為自己閒適的人生，開啟了新的境界。姚鼐在他謝世後寫的墓志銘中說：「君仕雖不顯，而世謂百餘年來，極山林之樂，獲文章之名，蓋未有及君也。」¹⁸可說是蓋棺論定之語。

在南方任官只有五年的趙翼，雖然滿腹的經世思想，一度也想復出回到仕宦生涯，但最後還是放棄。整個後半生，除了在揚州講學外，都

在常州家鄉，耐住寂寞，讀書寫作，終於成就他作為一位大史學家的地位。《簷曝雜記》雖然未被歸類為他的史學作品，卻是我們進入十八世紀塞外和西南疆域的最佳導覽。他寫的《皇朝武功紀盛》，則對康雍乾三朝的各次重大戰役，以史家之筆作了清晰易讀的記敘。

袁枚和趙翼雖然都出生貧困，但最後都靠著出版致富，袁枚尤其懂得治生之道，很早就從不同管道，累積了大量財富。讓我們感到好奇的是他們都出生在盛世江南，但都需要努力奮鬥，才能脫離貧困的枷鎖。這種生命歷程，和多數晚明的江南文人都不相同。在晚明，大概因為商品經濟的發達，連一般老百姓都過著富庶和所謂「僭越」的生活方式，更不用說張岱、文震亨那些活躍在江南一帶的文人，雖然沒有科名，但幾乎每個人都靠著先人留下的產業，過著悠閒舒適而講求品味的生活。

在晚明泉州我研究過的幾個士大夫中，只有何喬遠在人生的最後一刻，窮到「無以為殮」的地步。但縱觀他的一生，曾經在朝為官，在家鄉也以講學為生，還協助鄭芝龍投降明朝。他大量的著述，包括墓志銘等，應該可以協助他累積不少財富。而在他死前，還特地到一個割臂療親的里婦家中，贈送肉米。臨終前幾日，還與諸父老治觴，為立春之飲，盡歡而罷。終其一生，我們其實看不出任何貧困的痕跡。只有一點，就是和趙翼一樣，都有著清廉的操守。¹⁹

但到了盛清之世，我們除了看到像全祖望、蔣士銓這樣中過進士，但卻因為上層的政治爭鬥，或是拒絕到地方任縣令，或是求為地方官而不可得，到最後憤而告老還鄉，窮困終身的案例。趙翼在批評好友輕率辭官的決定時說的，「書生命本薄，作事須自量。」除了是歷經世事後的有感而發外，其實也是自己的親身經歷。他一直到快要成年時，家境還是赤貧。如果不是接受了父執輩杭應龍的勸告，轉而全心致力於舉

業，並到北京謀生，到最終考中進士，出任各種官職後，家境才逐漸好轉，所謂「得官藉饘粥，全家鮑祿養。」²⁰全都是肺腑之言。

前面提到幫袁枚整理藏書的抄書人黃之紀，是一位監生，貧困至極，因為袁枚的憐惜，在隨園待了六年。常州雖然在盛清之世，經濟繁榮，人才輩出，被十九世紀經世學派的代表人物龔自珍讚譽道：「天下名士有部落，東南無與常匹儔」。²¹但像是和趙翼住在同一個里巷的洪亮吉（一七四六—一八〇九），以及名列「昆陵七子」之一的名詩人黃景仁，也都出身貧寒。

洪亮吉雖然像晚明活躍在南京等地的知名文人一樣，出身仕宦之家。但曾祖父在康熙年間在山西大同為官時，建城牆核減的款項，到他父親時被追繳，「田產悉入官」，父親亡故後，貧無立錫之地，只好追隨母親移居外家。外家雖然也是簪纓世家，但此時也家道中落。完全靠母親辛勤的作女工，養活三女二子，貧困可知。此後多年，洪亮吉漂泊四方，雖然廣結各地名士，但也嘗盡貧窮的滋味。一直要到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四十五歲高中榜眼後，四處任官，成為一位知名的學者、詩人，經濟才稍微好轉。²²

在「昆陵七子」中，和洪亮吉交情最深的黃景仁（一七四九—一七八三），是一位知名的詩人。但他的際遇卻可能是最悲慘的。四歲時，父親過世，家道衰落，只好跟隨祖父生活。他七八歲就能寫文章，尤其迷戀詩歌。但從十二歲起，祖父、祖母、相繼過世；十五歲時，唯一的哥哥又罹病身亡，他只能孤苦無依的活下去。十六歲應童子試，在三千人中，名列第一，但隨後多次應舉失敗，只好步入游幕之途。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二十七歲的黃景仁到北京發展，適逢乾隆平定金川，他寫了一首長詩〈平定兩金川大功告成恭紀〉應乾隆東巡召試，蒙擢二

等，得充武英殿書籤官。從此，名動於公卿間，這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時光。

但好景不長，隨著家眷來京，俸薄口眾，生計遂成問題。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陝西巡撫畢沅讀到他的詩，至〈都門秋思〉「全家都在風聲裡，九月衣裳未剪裁」一聯，為之贊歎，以為價值千金，先寄五百，並邀黃西游。黃景仁得到這筆資助，捐了一個縣丞，在京候補。此後的一年多裡，他落落寡合，「權貴人莫能招致之，日惟從伶人乞食」，有時竟粉墨登場歌哭，旁若無人。放浪形骸的行為，顯示出內心的沉重悲傷和絕望。不久，他因債主所逼，抱病西行，準備入陝投靠畢沅。²³卻不幸病歿於山西運城的官署中。

黃臨赴北京前，洪亮吉還在詩中勸他「長生如鶴善俛仰，莫更高視輕同儔」。沒想到第二年春天，就接到黃景仁臨終前寫的信，以老親弱子，拳拳相托。洪接到信，立刻在西安借驛站快騎，「四晝夜馳七百里」，火速趕抵運城。洪亮吉充分展現了俠義的精神，將黃的靈柩運抵歸鄉，妥善安葬，並撫恤孤寡，刊刻遺集。對老友可說是仁至義盡。²⁴

在十八世紀，寒士還是零星的個案。但一到了嘉慶朝川楚教亂後，清朝的國勢為之中衰，不僅一般百姓聚眾為亂，下層生員的際遇似乎也日漸惡化。嘉慶四年（一七九九），在蘇州爆發的生員集體抗議事件就是一個例子。曾經在江西、直隸、陝西、雲南多地任官，後來因為參與平定大小金川之亂的戰績，被擢升為刑部右侍郎的知名詩人、官員王昶，在嘉慶四年二月赴京恭謁梓宮後，還受到嘉慶皇帝的召見，詢問天下的吏治民情，然後回到故鄉江蘇青浦。²⁵在聽到蘇州生員被縣官鞭笞一事後，寫信給時任江蘇學政的平恕，指責地方官的處理失當，並認為平恕應該為事件的惡化負責：

弟以鼎湖大故，匍匐入都，前日始回吳下，備知諸生獲罪，深為駭異。諸生寒士居多，求貸于富戶，乃事理之常。伊等或以教課為業，或以筆墨為生，無力償還，亦其常分。賴有父母師保之責，正宜加之憐惜，或代為寬解，或再為分限，俾得從容措繳，即使伊語言粗率，亦何至不能稍貸？乃至撲責寒士，以媚富戶，實無情理。此非該令平日與富戶交結往來，受其餽賂，即係意存庇奸為事後得錢之計，情事顯然，不待推求而可見。諸生之不平則鳴，有何足怪。——而撫軍初蒞新任，以至四出查拏，牽連數十，掌嘴鎮項，凌辱不堪，成何政體？²⁶

趙翼在還沒有中舉前，在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補授內閣中書，並在軍機處行走。乾隆二十四年，與翁方綱、王昶比鄰而居寄園舊址，日夕過從談藝。²⁷趙翼在這一年完成他的《廿二史劄記》一書，接下來全力投注在該書的刊行上。對吳中生員案的發展，應該有相當的了解，但似乎發表任何評論。王昶在各地和北京任官近三十年，家鄉青浦鄰近蘇州。他雖然在乾隆五十九年以老乞歸，但幾十年在各地任官的經歷，讓他對清朝國勢的日漸傾頹，應該有深刻的體認。在他的描述下：「諸生寒士居多，求貸于富戶，乃事理之常」。此時的寒士幾乎成了生員的代名詞。這次的生員抗議事件，後來越演越烈，王昶因為豐富的行政經驗，再加上他已經知道嘉慶和過去幾位皇帝不同，在這個事件中選擇站在生員這一邊，所以他指責江蘇學政平恕應對此事負責，可說是旁觀者清的論斷。²⁸

綜觀整個十八世紀，像全祖望、蔣士銓一樣的例子，也許只是零星的個案。但隨著人口的滋生，到十八、十九世紀之交，盛清帝國的國力

日漸衰頹，無田可耕的農民，被迫往高山移動，最後終於爆發了分水嶺一般的大動亂。到嘉慶初年，蘇州寒士群體，似乎在呼應著叛亂的民眾，一起見證了一個大帝國的消逝。

晚明政治的腐敗，帶來了東林黨和閹黨的鬥爭，但政治力無心也無能介入蓬勃發展的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的發展，不但為一般民眾帶來富裕的生活，也造成了一個在文化上禮壞樂崩和百花齊放的時代。所以就文化而言，晚明無疑的是一個空前絕後的盛世。在政治上，十八世紀的盛清將國力推到頂峰，但康雍乾三個皇帝都透過文字獄，進行嚴密的思想管控，到《四庫全書》的編纂達到了高峰。乾隆點名要袁枚獻書的諭旨，讓沉浸在聲色之娛的袁枚也感受的極大的威脅，而有散盡群書的舉動。但除了思想的管控外，政治力似乎無意對文學的創作或人民的日常生活進行干涉。所以，不管是袁枚、曹雪芹、吳敬梓都能留下傳世的文學作品。袁枚更可以幾十年自由自在的出入江南各地，過著恣情縱欲的悠閒生活。

袁枚的風流好色儘管引起少數人的關注和批評，卻完全無法阻止他的詩作無遠弗屆的影響力。Arthur Waley 一九五六年出版的《袁枚傳》讓他的聲名在西方世界廣為傳佈。而在帝國境內，從公卿貴胄、學者文人到一般的讀書人，各個階層，各個區域都可以找到他的仰慕者和源源不斷的作品。袁枚在情欲上的異端表現讓他可以和晚明的解放接軌；他對女詩人的培育，則讓他可以堂皇的進入二十世紀的殿堂，成為一位女子教育的拓荒者和先行者。

在清帝國的盛世消逝之前，袁枚和趙翼這兩位才情洋溢的詩人和史家，讓十八世紀的江南文化，變得更豐富多元。不管是趙翼流傳後世的史學巨著，或是袁枚對女性詩人的培植，都讓我們看到盛清之世在文化

上的涵攝力和寬廣度。

注釋

袁枚，〈與蘇州孔南溪太守〉，《小倉山房尺牘》，卷四，《袁枚全集》，伍，頁六〇；王英志，《袁枚年譜簡編》，收於《袁枚全集新編》，第二十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五），頁一五〇。

余懷，《板橋雜記》，頁三二，參見拙著，《昨日到城市：近世中國的逸樂與宗教》，頁五〇。

如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袁枚五十四歲時，風傳江寧知府劉墉要把他趕回杭州，但最後並未成真。見王英志，《袁枚年譜簡編》，頁九八—九九。鄭幸，前引書，頁三七四—三七八。

吳晗，〈晚明仕宦階級的生活〉，吳晗著，常君實編，《吳晗全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二〇〇九），第一卷，歷史卷（一），頁四七五—四七六。

吳存存，《明清社會性愛風氣》（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二〇〇〇），頁一一五—一三五。

趙翼著，曹光甫校點，〈梨園色藝〉，《簞曝雜記》，卷二，《趙翼全集》，參，頁三二 Susan Naquin, Evelyn S. Rawski, *Chinese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62. 中譯本，韓書瑞、羅友枝著，陳仲丹譯，《十八世紀中國社會》，頁六一。

Susan Naquin, Ibid, p. 63

同前，頁五一。遺憾的是，兩位作者對這個煽情的描述，並未提供進一步的參考資料和出處。

卜正民（Timothy Brook）著，方駿、王秀麗、羅天佑譯，《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與文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一六），頁五、九。

韓書瑞、羅友枝，前引書，頁六一—六二。劉天成的奏摺和乾隆的批示，見《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卷一一四三，頁三二四—三二五。

鄭幸，前引書，頁三九五—三九六。

嘉慶二年，是西曆一七九七，但袁枚死於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換成西曆是一七九八年一月三日，參見王英志，《袁枚年譜簡編》，頁一六五。

袁枚，〈病劇作絕命詞留別諸故人〉，《小倉山房詩集》，卷三七，《袁枚全集》，壹，頁九三六。

鄭幸，前引書，頁六二六。

趙翼，〈答子才見寄之作〉，《甌北集》，下，卷三九，頁七五五。

趙翼，〈袁子才輓詩〉，《甌北集》，下，卷三九，頁七六九。

姚鼐，〈袁隨園君墓誌銘〉，《袁枚傳記資料》，《袁枚全集》，捌，附錄二，頁七。

李孝悌，《晚明泉州的士大夫：開海、商業與宗教》，頁五六—五八。

趙翼，〈後園居詩〉，《甌北集》，上，卷十，頁一六三—一六四。

葛金華主編，《江蘇地方文化史·常州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九），頁一一七—一一九。

參見，嚴明著，《洪亮吉評傳》（台北：文津，一九九三），頁一五—一七。

這一段關於黃景仁的描述，取自蔣寅為《黃仲則詩選》寫的導言。蔣寅，《黃仲則詩選》（北京：商務，二〇二三），頁二—四。

嚴明，前引書，頁一四。

王昶的傳記，可見《清史稿·列傳·卷三〇五》。

王昶這封信的原文全文，見昭槤，〈王述菴書〉，《嘯亭雜錄》（台北：弘文館出版社，一九八六），卷十，頁三四三—三四五。

見《甌北先生年譜》，《趙翼全集》，陸，附錄一，頁五—六；陳清雲，前引書，頁一〇三。

韓承賢著，廖振旺譯，〈文治之下的抗議：嘉慶四年蘇州士人的集體抗議與皇帝的反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七五期（二〇一二年三月），對這次事件有詳細的描述，對嘉慶態度的轉變，也有深入的分析，頁七七—一一四。文章中也分析了王昶對平恕的指責，和對整個事件的描述。見頁一〇〇—一〇二。

參考書目

基本史料

志校點，《袁枚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

志編纂校點，《袁枚全集新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五。

志，《袁枚年譜簡編》，收於《袁枚全集新編》第二十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五。

翰點校，《清史列傳》，上海：中華書局，民十七〔一九二八〕。

亨，《長物志》；屠龍，《考槃餘事》合刊本，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二〇一一。

亨著，海軍、田君注釋，《長物志圖說》，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二〇〇四。

，《嘯亭雜錄》，台北：弘文館出版社，一九八六。

吉，《洪亮吉集》四冊，北京：中華書局，二〇〇一。

昕，《廿二史劄記序》一，收於趙翼著，杜維運考證，《廿二史劄記》，台北：華世出版社，一九七七。

泰，《廿二史劄記序》二，收於趙翼著，杜維運考證，《廿二史劄記》，台北：華世出版社，一九七七。

，《黃仲則詩選》，北京：商務印書館，二〇二三。

著，顧學頤校點，《隨園詩話》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二。

誠著，倉修良編，《文史通義新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

三。

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上）（下），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四。

俊、廷英、廷彥編校的《甌北先生年譜》，收入《趙翼全集》，陸，附錄一，南京：鳳凰出版社，二〇〇九。

，《甌北集》上下，趙翼撰，曹光甫校點，《趙翼全集》，陸，南京：鳳凰出版社，二〇〇九。

，《簷曝雜記》，收於《趙翼全集》參，南京：鳳凰出版社，二〇〇九。

望撰，朱鑄禹彙校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〇。

相關研究

世紀以來袁枚研究述評（代序）》，見嚴明、陳清雲編著，《袁枚研究學術檔案》，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三。

師專中文系歷代作家研究室編，《蔣士銓研究資料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

森，〈《四庫全書》與清代官方意識形態〉，收入陳正國主編，《1723，世界史的11扇窗》，新北：聯經出版公司，二〇二三。

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新北：聯經出版公司，二〇一三。

志，〈袁枚「一造三改」隨園考述〉，收入《中國典籍與文化》，第三九期，蘇州大學學報，二〇〇一年第四期。

志，〈袁枚新傳〉，收入《袁枚傳記資料》，《袁枚全集新編》，第二

○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

志，《袁枚和隨園詩話》，台北：萬卷樓，一九九三。

志，《袁枚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二。

忠，〈袁枚與淮、揚鹽商——十八世紀士、商關係的一個考察〉，《鹽業史研究》，一九九三年第四期。

禮著，陳兼、劉昶譯，《叫魂：乾隆盛世的妖術大恐慌》，台北：時英，二〇〇〇。

運，《趙翼傳》，台北：時報文化，一九八三初版。

恕、狄雅斯合著，《游道：明清旅遊文化》，台北：三民書局，二〇一〇。

悌，《昨日到城市：近世中國的逸樂與宗教》，新北：聯經出版公司，二〇二三，二版。

悌，《瑣言贅語——明清以來的文化、城市與啟蒙》，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二四。

厚，《華夏美學》，台北：時報文化，一九八九。

存，《明清社會性愛風氣》，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二〇〇〇。

一，〈袁枚《隨園詩話》考辨〉，《清代文學批評論集》，新北：聯經出版公司，一九九八。

，〈晚明仕宦階級的生活〉，收入吳晗著，常君實編，《吳晗全集》，第一卷，歷史卷（一），北京：中國人民大學，二〇〇九。

麟，〈從明目到商戰——明代以降眼鏡的物質文化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九〇・三（二〇一九年九月），頁四四九—五八三。

浩，〈袁枚人論述評——「性靈說」相關要素研究之一〉，收於嚴明、

陳清雲編著，《袁枚研究學術檔案》，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三。

真，《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台北：臺大出版中心，二〇一七。

華，《蔣士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〇。

頤（Dorothy Ko）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

，〈尹繼善述論〉，《清史研究》第一期，一九九五年一月，頁二七—三七。

雲著，《趙翼年譜新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六。

超著，楊勇考正，《清代學術概論》，台北：啟業書局，一九七二。

禮，《中國紳士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八。

農，〈袁枚《隨園詩話》中涉紅記事新考〉，《清華學報》新四三卷三期（二〇一三年九月），頁五二五—五五三。

農，〈袁枚《隨園詩話》編刻與版本考〉，《臺大文史哲學報》第七九期（二〇一三年十一月），頁三五—八二。

興著，郝素玲、楊慧娟譯，《李紱與清代陸王學派》，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二〇一〇。

峰，〈英國漢學家阿瑟·韋利的袁枚評傳與袁詩英譯研究〉，《浙江海洋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四〇·三（二〇二三年六月），頁四八—五四。

烈，《袁枚年譜》，收於王英志，《袁枚全集新編》，第二〇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二〇一八。

蓮著，趙穎之譯，《晚明以降才女的書寫、閱讀與旅行》，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二〇一六。

，〈袁枚《隨園詩話》與清詩話寫作之轉型〉，《嶺南學報》，復刊號（第一、二輯合刊，二〇一五年三月），頁一九三—二一一。

，《袁枚年譜新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一。

威，《晚明印刷傳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〇二一。

禎，〈序〉，收入全祖望撰，朱鑄禹彙校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〇。

，《洪亮吉評傳》，台北：文津，一九九三。

（Robyn Hamilton），〈第四章 看不見的手——駱綺蘭及其選集的背景〉，收於方秀潔、魏愛蓮編（Grace Fong and Ellen Widmer eds.），

《跨越閨門：明清女性作家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一四。

靈，〈袁枚詩論的形成及其文學活動〉，台北：淡江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二〇一八。

Waley, Yuan Mei: *Eighteenth Century Chinese Poet*,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1956. 我這裡用的是台北：鍾山書局，一九六九年的翻版。

Naquin, Evelyn S. Rawski, *Chinese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62. 中譯本，韓書瑞、羅友枝著，陳仲丹譯，《十八世紀中國社會》，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八。

サー・ウェイリー（Waley, Arthur）著，《袁枚：十八世紀中國の詩人》，東京市：平凡社，平成十一年（一九九九）。

李孝悌作品集

翼與袁枚：十八世紀江南的士人文化

著者：李孝悌

副總編輯：蕭遠芬

特約編輯：林淑禎

封面設計：陳宜楓

電子書製作：邱珮甄

編務總監：陳逸華

副總經理：王聰威

總經理：陳芝宇

社長：羅國俊

發行人：林載爵

出版者：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聯經網址：www.linkingbooks.com.tw

電子信箱：linking@udngroup.com

出版日期：2025 年 10 月 初版

電子書製作日期：2025 年 9 月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ISBN：978-957-08-7786-1 (EPUB)

ISBN：978-957-08-7787-8 (平裝)

延伸閱讀

《昨日到城市：近世中國的逸樂與宗教》

李孝悌／著

《晚明泉州的士大夫：開海、商業與宗教》

李孝悌／著

《明清以降的宗教城市與啟蒙》

李孝悌／著

《中國的城市生活》

李孝悌等／著

【聯經中國史】《首崇滿洲的多民族帝國：清史》

葉高樹／著

《明清社會史論》

何炳棣／著



回函贈書



聯經社群

這是一場關於情欲、
品味與士人精神的歷史對話。
在正統與異趣之間，
趙翼與袁枚展現出十八世紀士人的自由靈魂。

十八世紀的江南，風雅鼎盛，文人群星閃耀，詩酒風流與學術思辨並行。在這樣的文化時代裡，趙翼與袁枚，一位是清代聲名卓著的史學家與詩人，遊歷帝國、記錄各地的風俗民情、帝王與朝政的運作及軍國大事；一位是影響深遠的詩人與文人雅士，風流倜儻、倡導情欲自由。他們以不同的姿態回應著盛世與禁忌、傳統與個人。本書透過這兩位性格迥異卻交情深厚的文人為軸，探討清中葉士人的文化實踐與精神世界：從詩學論辯到日常生活，從文類創新到情色書寫，從官場際遇到私人情感。他們的詩文不僅映照出一代士人的風尚與焦慮，也反映出皇權秩序與個體表達之間的微妙角力，勾勒在政治高壓中，江南士人如何延續晚明餘韻，追求風雅、抒發情志。這是一部關於情誼、思想與書寫的時代素描，也是一段關於江南士人如何在歷史洪流中留下聲音與痕跡的文化側影。



建議分類：明清史／社會史／文化史

www.qitubk.com 奇兔電子書下載 永久免費